武俠世界

活骷髏（雙鷹神捕故事之二十）

西門丁著

四十年前七個逼死〔幽冥來客〕之一的樊千里突然被人殺死，屍體又突然消失，緊接着，〔幽冥來客〕的鬼魂又在〔天心堡〕出現，向廖天高索命。

本篇故事詭異恐怖，高潮一個接着一個，全文近十萬字，一氣呵成，精采萬分，是西門丁的又一力作，萬勿錯過。

$4.00

第24年
5
革新號

編者話

名作家西門丁今期又有新作貢獻——雙鷹故事：｜活骷髏｝。是篇內容詭異離奇恐怖，情節發展高潮一個接着一個而起，描述四十年前七個逼死｜幽冥來客｝之一的樊千里突然被人殺死，屍體又突然消失，因而引起了一連串的湖海風波，神捕沈鷹親自出馬，揭發了當年事件一個大秘密，欲知詳情，請看本文。

＊＊　　＊＊　　＊＊

超人故事｜馬國風雲｝今期開始連載，這個能夠在天空中出現的超人章日明，憑着難以令人置信的身手本領，在上篇｜七金剛｝故事中已有超卓的表現，今次的出現當然也不例外，他在本故事中的英勇事蹟，件件使你拍掌稱快，歎爲觀止！

＊＊　　＊＊　　＊＊

下期巨型小說刊出是海鷗奇案錄｜老虎情人｝，由余破浪執筆，題材很突出，描述歐洲一隊足球勁旅在一場激烈比賽中，掀起連番血腥風暴，其間過程曲折離奇，海鷗、紅玫瑰與浪子神探追查究竟，發覺幕後人之手段確是令人神秘莫測，匪夷所思，且看他們怎樣去應付賽後所發生的連串奇案吧！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活　骷　髏（雙鷹神捕傳奇故事）

一個被人迫死的鬼魂四十年後突然出現，引起了湖海上連串風波，更揭發了當年一段秘密隱事，過程之曲折詭異恐怖令你難以相信……西門丁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怒殲雙煞（盤龍刀故事之四）

雙煞爲報仇　長安染血腥……雲劍飛 4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風雲十七劍（俠義傳奇中篇）◀三▶

殺手採主動　截殺報訊人……黃　鷹 55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故事）

查探洞庭湖　荒島遇棋仙……秦　紅 61

馬國風雲（超人的故事）◀一▶

賽事出意外　馬伕猝倒斃……李　璟 67

倚刀春夢（俠情哀艷奇情小說）

寶刀殺勁侶　退隱歸園林……司馬翎 75

惡人船（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蝶殺人　改裝現場……馮　嘉 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筆、血掌、峨嵋刀（名作家作品精選）

一紙催命符　兩魔鬥生死……慕容美 93

宇宙搜秘・兵器沿革

射手稱雄戰場（西歐兵器沿革）雍　容 101

勇闖三關（宇宙搜秘錄）……羅唐納 10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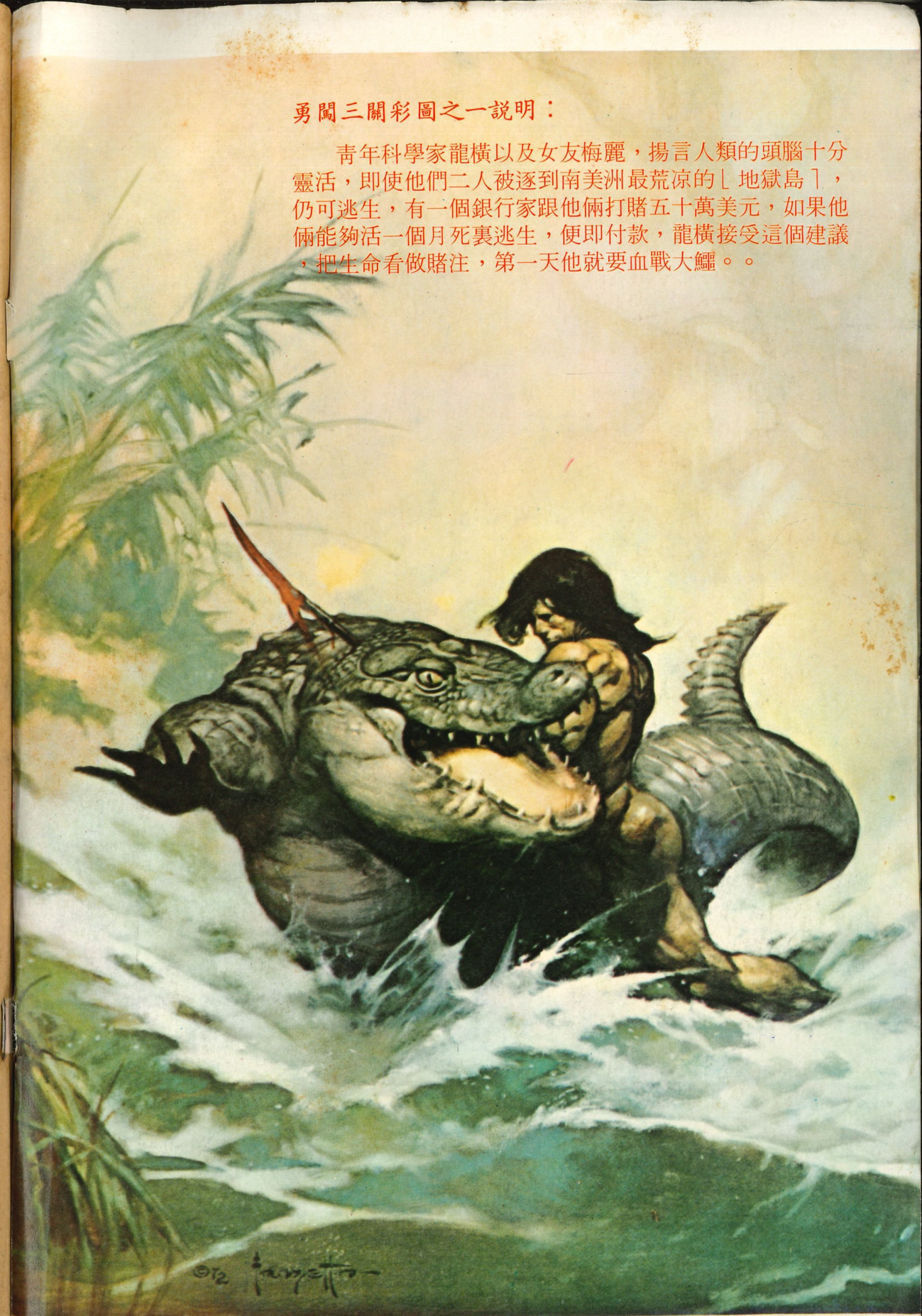
第24年
第 5 期
（總號118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勇闖三關彩圖之一說明：

青年科學家龍橫以及女友梅麗，揚言人類的頭腦十分靈活，即使他們二人被逐到南美洲最荒凉的｜地獄島｝，仍可逃生，有一個銀行家跟他倆打賭五十萬美元，如果他倆能夠活一個月死裏逃生，便即付款，龍橫接受這個建議，把生命看做賭注，第一天他就要血戰大鱷。。



噩耗傳來 疑雲陣陣

「賽壽星」樊千里終於死了，事實上他也該活够了，任何人渡過一百二十三個寒暑對人生都會生厭，即使無病無痛，也都會有該「休息」的念頭，是以他的死訊並不令人詫異。

使人詫異的，是樊千里並不是本身對生命已充滿厭倦而鬱鬱寡歡致死的，他是被推落一個池塘而被水浸死的！是以當人們知道死因之後，便吃驚起來，「賽壽星」這個外號是在他一百周歲那年朋友們送給他的，在此之前，他的外號是「大頭水怪」。

有這個外號的人水性絕不會差到那裏去，如今竟會被水浸死，就難怪聞者詫異了。

雖然他跟江湖上的朋友來往不多，但百餘年的累積，舊雨新知可也不少，無論他的朋友是老是少都好，對他都有極佳的好感。

樊千里除了性格平和，易與人相處之外，他的外貌也很特殊，頭顱特別大，尤其是額頭比常人更大，整張臉跟神廟裏的壽星公公像極了，是故也才有「賽壽星」這個外號。

樊千里不但有壽星的特徵，也有壽星那種令人一見便生親切感的本領——天下間有誰不想長壽的？也因此，儘管樊千里所住之地頗爲偏僻，但聞訊而去拜祭的朋友也不少。

樊千里的死相是否也有異於常人的那種陰森難看？

這話的確頗爲荒謬，不過古逸飄的確是抱着這種想法的：不知樊千里死相是否仍如生前那麼親切？

他得到這消息時，比任何人都早，當時他正在許昌醉仙樓跟樊千里的大孫子樊柏年喝酒。

× × ×

黃昏，江北秋天已頗有點涼意。醉仙樓的客人還不多，所以古逸飄跟樊柏年佔了一個臨窗的座位。正在說話間，只見一個老蒼頭三步併作兩步的登上二樓，大聲叫道：「孫少爺，孫少爺！小的找得你好苦！」

樊柏年一怔，不悅地道：「樊帶福，你是越老越沒規矩啦！你不見有客人在座麼？」

樊帶福一抹額上之熱汗，嚅嚅地道：「孫少爺……因爲你家裏發生了事，所以小的……」

古逸飄道：「樊老弟你勿怪他，且聽他說說！」

樊柏年道：「好吧，快說吧！不是爺爺又要我帶一家大小去看他吧？」

「不是不是！老，老太爺過世啦！」

「什麼？」樊柏年一口酒噴了出來，「什麼時候的事？」

樊帶福道：「老太爺的屍體一送回家，主母便差小的來報訊的了！」

「那到底是什麼時候？」

樊帶福想了一陣才道：「小的離家是八月廿三日。今日已是八月廿八日。」

樊柏年喃喃地說道：「不知安葬了沒有……」

「主母說，一定要等孫少爺們回去才發喪！」

樊柏年拋下一塊碎銀，叫道：「快走快走！」

樊柏年立即回家帶着家小出城，古逸飄亦跟着他們一齊去。他雖不是個江湖浪子，但家有惡妻，一年十二個月，倒有十個月在外頭磨蹭，如今「有事」他當然不會放過，何況他跟樊千里還有一段淵源。

× × ×

樊千里住在許昌城東二百餘里之處，那是一條人烟稀少的小村，背靠渦河，四處都是些樹木，鬱鬱蒼蒼，一片青翠，環境怡人，也十分幽靜。

古逸飄跟樊千里一家大小趕到樊千里屋外，但見大門上掛着的兩盞白紙燈籠在秋風中飄盪。門板半掩，不見人影，頗有點冷清淒涼之感。

樊柏年推開大門，目光一瞥，院子之內滿地落葉，竟似是沒人居住般，他心頭一怔，不由叫道：「奶奶，奶奶！」跨步進去，他妻兒及古逸飄也跟着走了進去。

由院子到大廳，只有二十餘步路而已，走了一半，便見內堂走出兩個漢子來，樊柏年見是自個兄弟，一顆心這才稍定下來。

「二弟三弟，你們是何時來的？」

樊松年道：「小弟是昨午到的，三弟却在前日黃昏便到了。」

樊檢年道：「大哥，你路上可曾看見四弟？」

樊柏年心頭又是一怔，詫聲問道：「什麼？四弟還未到麼？他家比愚兄家可近得多！」回頭問樊帶福：「你可是不曾去通知他？」

雙

活

十二之事故捕神鷹

文·丁門西
圖·基耀黃

髏骷

樊帶福忙道：「小的怎敢，小的先通知三少爺再去通知四少爺，然後去通知二少爺，最後才去通知大少爺您的！」

樊松年道：「也許四弟路上有了阻擱也未定！」

樊柏年眉頭一皺。「怎地不叫下人打掃院子？過一兩天可能便有親戚朋友來吊喪的，這個樣子成何體統！」

樊松年和樊柏年互望了一眼，欲語還休。

樊柏年心頭一動，脫口問道：「可是奶奶不許掃的？」

樊松年嘆了一口氣，這才道：「說來令人難信，小弟等不但未曾見奶奶，連以前家內的丫環家丁全都不見了！」

此言一出，樊柏年及其家小都是猛吃一驚，一頓才道：「那些丫環及家丁也許因爲平日不甚勤快，讓奶奶辭退了！」

樊帶福道：「啓稟少爺們，主母對他們一向讚不絕口，說先後請了好幾批人，算這一批最合她心意的！」

樊柏年沉吟了一下，才道：「也許因爲爺爺死了，奶奶認爲不需要他們了，所以……」

樊柏年截口道：「但奶奶不會把自己也辭退吧！」

樊柏年臉色一沉：「三弟，你這話若讓奶奶聽到，不把她氣壞才怪！」話雖如此，一顆心可比熱鍋上的螞蟻還焦急，忍不住喝道：「快再找一找！」

樊松年及樊柏年一向頗畏懼這個大哥，聞言雖然臉上都有不豫之色，却不敢出言頂撞，默默跟着樊柏年走入內堂。

樊柏年走了幾步，這才醒起，忙回頭道：「古老哥，對不起，請在廳內稍坐片刻。」

「不妨，諸位請便！」古逸飄眼光四處游移起來。

客廳不大，陳設簡單雅潔，正中擺了座靈堂，旁邊放着一副新漆的大棺材，深褐色的棺材還發出一陣陣桐油味兒，前頭還貼着一張黃紙兒，上面寫着一行黑字：樊公千里之棺。

靈台上一對白蠟燭燒剩三份之一，香爐上却有不少燒盡的香枝脚。

香爐之後放着一叠白麵包，古逸飄伸指按了一下，冷硬乾脆，看來已放了不少時日。他心頭也是一陣奇怪：「怎地冷夫人不更換祭品？」

手指無意中擦及神枱，只見桌面清楚地現出一條痕跡，他心頭又是一跳：「這桌子起碼有十天八天未經打掃過！」

古逸飄暗中計算日子，樊帶福說他是八月廿三日離家，八月廿八日到許昌，今日已是九月初一，莫非這許多天來從未經人打掃過？

他轉身望向院子，庭中的兩棵梧桐樹在風中婆娑，黃葉不時隨風飄落地上，堆積成堆，起碼亦十天八天不曾打掃過。

等了一陣，已至晌午，陽光自天窻投射下來，光柱中但見灰塵飛揚，說不出的荒涼孤單，一頭黑貓自神枱下竄了出來，幾個起落躍落院子中，踏葉而去。

古逸飄心頭無端端地泛起一陣不祥之念，生似屋子內好像藏了什麼妖魔鬼怪，但他不由暗暗担心起來：「樊老弟他們爲何去了這麼久？」

幸而暗廊上傳來一陣雜亂沉重的步履聲，接着樊柏年等人回來了。

「樊老弟，令祖母找到了沒有？」

樊柏年搖搖頭。「不知她去了何處，又沒片言隻語留下來！」

古逸飄說道：「何不去問一問村內的人？」

樊松年道：「小弟昨日已問過了，他們都說自從爺爺過世之後，便見前後門整日關閉，也沒有人出入！」

古逸飄道：「他們沒人來上香拜祭或慰問一下麼？」

「家祖父母平日甚少與村人來往，他們雖聽到耗訊，也曾來拍過門，但因沒人應門，以爲家祖母不想有人去打擾她，所以就回去了。」

古逸飄不再說話，找了張板櫈坐下。

樊松年道：「二弟三弟，你們跟帶福去準備應用的物品來，咱們起碼也得在這裏住兩三天，不能沒有吃的，再說也可能會有親友來！」

× × ×

黃昏前，一切應用之物都備好了，屋內及院子內也都清理過了，樊家的媳婦們都炊起飯來，古逸飄趁這時候向樊家兄弟打探一些家事。

原來樊千里四十六歲娶妻，妻子只產下兩子，大兒子便是樊柏年四兄弟的父親；小兒子十四歲便死了。

樊千里六十九歲那年髮妻便過世了，過了三年又娶個繼室，却沒有生育，如今這個失踪的奶奶便是這個繼室冷夫人。

冷夫人雖姓冷，但性子却十分溫順，跟樊千里相敬如賓。

當下古逸飄又問：「令祖到底是如何死的，可已調查清楚？」

樊柏年拿眼望向樊帶福，樊帶福這才嚅嚅地道：「老太爺是讓人一掌推落河中致死的！」

樊柏年跳了起來，罵道：「你這老奴才怎不一早說清楚！」

樊帶福忙道：「是主母吩咐小的不可先告訴諸位少爺的！」

樊松年却問道：「是誰把老太爺推下河中的？」

「這個小的可也不清楚，當時岸邊剛好有個村童在那對面解手，是他發現老太爺讓人推下水的，後來他才跑來報訊！」

樊柏年急道：「推老太爺下河的人是什麼模樣，他可看清楚？」

「他說看不清楚，當時他跟老太爺對河而立，老太爺背對着他，他聽到老太爺的叫聲才抬頭望見的！推老太爺的人一閃身便不見了，連對方是男是女也看不清楚呢！」

樊柏年道：「你吃了飯便去把那孩子請過來，我有話要問他。」

「是，小的現在就去，回來再吃！」

樊帶福果然是個忠心耿耿的家僕，顧不得飢餓便跑出去了。

不一會，晚飯便送上來了，樊家三兄弟先到靈台上了香，古逸飄也不能免俗地拜了一回才進席。

吃了一半，只見樊帶福氣喘吁吁地跑回來。樊柏年問道：「那孩子呢？」

「少爺，那孩子已死了幾天了！」

「哦？」衆人都覺得事有蹊蹺，古逸飄忙問：「他是如何死的？」

「前幾天死在河邊，只頸側有血洞，似爲利齒所咬，渾身血液全失。他家人起初不說，後來，經不得小的苦苦相問，才說是讓老太爺……讓老太爺……」

「他們如何說，你照說不妨！」樊柏年忙道。

樊帶福猛吸一口氣，定一下神才道：「他們說那小孩是讓老太爺的魂魄勾去……在地府做伴，還說要來跟少爺理論！」

樊柏年大怒道：「放屁！簡直荒謬絕頂！」

古逸飄却道：「這事甚有可疑，說不定推令祖下水的是他的仇家，事後兇手怕那小孩看到他的面貌，所以後來才把他殺死的了！」

樊柏年一拍大腿，叫道：「必是如此無疑！」

樊柏年臉色一沉，道：「問題是那人是誰？假如爺爺是讓人殺死的，這仇咱兄弟可不能不報！」

樊松年道：「這個當然，帶福你先去吃飯吧！」一頓又道：「不知奶奶去了那裏？」

樊柏年叫道：「不好，莫非那兇手殺了爺爺又來殺……」這話說到一半，便說不下去了，只拿眼望着樊柏年，生怕要吃大哥數落。

樊柏年嘆了一口氣，道：「這點不是不可能！但兇手殺了人總該有點痕跡留下才對呀，即使把屍體帶走，也會有些打鬪以及血跡遺下，但剛才咱們打掃屋子時，却毫無所覺！」

樊柏年點頭道：「而且還有五個家人！也許奶奶出去辦理喪事用品！」

這一個道理，人人均知十分牽强，却又希望事實會是如此，是以並沒有人反駁他。

良久，古逸飄這才嘆息道：「即使令祖母出去採辦喪事用品，這許多天也該回來了，剛才諸位沒有發覺神枱上的灰塵麼？證明此屋沒人打掃已非三五天之事了，再說若要去採購東西，也用不着她自己去呀！」

樊柏年說道：「依古老哥之見又如何呢？」

「老夫豈敢胡亂臆測？」古逸飄道：「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令祖父料是被仇家所殺無疑！」

「但先祖父生前絕少與人結怨！家祖母根本不懂武功，更不可能跟人有什麼深仇大恨！」

「假若殺人之事一定與人有仇才會發生，則武林也不會一片腥風血雨的了！」

樊家兄弟都閉了嘴，他們雖秉承祖訓，甚少在江湖上走動，但平日所見所聞可不少，深覺古逸飄所言不虛。

過了一陣，樊松年叫道：「如此說來，這幾天咱們可也得小心一點了！」

樊柏年及樊柏年心頭都是一沉，古逸飄道：「今夜大家便得小心一點！」

樊家三兄弟的心情却無端端地緊張起來，樊柏年忙道：「先把各處的門窻緊閉起來，女人跟孩子集中在中屋，二弟三弟你們兩個守着後門，愚兄跟古老哥守前門，假如有事，立即發聲示警！」

樊松年及樊柏年應了一聲，連忙聯袂去了。

樊柏年低頭把桌上的油燈吹熄，屋子內登時陷入一片黑暗中。

忽然背後有光亮起，古逸飄及樊柏年都是連忙轉身望去，原來是樊帶福在靈堂燭台上換上一對新的白蠟燭。

樊柏年揮手着他回房休息，自己跟古逸飄坐在一張板櫈上，面對院子，目光炯炯四處注視起來。

夜內幽靜，只聞風吹樹葉的沙沙聲，聲音雖然單調，却透着一種說不出的恐怖，令人心底生寒！

秋夜風急，到了下半夜風更大了，堂上的燭光在風中搖幌，投影四處亂竄，似是無數的毒蛇在壁上爬行。

驀地，一道黑影掠空而過，投影在木柱上一閃而逝，古逸飄及樊柏年大吃一驚，一齊翻身跳起，凌空拔刀，同時望後劈去！

背後空空，那裏有人，定睛一望，只見一頭黑貓叨着一個白麵包自神枱上躍上橫樑而去！

兩人互視一眼，都是臉上發熱，深爲自己的疑神疑鬼而臊，半晌才同時發出一陣大笑，然後相扶坐下。

「樊老弟，咱們不用疑神疑鬼，兇手即使再來，也斷不可能會在廳中突然出現的，咱們輪流瞌一陣吧！」

「好吧，老哥你先睡一會，有事小弟自會叫醒你！」

飛屍

大廳雖有兩個人，但古逸飄經已睡着，樊柏年坐了一陣又覺得混身不自在了。

過了一陣，只聽風聲呼呼，樹葉不斷飛落，有的甚至飛入廳中，也就在此刻，樊柏年忽又聽到一個沙沙聲。先前他還以爲是葉動聲，再一仔細聽聽，才覺得兩者實有差別，他忍不住站了起來，抽出鋼刀抓在手上，抬頭向院子的上空望上去。

凄風冷月，夜空漆黑，什麼也見不到，再過一忽，他才聽到那是鞋底踏沙之聲，那聲音來得好快，眨眼之間已至大門外，他連忙推醒古逸飄。

古逸飄輕輕抽出寶劍，叫他躲在木柱之後，自個走下台階向大門走去。

門外的脚步聲倏地止住了，接着便傳來敲門聲。古逸飄沉聲問道：「誰？三更半夜來幹什麼？」

門外有人反問：「你是誰？」

古逸飄心頭一沉，忖道：「這人竟認出老夫是個陌生人，心機可十分深沉！」

身子輕輕一躍，匿在門後，準備對方破門入來，便攻他一個措手不及！過了一忽，牆頭上忽然拋入來一塊小石子，古逸飄冷哂一下，暗暗好笑：「這投石問路的雕虫小技也想騙老夫？」立即運功凝神靜聽。

忽覺外面有幾個步履聲沿着圍牆向左走來，古逸飄暗哼一聲，躡手躡脚走了過去。剛走了五六步，背後驀地「砰」地响了一聲，緊接着又是「隆」的一聲，門板落地，古逸飄心頭一震，一個倒竄而起，

半空一個風車大轉身，寶刀急劈過去！

門外湧入兩個人影，其中一人舉刀一格，只聽「錚」的一聲雙刀互撞飛起一蓬火星子來。古逸飄借力飄身落地，脚尖在地上一點，又再掠前，揮刀喝道：「大胆惡賊，竟敢公然闖屋！」

當先一個漢子鋼刀「刷刷刷」連劈三刀，把古逸飄的刀勢破去，緊接着又是三刀，分斬向古逸飄的雙肩及胸膛，勢如瘋虎。

古逸飄急切間身子一側，堪堪避過，另一大漢手執一對短槍自旁刺將過來！

古逸飄大怒，喝道：「你們有多少人，即管放馬過來吧！」寶刀一揮，刀底生風，如風雲迸湧，一連三刀，把雙槍一劍全都格開。

剎那，牆頭上躍下三條漢子來，那個持刀的漢子叫道：「兄弟們，快把這惡賊拿下來！」

廳內驀地有人喝道：「停！來者可是四弟麼？」樊柏年連忙躍將出來。

那漢子詫聲問道：「你可是大哥？」

「四弟，你爲何到此時才來？這幾位是……」

「這四位是小弟新近結拜的兄弟，他們都是隨小弟要來瞻仰爺爺的遺容的！」

古逸飄乾笑一聲，收刀道：「原來是大水冲倒龍王廟，倒虛驚了一場！」

樊柏年忙喝道：「這位是『風雲刀』古逸飄古前輩，四弟你還不向他陪罪！」

樊榕年微微一怔，隨即拱手道：「不知是古前輩，晚輩剛才得罪了！」

古逸飄笑道：「這也難怪，老朽跟令兄兄弟相稱，你也不需叫我前輩！」

樊松年及樊穆年聽到打鬪聲，相繼跑了出來探視，衆人便重新返回大廳，點上油燈分頭坐下。

樊柏年又再問一次：「四弟爲何至今才來？」

樊榕年跟三位兄弟性格不大相同，喜愛結交江湖上的朋友，疏財仗義，今年三十八歲猶未娶妻，樊家對他却沒甚好感，認爲他不顧祖訓，但樊榕年對兄弟却十分熱情，不理別人對他有何看法依然故我。

不過論到武功，四兄弟之中却以他最高，在武林中的名頭也最响亮。

當下樊榕年道：「大哥，且待小弟來介紹一下，這位是『天心大俠』的公子廖子湘兄弟！」他指一指一個身材高瘦，臉目却頗爲俊朗的藍衣青年。

廖子湘忙拱手道：「樊大哥之名，小弟聞之已久，惜未有緣拜見！」

樊榕年接着又指一指他身旁的另一條壯實的漢子道：「這位是『雙槍小霸王』曲志直弟！」再指一個臉目黝黑的道：「此是嵩陽派的俗家弟子，金顧城兄弟！」最後是個身材矮小瘦削的漢子——「飛燕」宗明兄弟。

衆人一一跟樊家兄弟點頭爲禮。樊榕年續道：「小弟上月跟他們結爲異姓兄弟，那天樊帶福到小弟居所報訊，小弟想起兄弟們平日一直希望能一見爺爺，如今爺爺過世，所以小弟便請他們一齊回來！」

樊柏年心頭不悅，却不想當面數說他，只淡淡地道：「你久久不來，愚兄還以爲你發生了什麼事？」

樊榕年忙道：「大哥，奶奶呢？」

樊柏年臉色一黯，長嘆一聲，這才把冷夫人失踪以及家僕突然不見的情況說了一遍。

樊榕年臉色大變，嘎聲道：「這是什麼原因？」

樊松年又把樊千里被人推落河中溺斃，以及發現此事的村童暴斃的事簡略說了，樊榕年拍案而起，叫道：「如此看來，奶奶之失踪也不甚妙！」

樊柏年嘆息道：「是以咱們今夜才會小心戒備，剛才你來，咱還以爲是兇手又來了！」

樊榕年道：「此話不錯！那兇手可能還會來，咱們不妨在此多住幾天！」

樊穆年道：「那麼爺爺的後事咱們何時才辦？」

樊柏年道：「不如明天就讓爺爺入土爲安吧！」

衆人都沒異議，半晌，樊榕年突然問道：「爺爺到底是先讓人打死才跌下河，還是打傷了跌落河後才被河水溺斃的？」

「這個可沒人知道，奶奶又不在！」

金顧城忽然道：「這一點小弟倒有一個辦法，可以試一試！」

樊榕年道：「什麼辦法快請二弟說來聽聽！」

「小弟有一次去閩南遊玩，當地位處海邊，頗多以捕魚爲生，是以溺斃之事，時有發生。」金顧城潤一潤喉，續道：「有些漁夫落水之後被大魚咬至面目難辨，於是他們把屍體放在空地上，然後令有家屬出海捕魚的人輪流上前，據說若與死者有血緣關係的，屍體會突然流血。

「根據當地人士說，這個方法十分有效！你們何不試試，假如令祖是先受傷，後溺斃，走近棺材說不定會有血流出，若沒有血流出的，則可能是落水之時已氣絕矣！」

樊家四兄弟聽後面面相覷，都有難信之色。

「飛燕」宗明接道：「小弟前兩年在洞庭湖畔亦曾聽過這種傳說，也許有一定的根據！」

樊榕年道：「既然如此，試一試又如何？」

樊柏年道：「好吧，咱們四個一齊走過去！」

樊松年及樊穆年立即走了前去，四兄弟分兩邊，站在樊千里棺材之旁，古逸飄拿起油燈走近照明。

金顧城道：「令祖仙逝已久，你們把手放在棺木上吧！」

樊榕年把上身伏在棺上，他三個兄長都學他如此，衆人的眼光都瞪在棺木上。

黎明之前特別黑暗，風却更急了，燈火不斷搖幌，四個人伏在棺上，遠處的五個人十隻眼睛亦齊瞪在棺木上，氣氛說不出的詭異及恐怖。

過了半晌，仍不見棺材有血水滲出，衆人不知何故心頭都驀地一輕，好像假如棺木滲血便會發生恐怖的事般。

樊家兄弟正想放棄，大門上突然又傳來一陣砰砰的敲門聲，古逸飄低頭吹熄燈光，樊柏年走至台階處喝問道：「此是樊家，是誰到訪？」

「在下孔乾坤聽聞樊老前輩仙逝，路過貴莊，特來瞻仰拜祭！」

古逸飄微微一怔，輕聲道：「這老小子怎地自德州來到此處？諸位大概也曾聞過『追風刀』之外號吧？」

樊柏年道：「原來是他，四弟你去開門吧！」

樊榕年走下院子把門打開，只見門外站着三個漢子，當先一個正是孔乾坤，左邊一個是「神拳無敵」西門望，右邊一個是「春秋筆」丁一輝。

這三人跟古逸飄都是舊相識，四人見面少不免一番寒暄，樊家兄弟見天已大亮，便吩咐家人準備早點招待來賓。

過了一陣，又來了兩批吊喪客，這其中只有一個「飛天蝙蝠」蒲松柏較有點名氣。

樊家兄弟到外面選了個墳地，便親自動手挖了一個墓穴。

吃過午飯後，仍不見冷夫人回來，樊家兄弟商量了一會，便決定立即出殯，衆人立即走前上香拜祭，「飛天蝙蝠」蒲松柏道：「蒲某素聞樊壽星之大名，惜無緣一見，不過能否讓蒲某瞻仰一下遺容？」

樊柏年道：「先祖過世時日已不短，恐防不甚方便，請蒲兄原諒！」

樊穆年接道：「而且棺木經已封蓋，豈能再驚動死者！」

蒲松柏介乎邪正之間，性格頗爲偏激，當下冷笑一聲：「蒲某今年已三十多歲，却從未聽過未曾大殮便已封蓋的事，莫非樊壽星不是壽終正寢乎？」

樊家兄弟臉上都有怒色，却不便發作，古逸飄輕咳一聲，喃喃地道：「這事確甚奇怪！」

「春秋筆」丁一輝問道：「古兄認爲何事奇怪？」

樊柏年也把頭轉了過來，古逸飄走到他身邊，輕聲道：「樊老弟，棺蓋上釘之事料不是你二弟及三弟所爲吧？咱們昨夜已算過，令祖母離開亦該有好幾天，那時候你們還未來，她有封棺之理麼？何況現在已是深秋，屍體不會太快腐爛！」

樊柏年心頭一跳，正想說話，樊榕年已急問道：「依古大俠之見是認爲家祖母有不得已之苦衷，要提前封棺麼？」

古逸飄嘆息道：「若是如此，也不太過奇怪了！老朽是怕封棺之擧是另有其人代勞。」

樊穆年心頭一震，脫口道：「莫非奶奶也被……被兇手放進……」

樊柏年等三人臉色俱是大變，樊松年道：「不會吧！三弟你不要亂說！」

樊榕年道：「是否如此，咱們抬一抬棺木，便可由重量算出來！」

「有理有理！」樊柏年忙道：「咱四人每人扶一角，把它抬起來看看：一、二、三！」

四人一齊盡力一抬，只覺重量與想像中相同，互望一眼，重新把棺材放下來。

吊喪客們看他們如此，心頭十分奇怪，古逸飄這時輕聲把樊千里被人殺死以及冷夫人偕丫頭家僕失踪之事說了一遍。衆人到此時才知道樊千里不是壽終正寢。

西門望問道：「古大俠是否知道兇手是誰？」

「見到他的那個村童，前幾天亦已暴斃了，如今只怕沒人知道！」

蒲松柏却道：「只怕未必，現在還有一個辦法可以推測出兇手的身份。」

樊松年隔遠聽見，忍不住問道：「蒲大俠有何辦法！盼能賜告！」

蒲松柏哈哈笑道：「蒲某行事但憑好惡，不計其他，有人叫蒲某妖魔邪怪，却未曾有人稱蒲某爲大俠的！」一頓，正容道：「令祖既然是被人推下水，由此推測，對方必是以掌推之，照令祖有『大頭水怪』的外號猜想，水性必然甚佳，若非受傷，料能借水而遁，是以他下水之時，若非重傷便已氣絕。

「兇手能打傷令祖，武功自非泛泛之輩，也可能練有什麼妙絕的掌法，假如開棺檢視令祖的屍體，也許能從傷勢上看出一些綫索。」

樊柏年道：「除非對方練的是奇門毒掌，否則時隔十天已難看出什麼了！」

蒲松柏聳聳肩。「蒲某只是提議而已，決定則在乎你們。」

說着樊帶福已把麻繩及兩管粗竹拿了過來，樊家四兄弟親自扛棺，衆人隨後而去。

樊千里的喪禮十分簡單，既沒喪樂，亦沒旌幡。

墓穴在不遠之處的一個小山包上，樊柏年及樊松年在前，樊榕年及樊穆年走後，上山的時候，樊榕年及樊穆年都聽到棺內發出一道怪聲，接着覺得重量全在後頭，心頭都是十分詫異。

樊柏年亦覺得棺木的重量有點奇怪，回頭問道：「老四，怎樣？」

樊榕年道：「有點不對！」說着山勢突然升高，棺裏又傳來一道「局局」的怪聲，重量越發集中在後頭了。

此刻連樊松年亦發覺了，叫道：「這是什麼聲音？」

樊柏年面色鐵青，低頭疾行，不一忽已至墓穴之前，三人六隻眼睛全望着他，樊柏年毅然地道：「愚兄決定在此開棺檢視一下，你們可有意見？」

樊榕年道：「小弟正有此意！」此刻後面送殯吊喪客亦隨後到達，樊榕年道：「諸位，在下兄弟決定當衆開棺檢視一下，那一位有帶兵器來的，請借用一下！」

古逸飄忙把風雲寶刀遞了上去，樊榕年接過寶刀，跪在棺前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然後把刀鋒在棺縫中刺了入去，用力一推，一隻鐵釘登時斷了。

樊榕年低喝一聲：「好刀！」猛吸一口氣，寶刀在四周走了一圈，所有的釘子全都斷了，他抽刀而出，重新把刀交給古逸飄，然後道：「請諸位退開幾步。」

衆人亦怕棺蓋揭開之後，屍臭難聞，是以齊都退了幾步，樊榕年向樊穆年打了個眼色，兩人雙雙走前，運勁在棺蓋上一推，只聽轟的一聲，棺蓋落地，激得泥土四處飛揚。

棺中却沒屍臭溢出，樊榕年走前向內一望，不由大叫一聲：「快來看！」

話音未落，只聽樹上「呱」的傳來一聲鳥鳴，衆人一抬頭，只見太陽已落在山後，西天如血一般鮮紅。

樊家兄弟見樊榕年如此大叫，連忙奔

前一看，目光一落，臉色全都變了。

古逸飄等人互視一眼，也都紛紛走前查看，只見棺內放着一堆大紅磚塊，那裏有樊千里的屍體。

古逸飄問道：「屍體呢？」

樊柏年把臉轉向樊帶福，樊帶福忙道：「小的離家時，家內還未備棺木，而，而老太爺的確經已沒有氣息了！」

蒲松柏突道：「莫非令祖母把令祖父的屍體偷偷運到別處安葬？」

丁一輝冷冷地道：「她爲何要如此做，難道此處風水不佳？」

蒲松柏沉聲說道：「也許她怕兇手會再來尋衅，更也許她知道樊壽星被殺的原因！」

樊柏年道：「不可能！假如家祖母知道先祖父被殺的原因，她不可能不把原因告訴樊帶福，而叫他轉告樊某兄弟！」

蒲松柏冷笑一聲：「令祖被殺，令祖母及樊帶福都知道，爲何沒先告訴你們？何況她也可能是在樊帶福離開之後，才在令祖的屍體上發現了秘密，由於事機緊急，所以來不及再通知你們，亦因此才佈下一副空棺！」

衆人都覺得這話頗有道理，都拿眼望向樊家兄弟。

樊榕年沉吟了一陣，道：「無論如何，咱們先把棺材埋了吧，假如蒲兄猜測是符合事實，咱們亦不可令奶奶的計劃，毀在咱們手上。」

樊柏年等人都同意，於是重新把棺蓋蓋上，然後把棺材舁落墓穴中，掩上泥土，豎上墓碑，供上香燭菓品。

弄好這一切，天已全黑，衆人都興緻索然地返回樊千里家。

樊家的女人連忙準備煮晚飯，衆人坐在廳內閑談。

古逸飄道：「令祖母不知會去那裏？假如查不到眞相，老朽建議你們聘請沈鷹來調查一下。」

樊柏年問道：「可是有『神眼禿鷹』之稱的江北總捕頭？」

古逸飄頷首：「不是他又會是誰？」

樊榕年道：「不必，這件事咱們四兄弟自忖能够查出眞相！」

古逸飄欲言又止，衆人亦不再多說，不一陣，晚飯送了上來，羣豪飽餐一頓之後，坐在廳上聊天，一直坐到天亮。

古逸飄見事已告一段落，便首先告辭，其他亦紛紛離開，只剩下金顧城及廖子湘等四個。

風雨籠罩天心堡

樊家兄弟等了幾天仍不見冷夫人回來，樊榕年首先忍不住道：「大哥，小弟看那個殺死爺爺的兇手不會再來了！咱若是要報仇就不能老窩在家內。」

樊柏年眉頭一皺，道：「依你說又該如何？」

「咱們各自到四處打探奶奶及兇手的下落吧，今年大年夜到大哥家集合，無論探不探到消息都得去，即使趕不回去也得派人捎信報訊，否則便是發生了危險！」

樊柏年看了其他兩位胞弟一眼，問道：「四弟，你打算如何調查？」

樊榕年道：「小弟欲託江湖上的朋友帮忙調查一下！」

「也好，你朋友衆多，俗語說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也許他們有什麼好辦法調查也未定！」

樊榕年隨即長身道：「如此小弟先走一步了，大哥二哥三哥，你們多多保重了，嫂子們那裏請代小弟說聲告辭！」

樊柏年揮手道：「愚兄們稍後亦會回家，你亦請保重！咳咳……四弟，你年紀也不小了，該成家立室了，如今連爺爺奶奶都不在，別怪愚兄託大多言！」

樊榕年忙道：「大哥的好意小弟心領了，只是如今爺爺大仇未報，還顧得上成親麼？」

樊柏年急道：「好吧，爺爺之仇報後，你可不許再拖，否則愚兄便要替你作主了！」

「到時再說吧。」樊榕年向金顧城等點一點頭，金顧城亦忙向樊柏年等告辭。

五人出了村，金顧城問道：「大哥，咱們去何處？」

樊榕年脚步一慢，淡淡地道：「愚兄當然要去查一查那個推我爺爺下水的人，你們若有事便請先回家吧！」

「大哥說這話不嫌生份？咱們既然已結成異姓兄弟，你爺爺豈不就是小弟們的爺爺，你的仇咱能袖手不管乎？」廖子湘道：「問題是茫茫乾坤，咱們毫沒頭緒如何調查，該有個辦法才行！」

樊榕年想了一會，苦笑道：「剛才愚兄在我大哥面前誇下海口，如今想起來倒十分困難。」

「雙槍小霸王」曲志直道：「大哥，咱們何不到令祖被殺現場看一看！」

宗明道：「此話有理！」於是一行五人到河邊走了一轉，可是却毫沒所獲。

樊榕年輕嘆一聲：「愚兄恨昨夜爲何不問一下沈鷹的下脚地點。」

廖子湘道：「令祖有什麼仇家大哥不知道麼？」

樊榕年道：「家祖的爲人你們該有過耳聞，他絕少跟人結怨，說不上有什麼仇人，即使有的也是小怨小仇，該不致會惹來殺身之禍！而且他老人家的事，愚兄四兄弟也不甚了了。」

金顧城道：「如此可就困難了。」

廖子湘笑道：「不必怕，大哥不知道耳，我爺爺也許知道，有個時候他曾是令祖的棋友！」

樊榕年大喜。「對，愚兄怎地忘記了這件事。」

宗明道：「咱們到天心堡走一趟吧，小弟也很久不曾嚐過二嫂燒的菜了。」

金顧城及曲志直不由笑了起來，廖子湘也笑着道：「只要五弟肯光臨寒舍，愚兄便叫你二嫂每天燒幾樣小菜，讓你吃個够！」

樊榕年心頭也是一鬆，忙道：「事不宜遲咱走吧！」五人連忙邁開大步而行。

廖子湘的父親是名震中原的「天心大俠」廖承天，也是「天心堡」堡主。

天心堡創自廖子湘爺爺廖天高之手，不過他廿年前已把天心堡交給兒子打理，自己却躲在堡內納清福，算起來他今年亦八九十歲了，是武林中有數的耆宿。

天心堡在固城東郊的一座小山上，整座城全由大厰石砌成，高大而宏偉，堡內除了廖家之人外，尚有兩百餘個護堡武士，由廖承天親手訓練調教，人强加上地利，是以天心堡也有鐵堡之稱。

樊榕年五人一路談談笑笑，頗不寂寞，次日黃昏便至天心堡山下。這五人年紀都已逾三十，但却似紈袴子弟般，終日無所事事，尚有一點可取的則是頗有俠義精神，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有游俠之風。

正在談笑間，廖子湘突然道：「咦，小弟堡內似乎發生了事，快上去看看！」

樊榕年等人游目四顧，果不見山上有巡弋的武士，五人忙吸氣提身向上掠去。

剛走了幾步，忽見一塊岩石後，有人喝道：「來人止步！」

廖子湘喝道：「是誰鬼叫？快給少爺滾出來！」石後果然露出幾個勁裝青衣武士來，爲首那人一見廖子湘，連忙拱手彎腰道：「小的不知是少堡主回來，請少堡主原諒！」

廖子湘認得他是堡內一個武士頭目叫沈進，急問道：「今日有異以往，可是堡內發生了事？」

沈進臉上微露詫異之色，「少堡主不是得訊才趕回來的？」

「別廢話，少爺的話你還未答！」

「啓稟少堡主，近日山上出現不少陌生人，所以堡主下令咱們活捉幾個準備拷問，是故小的等都藏在石後樹上！」

「那是些什麼人？」

「堡主懷疑對方可能是『幽冥來客』的！」

廖子湘等五人全是一怔，脫口道：「幽冥來客闔君雄還未死？他素來獨來獨往，幾時有了手下？」

「這個小的便不知道了！」沈進道：「堡主因大戰即至，正四處派人去找少堡主呢！」

廖子湘忙回身道：「諸位兄弟快跟我進堡！」

天心堡圍牆甚高，大厰石因日久已變成深褐色，望之雖似銅牆鐵壁，却也有點陰森的感覺。

一入堡門，廖子湘見堡內廣場上武士們全都刀在手，箭在腰，一片緊張的氣氛，他脚步更急，穿過廣場走向大殿。

一路上只聽「少堡主回來啦？」「少堡主您好！」之聲，不絕于耳，廖子湘都聽而不聞，幾個起落已掠上台階，走入那座掛着「天下同道歸一心」牌匾的大殿堂裏。

堂內只有幾個守值的武士，廖子湘問道：「堡主呢？」

武士們道：「堡主在內堂！」

廖子湘道：「兄弟們跟我進去！」殿堂有一條通往內堂的暗廊，暗廊之外是座院子，打掃十分乾淨，四棵柏樹枝葉縱橫，幾把上空遮住，又似是四柄蒼綠色的巨傘。

中堂是武士及丫頭居住之所，內堂才是廖家家人的起居之地，最後還有一座廂房，亦爲武士寢室。廖子湘等人剛走至中堂，只見迎面走來一個五六十歲的漢子，生成一張國字臉，三綹長髯掛在胸前，臉如金漆，十分威武。

廖子湘忙道：「爹，孩兒回來了！」

廖承天鼻孔輕哼一聲，瞪了愛子一眼，又看了樊榕年等人一陣，樊榕年等人忙上前拜見：「小侄們拜見廖叔叔！」

廖子湘忙替他爹引見。「爹，這四位是孩兒的結拜兄弟！」

廖承天臉上露出一個笑容。「諸位光臨寒舍，適直敝堡有事，請至老夫書房喝杯茶！」

「多謝叔叔不棄！」

廖承天在前，廖子湘次之，樊榕年走在最後。半路，廖承天問道：「樊侄子，聽說令祖仙遊，廖某不勝唏噓，本擬親去瞻仰一下遺容，只可惜俗務纏身，未能如願！」

樊榕年被他撩動心事，心頭微微一酸，忙道：「有叔叔此言，先祖雖死亦能瞑目矣！」

廖承天輕笑一聲：「眞是胡說！令祖是老夫前輩，老夫在老壽星眼中，不過是黃毛小子，他豈能爲老夫一句話而瞑目，不過任何人能活到令祖這般歲數，亦無憾矣！」

樊榕年道：「聞說叔叔的父親是先祖早年的棋友，不知眞否？」

廖承天笑道：「那是老夫年幼之時的事，家父與令祖亦已多年不曾來往矣！」

說着已走到書房，廖承天的書房極大，看來此處亦是他平日會客之所，房內還放着不少高背交椅，衆人坐下後，廖子湘急不及待問道：「爹，孩子剛才在堡外聽說堡內好像有了點麻煩，不知眞相到底如何？」

廖承天眉頭微微一皺，淡淡道：「也不算是什麼麻煩！湘兒，你好好招呼一下你的兄弟，爲父還要去向你祖父請安！」

衆人都看出他話雖說得輕鬆，但眉宇間一片隱憂之色，都知道事非尋常，廖子湘更急，忙攔在門口道：「爹，爺爺每日坐定非至晚飯時不會出來，你必是有話瞞着孩兒……」

廖承天臉色一沉，喝道：「逆子，你幾時連爲父也管教起來！」

「孩兒不敢，爹……」

「湘兒說得對！」窓外忽然有個蒼老的聲音响起，接着房門人影一閃，走入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來。

廖承天忙道：「爹，你……」

廖子湘連忙叫道：「爺爺，你已出關啦？」

來者正是廖天高，他憐愛地撫了一下廖子湘的肩膊，喃喃地道：「湘兒年紀已不少啦，有些事該告訴他，將來這天心堡還不是要讓他主持？」

廖承天忙道：「是，爹請坐下！」

廖天高看看樊榕年等人一眼，金顧城等亦忙上前跟他相見，廖天高樂得呵呵大笑。「湘兒眼光倒不錯，這幾個娃兒都是熱血的漢子！」目光忽注在樊榕年臉上，半晌，問道：「娃兒，令尊是誰？」

樊榕年忙道：「爺爺，家祖是樊千里，與爺爺曾是棋友！」

廖天高更喜，叫道：「原來是故人之後，湘兒跟你結交，那就更加最好不過了！令祖近來棋藝是否有進？老朽不彈此調久矣，若再與他相遇，只怕他讓三子才堪

一戰了！」

樊榕年目光一黯，悲聲道：「家祖父已於上月仙逝，爺爺要找他奕棋可沒機會了！」

廖天高一怔，連忙拉了一張高背椅子坐下，問道：「你爺爺是如何身故的？」

他未待樊榕年答話，便又續道：「啊，對啦，我怎地越活越糊塗，你爺爺今年已超過一百二十歲，難道天下間眞的有長生不老藥乎？」

衆人見他頗有返老還童之勢，說話神態跟十多歲孩子相似，都暗暗好笑。

樊榕年正在整理頭緒，希望能用最簡短的話把祖父逝世的原因告訴他，不料廖天高又道：「娃兒，你剛才說老夫若要與令祖下棋已沒機會，此話大錯特錯了！」

樊榕年一怔，訝然問道：「晚輩何錯之有！盼爺爺指導！」

廖天高搖頭笑道：「你年紀不小，還不懂老人的心理，死對咱們這些七老八十的人根本是種解脫，所謂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像老夫這樣又有何樂趣？」他見樊榕年仍是滿臉不解之色，便笑瞇了雙眼，道：「娃兒，你還不明白？說不定再過不久，老夫也要仙遊了，那時豈不有機會跟令祖再在棋盤上爭個不亦樂乎！」

金顧城見他胸襟坦蕩，說話又風趣，都笑了起來，連樊榕年也忍不住莞爾。「爺爺身子硬朗，豈可說這種話來？咳，我爺爺是被人害死的！」

「什麼？」廖天高笑容一斂，滿頭白髮倏地一長，神態極爲嚇人，「你爺爺與世無爭，是誰能硬起心腸把他害死的？」

樊榕年嘆了一口氣，道：「晚輩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才專誠欲向爺爺請教！」說着便把樊千里的死因，以及奶奶失踪，屍體不見之事說了一遍。

廖天高聽罷唏噓不已，嘆息道：「眞乃蒼天無眼也！」

「爺爺，不知我祖父年青時有否與人結下什麼仇怨？爺爺若知道的，請告訴晚輩！」

廖天高想了一下，道：「你爺爺青年時的情況，老夫倒不甚了了，他做七十大壽那年老夫才認識他的……」他不禁低頭想了起來。

衆人都把眼睛望着他，只見他臉上的皺紋越來越深，不一忽，身子突然顫抖起來，良久才長嘆一聲：「娃兒，根據老夫所悉，殺死令祖只有一個人有嫌疑！」

樊榕年急問道：「是誰？」

「他便是『幽冥來客』！」

「是閻君雄？請問我爺爺是如何跟他結下仇怨的？」

廖天高又是一聲長嘆。「承兒，你告訴他吧！」

廖承天輕咳一聲，潤一潤喉才道：「此事說起來已四十多年，當時老夫尚年青，仍未出道，那些年，江湖上鬧得腥風血雨，正道中人，人人自危，很多有名氣的人都紛紛躲避起來，因爲江湖上出現了一個自號『幽冥來客』的人，此人專向有名氣的高手挑戰，手段毒辣，無所不用其極，是以人人畏懼，逃之唯恐不及……」

金顧城忍不住道：「叔叔，難道說佬大的江湖竟沒一人可以尅制他？」

廖天高臉上升起一絲驚恐之色，接道：「娃兒，你們那裏知道，那閻君雄神出鬼沒，武功高又加上一身毒技，層出不窮，很多人剛跟他通了姓名便不明不白的中毒死掉！而且此人善化裝，經常化身爲死者的知己朋友，然後猝然出手！如此情景下，又怎能不使正道中人，人人自危！」

廖承天道：「老夫雖然未曾親身經歷過，但當年雖是血氣方剛，聽到他的名頭亦是驚恐萬狀，後來正道中人終於感到再逃避下去終非上策，於是家父便暗中組織了五六個知己朋友，發誓要把那個魔君殺掉！」

曲志直忍不住問道：「可曾成功？」

廖承天看了他一眼，繼續說道：「當時家父建議全部易容化裝成乞丐，因爲閻君雄出道以來，不曾動過丐幫弟子一根毫毛。有一天，家父六個人走至木廟嶺附近，忽見山上奔下一人，原來是賽壽星樊千里……」

樊榕年亦忍不住打岔問道：「我爺爺怎麼會去那裏？莫非爺爺跟他事先有了約會？」

廖天高嘆息一聲，接道：「娃兒，老夫老實告訴你們，當時老夫等六人找了閻君雄半年，不但找不到他，而且一路上親眼看見及聽見的受害者的悲慘情況，使咱們心頭越來越寒，到了最後大家經已不想再去找那魔星了，可是却沒人肯開口，怕吃同伴的譏嘲，是以一有人提議到木廟嶺看看，便一致讚成，須知木廟嶺既非名山大川，附近亦沒有什麼出名的武林高手，料閻君雄不會去那裏。

「令祖當時亦是如此，他是比咱還早幾天上山的，他一見咱們便說道：『你們來得正好！閻君雄那魔頭正在上面！』當時老夫等人都齊吃了一驚，連忙詳問之，他才說他看見閻君雄在山上的一座廟內養病……」

廖天高輕咳兩聲，補充道：「老夫忘了告訴你們一件事，當時千里兄亦是作乞丐打扮，他住在小廟內，一天忽有個乞丐走了入來，倒頭便睡在地上，千里兄見他似是病了，忙要上前探視，却被他喝止，叫他替他找些清水來！

「千里兄本着慈悲爲懷之心，便四處去找清水，找了好一陣，才發現一個山坑裏面有水，便用竹管盛了一些回去！一至廟門，忽然聽見裏面有人嘶聲大叫：『素珍賊婊子，我閻君雄若醫好病誓要把你撕成八大塊！』

「當時千里兄聽後，大吃一驚，總算他胆子大，伸頭自門縫中望了進去，只見那乞丐不斷撕毀身上的衣物，狀甚瘋狂，連身子也抓出一條條血痕來！一忽又縮起身子，不斷地打顫，像是着了冷病似的！

「千里兄他見臉上的易容藥被抓了下來，露出一對刀鋒似的眼眉，知道他眞的是閻君雄，於是急忙跑下山來！」

樊榕年道：「後來爺爺便跟我爺爺上山把他殺死了？」

廖天高老臉一熱，訕訕地道：「他若死了，今日還會來報仇？」

金顧城道：「難道他生病後，爺爺等七個人仍不能把他殺死？」

廖天高長嘆一聲：「說來慚愧，當時

老夫等人聽見這個消息，眞個是又驚又喜，喜的是若能够把他殺死，不但免除了後患，而且可以在武林中大大揚名，驚的却是若果萬一殺不死他，後果便更不堪設想矣！」

廖子湘輕呼一聲，道：「難道爺爺竟不敢上山殺他？」

廖承天瞪了兒子一眼，斥道：「湘兒，你給我閉咀靜聽！」

廖天高苦笑一聲：「假如爺爺沒有上山殺他，今日他也不會來報仇，而當時武林亦不會有一段平靜的日子了！」稍頓，續道：「當時老夫等人的確心意難決，千里兄却道：『老夫以爲一個人怕力有未逮不敢下手耳，想不到你們人多勢衆亦不敢去，豈非浪得虛名？』此話份量極重，當時年紀最輕的古老弟便忍不住道：『誰說咱們不敢去殺他？只怕不敢的是你！』說罷連連冷笑！」

樊榕年道：「古老弟可是『風雲刀』古逸飄前輩？我爺爺又如何說？」

「正是古逸飄，算來今年他亦該年過花甲了，當時才二十餘歲的毛頭小子！」

廖天高道：「你爺爺聽了便道：『如此甚佳，咱們一齊上去吧！』在這情況之下，衆人只得鼓起勇氣上山。

「到了廟門外，咱們正想商議一下，如何進去，不料咱的步履聲已讓閻君雄那魔頭聽見，他喝問一聲誰，千里兄便當先推門進去，叫道：『殺人魔頭，人人得而誅之！進者便是朋友，退者便是叛徒！』老朽當時在他背後，急忙抽劍跟他進去。

「那閻君雄好生厲害，此刻早已自地上竄起，往窗子射去，千里兄反應極快，揮刀攔腰斬去！」

廖天高剛說到這裏，忽見一個家丁匆匆跑了入來，廖承天瞿然一驚，喝道：「什麼事？」

「啓稟老爺，外面有人送來一副巨大的白木棺材！」那家丁喘着氣道。

廖承天勃然大怒，罵道：「還不與老夫把其趕走！」

「且慢！」廖天高急問：「送來的是些什麼人？」

那家丁道：「是許昌城內萬壽長生店的夥計，他們說今早有一個人來店內訂購棺材，指明今夜要送到天心堡，還說要送，送給……」

廖子湘忙問：「要送給誰？」

廖天高忽然大笑起來，道：「料是閻君雄要送與老夫的！」

家丁低下彎腰，不再吱一聲，衆人都料到事情必如廖天高所言般。

廖天高笑了好一陣才止住笑聲：「你們不必驚恐，凡事有老夫在！閻君雄要的只是老夫的命而已，大不了老夫把命送給他便是！」

廖承天忙道：「爹爲何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縱使閻君雄有三頭六臂之能，孩兒便不信，憑我天心堡之力不能把他制服！」

廖天高臉色一沉，喝道：「天兒，由現在起一切事情均由爲父決定，你不得亂作主張！」

廖承天作難了一陣，才恭恭敬敬地道：「是，孩兒知道！」

廖天高臉色才稍霽，道：「你們隨老夫出去看看，那故事等下吃飯時才說！」

於是衆人隨着廖天高出堡。

午夜魅影

衆人出了堡門，果見門外放着一副巨大的白木棺材，上面貼着一張黃紙，寫着兩行黑字：「廖氏天高笑納。幽冥來客敬贈。」

廖子湘大怒，罵道：「放屁！幽冥來客是什麼東西，竟敢出口不遜，有胆的便來與我廖子湘見一高低！」說罷伸手去撕黃紙。

廖天高急喝道：「你給爺爺退下去！」滿頭白髮豎起，神態極其嚴厲，廖子湘從未見過爺爺如此，登時乖乖退開去。

廖天高問那些抬棺木的仵工道：「購棺木的人的模樣，你們還曾記得否？」

一個仵工道：「老堡主，咱們根本連他的面貌亦未見過！」

廖承天怒道：「這事到底如何，還不仔細說來！」

「是這樣的，今日清晨，一個店內的小工下床如厠，却讓人自後卡住脖子，說今夜之前一定要送一副白木棺材來貴堡，否則便要殺本店所有的人！後來他拋下一錠銀子，又伸手拍碎一塊石頭才忽然離去……小工告訴了老闆，老闆便連忙吩咐小的們立即趕工造下這副白棺，並且僱了一架雙套四馬大車把棺木火速運來貴堡……堡主，老闆說假如有所得罪，請堡主原諒一二！」

廖子湘怒道：「你們倒會欺善怕惡！難道我天心堡是好欺侮的麼？」

廖天高輕斥道：「住口，這怪不得人家！你們把棺木抬進廣場內！閻君雄既然盛意拳拳，老夫豈無接納之雅量！」

廖承天忙道：「爹，這樣不是示人於弱麼？」

廖天高沉聲道：「你們不須多說，爲父自有主意！」

那八個仵工便把棺木抬入廣場，廖天高叫人打賞與仵工，那些仵工見廖天高不怪責，已千恩萬謝，無論如何也不敢接受賞金，急急下山而去。

廖天高道：「快拿對鹿皮手套來！」

不久，便有一個家丁遞上一套鹿皮手套，廖天高把其穿戴於手上，叫旁人退開，然後深深吸了一口氣，再閉住呼吸上前把棺蓋揭開，只見棺內寬闊，緞布墊底，連壽衣等物也一應俱全。壽衣上還放着一張黃紙，廖天高伸手把其拿了出來，退後一丈，低頭觀看。

「字諭廖天高一家：昔年之仇，今夜當來血洗，先送上一副棺木，免怪某家心狠手辣，絕無人性。幽冥來客！」

廖天高大怒，雙掌一合，一陣亂搓，再鬆開手掌，一陣風吹來，那張黃紙已裂成數百十塊紙屑，如蝴蝶般在空中起舞。

廖承天心頭一想到蝴蝶，便聯想到傳說中蝴蝶是幽冥使者，專司引路者，不由泛起一陣不祥之感。「爹，那紙上說些什麼？」

廖天高淡淡地道：「他說今夜要來索仇！」

廖承天心頭一陣緊張，忙喝道：「堡內武士聽着，飯後立即返回崗位，火把油燈四處張掛，全力戒備！」

廖天高道：「不必緊張，不會這麼早來，咱們先吃飯吧！」抬頭一望，天已黑齊，冷月掛在天邊，夜風漸緊，雖不鋒利，吹在人身上，却讓人起了一身疙瘩。

偏廳，燭光耀目，一張大八仙桌上，坐着八個人，除了廖家三代以及樊榕年與三結義兄弟之外，尚有一個天心堡的總管「雙刀戰四方」丁南山。

飯至中途，樊榕年忍不住問道：「爺爺，那故事後來進展如何？」

廖天高放下牙箸，抬頭想了一陣，喃喃地道：「那夜時間跟現在差不多，却已是臘月，天氣異常寒冷，木廟嶺上積雪盈尺，抬眼所及，全是一片白皚皚之色，所幸天上有月，冰雪泛光，視野頗佳……」說至此，他雙眼神光逐漸迷濛起來……

× × ×

木廟嶺上，小廟之內，一堆篝火已將燒成灰燼。

木門倏地呀的一聲被人撞開，一股北風挾着雪花像毒蛇般捲了入去！

火堆旁突然竄起一條灰影，望破廟的窗子射去！門外湧入七個人來，當先那個人手持鋼刀向灰影撲去，喝道：「閻君雄，今日你再也逃不掉了！」語音未落，鋼刀已臨對方腰際！

只聽閻君雄大喝一聲，右手一沉，登時把樊千里的鋼刀拍開！身子去勢未盡，「嘩啦」一聲暴響，窗櫺破碎，閻君雄身子經已掠至窗外。

剛到前面，圍牆上便有值夜武士叫道：「啓稟堡主，有人來攻堡了！」

廖天高身子一掠，躍上牆頭，冷月下，只見山頭現出一羣黑衣幪臉人，爲首一人身材中等，領下一匹白鬚，黑布雖大仍然遮蓋不住。

廖天高忙道：「各人聽着，讓對方到門前來，沒老夫的命令不可動手！」一提內力，揚聲叫道：「來者可是閻君雄？」

那白鬚幪臉人桀桀笑道：「百年來，武林之中有幾個『幽冥來客』？」

「你還未死？」

「你既未死，老夫豈能比你早死！」

白鬚幪臉人尖聲道：「廖天高，樊千里已等得不耐煩了，你還是趁早上路去陪伴他吧！」

樊榕年大怒，喝道：「魔頭！我祖父果然是你殺死的！今日你休想下山了！」

閻君雄冷笑道：「黃毛小子也敢口出大言，老夫連答你也嫌麻煩！」

樊榕年怒極反笑。「如此咱們便刀劍見生死吧！」一語未畢身子已騰空躍落！

廖天高吃了一驚，急忙伸手一抓，只聽「嗤」的一聲，只抓及榕年的一隻衣袖，衣袖應聲而裂，人却依然向下飛落。

廖天高嘆道：「這娃兒實在不知天高地厚！」

廖子湘道：「爺爺，早是打，遲也是打，咱們也下去吧！」

廖天高沒奈何地道：「你們只許對付其他人，那魔頭由爺爺應付之！」言畢衆人一齊躍下牆頭。

樊榕年雙脚落地，立即揮手向那白鬚幪臉人劈去，那人冷笑一聲，身子一動，已在丈餘之外，另一個黑衣幪臉人立即揮鋼叉向他，兩人立即展開一場捨生忘死的大戰。

廖天高也飛躍落地，立即喝道：「四周圍住，不可亂動，武士隊長應戰，其餘的沒命令不准進攻！」

四個武士隊長，以及兩位正副總隊長立即手揮武器衝了出來，廖天高猛吸一口氣，强把狂跳的心房按住，喝道：「老魔頭，老夫的一條命在此，你有本事便來取吧！」

閻君雄冷冷笑道：「當年老夫若非身上有病，憑你們七個飯桶，豈是老夫之敵！上！」其他幪臉人立即向廖天高衝殺過去。

廖天高身子如大鳥般躍起，一躍三丈，凌空一個折腰平射，投向閻君雄！

他這一招無疑是個險着，但擒賊先擒王，却又是個必然之理！果然，閻君雄冷哼一聲：「老小子，你要找死！」

雙掌倏地一揚，拍出兩股凌厲無匹的掌風，往半空的廖天高湧了過去！

廖天高有備而戰，豈有這般容易着了道兒之理？說時遲，那時快，他身子倏地筆直向下墜去！

與此同時，廖承天見他爹出了事，也立即招呼衆人接劍迎了上去，立時與對方殺成一堆。

廖天高身子一落，脚尖在一個幪面人肩上一踏，只聽「卡嗤」一聲，那大漢肩骨登時碎裂，悲呼一聲退了開去！

廖天高借力落地，趁勢再掃一腿，把那幪面漢踢飛！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却是發生在一眨眼之間！

剎那，閻君雄經已衝至面前，雙掌吞吐不定，似虛似實拍向廖天高的胸膛！

廖天高一擰腰，左袖一彈一拍，也發出一股罡風，撞向對方的腰腹，右手一揮，一柄精光四射的寶劍已持在手上，手腕一抖，泛起五團劍花，反刺對方胸膛！

閻君雄夷然不懼，雙脚一錯，已然脫困而出，右手五指如鈎，抓向廖天高的面門！

廖天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手臂一回，長劍如臂使掌，反削對方手腕！

閻君雄手臂突然翻起，五指曲起，使了招「手揮琵琶」把廖天高的長劍彈開，右手依然望對方面門抓去！

廖天高心頭一凜，左袖運起勁來，硬如鐵板，迅速向上一揮，只聽「篤」的一聲，如槌擊木。

廖天高鐵袖遭對方一擊，勁力登時散去，一雙手臂也感到一陣輕微的麻木，心頭一驚一喜，驚的是自己這些年來無日不練武求進，仍然不如對方；喜的是對方的武功並沒有想像中以及傳說中那麼可怕！他猛吸一口氣，精神一振，長嘯一聲，長劍挾勁刺出！

這一劍他運上九成眞力使出，長劍激得空氣嘶嘶亂响，氣勢極其嚇人！

「老小子，這幾年竟然沒有把武功荒廢！」閻君雄身子滴溜溜一轉，長劍登時刺空！

廖天高數十年的功力非同小可，一劍落空，手腕一振，立即硬生生把直刺化爲橫削，奔向對方的頸脖。

閻君雄頭一低，長劍在頭上寸餘處掠過，他腰一弓，如箭射出，左掌右爪，急奔廖天高的腰腹！

這一招連消帶打，端的十分厲害，廖天高長劍在外迴護已然不及，只得倒飛而退！

他一退，閻君雄立進，長嘯一聲，如同裂帛，星月亦爲之一暗！

廖天高連換幾個身法仍然脫不開對方掌爪的勢力範圍，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急切之間，左袖向下一切，擰腰廻劍反削對方腰腹！

這一招如同行雷閃電，不但快，而且時間的拿捏恰到好處，若非有數十寒暑的功力難以臻此！

閻君雄顯然亦料不到對方有此一着，左掌拍在衣袖上，右爪彈開長劍，化開對方的攻勢。可是，廖天高却已趁此白駒過隙之一瞬間，緩過氣來，重整旗鼓跟對方大戰起來。

他越戰鬥志越盛，出手也越來越凌厲，竟是個平分秋色之局。

樊榕年刀法十分兇悍，對手年紀較高，火候也較他深，但仍被他佔了上風。樊榕年鋼刀一出手，奇招一招緊接着一招，似有使不盡的氣力般，一口氣竟劈了六六三十六刀。

他一心希望把對方格斃，好去助廖天高一臂之力，以報祖父被殺之仇，是以刀法中全是有攻無守之拚命招數。

廖承天等人一開始都是戰戰兢兢，以

饒得如此，去勢也已慢了一慢，古逸飄已尾隨而出！

樊千里急喝道：「小心他使毒！」衆人這才發現，他手上竟然戴了一對鹿皮手套！

古逸飄頭部剛探出窗外。只見一股綠烟迎面吹至，他大吃一驚，急忙閉住呼吸，左手在窗台上一按，又倒飛回廟。

樊千里倏地大發神威，左掌拍在土牆，只聽「蓬」的一聲，土牆上裂開一個大洞，樊千里揮刀護住臉門衝了出去，廖天高叫道：「快追！」

出了小廟，只見閻君雄向山下跑去，去勢却不快，料是因爲身上有病，影响武功，羣豪大喜，連忙吸氣提身追了下去。

只消幾個起落便把閻君雄團團圍住，樊千里喝道：「閻君雄，你今日是插翅難飛的了，不如自裁省得多受痛苦吧！」

閻君雄臉色比雪還白，雙眼似欲噴出火來，陰惻惻地道：「笑話！你們自個死無葬身之地，猶不自知，豈不好笑！」他手掌一伸只見手上多了一夥黑黝黝的圓彈，「這是西域的烈火燄，跌落地上周圍三丈之內立變焦土，你們若想與老子同歸於盡的便來吧，否則便乖乖給老子離開。」

此言一出，衆人均是臉色大變，不禁猶疑起來。

閻君雄桀桀笑道：「老夫絕不計較你們今日之冒犯，只要此刻立即離開，便既往不究！」

衆人鬥志更是鬆懈，忍不住向後退了一步。

樊千里急喝道：「閻君雄！今日要殺你的便是樊千里，古逸飄，廖天高，項百勝，顏超，鄺白沙及連冠英七個人，你好生記住！」

此言一出，廖天高等人盡皆大吃一驚，暗暗怪起樊千里來！

閻君雄目光異彩連閃，淡淡地道：「老夫記性素來不好，這七個名字沒一個記得清楚！」

羣豪臉色更是大變，樊千里喝道：「今日有你便無我，弟兄們一齊上！」他話音一落，手中鋼刀一揮，首先撲了出去！

廖天高等人此刻正是如騎虎背，已成有進無退之局，只得硬着頭皮手揮兵器發一聲喊，一齊衝上前去！

閻君雄大喝一聲，手中圓彈倏地在地上一摔，只聽「波」的一聲响起，衝起一股綠幽幽的濃烟，濃烟之中，白光連閃，暗器破空一聲亂响，樊千里急喝道：「快退！」

羣豪不待他開口便已倒退飛出，過了半晌，綠烟隨風而逝，閻君雄却已不在場內，羣豪都是一怔。

一忽，連冠英叫道：「那魔頭已在山腰！」衆人隨他的手指望去，果見山腰中有一個人影在閃動，於是奮力追下去。

閻君雄見追兵又到，去勢更快，奈何他身子有病，十成功力只餘三成，只一忽便讓羣豪逐漸追貼。

閻君雄忽然雙脚一個踉蹌，接着一個倒栽，身子骨轆轤向下滾下去，山坡陡直去勢越來越急，倏地傳來一聲大叫，原來閻君雄撞及一塊大石，身子如皮球般彈了起來！

羣豪精神一振，不敢怠慢加速追下去，眞個是急如彈丸飛躍。

羣豪到了大石前向後一望，只見後面是一個斷崖，崖下烟霧迷溟，看不到底，一忽才在山崖下傳來一聲長長的慘叫聲。

羣豪相視一眼，一顆緊張的心到此才鬆了下來。

× × ×

大廳的蠟燭經已燒盡，天心堡總管丁南山連忙換上一對新的，火燄重新把每個角落照亮，樊榕年亦在此時才自緊張中定過神來。

廖天高輕嘆一聲：「後來老夫等人慢慢爬下斷崖却找不到閻君雄的屍骸，事後心中一直染着一抹陰影。但後來一年一年過去了，都不曾聽到閻君雄的消息，這才眞正地放下心來，不料，四十多年後的今日他才重出江湖！」

樊榕年一掌拍在几上，怒道：「如此看來先祖父必是遭了閻君雄的毒手了！」

廖天高頷首道：「除此之外，老夫再也想不出令祖尚有什麼仇人了！」

「晚輩跟此獠誓不兩立！」

話音剛落，院子中傳來一聲夜梟叫聲，聲音淒厲尖銳，令人不寒而慄，廳內羣豪聽後都是無端端地打了個冷震！

夜梟叫聲剛止，廣場上傳來二更的梆子聲。

廖天高沉聲道：「差不多了，待老夫到堡前看看！」

羣豪立即跟他走向堡前，經過廣場中，衆人望見那副白棺材，心頭沒來由的跳動一下。

爲對手武功必然極高，孰料接戰之後，才知與想像中大不一樣，沒多久便有多人佔了上風，眼看再過半盞茶功夫，便能把對方殺退，不料堡內突然傳來一道尖銳的呼叫，那叫聲只叫了一半便又止住，生似是讓入卡住喉管般。

尖叫聲一起，堡內的示警銅鑼便「噹噹噹」地敲响起來，羣豪心頭都是一驚一亂。

閻君雄忽然大笑起來：「你們全中了老夫之聲東擊西之計了！」

廖承天高臉色大變，急忙叫道：「承兒，你快進去看看，假如事情緊急便發嘯示警！」

廖承天亦是心急如焚，鋼劍急刺三劍，一個倒縱飛起，脚尖再在地上一點，身子已躍上牆頭，接着飛身躍下，往內院馳去！

只見黑暗中撲出一個人來，他反應極快，怒喝一聲，長劍一圈，「喀嘶」一聲，那人登時斷爲兩截，低頭一望，原來却是堡內的一個武士！

廖承天微微一怔，沒暇多想，再度提身向內急射！

只兩個起落，便見大廳上奔下一個人來，這次他認得對方是自己的手下，急忙喝問道：「內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武士臉色又青又白，嘴唇似茄子般泛紫，身子抖了半晌，才在喉管中迸出一個字來：「堡主……鬼……」

「你胡說些什麼！」廖承天大怒，「都是些飯桶！」提氣欲向內奔去。

那武士忽然叫道：「堡主，你……你看……」

廖承天回頭一望，只見廣場上那副白木棺材早已碎裂，棺木散了一地，他心頭一沉，知道事情不簡單，急又問了一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還不快給老夫說清楚！」

那武士直至此刻，臉上才稍有點血色，吸了一口氣，嚅嚅地道：「剛才，剛才那副棺材忽然轟轟的一聲碎裂……棺內跳出，跳出一隻鬼來……他咬斷了陳三的喉管，又，又奔向內堂了……」

「放屁！朗朗乾坤何來有鬼！」

「眞的眞的！」武士抗聲道：「是一隻骷髏鬼，堡主若不信快進內堂看看！」

廖承天沒暇跟他辯論，身子一掠便是三丈，再一掠又是三丈，自暗廊中射了進去。

鞋底踏在地上砰砰而响，聲音在廊中迴蕩，廖承天想起那武士的話，心頭無端震動了一下。出了暗廊便是那大樹遮天的院子，廖承天吸一口氣，身子自樹下穿射過去！

倏地他覺得有股冷風襲至，連忙止勢擰腰，一個風車大轉身向後轉去，手中長劍隨勢而動，向一棵樹斬去！

「呼！」只見一抹紅影騰空而起，射向枝葉濃密處。

廖承天大喝一聲：「往那裏逃！」雙脚一頓，身子拔起，長劍御氣而刺！

只聽「嗤嗤」一陣亂响，樹葉吃劍焉一絞，登時紛紛揚揚飄將下來！

廖承天去勢未盡，手腕一振，長劍向横一削，「喀嘶」一聲，一根横枝應劍而斷，向下摔將下去！

他雙眼奇準，黑夜視物如同白晝，左脚在一根横枝一蹬，身子借力再度拔起，穿出樹枝投入夜空。

人在半空，視野一清，抬眼一瞥，只見那抹紅影已在另一棵樹上一閃而沒！他大喝一聲，曲腰平射出去！

那抹紅影比他更快，一眨眼已換了個方位，投入了另一棵大樹的枝葉中！

廖承天大喝道：「武士掌燈亮火！」

他聲音遠遠傳了出去，不久便傳來一陣凌亂脚步聲，一隊武士手持火把急速而至！

火光把院子照得光如白晝，廖承天猛吸一口氣，覷得眞切，沉腰曲腿一蹬一彈，身子如離弦之矢般向樹上飛射！

人未此，劍先至！手腕一翻，斬向樹幹之後！

這一劍勢如奔雷，急如星火，樹後果然現出那團紅影來，廖承天雙脚在樹幹上輕輕一蹬，身子一横，長劍再度揮出！

那團紅影冉冉向上升起，猛地一個回頭向廖承天嗤牙一笑！

火光熊熊，不但廖承天看得眞切，連樹下的武士亦有不少人看到那團紅影的眞相！

那紅影是件紅得像剛脫體迸流的鮮血，衣領之上嵌着一顆斗大的骷髏頭，張牙而笑，雙眼深邃，却發射出兩團綠幽幽的異光，那光彩說不出的妖異詭秘！

衣袖之中，尚露出一對白雪雪的掌骨來！

廖承天一怔之下，猛吃一驚，大呼一聲飛落地上。

那骷髏吱的尖叫一聲，也横將下來，五隻白雪雪的指骨向廖承天抓去！

廖承天心胆俱裂，他下意識地揮劍一斬！

只聽「熊」的一聲，那骷髏身上突然升起一團濃密的綠烟來，綠烟吃北風一吹，立即擴散開去！

廖承天急退，一個踉蹌跌倒地上，他連滾帶爬而退！

只一忽，那股綠烟便被北風盡皆吹散，紅衣骷髏却已不知去向！

院子中突然靜了下來，靜得像墳場一般沉寂！

不知是那個武士突然淒厲地尖叫起來，接着拋下火把，雙手掩臉向廣場處飛奔過去。

這一行動，立即擴散開去，眨眼之間，院子內剩下廖承天一人！

骷髏吃人

一陣北風吹來，樹上落葉飄飄，綠烟又似在葉叢中裊繞。

廖承天倏地覺得後背冰凉透骨，一股寒氣自脚跟直冒髮際，這才知道剛才那利那間，自己竟然出了一身冷汗。

「天下間眞的有鬼？」他心底立時冒上這個疑問。在此之前打死他亦不信，但剛才却親眼看見，難道是自己眼花？

自己若然眼花，難道那些武士亦都眼花？

「幽冥來客。」眞的是來自幽冥的使者？

想到此，他心頭又是一陣顫抖，正在想要不要發嘯通知父親，就在這刹那，內堂又傳來一陣尖銳淒厲的叫聲！

「那東西莫非已進入內堂！」他又驚又怒，丹田內力一湧，一道長嘯脫口而出，再度抽出長劍飛身衝入內堂！

他雖不想跟那東西見面，可是一家婦孺全在內堂，他又怎能不硬着頭皮進去？

天心堡佔地極廣，內堂亦有一座廳堂，廖承天人剛至廳堂但見一陣冷風吹自布幔之後，廳上的燭火倏地一暗。他猛吸一口氣，仗劍緩緩走前倏地一劍刺入布幔！

「嗤」的一聲裂帛，布幔在劍氣中碎裂，幔後空空，只剩一縷幽幽綠烟。

暗廊上有幾間廂房，平日是打理廳堂的兩個丫頭的居住，以及囤放雜物的房子，廖承天走勢急，衣袂帶風，一扇房門倏地呀的一聲滑開！

廖承天急忙住勢回頭向內一望，一望之下，不由後背生寒，只見房內的一盞油燈竟然焚着綠光，那具骷髏雙手抓着一個丫頭的肩膊，俯首低頭伏在丫頭的粉頸上。這一刹那，那東西聽得聲音，倏地抬頭望向廖承天，只見嘴角沁着鮮血，那丫頭頸際，鮮血仍不停地向外迸流，一顆螓首軟軟地歪着，看來早已香消玉殞。

紅衣骷髏雙手一鬆，丫頭硬挺挺地跌落地上。

廖承天雙脚發軟，長長吸了一口氣，拚命攝住狂跳的心房，長劍斜斜舉起。

紅衣骷髏雙眼綠光大盛，一忽，眼眶忽地沁出兩行鮮血來，鮮血染在雪白的骷髏骨上格外顯得刺目，也更加妖異恐怖。

「呵呵呵！」紅衣骷髏上下牙張開，一陣聳動，發出一陣刺耳嘔啞，似杜鵑啼血！

廖承天猛一聲暴喝，標前幾步，長劍挾風刺出！

一劍無阻，直刺過去，却刺了個空！也不見那紅衣骷髏如何作勢，身子已站在桌旁！

廖承天再喝一聲，長劍化刺爲削，擱腰劈向紅衣骷髏！

只聽「篤」地一聲，長劍劈及一物，仔細一看却是砍在桌子上！

那紅衣骷髏口角鮮血不斷湧出，似笑非笑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似在譏笑廖承天不自量力！

廖承天心胆俱裂，定了一陣神，運起九成眞力，拚命刺出一劍！

這次紅衣骷髏不再閃避，待得長劍將至，白皚皚的掌骨才倏地翻上，「錚」的一聲把長劍來勢拍住，隨即再一翻，已把長劍握住！

廖承天大驚，運力急拉，那裏拉得動？忽又覺劍上傳來一股冰寒透骨的冷氣，一雙手掌似欲僵硬！

他當機立斷撤掌而退，只見那骷髏把長劍插入口中五寸，「喀嘶」一聲，把劍尖一口咬碎！

廖承天急退，紅衣骷髏張口一吹，一截劍尖如箭離弦向廖承天喉頭射去！

廖承天尖聲大叫，總算他神智猶未泯，急切之間一閃，只見「撲」的一聲，劍尖射在牆上，一閃而沒！

廖承天兵器雖失，却不甘任人宰割，身子如蝙蝠般掠起，撲向紅衣骷髏！

「呵呵呵！」紅衣骷髏又是一陣顫抖，正在想要不要發嘯通知父親，就在這刹那，內堂又傳來一陣尖銳淒厲的叫聲！

「那東西莫非已進入內堂！」他又驚又怒，丹田內力一湧，一道長嘯脫口而出，再度抽出長劍飛身衝入內堂！

他雖不想跟那東西見面，可是一家婦孺全在內堂，他又怎能不硬着頭皮進去？

天心堡佔地極廣，內堂亦有一座廳堂，廖承天人剛至廳堂但見一陣冷風吹自布幔之後，廳上的燭火倏地一暗。他猛吸一口氣，仗劍緩緩走前倏地一劍刺入布幔！

「嗤」的一聲裂帛，布幔在劍氣中碎裂，幔後空空，只剩一縷幽幽綠烟。

暗廊上有幾間廂房，平日是打理廳堂的兩個丫頭的居住，以及囤放雜物的房子，廖承天走勢急，衣袂帶風，一扇房門倏地呀的一聲滑開！

廖承天急忙住勢回頭向內一望，一望之下，不由後背生寒，只見房內的一盞油燈竟然焚着綠光，那具骷髏雙手抓着一個丫頭的肩膊，俯首低頭伏在丫頭的粉頸上。這一刹那，那東西聽得聲音，倏地抬頭望向廖承天，只見嘴角沁着鮮血，那丫頭頸際，鮮血仍不停地向外迸流，一顆螓首軟軟地歪着，看來早已香消玉殞。

紅衣骷髏雙手一鬆，丫頭硬挺挺地跌落地上。

廖承天雙脚發軟，長長吸了一口氣，拚命攝住狂跳的心房，長劍斜斜舉起。

紅衣骷髏雙眼綠光大盛，一忽，眼眶忽地沁出兩行鮮血來，鮮血染在雪白的骷髏骨上格外顯得刺目，也更加妖異恐怖。

「呵呵呵！」紅衣骷髏上下牙張開，一陣聳動，發出一陣刺耳嘔啞，似杜鵑啼血！

廖承天猛一聲暴喝，標前幾步，長劍挾風刺出！

一劍無阻，直刺過去，却刺了個空！也不見那紅衣骷髏如何作勢，身子已站在桌旁！

廖承天再喝一聲，長劍化刺爲削，擱腰劈向紅衣骷髏！

只聽「篤」地一聲，長劍劈及一物，仔細一看却是砍在桌子上！

那紅衣骷髏口角鮮血不斷湧出，似笑非笑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似在譏笑廖承天不自量力！

廖承天心胆俱裂，定了一陣神，運起九成眞力，拚命刺出一劍！

這次紅衣骷髏不再閃避，待得長劍將至，白皚皚的掌骨才倏地翻上，「錚」的一聲把長劍來勢拍住，隨即再一翻，已把長劍握住！

廖承天大驚，運力急拉，那裏拉得動？忽又覺劍上傳來一股冰寒透骨的冷氣，一雙手掌似欲僵硬！

他當機立斷撤掌而退，只見那骷髏把長劍插入口中五寸，「喀嘶」一聲，把劍尖一口咬碎！

廖承天急退，紅衣骷髏張口一吹，一截劍尖如箭離弦向廖承天喉頭射去！

廖承天尖聲大叫，總算他神智猶未泯，急切之間一閃，只見「撲」的一聲，劍尖射在牆上，一閃而沒！

廖承天兵器雖失，却不甘任人宰割，身子如蝙蝠般掠起，撲向紅衣骷髏！

「呵呵呵！」紅衣骷髏又是一陣顫抖，正在想要不要發嘯通知父親，就在這刹那，內堂又傳來一陣尖銳淒厲的叫聲！

「那東西莫非已進入內堂！」他又驚又怒，丹田內力一湧，一道長嘯脫口而出，再度抽出長劍飛身衝入內堂！

他雖不想跟那東西見面，可是一家婦孺全在內堂，他又怎能不硬着頭皮進去？

天心堡佔地極廣，內堂亦有一座廳堂，廖承天人剛至廳堂但見一陣冷風吹自布幔之後，廳上的燭火倏地一暗。他猛吸一口氣，仗劍緩緩走前倏地一劍刺入布幔！

「嗤」的一聲裂帛，布幔在劍氣中碎裂，幔後空空，只剩一縷幽幽綠烟。

暗廊上有幾間廂房，平日是打理廳堂的兩個丫頭的居住，以及囤放雜物的房子，廖承天走勢急，衣袂帶風，一扇房門倏地呀的一聲滑開！

廖承天急忙住勢回頭向內一望，一望之下，不由後背生寒，只見房內的一盞油燈竟然焚着綠光，那具骷髏雙手抓着一個丫頭的肩膊，俯首低頭伏在丫頭的粉頸上。這一刹那，那東西聽得聲音，倏地抬頭望向廖承天，只見嘴角沁着鮮血，那丫頭頸際，鮮血仍不停地向外迸流，一顆螓首軟軟地歪着，看來早已香消玉殞。

紅衣骷髏雙手一鬆，丫頭硬挺挺地跌落地上。

廖承天雙脚發軟，長長吸了一口氣，拚命攝住狂跳的心房，長劍斜斜舉起。

紅衣骷髏雙眼綠光大盛，一忽，眼眶忽地沁出兩行鮮血來，鮮血染在雪白的骷髏骨上格外顯得刺目，也更加妖異恐怖。

他吸了一口氣，問道：「你們可曾覺得有人自你們身邊掠過？」

門口的武士道：「沒有！堡主，剛才爲何房內有團綠烟？」

廖承天那敢把眞相告訴他們？不答反道：「快把油燈點亮！」

一個武士取出火石敲動起來，一忽便把燈點燃，房內這才有了點生氣。

那武士回頭望及廖承天倏地尖聲大叫起來，那聲音說不出的驚恐！

× × ×

堡外的戰況越來越對天心堡有利！廖天高急道：「武士們聽着，立即投入戰場，不許走漏一人！」

那些武士早已躍躍欲試，聞聲都立即把兵器際出手上。就在這刹那，廖承天那道求救的長嘯遠遠傳來！

廖天高心頭一沉，忖道：「莫非裏頭發生了什麼巨變了？」這一來，他一顆心早已繫在堡內，無心再戀戰，虛幌一招，大喝道：「速退入堡！」

語畢身子便如大鳥般飛射起來，半空一個盤旋，落在牆頭上！

閻君雄哈哈大笑道：「廖天高，幽冥來客既然已至，你還能活得多久？老實告訴你，老夫不是閻君雄，只是他的引路使者！」

他手下齊聲叫道：「閻羅要你三更死，誰敢留你至五更！」

周圍樹木叢中倏地冉冉升起一團團的綠霧，冷月照在其上，益覺其青綠，說不出的妖異。

廖天高忙叫道：「忙退，提防霧中有

毒！」

那個自稱是閻君雄的引路使者大笑不止，一揮手，連同手下緩緩後退！

廖天高腦際靈光一現，叫道：「你果然不是閻君雄！你到底是誰？」

綠烟中傳來自羣幪臉人的聲音：「閻君雄早到你堡內，正要勾你的魂，奪你的魄！」

話音剛落，山頭上倏地响起一陣喪樂來，吹吹打打說不出的尖銳淒厲！

一個冰冷的聲音叫道：「廖天高你魂魄還不跟我來！樊千里、鄺白沙、項百勝早已等得不耐煩了！吱——」

廖天高喝道：「魑魅魍魎，下三濫之技，見不得光！老夫一命在此，有胆的便來取！裝神扮鬼，算得什麼好漢！」

綠烟在夜風中倏地散去，那夥幪面人似鬼魂般消失不見，喪樂亦戛然而止。

廖天高道：「快入內院瞧瞧！丁賢侄跟武士們仍留在崗位，事情有變，鳴鑼示警！」

話音剛落，又隱隱聽到一聲尖叫，廖天高心急如焚，雙脚微微一頓，身子忽射而去，廖子湘及樊榕年等人急跟在後，丁南山站在牆頭上游目四顧。

廖天高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目光經已瞥及廣場上那具破碎的棺木，他心頭一跳，却沒暇停下細查仍向內堂馳去！

一路上飛行無阻，只見院子內湧出一羣神態瘋狂的武士來，廖天高喝道：「發生了什麼事？」

「鬼……鬼……」武士們喉底胡胡亂叫，手舞足蹈，似不把廖天高看在眼中。

廖天高大怒：「朗朗乾坤，叫什麼鬼！眞是活見鬼！」他手掌一翻，已抓住一個武士。

那武士尖聲大叫一下，忽然口吐白沫，雙眼向上一翻，昏死過去！

廖天高更怒，手一揮把那武士拋掉，喝道：「膿包！」雙脚一頓，再度穿入暗廊掠向樹葉遮天的院子。

小院寂寂，只餘風中落葉，忽地一聲夜梟叫聲傳來，似杜鵑啼血，又似鬼哭！

廖天高心頭倏地泛起一絲不祥之念！

心中却暗道：「什麼鬼物，老夫活了一大把年紀，幾時曾見過！」心念未了，身子已穿過院子，投入內堂！

他武功比廖子湘及樊榕年等人何止高上三籌！這當兒早把他們遠遠拋在後頭。

踏入內堂廳上，只見廳上一切凌亂，空氣似乎一冷，一股淡淡的綠烟在樑上繞裊。他心頭一沉，忖道：「莫非閻君雄眞的已入內堂？」心頭一急，忍不住叫道：「承兒！承兒！」

話音未落，廂房內倏地傳來一個尖銳的驚叫聲！廖天高一聲斷喝，身形如箭，一陣風般衝入暗廊。

只見一個廂房有光透出，他只一個起落，便已立足門外。

房內又是一陣驚叫，他喝道：「什麼事鬼吼胡叫的！」目光一及。只見兒子跌坐地上，鬢髮鬍鬚全然不見，一臉黑得如同鍋底，不由驚呼一聲，問道：「承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廖承天呻吟一聲，喃喃地道：「爹……幽冥來客……鬼……活骷髏……」

廖天高勃然大怒：「承兒！你身爲一堡之主，竟敢胡言惑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還不給爲父仔細道來！」

廖承天倏地自地上跳起，叫道：「爹！是眞的，是眞的！活骷髏吃人，他口噴火燄，化作一團綠烟便不見了，你一定要相信！」

廖天高一怔，按下怒火，淡淡地道：「承兒你一定是受嚇過甚了，你去休息一會兒吧！」

廖承天兀自喃喃地道：「爹，你一定要相信！人，人是敵不過鬼的……他，他會突然間在你身前出現……你千萬要小心呀！」

聲音似哭，聽得廖天高心頭猛顫，目光一掠，生似眞的有什麼鬼怪會陡地出現般！

就在這剎那，內頭又傳來一道女人的尖呼聲，廖天高如一頭受傷的豹子般倒竄而出！

聲音發自地窖，那是廖家婦孺藏身之所，叫他如何不驚，如何不急？

他一掠之下，已出了暗廊，外面又是座小院子，這小院種滿花草，平日每至深夜，花香撲鼻，今夜撲至鼻端的却是一股淡淡的腥氣！

廖天高身子如怪鳥急飛，掠過小院，便至一棟白屋之前，他人未至，便遙發一掌，那度厚木門板，應聲裂開！人即自隙縫躥入！

手腕一翻摸出一支火摺子，迎風急幌幾下，火摺子便亮了，這把火摺子不須刀石引火，出自巧匠之手，產自西域，端的珍貴無比，平日廖天高都捨不得多用，此刻事急，再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火光之下，只見屋內小廳一切陳設如常，絲毫不亂，他一顆心才稍爲安定。倏地又一聲尖叫聲自牆後傳來，廖天高雙脚一頓，身子標前，一手拉開一個大木櫃，櫃內空空，他伸手一旋，櫃底木板倏地縮向兩旁，露出一道用鐵枝連成的鐵閘來。

鐵枝粗如蠟燭，每枝鐵枝間只有半尺空隙，火光照躍下，只見鐵閘之內是道石級，深深通往地底。

廖天高伸手一掀，鐵閘鎖住不能動，他連忙拿出鎖匙來，把鎖打開，推開鐵閘，走了入去，他藝高胆大，回身把銅鎖重新鎖好。

廖天高一手持劍，一手持火摺子，小心翼翼自石級走了下去！

只聽下面的叫聲已越來越沙啞，呼吸粗濁，遠遠已能聞及，他立時加速去勢，幾個起落已走至石級盡頭，抬頭一望，石室之內一團紅影背對着他，地上倒着不少婦孺，只一個散髮的女人蜷縮的牆角不斷地叫嚷着，這剎那，她見到廖天高似大海中遇溺的人抓到一塊木板般，哭叫道：「爹！鬼……」

廖天高冷哼一聲，道：「走到一邊去！」一揚聲，喝道：「何方鬼怪，胆敢欺到我天心堡頭上來！」說着他緩緩走前一步，長劍橫胸，以防對方突然偷襲！

那團紅影聽到大聲，轉過身來，接着抬起來，露出一顆斗大的骷髏頭來，雙眼發着綠光，鼻孔以下，全染滿了血，那情況說有多恐怖，便有多恐怖！

廖天高倒挫了一口氣，急忙强攝心神，雙眼目光灼灼瞪着對方！

那骷髏雙手一鬆，廖天高這才發覺他手上抓着一個女人，上半身衣裳盡裂，胸脯上一片血跡，臉上泛着青氣，早已沒了氣息！

廖天高目光一落，認得她是廖承天的第七個小妾，不由氣得手指發顫，運勁手臂，又再向前跨出一步！

紅衣骷髏「呵呵呵」一陣大笑。廖天高怒氣更盛，胆氣也爲之一壯，雙脚一頓，身子標前，長劍「噹」的一聲急刺而出，直取對方的胸膛！

紅衣骷髏雙袖一攏，倏地湧出一股冷森森的寒風來，吹至廖天高身上，機伶伶打了個冷顫，手中的火摺子倏地熄滅！

黑暗之中只聽「篤」的一聲，長劍刺及一物，似是對方的胸膛，他精神一振，手腕一翻，長劍一引，急削而出！

「錚」的一聲怪响，廖天高只覺長劍被什麼東西所擊，忽地蕩了開去，緊接着一股冷氣沿着劍刃自襲虎口，他心頭大悸，連忙抽劍飛退！

紅衣骷髏「呵呵呵」亂笑，廖天高怕對方偷襲，左手急幌，火摺子又再亮起。只見那東西立在他二丈之外，胸前紅衣破開一個洞來，料是剛才被自己的寶劍所刺留下的！

這剎那，一股寒氣自廖天高脚跟冒起，直透髮頂！

假如對方是人的話，爲何吃了自己一劍仍能行若沒事？剛才那股勇往直前的勇氣登時盡行洩去！

紅衣骷髏雙脚一蹬，跳前一步，雙袖一陣飛舞，廖天高只覺手上的火摺子猛的一動，便見地室之內飛舞着無數的綠火！

綠火點點，如同夏日的螢火虫，但其透露出來的氣氛却絕不相同。

紅衣骷髏那顆慘白的骨頭在綠火中不斷變顏色，眼眶中那兩股綠光却更盛了！

廖天高大叫一聲，按劍標前，長劍一招「江水滔滔」急把紅衣骷髏圍住！只見錚錚一陣亂响，長劍在紅衣骷髏身上連刺數劍！

那東西張口一吹，廖天高後退一步，火摺子倏地熄滅！他左手又是一陣急幌，火摺子再度亮起，紅衣骷髏「呵呵」一笑，再張口一吹，火摺子的火光倏地變成幽綠色。

火燄越來越盛，握手之處一片灼熱，廖天高急忙把其拋掉！

就在這剎那，紅衣骷髏一爪望其抓來，廖天高身子一偏，長劍反手削出，紅衣骷髏一跳避過，雙手一翻，掌底湧出兩股冷風！

廖天高大驚失色，飛身後退，長劍急護在胸前！

紅衣骷髏似無視鋒利的長劍，指骨把劍脊彈開，接着又是一掌拍了過去！

廖天高左掌迎起，也拍出一股凌厲的掌風！

只聽「蓬」的一聲，一陽一陰，一熱一冷的掌風撞在一起，登時四處流竄！半空中的綠火飛得更急，忽明忽暗，載沉載浮，眞似是九幽地府的景象。

廖天高掌風被對方那股陰氣所激，蹬退一步，一吸氣，只覺得一股冷氣自體外滲了入內，他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紅衣骷髏吱的一聲怪叫，雙脚一蹬，跳將過來，口角倏地湧出一股腥氣撲臉的鮮血！

鮮血濺及廖天高，他忽然五內一陣翻騰，幾乎乾嘔起來！

倏地紅衣骷髏又是一爪抓將過來！廖天高大聲一喝，長劍挾着十成眞力削出，直奔對方腰圍！

這一劍威力奇大，劍底隱生風雷，紅衣骷髏似是不敢攖其鋒，吱的叫了一聲，雙脚一曲一彈，向後蹬退一步！

廖天高胆氣一壯，長劍又再拚力刺出一劍！

這一次，紅衣骷髏偏身一閃，身子暴長，欺身直進，左手五指掏向廖天高的心房！

廖天高後退一步，左袖飛起急掃對方的臉門！

只聽一聲裂帛响起，衣袖斷裂，紅衣骷髏又再向前跳前一步！廖天高只得又再向後一退！

這當兒，廖天高只覺對方行動之間，隱帶冷風，絕不似是生人所有，更加胆戰心驚！只一忽，已連退四步！

眼看紅衣骷髏越迫越近，他長劍橫削過去！紅衣骷髏五指一撈，倏地抓住廖天高的長劍，左手五指曲起如鈎，望廖天高抓將過來！

這剎那，廖天高魂飛天外，不能自已，忍不住脫口驚呼一聲！

可是紅衣骷髏行動似是一頓，接着鬆手放開長劍，左袖一揮，袖管內湧出一大團綠烟來，只一眨眼便把他全身籠罩住！

廖天高略退兩步，長劍上下翻飛，一陣亂舞，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的劍網，潑水也難入！

也不知過了多久，廖天高只覺氣力漸衰，長劍也逐漸慢了起來，那股綠烟散退得很慢，看不清紅衣骷髏是否經已離去！

忽然廖天高耳際聽到一道鷄鳴，精神一振，忖道：「聞說那個東西天明便須回去，現在該已不在了吧！假如他仍未離去，便是生人裘扮的！」

想到此，左袖一掃，發出一股袖風，把臉前的綠烟拍散。那股綠烟吃他袖風一激，翻翻滾滾向四處湧出，二丈之內經已能視物，紅衣骷髏果然已不見！

廖天高心頭一沉，一股寒氣又再襲上心頭。「這世間眞的有鬼？莫非閻君雄死後化鬼來尋仇？」他雙脚發顫，幾乎一跤摔倒！這剎那才知道他兒子爲何會嚇成那個樣子。

綠烟終於散去七八，地窖之內視野已清，廖天高借着半空飄飛的綠火照明，拾起地上那管火摺子，迎空急幌兩下，火光亮起，這次發出的却是金黃色的，廖天高一顆心才略爲鬆下。

目光一掠，地上躺着的婦孺，仍然雙眼緊閉，牙齦緊咬不醒人事！

他長嘆一聲，拖着沉重的雙脚慢慢自石級走了上去，到得盡頭，目光落在鐵閘上，一顆心登時又向下一沉，再也無力行動！

勾魂奪魄

「爺爺，爺爺！」

廖子湘的叫聲驚醒了廖天高，他長長吸一口氣，拿出鎖匙把鐵閘打開。走出衣橱，推開橱門，只見外面站着幾個滿臉驚容的漢子，正是廖子湘、樊榕年等五人。

廖天高極力使神態恢復，輕嘆一聲，淡淡地問道：「沒事了，你們一夜沒睡，早點休息吧！」

廖子湘欲言又止地望着廖天高，廖天高目光不敢與他接觸，揮手道：「去叫你丁叔叔來，到下面把人扶出來！」

廖子湘終於忍不住問道：「爺爺，你看到了什麼東西？」

廖天高一怔，反問道：「你們看到什麼東西？」

宗明驚悸地道：「一個骷髏人！」

曲志直接道：「不是人吧？是……」

廖天高吸了一口氣。「湘兒，你慢慢說與爺爺聽！」

廖子湘道：「孫兒看到爹爹，他在洗臉，問他爺爺去了何處，他却不答，後來孫兒一想，爺爺必是來了此處，所以便偷偷跟兄弟們找來此處……」

說到此，他長長吸了一口氣，續道：「孫兒正想打開橱門，那門忽然倏然開了，接着一具身披大紅袍的骷髏飄了出來，孫兒大吃一驚，鋼劍急刺出去！

「那東西夷然不懼，任孫兒把劍刺入他胸膛，孫兒正想收劍再刺，那東西，雙袖一揮，屋子內全部爲綠烟所籠罩！

「那怪物身子突然飄起，自天窻上逃去！爺爺你說那東西到底是人還是鬼？」

廖天高心頭一跳，抬頭向上一望，只見屋頂那天窻不足一尺見方，心頭一沉，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良久才道：「不要怕，任他是鬼是人，凡事都有爺爺！快回去找你爹爹！」

衆人隨他走至廖承天書房，只見廖承天正在吩咐丁南山要他傾盡全堡之力四處搜索！

抬頭一望父親，忙道：「爹，你沒事吧？」

廖天高沒好氣地道：「爲父若是有事還能回來麼？南山，你立即下去地下室，把裏面的人扶出來，未醒的把她們救醒，受傷的叫歐陽大夫替他們敷藥！」

丁南山應了一聲，連忙去料理一切。

廖承天忙道：「爹，她們沒事吧？」

廖天高苦笑一聲，道：「爲父也不甚了了，不過清菊却是不行的了！」

清菊是廖承天最爲寵愛的小妾，他聽後不由跳了起來，叫道：「她是如何死的？孩兒去看看！」

「站住！」廖天高喝道：「她是讓那東西吃掉的，焉能還活？你何必去看！」

廖承天如兔子般跳了起來，沙聲叫道：「清菊是讓它吃掉的？爹，你見到那鬼物了？孩兒沒有騙你吧？」

廖天高一顆心亦是怦怦亂跳，不過他畢竟是個八十多歲的老人了，比較能沉得住氣，頓了一頓，道：「是見着了！那東西也的確十分邪門！爲父跟他打了一架，眼看即將遇難，鷄鳴聲傳來，那東西便不見了！」

此言一出，連一向胆大包天的樊榕年亦是臉白如雪，半句話說不出來。

廖承天曾經歷過，更是臉無人色，良久，才道：「爹，不如派人去找個道士來吧！」

廖天高想了一下，點頭道：「也好，此刻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今夜也不必再把婦孺困在地下室內了，那道鐵閘根本阻擋不住它！」

廖承天急忙出去吩咐一個武士入城聘請大法師回來捉鬼。

此刻堡內大人全都知道昨夜來了鬼物，吃掉兩個女人，一時之間，當眞是惶惶不可終日。

丁南山不曾親眼見過，是以他胆仍未喪，率着一隊武士在堡內四處搜索起來，幾乎把每個地方都踏遍，那裏有什麼怪物的踪影？

累了半天，日頭正中，陽氣大盛，衆人才略爲安定下來。

廖天高東手無策，便叫兒孫等人去書房內打坐調息養神，以免晚上又沒覺睡。

晌午過後，家人才來催促吃飯，衆人經一陣調息，精神盡皆恢復，出到書房，走至偏廳，只見廳外滿地金黃，樹葉青蒼，乾坤朗朗，心頭均是一鬆！

日與夜差別竟然如此之大，衆人此刻有隔世爲人之感。

桌上菜餚雖然豐盛，美酒飄香，但有誰能放懷享用？

樊榕年眉頭輕輕一皺，抓起酒罈爲各人斟了一盞，道：「不管那東西是何物變的，也不管今夜情況又會變成什麼樣子，此刻有飯當須吃，有酒當須喝！就算死，做個飽鬼，總比做餓鬼好吧！」

宗明道：「大哥這句話倒不錯！何必憂心忡忡？假如害怕的話，不如搬離天心堡！」

這句話份量頗重，廖家父子雖然心中害怕，但威嚴所在，總不能宣之於口，此刻讓宗明如此一說，都是老臉一熱。廖天高輕咳一聲，道：「娃兒們，咱們一齊喝一杯吧！」

衆人舉杯，一口把酒喝乾。廖天高又道：「老夫今年已八十多歲，早過古稀之年，還有什麼好怕？怕的只是爲了老夫一人，連累了別人喪命而已！」

廖承天接道：「爹，依孩兒之見，等下不如先把婦孺送下山吧！」

廖天高一拍腦門，叫道：「老夫眞是越老越糊塗，竟連這一點也想不到。承兒，湘兒，還有你們這幾個娃兒們，吃了飯都與老夫滾下山去。」

廖承天忙道：「那麼爹你呢？」

「爲父當然留下來！」

「這可使不得！」

廖子湘亦接道：「爺爺若不下山，孩兒亦決定留下來陪你！」

廖天高苦笑道：「陪爺爺送死？」

樊榕年道：「爺爺何必氣沮？假如那怪物眞的是鬼，等下便有道士來收服他，若是人扮的，則咱們多一個人便多一分力量！」

廖天高沉吟了一陣，終於點頭道：「你們可得答應老夫一件事，否則便趁早下

山去吧！」

廖子湘急問：「爺爺有什麼條件快說來聽聽，孫兒等一定答應！」

廖天高深深看他一眼，沉聲道：「若果那東西確是鬼魂，若無老夫的命令，你們都不可出手，以免惹來無謂的犧牲！」

衆人明知若不答應，廖天高絕不干休，便先後點頭應允。

吃飯後，廖承天急忙去料理家人下山到親戚家暫住的事宜，廖子湘却叫武士準備一些木材，準備道士到後，可以盡早搭一座法壇！

日落之前，那個到許昌去請法師的武士帶着兩個相貌堂堂，一臉正氣的道士回來了，使廖天高詫異的是，後面還跟着一個白髯飄飛的老漢。

定睛一望，依稀認得是故舊之友，却不敢上前相認，只聽孫兒朝那老漢叫了聲古前輩，他才猛地走前幾步，緊緊握住那老漢，叫道：「古老弟還記得我這個老哥哥麼？」

古逸飄笑道：「如何不記得？你老兄三十年來，容顏絲毫不變，若認不出，小弟豈不白活！小弟來得冒昧，只怕老哥哥不甚歡迎！」

「老弟說那裏的話來着，老夫是這種人麼？」廖天高忽地長嘆一聲，道：「只是老弟這次來得確是不甚合時！」

古逸飄見他眉宇間憂患重重，不由訝然地道：「剛才小弟在許昌城內見貴堡一個武士四處向人打探那裏有法術高强的道士，小弟忍不住趨前問他，他言詞閃鑠，吞吞吐吐，不肯直言相告，所以跟着他上來看看，二來咱哥兒們順便敍敍舊！天高兄，貴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廖天高長嘆一聲：「老弟莫急，且跟老夫到書房再慢慢說！」

古逸飄見樊榕年等兄弟亦在堡內，便含笑跟他們點頭打招呼，不一忽便到了廖天高的書房，兩人分頭坐下。

廖天高的書房跟廖承天的只隔一堵牆，丫頭送上了香茗，便匆匆退了出去。

古逸飄呷了一口茶，讚道：「天高兄在山上納福，料不到還學了一手烹茶術，比之江南的管一見只怕相差無幾矣！」

「管一見，老夫雖蟄居山上，仍不時聽到此人的名頭及事蹟，聽說他是衙門內的一個捕頭，你跟他很熟麼？」

「也不太熟，小弟只是跟另一個神捕沈鷹較熟而已，他兩人時有來往，連帶小弟也曾有幸品嚐過管一見所烹之茶！武林中尊他是第一個品茶大師！」

「如此雅人，可惜老夫無緣一見！」

古逸飄見他仍不說及正題，忍不住問道：「天高兄，貴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竟然要請法師回來施法，難道……」

廖天高長嘆一聲：「古老弟，其實你又何必來送死！」

古逸飄詫異地跳了起來：「什麼？小弟來送死？」一頓，不由笑道：「是什麼大魔頭令你如此害怕？小弟就不信偪上貴堡之力，加上小弟還有什麼人能够抵擋得住！」

「可惜他不是人，假如他是人老夫又何必去請法師回來？」

古逸飄這才吃了一驚，澀聲問道：「貴堡最近鬧鬼？這個這個……天高兄你也相信這種子烏虛有之事？」

「不是最近鬧鬼，而是昨夜！在此之前老夫也絕不相信世間有鬼，但親眼所見，難道還有假的？」廖天高又長嘆了一聲：「你知道那隻鬼是誰麼？幽冥來客！」

「幽冥來客？」古逸飄驚呼一聲。

「老弟，你還記得四十多年前，咱們在木廟嶺迫死閻君雄之事？」

古逸飄臉色一變，驚呼道：「這件事小弟怎會忘記？難道鬼魂是他？」

「正是，如今他要來索命！千里兄已被他殺死了！」

古逸飄心頭又是一跳：「千里兄是讓他殺死的？」

「必是無疑！」

話音剛落，下人已在催促吃晚飯。廖天高道：「無論如何，今日咱們老朋友見面，少說也得喝上三大盃！」

古逸飄心中却不斷在琢磨廖天高的話，晚飯之後，那兩個法師便吩咐武士立即趕搭一座六尺高的法壇。

那些武士早把一切準備就緒，不消一個時辰，便把法壇搭好，法師換上道袍，擺上香案，取出一切應用之物，焚起香來準備作法。

古逸飄拉着廖天高返回書房，叫廖天高把昨夜的情況告訴他，廖天高經不起他苦求，只好把經過簡略說了一遍。

不久，初更的梆子聲便傳了過來，接着便是一陣陣的招魂鈴的响聲。

深秋夜風越來越勁，院子內的大樹在風中婆娑，樹葉沙沙亂响，加上那陣陣的鈴聲，隨風飄送的咒語，廖天高一顆心又再揪緊。

廖承天不斷走過來探視，廖天高道：「你們且坐一陣，待老夫出去看看！」

樊榕年道：「大家一齊去看，就算收不到那隻鬼東西，也好替法師壯胆！」

衆人皆道善，於是魚貫走出暗廊，穿過院子，繞開大殿堂，沿着圍牆邊的小路，走向廣場。

只見廣場正中那座法壇上，香烟騰空，兩個法師一手握着招魂鈴不停地搖幌着，一手抓着桃木劍，喃喃唸咒。那些武士遠遠站在四周，探頭探腦地望着。

忽見一個法師把一碗白米望空一撒，張口噴出一口酒來，那酒飛過香燭，立即焚燒，飛起一團火燄。

另一個法師桃木劍插着一張符咒，手臂一抬，桃木劍伸入火燄中，符咒登時也燒着了！

「寃鬼閻君雄還不給本道現出身來，各方天兵天將速速聽令，速把閻君雄的寃魂拘來壇前，疾！」

法師話音剛落，只見半空爆開一團綠烟，烟中有紅影翻騰，不時發出吱吱的叫聲。

綠雲冉冉降下，紅影也着下地來，轉了一個身，抬頭亮相，正是那隻活骷髏。

那兩個法師見此情景顯亦吃了一驚，急又焚了一道符，喝道：「閻君雄快給本道爺跪下！」

這兩個法師的道行果然高深，令畢便見活骷髏「篤」地一聲，直挺挺地跪在地上。

四周的武士以及廖家三代，樊榕年等人，甚至是那兩個法師，至此一顆心才逐漸安定下來。

另一個法師又急焚一道符，桃木劍一揮，喝道：「閻君雄，你若有冤情可向閻君雄伸訴，不得胡亂到陽間現身嚇人！」

紅衣骷髏在綠烟中蹲在地上跳了幾下，口中吱吱亂叫，看樣子似是甚爲不服。

法師臉色一變，把一碗白米高高擧起，喝道：「閻君雄，速速回歸地府，不得有誤！」

「吱——」紅衣骷髏又是一聲大叫，雙眼綠光大盛，幾番欲自地上站立起來。

那兩個法師甚爲驚慌，喝道：「天兵天將何在？速把閻君雄拘回地府！」一個法師又忙焚了一道符，可是冷月清清，夜空漆黑，那裏有天兵天將之踪影？

紅衣骷髏突然「呵呵呵」地大笑起來，笑得全身發抖，渾身上下的骨頭都似碰在一起，發出「吱吱」的磨動聲，那聲音令人聽了立起一陣鷄皮疙瘩。

法師大驚，桃木劍一引，急喝道：「雷公電母何在！」張口在燭上吹了一口氣，火燄立即噴出，暴喝一聲「疾！」手腕一翻，把碗中的白米望紅衣骷髏洒過去。

紅衣骷髏怪叫一聲，兩掌一翻，倏地發出兩股陰風！

陰風過處，不但把白米反擊過去，而且連蠟燭之火也吹熄！

廖天高叫道：「不好！這孽畜道行高强，那兩個法師只怕凶多吉少了！」

話音未落，紅衣骷髏已自地上竄起，再拍兩掌，那兩個法師立即自法壇上骨轆轤滾了下來。

古逸飄抽出寶刀疾撲過去，喝道：「什麼妖魔鬼怪，且吃老夫一刀！」

紅衣骷髏左衣袖一揮，一股冷風疾湧而出，迎向古逸飄，右袖緊接着掠出，却湧出一股濃密的綠烟！

綠烟擴散極快，眨眼便把古逸飄及紅衣骷髏盡皆籠罩住。

廖天高及樊榕年見古逸飄情勢危急，連忙抽出兵器急衝過去。

「呵呵呵」一陣嘶啞難聽的笑聲中，綠烟翻滾，一團紅影自綠烟中竄起，似天馬行空般掠向內堂！

廖天高喝道：「强寇莫追，且先把法師救醒爲止！」兩個起落，已掠至一個法師身旁，伸手一探，全身冰冷，早已沒了氣息！

廖天高心頭一沉，再至另一個法師身旁探了一下，也已身亡多時。廖天高心頭惘然，怔怔地站着，雙眼瞪着在風中滾騰的綠烟，忽然之間，感到生命之可貴。

誰說「生有何歡，死有何懼」的？說這話的，往往是未面臨死神的威脅，才有此壯語！

「天高兄！」古逸飄奔前叫了他一聲：「那孽障已逃往內堂，咱們怎辦？」

話音剛落，內堂突然傳來一道驚恐欲絕的尖呼聲。

廖天高心頭一震，霍然一醒，喝道：「今日是有他無我！」雙脚一頓，身子如箭急掠而去！

古逸飄急道：「天高兄，請等小弟一下！」

廖承天父子及樊榕年等人亦相繼跟着奔向內堂。

廖天高穿過院子，只見地上倒着一個武士，喉管仍冒着血珠，他知道必是那個紅衣骷髏所爲，去勢不由一慢。

「鬼……鬼！」那個武士上身突然自地上直了起來，喉中含糊地哼了一句，倒把廖天高嚇了一跳，他連忙轉頭望去，那武士又「砰」的一聲，跌倒地上，寂然不動。

抬頭一望，忽覺樹叢中似仍有一綫淡淡的綠烟。

一陣凌亂的脚步聲傳來，却是廖承天，古逸飄等人趕到，步履聲把樹上的宿鳥驚醒，「呱呱」一聲亂叫，撲翅振翼騰空飛起。

廖天高雙脚又是一頓，急掠進內堂，火摺子光芒下，只見小廳一切陳設井井有條，那東西似沒潛入來，廖天高心頭略爲放心。

衆人魚貫走入裏面，廖天高推開一道房門，裏面亦是一切正常，衆人暗中噓了一口氣，齊把各房的房門推開查視，全沒所見。

鬧了半夜，衆人都有點筋疲力倦的感覺，廖天高長嘆一聲：「那東西今夜大概不會來了，你們都去休息吧！」

廖承天忽道：「爹，咱們坐在一起，待鷄鳴之後才分開！」

廖天高頷首道：「也好！」

古逸飄詫然問道：「爲何要等鷄鳴之後才分開？」

廖承天輕咳一聲：「傳說中那種東西，鷄鳴之後必須返回原來之處！」

「假如那東西是人扮的呢？」

「若是人扮的，咱們再不濟也可以擋得三二十招，那時候其他人亦都已能自附近趕到了，危險程度便不大！」

古逸飄點頭道：「有道理！」

說音剛落，窗隙中突然透出一縷似烟非烟的綠霧來。

宗明尖叫一聲：「不好，又來了！」

廖天高凌空打了一記「劈空掌」，那扇窗子突然「蓬」的一聲碎裂彈開！

古逸飄寶刀一挽，身子竄起，穿窗而出。

廖天高喝道：「老弟小心！」急跟而去。

窗外是條甬道，甬道上只有綠烟飛舞，却無人影。一陣夜風吹來，綠烟的形狀忽然變化起來，一忽變成張牙舞爪的獅子，一忽又變成形狀恐怖的妖魔鬼怪。接着又向羣豪飛過來。

衆人倏地覺得心底寒氣直冒，恨不得趕快天明！

古逸飄抬頭一望，又見半空的綠烟越來越濃，叫道：「在屋頂！」身子如大鳥般飛起，喝道：「閻君雄，古逸飄在此，當年殺死你的，也有老夫的份兒，你有胆便把老夫的魂魄勾去吧！」

廖天高怕他有失，也不作勢，身子便自躍上屋頂。

到了屋頂，古逸飄才發現綠烟是自院子中的一棵大樹透出來的！他身子急掠，疾馳過去，衆人連忙拔足而追。

剛到樹下，綠烟又淡，在大殿堂後却

又噴出一股濃烟，衆人又奔至大殿堂，燈燭齊明之下，搜了一遍，却找不到什麼東西。

這一陣急馳，使羣豪更加疲憊不堪，返到內堂，鷄鳴聲剛好傳將過來，衆人這才長長地鬆了一口氣。

廖天高道：「如今沒事了，大家快去睡一覺，提防今夜他再來！」

廖家房舍星羅棋佈，要招呼幾個客人歇宿，實是易同反掌，廖天高送各人回房之後，自己才返回房中休息。

他解下外衣躺在床上，忽有所覺急忙抽出枕頭下的長劍，騰空而起，半空中長劍如風刺出！

只聽「鳴」的一聲怪叫，樑上跌下一物，定睛一望，却是一頭黑貓。低聲罵道：「連這畜生也敢欺我！」

隣室的曲志直聞聲急問道：「老堡主，發生了什麼事？」

廖天高道：「沒什麼事，是一隻貓，睡吧，天快亮了！」

他重新躺落床，不一忽，便昏昏沉沉睡着了。

衣橱門隙突然透出一股白烟，白烟不濃，却散佈在床上……

曲志直躺在床上，心頭震動，那裏睡得着？躺了一陣，他忽然覺得奇怪：「怎地鷄鳴了一陣，天還未亮？」心中越來越覺得蹊蹺，更加了沒睡意。

驀地，他覺得廖天高房中似有點聲音，不由輕聲叫道：「老堡主，老堡主！」

沒有應聲，他心頭一陣大震，取出雙槍出房，輕輕走至廖天高房外細聽一陣，

沈鷹上山

自走廊奔過去，第一個是古逸飄，第二個是樊榕年，第三個才是廖承天！

古逸飄一眼望見癱軟在地上的曲志直，心頭一沉，急叫道：「天高兄，天高兄！」寶刀護頂，衝入廖天高房內！

目光一及，只見床上伏着一團黑影，黑暗中看不清楚，忙道：「趕快掌燈！」

廖承天雙手發顫，點燃了一支火摺子，走前一望，不由心胆俱裂，急叫道：「爹——」

古逸飄把被子拉開，火光下只見廖天高臉上浮現着一個僵硬的表現，似笑非笑，又像安樂，說不出的詭異。

喉上露出一個血洞，牙痕深深，洞口血沫一片狼藉。伸手一探，早已沒了氣息，全身上下無處不冷，似在冰天雪地之中，睡了一天一夜！

樊榕年借着火摺子之光，認出伏倒地上的屍首正是自己的結義弟弟，心頭亦是一陣狂跳，見他死狀極慘不由悲呼起來。

這時候，廖子湘及宗明等人才聞聲趕過來，見此情景心頭也都是一陣狂跳！

樊榕年抬頭四處張望起來，見窗戶緊閉，室內佈置亦甚簡單，只有一張小書桌，一個書櫃，一個衣橱。那衣橱體積極大，頗異尋常，他心頭大奇，忍不住把橱門拉開一望。橱內掛着有五六襲廖天高的衣服，顯得十分空洞，伸手到裏面撥了一陣，毫無所得，他重新把橱門關起。

廖承天及廖子湘撫屍大慟，古逸飄跟樊榕年一樣，目光四處游移，心中不斷忖道：「窗子緊閉，那東西從何而來？若說是由房門進來，爲何咱們不曾發覺？」

想到此，後背冒出一陣冷汗，暗叫道：「莫非這世間眞的有鬼？」腦海立即浮上昨夜紅衣骷髏跟兩法師鬥法的情景，更加相信了幾分。

可是他立即又想到另一個問題：「傳說那種東西鷄鳴之後，必定隱去，爲何他反而在鷄鳴之後才出來作祟？」心中泛起幾分疑念。

正在沉思間，忽又傳來一陣鷄鳴聲，他猛地抬頭一望，窗外尚未亮，心頭一跳，叫道：「剛才天還未亮，怎地便有鷄鳴聲？」

衆人都一愣，半晌，金顧城才道：「也許剛才那道鷄鳴，是那東西施的妖法，目的只是爲了麻痺咱們！」

衆人覺得此語甚有道理，心頭更驚。

樊榕年道：「房內毫沒打鬥的痕跡，也是使人奇怪！」

宗明道：「看來廖堡主是在夢中被那怪物所害！」

古逸飄搖頭道：「天亮兄武功比老朽猶勝一籌，不論睡得如何沉，只要一經人偸襲必會驚醒，豈有任人吸血之理！」

金顧城臉色大變，沙着聲道：「莫非它又使了什麼妖法不成？」

廖承天悲嘆一聲，道：「必是如此，否則那東西又如何進入房內？須知走廊地上舖上木板，若要由外進入，必會發出什麼聲响來！」

樊榕年叫道：「那東西必是由走廊走

進來，然後推開房門去暗害老堡主的，我四弟料是聽到什麼聲响，所以暗中起床走過來探看，不料也遭了毒手。」

衆人立即沉思起來，過了半晌，古逸飄搖頭道：「假如他聽到什麼異聲，爲何不發聲高呼。」

樊榕年不由默然，衆人挖空心思想了好一陣，都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廖承天道：「諸位請到大廳吧，廖某還得叫人料理家父的後事。」

古逸飄道：「且慢，廖堡主，老朽有幾句話想跟堡主商量一下，未知堡主肯借一步到貴屋去麼？」

衆人都是一怔，廖承天亦是十分詫異，問道：「古大俠有話不能在此說麼？」

古逸飄看了衆人一眼，道：「也無不可，老朽想問堡主一句話，你是否完全相信，那怪物是閻君雄的鬼魂來索命？」

廖承天反問道：「古大俠又認爲如何？難道你不相信？」

古逸飄苦笑一聲。「老朽何嘗不信，只是心中還有點奇怪。」一頓又道：「假如說那怪物眞的是閻君雄的鬼魂，而又眞的是寃魂不息，爲何要在四十餘年後的今天出來報仇索命？」

樊榕年擊掌道：「有理！」

廖承天苦笑道：「如此古大俠尚懷疑那是人扮的了？假如是人扮的，試問誰能自一尺見方的天窻鑽出去？更如何由半尺空隙的鐵閘鑽出來？須知那地下室絕沒第二個出口。

「還有，天下間有誰能以血肉之軀，抵擋得住家父的一劍？雖說吸食人血不是未曾聞過，但袖底能噴出鬼火，舉手投足之間能令火摺子變色，廖某年紀雖已不小，却從未所聞。」

古逸飄道：「老朽若能答你所問，亦不須再跟你商量了。」

廖承天一怔。「不知古大俠欲跟廖某商量什麼事？」

「老朽且再問堡主一句，你想不想放棄天心堡？」

廖承天嚼然道：「若易位而處，只怕古大俠亦不想放棄，只不過有時候一些事情會令人無可奈何，不知古大俠有何善策，不想放棄敝堡，又能如何？」

古逸飄道：「假如堡主不欲放棄天心堡的，老朽建議你請沈鷹來調查一下！」

「沈鷹？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他能捉鬼乎？」

「沈鷹不懂捉鬼，不過他心思縝密，目光如炬，也許能看出這件疑案的眞相——剛才老朽所說的疑點。」

「若果那怪物的確是閻君雄的鬼魂，會如何？」

古逸飄苦笑一聲道：「如此則連沈老鷹也要束手無策了！希望那只是生人裝扮的。」

「廖某何嘗不如此希望！」廖承天沉吟了一陣，道：「此事倒可慢慢才計較，廖某先得把先父的遺體處理一下！」

古逸飄道：「假如堡主有意請沈鷹調查，便請不要移動令尊的遺體，也許他能由此看出些蛛絲馬跡來！」

廖承天說道：「若等到沈鷹到此，不但先父遺體已臭，甚至連敝堡也成了鬼域了。」

古逸飄道：「沈鷹如今正在許昌，如果堡主決定聘請他來此調查，老朽立即下山去找他，日落之前便必定能够回來。」

廖承天沉吟了一陣，問道：「不知酬金需要若干，假如調查後證明那的確是閻君雄的鬼魂，酬金又如何計算？」

「這一點只能由沈鷹答覆你了。」

「好吧，如此便請古大俠你辛苦一趟了。」

古逸飄笑道：「老朽有一部份是爲了自己呢，假若那怪物確是閻君雄的鬼魂，他下一個要索取的，便是老朽，諸位，老朽走了。」

「湘兒，送古大俠下山，替他準備兩匹最好的長程健馬，」廖承天道：「其他的請跟廖某出大廳。」

廖子湘應了一聲，隨古逸飄之後而去，廖承天又吩咐武士把內堂守住，外人未得許可不准進入。

出了廳，只見廣場上空無一人，只餘那兩個法師的屍體，以及破碎的法壇。

樊榕年走下大廳台階，上前查看法師的屍體。此刻，天已大亮，陽光自圍牆上瀉了下來，映在屍首上，只見硬板的臉目泛着一層淡淡的青氣。

宗明胆子較大，也跟下來查看，其他人也紛紛走過去，樊榕年抽出鋼刀來，輕輕在法師屍體上一拉，只聽「嗤」的一聲輕响，道袍當中裂開露出瘦癟的軀體來。

胸膛上沒有傷痕，却隱隱似有一層青氣，樊榕年伸出手掌在胸上輕輕一觸，只覺屍骸冰寒如水，跟廖天高倒沒兩樣。

廖承天輕嘆一聲：「樊賢侄，你別再查了，留下現狀讓沈鷹來鑑別！」

樊榕年不服氣地道：「沈鷹難道非人是神？他可是能人之不能？」

廖承天笑道：「廖某雖然未曾見過他，但能當上江北總捕頭的，料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小侄却碰過不少浪得虛名的捕頭，簡直是浪費公帑！」

廖承天笑着道：「能够跟江南總捕頭管一見聯手殺死『唯我尊』的人，更不會是浪得虛名之輩！是否如此，今夜當能知道！」

衆人吃了早餐之後，都呆呆地坐在大廳之內想着心事，有幾個武士走來向廖承天請辭，廖承天亦不作强挽，這消息傳出之後，竟跑了大半，丁南山十分氣惱，幸而留下來的還有百餘人。也幸好幾個燒火煮飯的下人沒人離開，才不用爲三餐而担憂。

好不容易才等到下午，眼看申時將過，才見山下馳來三匹健馬，不一刻，那三人便翻上山頭望堡門走來，丁南山認得前頭那人是古逸飄，便叫手下把堡門打開。

廖承天連忙帶着兒子走下台階，迎於廣場中，樊榕年等人亦想一睹這位名震江北的神捕的風采。

古逸飄道：「堡主，這位便是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沈神捕，這位是他手下愛將司馬城！」

廖承天急拱手道：「素仰大名，如雷貫耳，請神捕入廳。」

沈鷹淡淡地道：「天心堡之名沈某亦

祭。去撲士道法作法個兩向人髏骷，上壇

是久仰了，惜無機會拜訪堡主及老堡主！」說着目光四處一掠。

衆人見他相貌平平無奇，似是個鄉下的莊稼漢，都有點失望。

沈鷹也不理會，低頭跟着廖承天入廳。丫頭立即捧上香茗。

廖承天道：「神捕大概已知道敝堡所發生的事？」

沈鷹道：「剛才老古已告訴老夫了，不知堡主是否相信老夫？」

「你認爲那怪物是人裝扮的？」

「如今言之還早，假如那怪物果眞是鬼魂，老夫分文不收，假如是生人裝扮的，老夫要你付五萬兩銀子，若要老夫動手擒他酬金另加！」

廖承天沉吟了一下，道：「五萬兩銀子敝堡還付得起，就請神捕代勞一下吧！」回頭道：「湘兒，快吩咐廚房把酒菜送上來！」

沈鷹抽出烟桿，裝了一鍋烟，敲着刀石把烟點燃，深深吸了一口，道：「趕現在日還未落，老夫想請堡主帶我到四周走一遍！」

廖承天欣然答應，樊榕年等人亦跟在他背後，一行人便在堡內各處走了一遍，待得返回大廳，天色經已黑了，廳中點起蠟燭，下人們把酒菜送了上來，廖承天請沈鷹坐在上首。

沈鷹也不推辭，大剌剌坐了下去，樊榕年等人心頭都不甚舒服。

沈鷹不是個多話的人，司馬城更加沉默，若無必要絕不開口。

這頓飯頗有吃悶飯喝悶酒之感。

沈鷹吃了飯，抽了一鍋烟，淡淡地道：「請堡主派人把那兩個法師的屍體送到廳來！」

廖承天立即向旁邊的武士交代幾句，一忽，那兩具屍體便移至大廳地上。

沈鷹又裝了一鍋烟，悠悠地吸着，却不去查看屍體，問道：「昨晚這兩個法師遇害時，是誰發覺的？」

廖承天道：「席上之人，個個親眼看到！」

「請把情況說一遍。」

樊榕年望了他一眼，沈鷹亦正抬眼望他，樊榕年心頭一凜，忖道：「這禿鷹目光好生凌厲！」便清一清喉管把當時的情況看了一遍。

沈鷹待他說後，才走至屍前檢驗起來，看了一陣，道：「放血看看！」

司馬城立即取出一柄小刀，把一個法師的手臂剖開一道傷口，雙手一分，露出臂上的肌肉骨頭來，血經已凝固，却仍看出是紅色的，骨頭也是雪白的。

沈鷹目中露出一絲迷惘之色，長身道：「再去檢驗一下老堡主的屍骸！」

廖承天忙道：「請神捕跟廖某來！」說罷連忙叫人提燈引路。

衆人都跟在後面走向內堂。

疑雲難釋

在院子裏，寒風撲臉，樹上的落葉更急。

羣豪走落院子，心頭突然又興起一絲恐懼感，生怕那隻怪物會自樹上撲下來。

沈鷹腰桿挺得筆直，脚步不徐不疾，抓着閃着火光的烟桿，不時拿到咀邊抽吸，神態極爲鎮定，司馬城默默跟在他背後，低頭疾行；反而走在最前頭的廖承天不時回頭張望。

沈鷹手掌在烟桿上一拍，彈出烟灰，快步走前一步，與廖承天並肩而行。

院子內雖有武士，都是四人一組，緊貼而行，比面臨强敵更爲緊張。

樹枝上掛了不少氣死風燈，燈籠在風中不斷飄搖，投影四處亂竄，益增恐怖氣氛。

那道院子並不大，此刻在衆人的心目中，却似有十里八里般遙遠，好不容易才走入內院的小廳。

小廳上燭火輝煌，光如白晝，堡內武士們分隊守在廳內，各人均是滿臉緊張，刀出鞘，箭上弦。

廖承天問道：「可有人進來過？」

一個武士道：「堡主放心，沒人進來過！」

廖承天伸手在桌上拿起一座燭台走入暗廊，衆人隨之而入。

走廊上三步一崗，每個武士都是一手執火把，一手執刀，挺腰凹腹而立。廖志天十分滿意。

廖天高仍然直挺挺地臥在床上，脖上的血早已乾涸，沈鷹接過燭台，低頭細看起來，只見廖天高臉上也如那兩個法師一樣，泛起一層淡淡的青氣，嘴唇黑紫，但血液又沒有中毒的現象。

沈鷹伸出一隻手指在屍體上輕輕戮將起來，肌肉僵硬，毫沒彈性，他眉頭輕輕一皺，轉過身來，游目四望。

衆人都靜靜地望着他，樊榕年忍不住問道：「老堡主是如何死的？」

沈鷹輕哼一聲：「假如事情如此簡單，你們又何必把老夫找來？」

話音未落，忽聽外面傳來一道驚呼聲，沈鷹身子一翻，自窗戶倒飛出去！

窗外是圍牆邊的一條闊大的通道，那叫聲一起即止，但堡內的武士經已慌亂起來，步履聲此起彼落。

沈鷹脚尖在通道上一點，凌空轉身向小院急掠過去，廖承天人亦不慢，魚貫穿窗追出。

沈鷹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幾個起落已投身在院子中，抬眼一望，一切正常，他氣也不緩，又向堡前的廣場馳去。

再幾個起落，已射入大廳，抬頭一看，廣場上一片凌亂，火把風燈熄了大半，夜風似乎吹來了一縷綠烟，丁南山大聲叫道：「所有武士各就各位，不可亂動！」

沈鷹躍落台階，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丁南山叫道：「那怪物又出現了，攝走一個武士！」

「往那裏逃去？」

「翻出圍牆！」

沈鷹雙脚稍稍一頓，躍上圍牆，舉目四望，空山寂寂，不見絲毫影子。

再轉頭一看，院子中又有一縷綠烟飛起，他立即沿着圍牆奔去，廖承天及司馬城等人見狀也隨即回身向內跑去。

沈鷹見綠烟發自一棵大樹，飛掠起來，射向樹上，半空已把烟桿抽握手上，斜伸於前。

人未至，烟桿先到，猛然一掃，落葉紛紛，却不見有什麼事物藏在樹上，正想飛身躍下，忽聽武士們叫道：「在這裏，在這裏！」

沈鷹拉開樹枝一望，果見對面那棵樹上立着一具骷髏，大紅袍在夜風中飄飛，雙脚立在樹枝上，兩隻掌骨擧起作撲人狀，袖管中不斷飄出綠烟。

沈鷹心頭一震，見那怪物露出於衣衫之外的頭、手、脚全都是白皚皚的骨頭，不由吃了一驚，若說生人有此情況，未免匪夷所思。

他吸了一口氣，脚底一沉，借着樹枝的彈力飛射過去！

人在半空，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身子略沉之後，又再騰起，眼看即將到達那棵樹前，紅衣骷髏左袖突然一揮，一股冷森森的晚風挾着濃密的綠烟，倏地撲出飛向沈鷹的胸膛！

沈鷹怕綠烟有毒，一個跟斗栽落地上，雙脚一頓，身子再度飛起，這次他左掌早已蘊力待發。

不料紅衣骷髏身子突然自另一頭飛下去，沈鷹左掌一拍，一股掌風洶湧而出。那些樹枝吃掌風一擊，刷刷亂搖。

紅衣骷髏背對沈鷹，相隔兩丈，看也不看對方一眼，飛落地上。

此刻廖承天、司馬城及樊榕年等三人已首先衝至，樊榕年驟悍異常，鋼刀一挽，大喝一聲，望紅衣骷髏頭上斬去！

紅衣骷髏「吱」地一叫，左手一迎，擊出一股陰風，急吹樊榕年的臉門。

樊榕年頭一低，鋼刀改劈對方胸膛！

紅衣骷髏避也不避，右爪反抓對方臉門！

「噗」的一聲，鋼刀砍在紅衣骷髏胸膛上！紅衣骷髏去勢雖微微一滯，但似不曾受損，右爪仍望樊榕年插去！

廖承天長劍一削，「格」的一聲，砍在紅衣骷髏腕骨上，樊榕年趁勢伏地讓開，背後早出了一陣冷汗。

司馬城出手雖然稍慢一分，但他家傳的「百家神拳」獨步一方，右掌蓄勁隔空打出一拳，暴風貶眼即至！

紅衣骷髏衣袖一捲把拳風御去，右掌一翻，望廖承天發出一股陰風。

廖承天揮劍急退，紅衣骷髏陰風斂去，一股濃密的綠烟速即飛出，把身體團團圍住！

司馬城左掌跟着搗出，拳風投入綠烟中，如泥牛入海，竟無反應！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却在一瞬間完成！

這刹那，沈鷹才自樹上躍將下來，左掌猛然一拍，右手烟桿望樹後掃去！

只聽「吱」地一聲，一團紅影衝天而起，半空立即佈滿綠烟！

沈鷹目光如炬，他雙脚一蹬，急退而去！

綠烟突然佈滿小院，在樹枝叢中飄盪，沈鷹見左方一株大樹附近的綠烟濃密，凌空劈出一股掌風，人隨掌進，投入綠烟中！

只見綠烟翻滾不已，廖承天等人手持武器，站在四周戒備，不一忽，便見沈鷹自綠烟中跳了出來。

古逸飄問道：「老鷹，那怪物呢？」

沈鷹臉色沉穆，搖頭道：「看不到！快散開來找一找！」說罷標前幾步，躍上圍牆，居高臨下，游目四望。

目光所及，全是綠幽幽的烟霧，風燈閃爍其中，似鬼火般，使人不寒而慄！

衆人在院子中散開搜索，却毫沒所得。沈鷹雙脚一頓，躍上大殿屋頂，借着稀淡的綠光，目光一瞥，便見屋頂上躺着一具屍骸，他取出火摺子，敲動刀石把其點亮，目光再落，便自服飾上認出那屍體是堡內的武士。

蹲下細看，頸側牙痕殷然，似被人噬了一口，頸旁血跡已乾，伸手在其臉上一摸，入手冰凉，已死去多時。

「請丁總管上來一下！」

廖承天及古逸飄聽見叫聲，急忙躍上

屋頂查視，不久丁南山應聲自前堡趕了上來。

沈鷹道：「請丁總管認一認，這個武士可是剛才被那骷髏攝走的麼？」

丁南山臉色一變，不假思索地道：「正是他！」

沈鷹道：「把他抬下去！」長身而起，轉身望向院子，綠烟已被夜風吹散，視野漸清，那裏還有紅衣骷髏的影子？

羣豪飛身下殿，都有點意興闌珊，料不到衆目睽睽之下，加上羣豪環伺，仍被那怪物從容遁去！

沈鷹四處望了一下，輕聲問廖承天道：「請問堡主，貴堡是否有地道通往堡外呢？」

廖承天微微一怔，道：「敝堡並無任何地道之設！」

沈鷹不由沉吟了一下，便走回內堂坐在書房的一張高背椅上沉思起來。

半晌抬頭向樊榕年問道：「你剛才那一刀砍在它那裏？」

「胸膛上！」樊榕年毫不思索地道。

「有什麼感覺？」

這次樊榕年想了一陣才道：「好像砍在硬物上！」

「難道它連胸膛也只剩下骨頭？」

衆人更加臉無人色。古逸飄道：「老鷹，你現在是否已肯定他是鬼魂？」

沈鷹嘆息道：「照表面現象看來，實在令人難以否定，但天下間眞有這種東西麼？」

宗明道：「也許有，只是平常不能見之而已！」

沈鷹沉聲道：「非到最後，老夫絕不相信！」

這句話樊榕年聽了精神一振，接道：「晚輩也是如此！」

廖承天嚅嚅地道：「但生人手脚及頭部變成骨頭還能有命麼？」

沈鷹道：「也許其中有什麼難以得知的原因！」

樊榕年側起頭來問道：「請問沈神捕準備如何調查？」

沈鷹問廖承天。「堡主對這件疑案可有限期？」

廖承天道：「雖無限期，但原則上總是希望能早一點查明眞相！」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兩三個月時間算不算太長？」

廖承天反問：「兩三個月的時間，神捕便有把握查明眞相？」

「老夫自出道以來，破案萬千從未失過手，假如今年不能把此案的眞相查個水落石出，便從此退出江湖，覓地隱居！」

古逸飄一急，忙道：「這個似乎不必吧！」

沈鷹冷哼一聲，轉頭對樊榕年道：「老夫假如查到蛛絲馬跡，自會告訴你，至於要如何調查，倒不需你過問！」

樊榕年輕聲道：「只怕你這次要砸破金漆招牌！」

古逸飄急道：「樊老弟，你怎可說這種話！」

沈鷹道：「老夫不與這種人計較！」

樊榕年憤然道：「樊某心中怎樣想，便怎樣說，誰也管教不了！」

沈鷹頭道：「很好，你很有志氣，不過太過狂妄一點，你若有話說，請到外面說，老夫不愛聽！」

樊榕年臉上漲得又青又紫，拂袖道：「好，咱們到外頭去！三弟，咱們走！」

廖子湘望沈鷹一眼，欲言又止，終於跟着樊榕年等人出去。「大哥，小弟帶你們去歇息！」

樊榕年猶自憤憤不平地道：「那禿鷹眼中無人，咱到大殿的廂房那裏歇息！」

廖子湘忙道：「也好，讓小弟立即派人去準備一下！」隨即對一個武士輕語幾句，那武士應了一聲，提步奔去準備。

沈鷹閉目沉思，不言不動，廖承天道：「那幾個年青人狂妄無名，神捕不必生氣！」

沈鷹探手止住他說下去，抽出旱烟桿來，裝了一鍋烟，司馬城連忙把蜡燭拿前替他引火。他一口氣抽了兩鍋烟，翻起鞋底敲掉烟灰，這才道：「城兒，你明早下山去找一個人！」

司馬城一怔，問道：「頭兒要屬下去找誰？」

話音未落，前頭又再傳來一道尖銳的呼叫聲，沈鷹喝道：「先去看看再說！」一吸氣，身子便自椅上竄了起來。

古逸飄、廖承天及司馬城忙亦抽出武器衝了出去。

地牢怪物

那聲音發自大殿附近，沈鷹去勢如箭，幾個起落已踏上台階。

猛見一團紅影迎面衝了出來，他又驚又急，雙掌擧起猛地拍出兩股掌風。

那團紅影正是那隻活骷髏，只見他口中「吱」的叫了一聲，雙掌一揚，袖管裏也湧出兩股冰冷森寒的陰風來！

掌風與陰風相觸，「蓬」地發出一聲暴响。沈鷹但覺對方那兩股寒風後勁奇大，雙脚拿不住樁，蹬蹬連退兩步！

紅衣骷髏雙脚一頓，自沈鷹的頭上掠過，飛上一棵大樹。沈鷹急忙轉身叱道：「那怪物在樹上，快把其截住！」

古逸飄寶刀一挽，疾飛起來，人未至，刀風已把枝葉絞斷！

樹上紅影一閃，飛躍下來，司馬城大喝一聲，雙拳齊揚，直奔對方胸膛！

紅衣骷髏似無心戀戰，雙脚一旋，立即自司馬城及廖承天之間的空隙飛過！

它自樹上躍下，沈鷹自另一頭飛躍上樹，待他再度飄身下樹，紅衣骷髏已往內堂飛去！

廖承天有沈鷹在側，胆氣似乎稍壯，仗劍在後急追，喝道：「堡內的武士注意，那怪物已進去！」

話音剛落，沈鷹已自他身側掠過，比他先一步奔入內堂小廳。廖承天心頭一動，忖道：「難怪他外號有個鷹字！這份輕功便不比爹差！」

沈鷹見廳內的武士一碰到紅衣骷髏便似喝醉了酒的醉漢般，跌跌撞撞向四處倒去！

紅影一閃，活骷髏已閃入走廊，他大喝一聲，脚尖在地上一點走勢登時加速！

目光一溜，見紅影閃入一間房間，沈

鷹藝高人胆大，隨之奔去！一進門，猛覺一股寒風撲臉，肌膚立時有冰僵之感，他猛吃一驚，身子一歪，側身讓過，饒得如此，手脚仍感到一陣冰凉麻木！

他氣納丹田，急吸一口氣，身子再度標前。這次他左掌護胸，右手烟桿護着頭頂！不料，紅衣骷髏不再偷襲！

只聽「嘩啦」一聲暴喝，紅衣骷髏穿窗而出！

沈鷹一急，喝道：「妖孽往那裏逃！」雙脚連點，身子也穿掠而出！

目光再一掠，心頭不由一怔，外面通道竟然踪影全無！這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功夫，它逃往那裏？

心念未了，背後風聲一動，猛地回頭，原來是古逸飄等人已追到。

就在他轉身回頭之際，無意中發現一件事，一個房間的窗子半掩半開着！

他心頭一跳，打了個手勢，暗示古逸飄等人噤聲，一邊小心翼翼地走前。

古逸飄及廖承天走在他左右後方，沈鷹走至窗前，運勁於掌隔空一揮。只聽「砰」地一聲，窗子碎裂！三人同時把兵器舉起。

可是房內却毫沒反應，沈鷹雙脚一頓，身子穿窗而入！

房內一片漆黑，一忽之後，雙眼適應便認出那是廖天高生前的臥室！

就在這剎那，廖承天及古逸飄也跳將進來，廖承天立即拿出火摺子，迎空急晃幾下，火光立時亮起。

房內一切如舊，房門緊閉，沈鷹不由猶疑起來：「那怪物是進來此房？」走前輕輕拉開衣櫥大門，伸頭向內一望，那裏有那活骷髏的影子？

他順手把衣櫥木門關回，拉開房門，見走廊上有個武士縮於牆角，喝問道：「可曾看見那怪物在此經過？」

那武士嚇得臉色青白，連連搖頭。

沈鷹又問：「可有聽見房內發出甚麼聲音？」

那武士一顆頭顱如賣貨郎的花鼓不斷搖着，沈鷹心頭一沉，更爲詫異。

他漫步回房，道：「咱快再到大殿去看看！」

四人再由窗子出房，沿着通道急速地馳往前頭，到得大殿後廂，只見樊榕年、宗明，金顧城及廖子湘四人臉色青白，滿臉悸意站在那裏。

廖承天急問：「湘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廖子湘指着一間廂房道：「爹先進去看看！」

衆人魚貫入房，只見一個武士雙眼圓睜，臉上神色驚恐欲絕，頸脖衣領，一片血漬，軟軟地斜倚在牆角。

「爹，剛才孩兒叫他先來收拾一下房間，好讓樊大哥他們歇息，不料孩兒們剛來此便聽見他發出一道淒厲之極的叫聲，孩兒們連忙衝過來查視，一進門便看見他，他被那，那鬼魂……」

沈鷹沉聲道：「你慢慢仔細說來！」

廖子湘輕吸一口氣，續道：「那鬼魂正抓住武士，低頭在其頸側上，用力啜吸血液，武士四肢亂動，張口大叫！」

沈鷹截口道：「它如何捉住他，你可曾看清楚？」

廖子湘道：「它一手按在武士的腹上，一手抓住武士的肩頭……」

「再說下去！」

「那怪物見咱們來，竟然不怕，繼續啜吸，眼眶內閃着兩團綠芒，青綠得怕人，這次晚輩看得十分清楚，那怪物不但一雙手掌手腕全是崢嶸的骨頭，連脚板亦不見一絲血肉！

「當時樊大哥大喝一聲，揮動鋼刀向他斬去，那鬼東西身子一轉，把武士擋在身前，背靠着牆，晚輩也揮劍削去，却讓他用爪擋開！那時武士經已沒了呼吸，任它魚肉！咱們四兄弟團團把他圍住，連發十餘招都不能制止它！突然間，它把武士拍開，撞向樊大哥，那武士竟然伸手來抱大哥，大哥大驚，急忙跳開！

「那鬼東西衣袖一揮，發出一股冷風及一團綠烟，向房門口衝出去，逃向院子內，以後的事神捕都已親眼看見了！」

沈鷹道：「你們爲何不追下去？」

廖子湘四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過了一陣，金顧城才道：「實不相瞞，晚輩等人實在害怕得緊，以前雖曾見過幾次，但從來不曾如此接近過，以前還曾懷疑它那副骷髏頭是假的，這次看得分明，是千眞萬確的骷髏頭！」

宗明接道：「那鬼東西吃人的情景實在令人不寒而慄，還有，它那兩團綠芒，更是使人心胆發毛！」

沈鷹冷笑一聲，轉頭對樊榕年道：「連你也相信它是鬼魂？」

樊榕年臉上一紅，訕訕地道：「難道你已有證據證實它不是鬼魂所變？」

沈鷹冷冷地道：「它吸了那武士之血後，爲何不再抓你們，反而匆匆逃跑？」

樊榕年一怔，道：「也許它已吸飽了人血！」

剎那間，桌上的油燈突然熄滅，衆人吃了一驚，沈鷹道：「不必驚恐，這只是油盡燈枯而已！」說罷走了出去，廖承天，古逸飄及司馬城跟在其後離開！

廖子湘輕聲問道：「大哥，咱們也不要住在這裏吧！」

樊榕年想了一下，咬牙道：「去內堂吧，不過，不能跟那禿頭住在一起！」

金顧城說道：「大哥，咱趕明早離開吧！」

樊榕年道：「如此離開，豈不要吃人恥笑？再說廖兄弟家中有事，咱們袖手於外，又尚有什麼兄弟的情義？」

金顧城住口不語，跟在廖子湘之後步往內堂。

× × ×

沈鷹重新返回廖天高生前那間臥室，他心中有個想法，當時所有的窗子全部緊閉，只有這間的窗子打開，那東西就是由此進入房內。

若說那骷髏的是神鬼所化，它何必由內堂的小廳逃往走廊，再由窗子跳出通道？只須來個突然消失，自己便無從追踪了，是以廖子湘等四人雖然說得活靈活現，他心中仍未能全信，也因此他再來此處搜查。

他叫司馬城把床拉開，在房內仔細搜查起來，甚至連地板牆壁亦用硬物敲打起

來，生怕房內有秘密的地道。

古逸飄及廖承天亦抽出刀劍，以柄敲打，五更的梆子聲傳來了，房內幾乎每一寸的地方都已找過，却毫無所獲。

沈鷹目光一抬，見只剩那座巨大的衣櫥未經查過，便與司馬城把其拉開，正準備用烟鍋去敲打，廖承天突然伸手一攔。

沈鷹訝然問道：「堡主，這是什麼意思？」

廖承天道：「此壁有機關，是本堡的機密重地！」

沈鷹心頭一跳，臉色一沉。「堡主既然聘請沈某查案，便該相信老夫，請問這堵牆是否內有暗道可通往別處？」

廖承天點點頭。

古逸飄忍不住插腔問道：「那暗道通往何處，說不定那東西由此逸去！」

廖承天笑道：「絕無可能。」

沈鷹沉聲道：「堡主，天下間沒有絕對的事情，而且很多奇事怪事都是發生在常人認爲不可能的地方。」

廖承天沉吟了好一會才道：「實不相瞞，那是通往敝堡的一座水牢。」

古逸飄道：「貴堡設有水牢？」

沈鷹却問道：「此刻牢中是否有犯人呢？」

廖承天又沉吟了一聲。「可能有，也可能死了！」一陣又喃喃地道：「當然是死了，一個人五年不吃還能活麼？」

沈鷹及古逸飄却是十分驚詫，互望了一眼，道：「可否讓咱們下去看看，也許有人匿在其中。」

廖承天道：「這件事希望你們事後不要洩漏出去！」

沈鷹道：「這個當然！」

古逸飄問道：「那個犯人是誰？他犯了什麼罪？」

廖承天苦笑道：「這正是廖某不想說的事！請兩位莫再問。」說罷伸手在牆上一按，打開一道小小的暗門，又道：「總之這人即使千刀殺，萬刀剮也不爲過！」

牆壁上的入口不大，沈鷹拿着火摺子探頭入內一望，牆壁厚度不大，下面有道石級向下伸延，他拾級而下，一股霉氣撲臉而來，中人欲嘔。

廖承天快步自沈鷹身旁閃過走在最前面，沈鷹之後是司馬城，最後是古逸飄。

那石級甚長，望之不盡，石上青苔斑斑，十分潮濕，走到下面寒氣越重。

過了一陣，先聽到一陣「錚錚」的滴水聲，聲音清晰空洞，傳之甚遠。

石級終於走盡，那是一道曲折的地道，仍然望不到盡處，轉過一個彎角，沈鷹把火摺子一舉，此地是個小小的石室，一堵石牆上有道鐵門，那鐵門看來十分沉厚，上面還燒嵌了不少鵝蛋般大小的釘子。

沈鷹道：「這鐵門之內便是貴堡的水牢？」

他聲音雖不大，但在石室內却引起陣陣的回音，只聽四周皆傳來「水牢，水牢」的呼聲。

廖承天一邊點頭，一邊道：「這是先父的精心設計，萬一有人越獄出來，鐵鎖的聲音輕輕一响，守衛在裏面的武士便能聽到。」

沈鷹道：「如今因何不見有守衛的武士？」

「五年前先父決定不再供應那犯人的伙食，便把守衛撤走讓那人自生自滅！」

古逸飄目光一落見鐵門上既有一條半尺見方的橫門，亦有兩隻如海蟹般大小的銅鎖，不由道：「牢內之人欲想逃得出來，可絕不容易！」

沈鷹走前一步，抓起一把銅鎖，用火照之，見那銅鎖，沒有打開過的跡象，心頭不由一冷，却又不心息地道：「廖堡主可否把鐵門打開來看看？」

廖承天道：「鎖匙一向由先父保管，現在亦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不過假如你們想看看裏面的情況，倒也不必把門打開。」說罷他走到鐵門前，雙手運勁，把那半尺見方的鐵條拉開，鐵門上立即現出一個小洞來。

「這是爲了方便把食物拋進去而設計的！」

沈鷹立即湊前向內一望，只覺一股寒氣，迎面撲來，令人渾身起了一層鷄皮疙瘩！暗叫一聲：「這水牢因何這般寒冷？」借着火摺子微弱的火芒仔細打量起來。

鐵門之內是個丈半見方的石牢，中間有個水潭，洞頂不斷有水珠滴落潭中，發出一陣柔和悅耳的聲音，與那氣氛絕不調和。水潭的四周是泥石地，可惜因爲角度的原因只能望及三面，却看不到有人在內，可是一股腥臭霉氣却不斷自門隙中送出來，中人欲嘔！

沈鷹回頭道：「看不到有人！」說罷閃開。

廖承天湊眼向內一望，道：「五年不吃東西還能有命？假如有人還維持得住生命，那麼倒是個絕大的奇跡！」

沈鷹再向內一望，只見水潭四周散放着不少細小的骨頭，也不知道原本是什麼東西。

看了一陣，他倏地聽到一個細小的呼吸聲，仔細一辨，發覺呼吸聲是發自鐵門之後，他極力把視綫望向下面，却因洞口太小，看不到什麼。

那呼吸聲似有似無，聽之十分微弱，過了良久才响起第二道，他心頭一沉，暗道：「假如這呼吸聲是發自於人，這人的氣力如此悠長，內力豈非已臻絕境？」想至此，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

古逸飄見他呆呆地望着裏面，忍不住問道：「老鷹，裏面有什麼好看？」

聲音在石室中回盪，沈鷹過了一陣仍聽不到第三道呼吸聲，不由猶疑起來。

半晌才回頭道：「剛才老夫聽到裏面有呼吸聲！」

此言一出，衆人俱吃了一驚，呼道：「難道那人還未死！」

廖承天臉色一變，凑前聽了一陣，道：「那裏有呼吸聲？」

沈鷹道：「老夫明明曾經聽見有兩道呼吸聲，後來便聽不到了，也許那個犯人躲在鐵門之後！」

古逸飄道：「可惜咱們沒有鎖匙！」

沈鷹說道：「老夫自有辦法迫他出來的！」

古逸飄喜道：「你有什麼辦法？」

沈鷹連忙把鐵條拉回，遮住那個小洞，道：「用熟油沸水潑之，不怕他不現出

身來！」

衆人皆稱善策，於是拾級而上，重新返回廖天高的寢室。

此刻，天已大亮，陽光自窗口射將進來，衆人身上那股寒氣才逐漸散掉。

深仇大恨

廖承天帶着沈鷹、古逸飄及司馬城到自己的書房坐下，一面吩咐下人準備早點，一面叫人去準備沸水熟油。

四人立即坐在椅上調息養起神來。不一陣，下人把稀飯菜餚捧了上來，四人睜開眼來，精神已恢復了大半。

吃了早餐，下人又來報稱熟油沸水早已備好，廖承天叫他們把之裝入四個用來澆花用的水桶中，加蓋弄好，然後四人各提一桶，重新走落水牢。

雖說是在日間，但水牢仍然一片漆黑及寒冰，這一次他們帶來了火把，把它點亮，插在牆上的燭台上，石室立即一片光明。

沈鷹附耳在鐵閘上聽了一陣，却聽不到任何聲音，他接着便把鐵條拉開，向內望了一陣，仍然不見有人的踪影，也聽不到什麼呼吸聲，他向司馬城打了個手勢，立即彎腰抓起一隻木桶。

司馬城會意，也忙提着一隻小桶，他那桶裝的是水，沈鷹那桶是滾油。桶的前面有一條鐵管，可把水引出，用作澆花十分方便，但此刻亦十分方便。

沈鷹把鐵管的木塞拉開，把鐵管送入小洞，滾油立即沿着鐵管奔流而出！

司馬城依樣劃葫蘆把木塞拉開，沸水噴出，落在地上的熟油上，立即發出「吱吱」一陣炒豆似的聲音，一陣白烟滾騰起來，自小洞中飛了出來。

沈鷹手臂不斷移動，桶中的熟油噴射更遠，可是祇幾却全爲白烟所阻。

他兩個把水、油潑光，待白烟稍散，探眼再往內一望，仍然不見有人，接着廖承天及古逸飄亦上前把油及水潑進去，小洞隨即又湧出一股濃密的白烟。

直至白烟盡散，衆人再輪流探頭望內，只見水牢潭邊地上仍然不時發出吱吱的白烟，料地上之熱力任何動物都不能涉足其上，但心目中的那個「人」的影子依然不見。

廖承天吐了一口氣，道：『廖某早已說過了，那人絕不可能還活着！」

沈鷹道：「假如那人死了也有屍骸，即使屍骸是在鐵門之後，經過沸水滾油這麼一沖，也該被沖了出去，爲何咱們看不到！」

古逸飄道：「也許他抵受不住飢餓，投水自盡！」

廖承天頷首接道：「而且那人手上及脚上還有鐵鐐，一投水便再也難以浮上來了！」

沈鷹沉思了一陣，問道：「這潭水通往何處？」

廖承天道：「當初先父發掘這座牢獄時，只想把些反叛的武士以及武林魔頭關在裏面，本不曾設想把其建成一座水牢，不料發掘了之後，水潭那地方却不斷有水滲出，於是才把計劃稍作改動，建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爲何潭水不會溢出？」

「這的確十分奇怪，泉水絕未溢出水潭，那些水滲了出來之後，又自泥土中滲了出去，也不知流去何處，但敝堡却絕沒有另建去水道！」

古逸飄想了一陣，道：「這樣看來，那犯人的確是死去的了！」

衆人想了一陣，重新把鐵條封住，然後返回地面。

沈鷹附在司馬城耳邊說了一陣子話，司馬城立即點頭向廖承天告別，策馬下山而去。

古逸飄跟沈鷹是多年的老友，無話不談，兩人散步在院子中，一陣沉默，終於爲古逸飄打破：「老鷹，你對那鬼物有何看法？咳，老朽只想知道你此刻心中是否承認那東西的確是閻君雄的鬼魂？」

沈鷹想了一陣，道：「即使那鬼東西眞的是鬼魂所變，也絕不是閻君雄的！」

古逸飄一怔，問道：「你據何下此論斷？」

「很簡單，假如那鬼東西的確是閻君雄的鬼魂，他在殺了廖天高之後，下一個對象應該是你，但它却好像忘記了你跟他之間的仇恨似的，反而屢次向那些毫無恩怨的武士下手！」沈鷹反問：「你說老夫這推論可有道理？」

古逸飄心頭一動，脫口道：「這點的確有些令人難明！」

沈鷹輕笑一聲：「也許有人借閻君雄之屍還魂而已！」

「借屍還魂！」古逸飄又發出一道驚呼。

沈鷹輕哼一聲：「這只是老夫的初步設想，是否如此，再經過考證才能把眞相揭開！」

古逸飄知他不肯再說下去，便問道：「你叫司馬城去那裏？」

「老夫叫他去請教『魔幻大師』幾個問題！」

「『魔幻大師』？他是誰？」

「他不是武林中人，你不認識他，是個走江湖賣藝的大師傅！」

古逸飄一怔。「他能替你解決什麼問題？」

沈鷹微微一笑。「到時你自知道！」

一忽，古逸飄又問道：「那東西雖不是閻君雄的鬼魂所變，但終是鬼物吧？」

「老夫也還未想通，現在只能再等它出現，希望能得到新的綫索！」沈鷹目光一掠，忽見一棵大樹之後有口井，便探頭一望，見井壁長滿青苔，一股寒氣隱隱噴了上來。他見一個武士在附近，便揮手招他過來。「貴堡食水可是取自此井？」

那武士道：「這是一口廢井，久已不用，敝堡的食水全是取自堡後那水井。」

「爲何不用這井之水？」

「聞說這井之水十分寒冷，喝後很多婦孺都受不得，所以已多年不用了！」

「爲何不把其封住？」

「因井水寒冷，甚至連夏天也有寒氣透出，所以夏日很多人來此『乘凉』！」

古逸飄笑道：「原來還有此妙用！」

兩人聯袂返回書房，廖承天却與丁南山、廖子湘準備廖天高的後事，由於正在呼。

多事之秋，決定一切從簡。只在大殿設了個靈堂，派人下山購買棺木，準備明日出殯。

丁南山在天心堡已有八年，對堡內一切瞭如指掌，他指揮若定，把一切工作安排得妥妥當當，沈鷹看得暗暗稱奇。

午飯後，衆人回房睡了一覺，醒來時已是申牌時分，沈鷹走至書房，見廖承天正在椅上發怔，不由道：「堡主不必担心，老夫相信不久便能查明眞相！」

廖承天苦笑一聲道：「如此最好！」「有一件事想請問一下堡主的，未知方便否？」

「不知神捕欲問何事？」

「貴堡總管丁南山出身何處？」

廖承天道：「他是廖某的結義弟弟，以前的家業亦頗大，後來遭一場怪火所焚，一家大小盡皆喪生，丁二弟悲傷欲絕，幾次欲自盡，都給廖某所阻止，後來廖某便請他來敝堡。」

「他一上山便在貴堡當總管？」

「是的，他在敝堡住了兩個月，情緒安定後，便毛遂自薦在敝堡當總管！丁二弟行事能力頗强，廖某有他協助，輕鬆了不少！」

「他武功習自何門何派？」

「他師傅是江南莫振聲！」

沈鷹道：「江南莫家刀法頗有名氣，他武功料亦不低！」

「只比廖稍遜一籌而已！」

沈鷹沉思起來，廖承天訝然問道：「神捕問這些事有何作用？」

沈鷹不答又問：「有關水牢內那個犯人的事，不知廖堡主能否透露一二？」

廖承天想了好一陣，長嘆一聲，道：「ㄟㄞ」，廖某便長話短說！」

話音剛落，古逸飄適時走了進來，順手把門關上，道：「不知老朽有否這個耳福？」

廖承天苦笑道：「廖某既然肯告訴神捕，多一個古大俠又有何妨？」稍頓，接道：「這件事說起來經已二十年了，不知古大俠尚記得當日你們在木廟嶺殺死閻君雄那七個人的名字否？」

古逸飄道：「老朽等人都是憑那一役而成名武林的。這件事豈有忘記之理？咦，莫非那個犯人跟咱七個人有關係？」

「豈只有關係？正是其中之一人！」

「啊！」古逸飄輕聲叫呼一聲，忙道：「且讓老朽猜一猜，唔，七個人之中，絕非老朽，也非樊千里、更非令尊，剩下來的只有四個人，其中連冠英及鄺白沙物故已逾三十年，亦不可能是水牢那犯人的了，剩下來的是顏超、項百勝……」

廖承天嘆息道：「正是項百勝！」

古逸飄道：「他跟令尊年紀相差雖大，却是莫逆之交，豈會……」

廖承天又是一陣長嘆。「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誰知他會是個荒淫無道的小人！」聲音逐漸轉厲，「家父視他如手足，就算廖某也當他是長輩，不時邀他來敝堡作客。他每次來都在敝堡住上兩三個月才離開……」

說到此處，他身子突然顫抖起來，厲聲問道：「廖某有數個妻妾，因何只得一個兒子？其實廖某共有三子一女，都爲此獠所殺，是以咱廖家才會以殘酷的手段對付他，把他投入水牢！」

沈鷹問道：「他如何殺死令郎令嫒的？料必其中另有內情……」

廖承天身子一震，目光怒氣更盛。「那獠表面上俠義豪爽，老實無比，實際上是荒淫的小人，身上竟然藏有媚藥，並以媚藥屢次使廖某的妻妾失身於他……可是那種藥十分奇妙，中者醒後還以爲對方是她心目中所愛之人，是故她們還一直以爲那人是廖某本人！」

說到此，沈鷹及古逸飄都已猜到了一點，只聽廖承天續道：「有一次，廖某本擬與二妾溫存，孰料她突然紅潮來訊，因此，廖某便臨時改去三妾房間，不料一至房外，便聽到裏面傳來一陣穢聲浪語，廖某無名火起三千丈，不動聲息，兜了一圈跑至窗外，以口沫弄破窗上的紗紙，湊眼一望，只見床上被浪翻動，登時再也忍不住，一掌拍開窗子，躍將入去！

「掌聲驚醒奸夫的好夢，奸夫反應甚快，自床上竄起，飛向另一端窗子，破窗而出，廖某窮追不捨！叫聲把堡內的武士驚醒，紛紛亮着火把走了過來。

「家父當時亦被叫聲吵醒，仗劍自寢室內追了出來，那奸夫眼看逃不出去，忽地穿入一個房間，廖某吃了一驚，急忙叫人把那座屋子團團圍住，然後與家父破房進去！

「一進房門，便爲房內的情景嚇了一跳！」

古逸飄插腔道：「料是你們父子想不到奸夫會是項百勝吧！」

廖承天道：「此點固然不錯，但亦只會憤怒，豈會吃驚？吃驚的却是項百勝制住了犬子及小女！因爲那座屋子本是乳娘的住所，除了大兒子子湘因爲年紀較大另在一處居住之外，其餘三人，全與乳娘睡覺！

「當時兩個乳娘顯然已被他點中穴道，僵臥在床上，而項百勝雙掌按在犬子頭上！」

他喘了一口氣，潤一潤喉才道：「家父當時怒不可遏，又見他赤身露體，全不知羞，把他罵個狗血淋頭。不料那獠竟然還沉得住氣，冷冷地道：『天高兄，我知道對不起你，你四個媳婦有三個都跟項某上床過了，她們都在自願的情形下跟項某上床的，項某做這種事絕不相强！現在你要怎樣罵都可以，罵了之後，請你們送我出堡，否則你孫兒及孫女生命便危險了！』

「廖某聽他如此說，當眞是怒氣塡膺，便喝道：『放你離開？發你娘的千秋大夢！廖某一向視你爲長輩，你却淫我妻妾，今日若不把你碎屍萬段，難洩廖某心頭之恨！』不料那廝眞的是鐵石的心腸，淡淡地道：『項某喊三聲，你們若不退開，可別怪我無情了！』

「家父罵道：『畜生，你還有什麼情義可講？』他冷冷地道：『一、二——』

家父輕聲對廖某道：『他不敢下手，千萬不能答應他，否則家醜外揚，以後天心堡再也不能在江湖立足了！』話音剛落，那廝已數了三聲，他見咱們父子不肯退開，手掌一落，擊碎廖某最小那個兒子的頭顱，接着手掌一移，又按在小女頭上！」

古逸飄及沈鷹聽得心頭怦怦亂跳，忍不住道：「此人窮凶極惡，果甚少見！」

廖承天咬牙續道：「那當兒，廖某及家父心頭之震怒，實非筆墨可以形喻，只聽他又叫道：『項某再數三聲，你們若仍不讓我離堡，項某可要殺第二個了！天高兄，孫兒你不心疼，孫女該會心疼了吧？』廖某心頭一沉，不由猶疑了起來，那厮又慢條斯理地數將起來了。

「家父突然問道：『承兒，你今年幾歲？』廖某心頭一怔，答道：『孩兒今年三十四歲！』家父又道：『才三十四歲，還有很多機會生孩子！』廖某明白家父的意思，他寧願犧牲小女的性命，也要把那厮擒下來！

「只聽『噗』的一聲，那厮又殺了我女兒，家父喝道：『上！』廖某也隨即抽劍側攻上去！

「那獠不愧心狠手辣，把廖某最後一個兒子也殺死，然後長身應戰！」說到此處，他稍停下來，胸膛急促地起伏着，滿臉俱是恨意！

古逸飄及沈鷹經歷雖多，但像這等凶殘的事還是首次聽到，只覺後背寒意陣陣，心頭發毛。

廖承天聲音逐漸沙啞，却仍然急速地說下去：「那厮武藝雖然高強，但我父子怒不可遏，那氣勢十分勇猛，只二十個回合，便把他傷了兩劍！

「那獠突然哀求起來，求咱們父子放過他，讓他有個自新的機會！」廖承天冷笑一聲：「你們說廖某會答應麼？」

沈鷹沉聲道：「像這種毫無人性之人，最好是一刀一個，免得善良之人多受苦，何況他根本死十次也不足惜！」

廖承天目光一盛，道：「當時，廖某心中亦是如此想，但家父却暗示要活擒，不久，那厮連中數劍之後，鮮血迸流，氣力漸衰，再過幾招便給家父一指戮中麻穴倒在地上，廖某一劍揮去，家父以劍擋之，道：『若一劍結果他，豈不太便宜？』

「廖某忙問道：『爹有什麼好主意？』家父道：『咱們那個水牢尚未有開過市，何不把他關在裏面，讓他慢慢受折磨而死？』當下廖某亦表讚同，於是叫人替他包紮好傷口，又替他上了手鍊脚鐐，然後才把他關在水牢內！

「起初咱們每隔三天送一次食物與他，後來改爲五天一次，後來又改爲十天一次，五年前便索性不再給食物他了。」

廖承天說罷，沈鷹及古逸飄一顆心仍不能平復。

「兩位認爲廖某用此手段對付他，可有失道義？」

古逸飄忙回答道：「再加十倍也不爲過！」

廖承天長嘆一聲。「此事發生之後，廖某三個妻妾這才知道已失身給那奸賊，竟然先後服下砒霜自殺！他一人殺我廖家六命，廖某跟他實有比天還高，比海還深的仇恨！當時若非家父阻擋，早已把之千刀剮，萬刀割了！」

古逸飄道：「幸而令尊的辦法亦很好，讓他日夕受那寒氣及飢餓之苦，最後才讓他餓死，這豈不比當場千刀割更好！」

廖承天喟然道：「這件事是我天心堡之奇恥大辱，知者甚少，希望兩位嚴守秘密！」

「此點請堡主放心，老夫跟老古絕非口沒遮攔之輩！」沈鷹說罷便沉思起來。

古逸飄輕輕推了他一下，問道：「老鷹，你在想些什麼？」

沈鷹搖搖頭，轉頭望窗，輕聲道：「日又落了，今夜更要小心提防！」

廖承天及古逸飄身子都是一震，齊把頭轉望窗外，外面果然已是一片黑暗，夜風吹在紗窗上，發出一道道的怪聲。

廖承天道：「咱們先吃飽飯，其他的事再慢慢商量吧！」

沈鷹忽然問道：「堡主爲何不把項百勝廢掉武功？」

廖承天道：「當時廖某確有此意，但爲家父所阻，他說廢掉武功，一入水牢便會冷僵！」

時走出一個中年的婢女來。

「老爺有何吩咐？」那婢女帶着幾分驚恐的語氣問，如今天心堡只剩下她跟另一個燒菜的婢女了。

「去厨房溫三壺酒來！」

樊榕年在另一桌接口道：「晚輩亦要一些！」

廖承天改口道：「捧一罈子酒來，把爐子也搬過來！」

那婢女應了一聲踏着碎步急去。

不久，她便拿了一座小炭爐，一個鍋子，幾個酒壺進來，接着又去捧了一罈子酒來。

她平日服伺慣了廖家父子，手脚十分俐落，把酒罈子的木塞拔開，把酒傾落酒壺中，色作鮮紅，似是陳舊的狀元紅。

爐火越來越猛，鍋子之水已沸，她把三隻酒壺放入水中。

宗明拿了一隻酒盅走前道：「晚輩一向不喜喝熱酒，請恕我先喝了！」

那婢女背着光替他斟了滿滿一盅，宗明仰頭一口喝盡，臉色一變，問道：「這是什麼酒？」

廖承天笑道：「這是狀元紅，可惜上月已啓了封泥，香料必已淡了很多！」

沈鷹訝然道：「即使如此，酒熱之後，也該有點味道才是！」

廖承天一怔，隨即叫婢女把酒壺取出。「快替客人斟酒！」

那婢女應了一聲，用毛巾包住提手把酒壺提出鍋子，走向桌前，古逸飄立即把酒盅遞上，那婢女一傾壺，不料却無酒水流出。

怪事頻生

九月初十，月亮將圓，院子裏的梧桐樹似披上一層銀光，給人一種冰凉的感覺。夜風不斷把地上的積葉吹起，一座生氣勃勃的天心堡幾日之間，幾已變成一座風雨飄零的廢堡。

發抖的武士在寒風中瑟縮，連風燈也似黯淡無光。

古逸飄在偏廳抬頭望外，一股寒氣陡然冒起，禁不住問道：「廖堡主，貴堡可還有酒？」

廖承天笑道：「別的東西可以沒有，酒豈能不備？」輕拍一下手掌，屏風後立

婢女臉色一變，用力一搖，只覺手中酒壺沉甸甸的，却無水聲，古逸飄眉頭一皺，道：「你放下，讓老朽自個來！」

廖承天臉色一變，劈手奪過酒壺，揮手道：「退下！」手腕一側，酒壺也是不見有酒流出，他一怔，把酒壺放在桌上，揭開蓋子一看，只見壺內一塊黑黝黝的東西，却不知是何物！

沈鷹見他臉色有異，提着燭台走進向壺內一照，也看不出那是什麼東西，此刻樊榕年等人也都跑過來觀看。

古逸飄自鍋中再抓起那兩隻酒壺，揭開蓋子一望，情況跟第一隻一樣。

沈鷹抓起放在鼻端用力聞了一下，臉色登時變了，回頭喝問道：「這罈子你取自何處？」

小婢女驚恐地道：「小婢自厨房的地窖處拿來的！」

沈鷹轉身拿起酒罈，把罈中之酒倒落盅中，只見酒色鮮紅濃稠，沈鷹低頭一聞，脫口呼道：「這是血！」

衆人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廖承天臉色青白，轉頭對婢女喝道：「叫你拿酒你怎會拿血來！」用銀匙伸入壺中，盛了一羹，仔細一望，果然是血液被煮熱後變成深色的硬塊的模樣。

羣豪一望，都是一怔，心中隱隱覺得不妙，沈鷹沉聲道：「若是豬血鷄血，絕不可能會放在酒罈中！」

宗明顫着聲問道：「那，那會是什麼血？」

沈鷹眼睛瞪在他臉上，一字一頓地道：「人血！」

「人血？」宗明驚呼一聲，「哇」的一聲，腹中的菜餚全都吐了出來，兀自伸指入喉一陣亂挖。

羣豪看得胸口發悶，急忙把頭轉過一邊。

沈鷹一個風車大轉身，抓着婢女的手，喝道：「快帶老夫去看看！」

那婢女只覺如處身在雲端，風馳電掣般飛去，嚇得上下牙齒碰得格格亂响。

羣豪也跟着奔前，宗明大叫道：「等等晚輩！」顧不得再嘔吐，舉袖抹去嘴角的穢積，拔足狂追！

厨房離偏廳並不遠，眨眼即至。沈鷹問道：「地窖在那裏？」

那婢女指一指一隻大碗櫃，沈鷹拉着她標前一步，果見櫃後有道石級通往地底，一手緊緊摟着婢女的腰肢，一掌護胸，慢慢走了下去。

地窖並不大，一目了然，望將過去，全是一罈罈的酒，沈鷹走了一匝，見裏面沒有其他事物，厲聲問道：「那罈酒剛才放在何處？」

那婢女指一指門口道：「就在那裏，第一罈！婢女見老爺催得急，沒有多想，抓起一罈便上去了！」

「酒罈子沒有封泥？」

婢女搖頭道：「沒有，只有木塞。」

這剎那，廖承天等人亦已趕至，沈鷹略一沉思，道：「老夫懷疑那是堡內武士的血，趕快找一找！」

古逸飄接道：「兩人一組，千萬不可單獨行動！」

沈鷹放下婢女如大鳥般掠出地窖，再一點，便衝出厨房，雙脚一頓，躍上屋頂，舉目四望，月光皎皎，四處光明，却不見四周有何異狀。

羣豪在四處搜了一遍，也都找不到任何武士的屍首，廖承天連忙叫人把丁南山找來，不一刻，丁南山便匆匆地跑來厨房，問道：「大哥找我何事？」

「趕快清點一下堡內的武士，看看是否有人失踪？」

丁南山苦笑道：「堡內的武士，每時每刻都有人偷偷溜下山，此刻連小弟也不知道還剩下多少個！」

廖承天頹然一嘆，揮手道：「沒事了，你叫武士們小心提防那鬼東西又出來作祟！」

丁南山手掌按着刀柄，又急速跑出去，沈鷹望了他的背影一眼。

廖承天道：「咱還是回去吃飯吧，酒不要喝了！」連忙吩咐那婢女再去收拾一下殘羹冷餚。

羣豪經此一鬧，那裏還有心情喝酒？只得返回偏廳，廖承天伸手一探，見菜餚已冷又叫婢女跟那燒菜的女僕把菜煮熱。

羣豪坐在廳上，一顆心仍然砰砰亂跳不已，窗外風更大了，飄飄落葉不斷吹入廳內。

過了一陣，只見那婢女跌跌撞撞地跑了過來，叫道：「老堡，怪……怪事，烟不斷自灶膛中湧了出來，火……火也燒不旺……」

廖承天喝道：「慢慢說來！」

沈鷹却已躍起往厨房飛去，羣豪又急忙緊跟而去。

沈鷹幾個起落便衝至厨房，果見灶膛中不斷有白烟衝了出來，一個四五十歲，身子健壯的女僕站在一旁，不斷地咳嗽。

沈鷹一個急竄，瞇起雙眼一望，灶膛內乾稻草火勢却弱，他剛想張口說話，一股白烟衝入喉頭，也跟着咳了起來。

稻草終於慢慢燒盡，灶膛內的白烟却不時飄出，但明顯地淡了許多，沈鷹心頭一動，穿窗而出，躍上屋頂，走至烟囪旁一望，見白烟甚少自烟囪中噴出，心知有異，探手落去，用力一抓，便抓到一物；再運勁一提，那物便離烟囪而起。

月光下看得分明，那是一具死屍，一看服飾便知是堡內的武士，他抓起屍體，飛身躍落地上，把屍體拋在走廊上。

廖承天心頭一沉，怪喝道：「快掌燈來！」

廖子湘立即衝入厨房拿出一座燭台出來，沈鷹蹲下身仔細檢視起來。屍首手足臉龐被烟薰得一團烏黑，廖子湘又拿來一條濕毛巾，沈鷹把武士臉上的黑烟抹拭乾淨，這時候便看到頸上有一道刀痕！

刀子切在血管上，四周肌肉一片青白，衣領却爲血水所汚，但汚染的範圍却又不廣，沈鷹目光一盛，腦子內立即閃上一個念頭。

他接着伸手在屍首身上摸索起來，入手冰凉，却沒有先前死去的武士的那種冰寒，肌肉鬆弛，沈鷹食中兩指曲起，夾在屍體的大腿上，用力一拉，皮膚離骨而起，至此他已得到一個結論，此人是失血過多而死的！

目光再一落，見武士臉上的神色十分

驚詫，心頭不由又是一動，想了一陣，長身沉聲道：「剛才酒罈中的血，便是這武士的！」

羣豪聽後，心頭都是一寒，宗明喉頭又是一陣痕癢。廖子湘脫口問道：「神捕，那是誰把他的血放在酒罈中？」

古逸飄接答道：「當然是那隻活骷髏——鬼東西。」

沈鷹搖搖頭道：「不像——」話音未落，忽見丁南山滿頭大汗地跑了過來，叫道：「大哥，廣場樹後發現一具武士的屍體！」

沈鷹未等他說罷便掠將出去，廖承天回首道：「湘兒，叫她們再準備菜餚！」

將起袍角，也提劍飛向前堡。

沈鷹一口氣奔至前堡廣場，只見十餘個武士手提火把守在一棵大樹之後，沈鷹再一掠，便穿入人叢，低首一望，死者也是失血而死，臉色青白得嚇人，頸上有牙痕，手腕上有一道刀傷。

沈鷹仔細看了一陣，心頭疑雲大盛，忖道：「那一刀切在血管上，已可制人死命，爲何還需在頸上再咬一口？」再低頭一望，頸上的牙痕不深，不由暗暗冷笑起來。

隨即長身接過一支火把，喝道：「趕快檢查一下地面，看看有沒有血跡！」

羣豪及堡內的武士亦即散開四處搜索起來。

天上月光皎潔，地上石板如染銀輝，那裏有什麼血跡？沈鷹心頭疑雲更盛，却不發言，沉思一下，才道：「你們小心提防，三人一隊巡邏，即使上茅廁也不得落單！」

說至此，他腦中靈光一閃，叫道：「附近的茅廁在那裏？」

一個武士隊長忙道：「請神捕跟小的來！」一行人便跟着那個武士走至遠處一座假山後的茅廁門口。

那茅廁建造頗爲精良，用大石砌成，有蓋，外面還放着一缸清水，頗爲清潔。

沈鷹探頭入內一望，這茅廁分成三格，每格都有道木門，踏脚之處全爲大麻石。麻石上有水漬，沈鷹顧不得臭，拿着火把蹲下檢視。

一忽，站了起來，沉聲道：「那個武士是在如廁時被人殺死的！因爲水漬中有血絲，顯然是兇手殺人後，用水沖洗以圖滅跡！」

廖承天臉色鐵青，立即道：「派三個人守住茅廁！」

古逸飄問道：「老鷹，這事……」

沈鷹哈哈一笑。「老夫現在肚子餓得很，最好能吃三碗大米飯！」

此言一出，衆人也都覺得飢腸轆轆起來。

廖承天忙道：「菜大概已溫熱，請諸位返回內堂偏廳進食吧！」一行人又返回偏廳，兩個女僕立即把飯菜端上桌子上。

羣豪都舉箸欲挾，沈鷹淡淡地道：「不知這次會不會出現人肉！」

那燒菜的女僕臉色一變，輕聲道：「大人眞會嚇人！」

羣豪經此一提，食慾均是大減，沈鷹冷笑一聲，自身上取出一根細長的銀針來，放在菜中一試，拔起一望，銀針經已變色！

燈光下看得分明，羣豪臉色全是一變，樊榕年大吼一聲，身子自椅子上竄起，抓向那個燒菜的女僕！

那女僕尖叫一聲，任由他抓住。

「快說！是誰叫你下毒的——」

女僕沙聲叫道：「我，我沒下毒！」

沈鷹放下銀針，又衝往廚房，古逸飄及金顧城跟了下去。廚房內一切如常，沈鷹目光如電，四周亂射，接着走向灶邊那口大水缸，一揭開蓋子，又拿出一根銀針插將下去，銀針隨即變色！

金顧城驚呼道：「原來毒是下在水中的！」

說話間，廖承天亦跑了過來，道：「那婢女矢口不認！」

沈鷹道：「毒下在水中，請問堡主，貴堡所用之水取自何處？」

「堡後那口新井！廖某立即派人去檢查一下！」廖承天一個倒轉，出門欲去，沈鷹急忙把他叫住。「你帶老夫親自去走一趟！」

「也好，請神捕隨廖某來！」

衆人躍出圍牆，便看見堡後有一口大井，上面還加了個木蓋，廖承天把木蓋揭開，放下水桶，搖動鉸鍊上的手柄，不一會兒，一隻裝滿清水的木桶便升上地面。

沈鷹忙又把銀針刺入水中，良久銀針仍不變色，沈鷹臉色立即凝重起來，半晌才道：「堡主，這件事不可聲張，仍叫那兩個女僕重新煮菜！」

廖承天急道：「如此豈不是便宜了她們？」

「她們即使知情也只不過是個小脚色而已，老夫要的是指使她們的人！還有，自現在起，你立即派人監視她們的一舉一動！」沈鷹一頓隨即又道：「最好是讓你們的兒子跟他的異姓兄弟去！這件事只能由你我及他們知道，其他人一個都不能洩漏！」

廖承天一怔，訝然問道：「神捕此舉何意？」

「老夫懷疑貴堡之中，有人是活骷髏的內應！」沈鷹目光一盛，「這件事使老夫收獲甚豐，若那鬼東西眞的是鬼魂所變，何必在水中下毒？哼哼，只怕不久便能水落石出！」

奇怪的總管

這一夜終於在一片怪事頻生的情況下渡過了，羣豪亦終於塡飽了肚子，睡了一個上午。

午時剛屆，沈鷹便走出小院，迎臉看見金顧城，只見他向沈鷹打了個眼色，沈鷹立即放開脚步，拐彎走向一棵大樹。

金顧城跟着他走了上去，輕聲在他耳邊道：「那兩個女僕由昨夜至今都在房內，沒與任何人接觸過。」

「如今誰在監視她們？」

「宗五弟！」

「廖子湘呢？」

「他跟晚輩先當值，現在大概已去睡覺！」

沈鷹笑道：「你也去睡吧，今夜還得辛苦你！」

金顧城精神一振，忙道：「能爲神捕效勞，晚輩深覺榮幸！」說罷躬身而退。

沈鷹目注他離開，漫步走向大殿，在殿後廂房迴廊上又碰見滿臉倦容，心事重重的總管丁南山。

沈鷹含笑道：「總管辛苦了！」

丁南山苦笑道：「這是丁某的職責，辛苦了神捕才叫在下過意不去！嗯，昨夜那兩個武士的事調查得如何？」

沈鷹神色一黯，嘆息道：「對方手法乾淨俐落，毫無綫索留下，要想查出眞相可不容易！」他目光投在丁南山臉上，續道：「老夫懷疑那不是骷髏之所爲，而是生人所爲！」

丁南山詫異地道：「神捕據何下此結論？」

「這只是老夫的直覺而已！丁總管，你得小心你屬下的武士，他們之中可能已有人成了叛徒！」

丁南山笑道：「在下平日並不統率堡內的武士，他們另有正副隊長，只是如今事出尋常，老堡主未死亡之前才要在下負起指揮的責任而已！」

「丁總管對廖家忠心耿耿，確實令人讚賞！」

丁南山正容地道：「堡主是丁某的結義兄長，又是丁某的再世恩人，在下能不盡力而爲乎？」一頓又道：「不知神捕要去那裏？」

「老夫剛睡醒，四處走走，提提精神而已！」

丁南山道：「何不到在下寢室去坐一下？」

「不必了，你一夜沒睡，早點休息吧！」沈鷹在他臉上找不到答案，說罷便走出廣場。

雖是日間，廣場上仍有人巡視，見到沈鷹都十分恭敬。沈鷹走了一轉，心頭一動，忖道：「那丁南山說不定是個心機深沉的人，他請老夫去他房內，會不會是以退爲進？」

想到此他立即走回殿後，伸手在門板上輕輕扣動起來。

「誰？」房門有人問道。

「老夫沈鷹，有件事情要跟總管商量一下！」

「哦？」丁南山只一忽便把門板拉開，恭聲道：「請神捕進來。」

「打擾總管老夫深覺不安！」

「神捕何必客氣？在下素來直話直說，神捕若有指教，請直言不妨！」

沈鷹忽然覺得房中飄着一絲寒氣，他心頭一動，臉上却不動聲色，看了丁南山一眼，再瞥一瞥炕上，棉被仍然摺得井井有條，而丁南山的精神却比剛才好很多，忍不住問道：「總管還未睡？」

丁南山眉頭輕輕一皺，道：「練了一會功，正想上床，神捕便……」

沈鷹輕咳一聲，忙道：「老夫想請丁總管幫個忙，今夜入黑之前請把堡內的武士人數清點一下，並請把數目告訴老夫或者廖堡主！」

丁南山臉無表情地道：「在下正有此意，請神捕放心……不知神捕還有其他事否？」

沈鷹連忙長身道：「沒有了，請總管休息吧！」說罷告辭退出。

他仍然慢慢走回內堂，此刻廖承天亦已起床了，正在書房內跟古逸飄閑談，沈鷹一進房，立即把門關起。

古逸飄一怔，問道：「發生了什麼事麼？」

「堡主，請問丁南山習的是那一派的內功？」

廖承天訝然問道：「神捕問此有何用意？」他見沈鷹目光灼灼瞪着自己，只得答道：「照廖某所知丁二弟只有莫振聲一個師傅而已，他的內功心法自亦是學自莫振聲！」

「莫振聲習的是那門內功，廖堡主可曾知道？」

「這個廖某雖不知道，但料非是什麼邪門心法，因爲廖某曾與丁二弟比試過，他內功頗爲正宗！」

沈鷹坐在椅上沉思起來，廖承天正想動問，却被古逸飄的眼色所止，沈鷹想了一回，便裝多了一鍋烟，「滋巴滋巴」地抽吸起來，不久，書房便籠滿烟霧。

沈鷹望着烟霧怔怔發神。「這件案子幾時才能揭開烟霧露出眞相？」他覺得丁南山實在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第一，這幾天丁南山絕少跟廖承天及自己見面，即使見面也是匆匆離開，他是不是心中有鬼？

第二，他手下兩個武士讓人殺死，而且屍體不在案發現場，你會不知道麼？這一點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便是他手下武士聯合起來瞞騙他，但沈鷹却不能相信！

除此之外，他對那個活骷髏不是鬼魂變成的有再進一步的想法，假如活骷髏眞的是鬼，那麼那夜它第一次出現時，爲何會有一批矇臉人突然出現？這顯然亦非鬼之所爲！

如此說來，那批矇臉人只是配合活骷髏的行動而已，但他們又如何跟活骷髏聯系？這中間是不是還有一個人？這人是不是丁南山？他這樣做有什麼目的？

想至此，沈鷹又裝上一鍋烟，吸了兩口問道：「堡主，你跟丁南山的感情眞的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麼？」

廖承天沉吟了一下，道：「雖未至這個地步，但確實有手足之情！」

「他最近是否有什麼異常之處？」

廖承天想了一下，道：「這半個月來，他跟廖某見面似乎少了，不過，這也難怪，發生了這件案，他肩負守衛重責，見面的機會自然較少，這點却更使廖某感動了！」

沈鷹噴出一口濃烟，架起腿來，把烟杆在鞋底上一擊，烟灰登時彈了出去，一忽又問：「丁南山一向住在大殿後堂？」

「不是，那是自從山上不時出現一些陌生人，又聽他們說什麼『幽冥來客』要來索命之後，家父把守衛前堡的安全託付於他，他才自內堂搬出去的！」

沈鷹心頭一動，說道：「老夫懷疑此人行動有點奇怪，他可能是活骷髏在貴堡的一個內應，剛才老夫叫他日落前要把堡內武士的人數報上來，現在老夫有個請求，希望堡主能派心腹親自去計算一下！」

廖承天神色一變。「神捕之意，實在使人難以置信！」

「不管如何，此舉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傷害，堡主何不答應？」古逸飄插腔道：「老朽深信沈老鷹必有他的看法！」

廖承天苦笑一聲，道：「好吧，等下老夫跟犬子便親自去計算一下！」

× × ×

深秋白晝逐漸縮短，太陽一早便沉落於西山了，天地一片蒼茫！

不久，丁南山便跑入書房對沈鷹道：「在下已清點過人數了，現留在堡上的尚有一百零七個人，包括兩個女僕，三個下人！」

「包不包括老夫及你？」

「不包括，這數目只是武士，女僕及下人而已！」

「如此說來，武士只有一百零二個的了！」

「正是！」

「請總管今夜格外小心，老夫怕今夜仍不會安穩！」

丁南山恭聲道：「這個在下自會小心！」說罷退了出去。

不久，廖承天父子亦走了進來，道：「廖某父子悄悄計算過了，堡內的武士共有一百零四個！」

沈鷹目光一亮，急問道：「是否包括那兩個婢女及三個下人？」

廖子湘搖搖頭，沈鷹立即負手去書房內踱起步來，道：「但丁南山剛才告訴老夫，堡內武士只有一百零二個！你們沒有數錯吧？」

廖子湘斷然道：「絕不會錯！晚輩跟家父各自計算了一次，數目都是一百零四個！」

廖承天却反問道：「丁南山眞的說只有一百零二個？這，這是什麼意思？」

沈鷹冷笑一聲：「意思很明顯，今夜又會有兩個武士讓人吸掉血液而死！」

廖子湘驚呼一聲：「神捕是說吸血的是丁，丁二叔？」

沈鷹急喝道：「輕聲一點！老夫並沒說吸血的是他！」

「那麼……」

沈鷹道：「總之，由現在起，大家小心監視武士的行動！明早請堡主想個藉口把全堡的武士召集在廣場上訓話，然後再暗中計算一下人數！」

廖承天道：「湘兒，你照神捕的吩咐去做便行，這件事千萬不可洩漏出去！好吧，神捕咱們先去吃晚飯！」

晚飯之後，衆人便混在武士隊中在堡內四周巡邏起來。這一夜却在平安中渡過，日出之後，廖承天立即叫武士吶鑼集合，那些武士聽見鑼聲便都集中在廣場內。

廖承天站在台階上說了一番鼓勵的話，沈鷹及廖子湘暗中計算一下人數，赫然是一百零二個！

兩人互視一眼，交換了眼色，廖子湘不由心頭暗暗佩服起來：「沈鷹神捕之名的確不是浪得虛名，一早便計算到今日內定會少兩個武士！咦，莫非丁二叔眞的，眞的是……」他再也不敢想像下去。

廖承天一席話說得頗久，沈鷹雙眼不斷注視着丁南山，只見他臉色凝重，入房立即把門閉起，目光一瞥，臉色登時大變，急忙把一隻打開的木櫃關回，隨即標前一步走至炕前，揭起木板一望，幸而那兩具屍體不曾被人移動過。

他蓋回床板，怔怔坐在炕上沉思起來，臉色却越來越難看，心中不能斷定自己的秘密是否已爲人知悉。

良久，只聽他發出一道長嘆，手掌落在刀柄上，隨又鬆開，一個虎躍跳起走向內堂。只見沈鷹、古逸飄、廖承天、廖子湘以及樊榕年等人坐在小廳上相談甚歡，毫沒憤怒驚慌的異樣表情。

廖承天還熱情地問道：「二弟，可是有事找我？」

丁南山鬆了一口氣，忙道：「小弟只是來問大哥一件小事！」

廖承天訝然地道：「是什麼事？」

丁南山欲言又止，半晌才道：「請大哥到書房來！」

廖承天瞥了沈鷹一眼，道：「好吧！」兩人聯袂走入書房，丁南山隨即把門關起。

廖子湘長身欲起，沈鷹急忙把他按住了。

廖承天見丁南山一副欲言又止的神色，忙問道：「二弟到底有何事要跟愚兄商量？」

丁南山輕嘆一聲，道：「大哥爲何不暫時棄堡外出避一避？」

他留住，老夫打算到他房中搜查一下，說不定能查到什麼蛛絲馬跡來！」

廖子湘喜道：「如此甚佳！想不到這幾天咱們都是白驚一場！」

沈鷹道：「假如那個活骷髏是他所扮，很多事情便可以解釋了——他可能有了貴堡地窖的鎖匙，出入自然無阻。至於揮手能噴出綠烟，吹火成焚，這只是江湖玩雜耍的騙人玩意而已！」

廖承天想了一下，道：「但當第一次紅衣骷髏在廖某面前出現時，他當時還跟先父在堡外！」

廖子湘想了一下，叫道：「爹，不對，當時爺爺叫他守在城牆上，他並沒有跟我們在一起！」

廖承天臉有難色地道：「但他要分身總會乏術吧！」

沈鷹道：「不然，說不定他是個易容高手，當時在牆城上的他是假的，他不曾出手，任誰在那個時候都不會對他產生懷疑！」

廖子湘想了一陣，拍腿道：「假如如此，他便是殺害爺爺的兇手了！」

廖承天亦勃然變色，怒道：「當眞可惡可恨，把他活捉拿來，五馬分屍猶不能洩恨！」

沈鷹急道：「至於其他的『神鬼之技』也可能只是種障眼法而已！不過他體內能發寒氣，也可能是他新近練成了一種什麼邪派武功，那些死者屍體上冰涼，大概是被他那種邪門的掌風震斃，起初老夫見死者臉上一片青白還以爲是中了毒呢，此刻才想通其中關鍵！」

飢不擇食

沈鷹走到廖承天的書房，立即把門閉起，並把所見告訴了廖承天！

廖承天一聽之後，臉上登時變了顏色，大怒道：「廖某如此待他，不料他却恩將仇報，好個奸詐的小人，又是一個項百勝！」

沈鷹忙道：「廖堡主請勿衝動，老夫要的是眞憑實據！」

廖子湘問道：「神捕有何辦法？」

沈鷹沉思了一陣道：「暫時且勿打草驚蛇，下午廖堡主請他過來一趟，盡量把

廖子湘叫道：「爹，咱們現在便去把他殺掉，爲爺爺及死去的武士報仇吧！」

廖承天道：「不必緊張，且聽神捕有何吩咐。」

沈鷹道：「在未有眞憑實據之前，千萬不能稍露風聲，打草驚蛇，跟他相處亦不能有異尋常，不知堡主做得到麼？」

廖承天道：「廖某盡力而爲，相信不會露出破綻！」

「如此甚佳！」沈鷹目光望向屋頂，悠悠地道：「現在先去休息一陣，今夜可能會有一場惡鬥！」

× × ×

午時過後，廖承天把丁南山召到書房，沈鷹立即潛入他寢室內。

他首先把木櫃打開，取出那個錦盒，目光一落，只見盒上寫着五個篆字：少林小還丹。

心中忖道：「少林小還丹乃是武林珍貴之藥，以七十二種罕見的藥草煉製而成，功能補氣益陽，活筋通脈，有起死回生之力，丁南山能得到一盒，當眞不簡單！」隨即把之揭開來看，見盒中只餘三顆，他手掌探落，隨即又收了回來，重新把盒子蓋好，放回木櫃中。

目光四處一瞥，輕輕把抽屜木櫃逐一打開來檢查，却都是些日用品，他不覺有點失望。

最後目光落在炕上，立即輕輕走前，揭起床板向下一望，一顆心幾欲僵住，炕內躺着兩個武士，一律都是頸上血管被人切開，屍體肌膚一片青白，料死者曾經大量失血。

沈鷹心念電轉，正在沉思間，耳畔突然聽到一個沉重的步履聲由遠而來，他猛吃一驚，放下床板推開後窗，匆匆離開。

來的果然是丁南山，他臉色凝重，入房立即把門閉起，目光一瞥，臉色登時大變，急忙把一隻打開的木櫃關回，隨即標前一步走至炕前，揭起木板一望，幸而那兩具屍體不曾被人移動過。

他蓋回床板，怔怔坐在炕上沉思起來，臉色却越來越難看，心中不能斷定自己的秘密是否已爲人知悉。

良久，只聽他發出一道長嘆，手掌落在刀柄上，隨又鬆開，一個虎躍跳起走向內堂。只見沈鷹、古逸飄、廖承天、廖子湘以及樊榕年等人坐在小廳上相談甚歡，毫沒憤怒驚慌的異樣表情。

廖承天還熱情地問道：「二弟，可是有事找我？」

丁南山鬆了一口氣，忙道：「小弟只是來問大哥一件小事！」

廖承天訝然地道：「是什麼事？」

丁南山欲言又止，半晌才道：「請大哥到書房來！」

廖承天瞥了沈鷹一眼，道：「好吧！」聲一响，沈鷹走了進來，把房門關起，道：「堡主，剛才老夫怕你們露出神色故意說搜不到什麼，其實他房內躺着兩具武士的屍體！」

「什麼？」廖承天吃了一驚，呼道：「可是眞的？」

「老夫會騙你麼？屍體放在他炕內！還有，他那盒藥丸盒上寫着少林小還丹五個字！」

廖承天道：「二弟你可是怕了？」

丁南山乾笑一聲：「大哥不怕，小弟又怎會怕？只是生人不與鬼鬥，咱們暫避一下可不算害怕！」

廖承天心念一轉，道：「愚兄也有此意，不過沈神捕却言不用怕！」

丁南山冷笑一聲：「那禿鷹名大於實，來了好幾天，查出了什麼？」

廖承天假作考慮，道：「好吧，愚兄考慮一下，明早答覆你！」

丁南山急道：「事情緊急，而且如今老堡主經已過世，大哥大可以立即決定，何必再等到明天？」

「偌大的一個堡子，即使要離開，也得收拾佈置一下，豈能說走便走？」

丁南山沒可奈何地道：「如此好吧，小弟到前堡巡視一下！」

「今夜仍請二弟把人數報告一下，明早再核對一次。愚兄雖不是什麼大善人，但他們爲天心堡而死，咱們對他們的家屬也得表示一下心意！」

丁南山臉上不動聲息道：「這個小弟知道！」隨即轉身開門離去。

廖承天坐在椅上沉思起來，忽聽步履

「他竟有這珍貴的療傷聖藥？」

「老夫亦是大惑不解！」

「除此之外尚有搜到其他東西否？」

沈鷹搖搖頭，廖承天噓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那個紅衣骷髏便不一定是他了！」

沈鷹心頭猛地一動，雙眼注視着廖承天，廖承天道：「假如他是紅衣骷髏，起碼房內也該有一套大紅袍以及骷髏骨頭，還有一點，他武功不可能比廖某高，須知他即使最近練成了什麼邪派武功，亦不可能已至刀槍不入之境地！」

沈鷹目光神采連閃，抽出烟桿裝烟抽吸起來。

天漸漸又黑了，宿鳥在樹上不停地啾叫着，廖承天心頭忽然又升起一股不祥之感。

晚飯後，夜風越來越急，天氣越來越冷，羣豪飽餐之後，站在內堂廳內靜候。

初更的梆子聲傳來，二更的梆子聲又傳來了，活骷髏並沒有再出現。

直至四更的梆子聲過後，堡後才傳來一道尖銳而又漫長的呼叫聲，古逸飄等人立即望向沈鷹，沈鷹剛走了兩步，又停了下來，道：「你們去看看，堡主跟老夫在此策應！」

他待衆人去了之後才把桌上的蠟燭吹熄，叫道：「堡主，你匿在樑上不可現身，老夫去看看便來！」說罷便縱身躍出院子中，接着提氣飛向廣場。他躍上圍牆四處一望，月光皎潔，大地一片光輝，却不見有丁南山的影子。

沈鷹略一沉思，踏着屋瓦向大殿後廂

走去，看看已至丁南山的寢室上，捲起衣袂躍將下去，伸頭自窻隙望將進去，只見房內一團影子一閃，光綫不足分不清是什麼顏色，接着便消失在房外，沈鷹重新飛上屋頂，跳向天井，月光下只見紅衣骷髏抓住一個武士，低頭便咬！

沈鷹大喝一聲，抽出烟桿猛擊過去！紅衣骷髏雙手仍然緊緊抓住那個武士，喉頭聳動，咕咕亂响。見沈鷹烟桿擊來，雙脚一蹬，跳開三尺。

沈鷹再一喝，烟桿化擊爲掃，「噗」的一聲，掃在其腰上，紅衣骷髏「吱」叫了一聲，倏地抓起武士當作武器，向沈鷹猛撞過去。

沈鷹連忙一閃，紅衣骷髏脫手把屍體拋出，同時袖管中飛出一團綠烟，把周圍籠罩起來。

沈鷹猛地踏前一步，劈手發出一掌，綠烟翻騰，迅即擴散開去。

忽地一股陰風自旁襲至，沈鷹連忙偏身閃開半丈，腰上被餘風掃及，立時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他急忙運起內家眞力迅速走了一個小周天，解去寒氣，再向前走去。這刹那，廖承天及古逸飄等人，以至堡內的武士都聞聲而來。

沈鷹胆子一壯，一掌護胸，一桿護首急竄而去，只幾個起落，便投至院子中，古逸飄正好迎面奔來，問道：「什麼事？老鷹。」

沈鷹游目四望，沉聲道：「那鬼東西又來了！」

「在那裏？」

「不見了！」沈鷹沒好氣地道：「快搜一搜！」他等古逸飄等人離開之後，推開丁南山的寢室木門一望，房內空空不見有人，不由詫異道：「剛才老夫明明見他坐在床上練了一陣功，體內又排出一股森寒之氣，最後又服了一顆藥丸，然後躺回床上。

沈鷹心念電轉，立即想到一個辦法，當他返回內堂時，步子突然輕快起來。

他跟廖承天閉起書房大門密談了一陣，廖承天便悄悄叫金顧城自後堡下山。

與此同時，下人却來報告司馬城帶着一個老頭回來了。

功敗垂成

跟司馬城回來的那個老頭，老態龍鍾，不過精神還旺盛，身子也還硬朗，只是那滿臉似刀刻般的皺紋，滿頭的白髮，令人有不忍卒睹之感。

他便是有「魔幻大師」之稱的姚千寶，武林中識得他的人極少，他原就不是武人，是走江湖賣藝的大行家，門下徒弟衆多，晚年退休在家，對一些騙人的障眼法更加苦心孤詣研究。

沈鷹叫司馬城付一千兩銀子與他，請他上山五天。

他來了之後，沈鷹並不介紹他的來歷，立即跟他關在書房內閉門研究起來。

× × ×

經過昨夜，沈鷹已整理出一個頭緒來，他肯定了幾件事，也推翻他先前的設想。肯定了的事是丁南山絕不是紅衣骷髏，他只是紅衣骷髏的內應。

紅衣骷髏既非閻君雄的鬼魂，亦非任何一種鬼怪，他必是生人所扮，這人裝神扮鬼只爲了吸食人血，大概是爲了練一種什麼邪門武功。

問題是這人的身份到底是誰，却還未能猜測出來。

是故沈鷹跟姚千寶想了一個辦法：假裝紅衣骷髏，套取丁南山的口風！

這個計劃只有五個人知道：沈鷹，姚千寶，廖承天，古逸飄及司馬城。

計劃是準備今夜實行，現在只等金顧城回來便可以着手準備了。

金顧城捎着兩個包袱在午時之末回來，那兩個包袱一個包着一襲大紅袍，一個包着一個骷髏頭，一雙手骨，一雙脚骨。

這是沈鷹叫他到固城向「續骨聖醫」冷中熱借來應用的。

沈鷹抓起那個骷髏頭一望，心頭登時一沉，這個骷髏頭雖大，却絕不可以戴在頭上！

沒有骷髏頭又如何假扮紅衣骷髏，衆人心頭均是一冷，古逸飄道：「那人又爲何能戴上骷髏頭？」

此話一出，衆人臉色又是一變，心中立即想到「賽壽星」樊千里那顆碩大無比的頭顱來。

廖承天顫聲道：「如此說來，樊前輩也是讓那個見不得光的傢伙害死的了！」

古逸飄嘆息道：「問題是咱們這個計劃豈不是白費了？」

沈鷹轉頭望向「魔幻大師」姚千寶，司馬城問道：「姚大師，你擅做面具，應該……」

姚千寶嘆了一口氣，道：「老夫生平做過不少唯肖唯妙的臉具，但做骷髏骨頭却從未試過！」

沈鷹目光一盛，道：「何不一試？」

姚千寶笑道：「如今也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誰叫老夫答應賺你那一千兩銀子，請堡主拿些麵粉及白石灰應用！」

廖承天道：「這兩項都有現成的，待廖某親自去取。」

整個下午姚千寶都跟沈鷹關在書房內，姚千寶先用麵粉覆在沈鷹臉上，首先弄出一個初步的模型，然後精雕細刻起來，最後才黏上石灰，使其堅硬。

姚千寶雖未見過紅衣骷髏之模樣，但天下間之相貌雖然千變萬化，去了皮肉，骨頭却是差不多，也不虞會被丁南山瞧出破綻來。

很快便是日落黃昏之時，天地又是一片蒼茫。姚千寶的骷髏面具也在這個時刻大功告成，緊接着他又開始替沈鷹配起藥粉來，並詳細教他如何使用，最後又拿出一隻銅管來，叫他放在口中如何用氣。

沈鷹使了幾遍已是得心應手，姚千寶便把一撮松香粉放入管內，然後叫沈鷹對火吹噴！

沈鷹口離蠟燭四尺，一口氣吹出，只聽「蓬」的一聲，蠟燭上飛起一團火燄！

姚千寶笑道：「這便是鬼魂口噴鬼火之技了！」

沈鷹手袖一揚，袖管立即飛出一團綠烟來，沈鷹道：「那鬼東西噴出的比較濃密！」

姚千寶立即低頭拿出些綠粉調配起來，再一試果然已濃了許多，沈鷹大喜，立即在四肢紮上手骨及脚骨。指骨與掌骨之間用堅硬的小鐵綫串連上來，跳動時不怕會散落。

最後沈鷹再用一塊兩面都包着鐵皮的木板紮在胸膛上，如今在尋常刀劍之前，也可刀槍不入了。

沈鷹拉開窻簾向外一望，大地一片黑暗，天上的月亮全爲烏雲所遮，只剩零散暗淡的星星。

姚千寶笑道：「這是個大好良機！」

沈鷹一壓喉管尖銳地叫了一聲，霍地躍出窻子，翻身出牆。

× × ×

當沈鷹翻出圍牆時，廖承天及古逸飄早已伏在大殿屋頂脊後監視一切。

不久，堡外便傳來一道尖銳的呼聲，聲音發自內堂的後牆，廣場上的丁南山急忙喝道：「分一半人去內堂！」

果然有一半武士立即手仗火把刀劍沿着通路走向內堂。一忽，只聽丁南山沉聲道：「你們守在這裏，待我去後面看看！」言畢便飛身穿入大殿，接着掠向後廂，推開寢室的房門，閃身入去。

古逸飄及廖承天把這一切看在眼中，一顆心怦怦亂跳，又驚又怒！

臨高望去，只見一團紅影自大殿旁邊的圍牆飛了進來，眨眼便躍上殿頂，古逸飄立即向他打了一個手勢，紅衣骷髏立即躍落天井，推開丁南山的房門走了進去。

這個骷髏自然便是沈鷹所假扮的，他一進房，便把房門關起，手袖一揚，一團綠烟立即散出，心中忖測如何開口。

忽聽丁南山怒道：「我早已吩咐你不可放下那些綠烟在房內，免得我暴露身份！丁某若有什麼不測，你又有何好處？」

沈鷹一時之間仍想不出什麼話來，又怕一開口便要讓對方聽出聲音不符，是以用力壓住喉管，發出一陣「呵呵呵」的怪笑聲。

丁南山突然道：「你今日怎地這麼早便來？啊，對啦，你昨夜喝的血不够？」

沈鷹兩隻掌骨凌空一抓，尖叫道：「快拿來！」

丁南山臉色一變。「丁某的行動已被他們懷疑，恕我不能遵命了，你要活血，自個去取吧！」

「你不要命了？」

所幸丁南山仍然聽不出這是假扮的，語氣一變，帶着三分慍色地道：「你答應再贈我一盒療傷的藥丸，如今已用盡，寒氣仍未拔清……哼，你若食言，丁某最多跟你鬧翻，你的什麼『寒心玄冰掌』也不用再想練下去了！」

沈鷹聽了一怔，隨即有點明白，「呵呵」笑道：「拿血來換！」

不料丁南山抽出雙刀，怒道：「丁某武功雖不如你，但你若然迫人太甚，丁某唯有與你拚命！」

沈鷹冷森森地說道：「你現在不怕死了？」

丁南山道：「當初丁某被你挾持時，一時糊塗跟你狠狽爲奸，但你可是答應過丁某，絕不傷害廖家三代的生命的，爲何背信把廖天高也『吃掉』！」

沈鷹呵呵笑道：「那是飢不擇食！」

話音剛落，猛地又是一道尖銳的鬼嘯傳來，丁南山臉色一變，顫聲道：「你，你……」

沈鷹聽到鬼嘯一起，知那活骷髏將至，急喝道：「快說，他是誰？」

丁南山大吃一驚，聽出聲音不對，知道時機敗露，抽出雙刀，縱身一躍，撲向沈鷹！

沈鷹聽見鬼嘯越來越近，心想找正點子要緊，閃退一步，自丁南山身邊滑開，飛向後窻，後窻虛掩，一推即開，紅影一閃，立即消逝在黑暗中！

丁南山目光滿是驚恐之色，手持雙刀在書房內急促地踱起步來！

剎那，只見房門呀的一聲推開，一股綠烟隨即飛了進來，接着一團紅影如風般飄進。

紅衣骷髏喉管呵呵亂响：「快說，人在那裏？你若不說，休怪老夫無情！」

丁南山大喝一聲：「一人做事一人當，有胆的便把丁某的命取去！」雙刀一捲，疾劈過去！

紅衣骷髏「吱」的一聲尖叫：「你自個找死，休怪老夫！」手骨一抬，拍開刀勢，跳進一步，左袖倏地探出，一股淡淡的烟立即飄了出來！

丁南山猛吸一口氣，轉身再劈一刀！這剎那，他突然感到一陣寒意襲在心頭，一雙眼皮重如泰山，恨不得立即躺在地上睡覺！

這剎那，他手脚不由一慢，只覺一陣冷風襲來，手足幾欲凍僵，緊接着肩頭一陣劇痛，紅衣骷髏手骨刺入他肉內！

這一陣劇痛使他睡意全消，可是手脚冰僵，發不出力，緊接着頸側一凉一痛，紅衣骷髏俯頭一口咬在他頸上，接着用力吸啜起來。

丁南山見鮮血汩汩流出，不由魂飛天外，叫道：「原來你，你是眞的……」

紅衣骷髏用力再吸，那還顧得答他？

「砰！」房門突然被人撞破，廖承天及古逸飄雙雙搶將進來，一劍一刀分左右砍向紅衣骷髏的腰側！

紅衣骷髏左手一沉，格向古逸飄的寶刀，同時擰腰一閃，避過廖承天那一劍！不料古逸飄刀槍只及一半，便突地變招，刀尖刺向他的大腿！

紅衣骷髏不敢戀戰，雙袖一揮，把丁南山踢開，飛身倒退！

古逸飄忽然頭重脚輕，猛吃一驚，急忙住步。丁南山蜷縮在地上，輕聲道：「白烟有毒……大哥，小弟，對不起你……」

廖承天雙眼盡赤，鋼劍如毒蛇出洞般飛捲出去！

與此同時，一道尖銳綿實的嘯聲，舖天蓋地而來！

紅衣骷髏不敢戀戰，霍地跳窗飛去！

房門口一閃，又來了一團紅影，却是沈鷹假扮的。「那鬼東西呢？」

「自窗口跑了！」

沈鷹也穿窗而出，附近的武士看見，都是大叫大呼起來。沈鷹游目四望，不見那紅衣骷髏的踪影，幾個起落已躍至院子裏，只見綠烟飄渺，他直衝入綠烟之中，仔細一望，綠烟自井口飄揚起來。

沈鷹心頭一動，目光大盛，突然想通了一個問題，不由哈哈大笑起來。

廖承天扶着古逸飄跑了出來，問道：「如何？」

「放心，老夫自有辦法！」

那些武士以及廖子湘等人見廖承天跟紅衣骷髏談話都是驚恐萬狀。

鬼打鬼

書房之中，一燈如豆，遠處的梆子聲，傳訊二更。

沈鷹一邊叫姚千寶再配藥，一邊對詫異的廖承天道：「老夫估計那個紅衣骷髏必定是項百勝！」

廖承天脫口道：「他還未死？」

「未死！也許那水牢之內有什麼小動物，可以裹腹，他以此爲食物，加上練有什麼邪門武功，可以減少食物的消耗，所以未死！那天咱們找不到他，料他是躲在鐵門之後，所以老夫才會聽到那兩道呼吸聲，後來大概因爲老古說話，地道回音振盪，他趁那時候換氣，所以以後才再聽不到！」

司馬城接問道：「頭兒，咱們後來用沸水熱油潑淋，他若是生肉之軀，能忍受得住麼？」

「那時候他可能已沉在小潭中，所以對他毫沒影响！內功煉至化境，泅水幾個時辰不呼吸，並非什麼奇事！」

廖承天又問道：「廖某第一次跟他見面，他由天窗逸出，這點如何解釋？」

「老夫估計他必是練成了一種極爲厲害的『縮骨功』，加上食物少，身子必然奇瘦，所以能自那一尺見方天窗鑽出去，這也是並非不可能之事！」沈鷹喘了一口氣續道：「由於丁南山已跟他狠狠爲奸，所以他必有地窖的鎖匙，當時令尊跟他大戰，樊榕年等人趕去，他聽到脚步聲，發出綠烟，掩飾行藏，令尊視綫受阻看不到他用鎖匙把鐵鎖打開，所以以爲眞的是鬼魂所變！」

羣豪聽了暗暗點頭，沈鷹又道：「至於口噴火燄，化燈爲綠，掌發綠烟，目露青光，都是些騙人的障眼法而已！」

廖承天點點頭道：「原來如此，倒給那斯嚇了一跳！廖某曾聽說過，項百勝十分聰明好學，無所不愛，無所不學，子曰學百藝者必無所成，所以武功便並不太高了！」

古逸飄接道：「不過現在觀他的身手却比咱們任何一個都高！」

司馬城道：「這個當然，任何一種人被人囚禁在不見天日的地方，只要他求生之念未絕，必會專心修煉某項技藝起來，對項百勝來說，自然是學武了，因爲在那種地方，已心無旁騖了！」

沈鷹又道：「剛才丁南山臨死之前說白烟有毒，其實那只是一種迷魂霧，吸了能使人沉睡，老堡主大概是吸了那種白烟，所以在睡夢中被他『吃』掉！」

廖承天一拳擂在桌上，怒道：「這廝又多欠我廖家一條人命！」

沈鷹道：「他跑不了的！咱們在厨房發現的那一缸血，其實是丁南山爲項百勝所備的，他怕自己以及項百勝洩漏行藏，所以把人殺死之後，抽血準備給項百勝用

當初還以爲他新近練了什麼邪門武功！」

羣豪至此全都信服，即使再有點疑問，也都只是枝節而已。

沈鷹道：「現在事機已危急，請諸位助老夫一臂之力，找些大塊的麻石來，封住那口廢井！老夫跟廖堡主則守在橱外等他出來！」

古逸飄叫道：「如此大佳，咱們便學張天師來個活捉骷髏精！」

衆人不由笑了起來，廖承天道：「神捕，廖某有個要求，廖某要親手殺死那惡鬼，至於破案及緝拿的聘金，廖某願付十萬两，未知神捕滿意否？」

沈鷹笑道：「十萬两足够矣！事不宜遲，現在立即行動吧！」

姚千寶急道：「且慢！這是『甘草醺腦丸』，你們每人口中各含一枚，便不怕那人的迷魂烟了！」又取了兩張透明的紙來，叫沈鷹放在眼眶內。

沈鷹道：「這是什麼東西？」

「此紙塗上螢光蟲焙製的磷粉，遇光會發綠，當你在項百勝面前出現時，只怕他也要吃了一驚！」姚千寶得意地笑了起來。沈鷹也跟着笑了起來，衆人隨即離開內堂。

× × ×

四更將盡，五更未至，天地仍然一片漆黑。沈鷹及廖承天匿在廖天高的寢室內，桌上點了兩根蠟燭，室內纖毫畢露。

過了一陣，沈鷹輕聲道：「來了！」

果然不久，便見衣橱木門打開，一團紅影跟着飛了出來！沈鷹大喝一聲，虎躍而起，袖管飛出兩股凌厲的掌風，直奔紅衣骷髏的丹田要害！

紅衣骷髏一抬頭，猛見一個跟自己一模一樣的「東西」，不由吃了一驚！

說時遲那時快，沈鷹的掌風經已擊至，而廖承天的長劍也在這剎那展開攻勢。

紅衣骷髏身子一縮，躲入衣橱，只聽「蓬」的一聲巨响，衣橱碎裂木板橫飛！

紅衣骷髏却在這剎那，冲天飛起，雙手向上一揚，「嘩啦」，屋頂破開一個洞，紅影一閃，立即自洞中竄了出去！

他快，沈鷹也不慢，依樣劃葫蘆衝出屋頂，只比對方稍慢半步！

沈鷹立足未定，紅衣骷髏「吱」的叫了一聲，拍出兩股冷風來，沈鷹跳開一步閃開，也拍出兩股掌風。

紅衣骷髏同樣跳開閃避，衣袖一搧，隨即飛出一團綠烟，沈鷹「呵呵」大笑，也發出一團綠烟！紅衣骷髏一怔，眼眶綠光大亮，沈鷹微微轉頭，迎向光處，雙眼也發出兩團綠光！

紅衣骷髏大叫一聲，兩脚連縱，躍落院子中，沈鷹那裏肯放過他，急追下去。

紅衣骷髏投院落子中，古逸飄及司馬城等人立即把四周團團圍住！

天上雖沒月亮，但樹上的風燈，仍把院子照得光如白晝。

紅衣骷髏身子突然掠起，撲向一棵大樹，袖袍一揮，樹上的風燈光綫倏地一黯，接着閃着綠幽幽的光芒。

沈鷹大喝一聲，也是飛身躍起，左袖一捲，拍向紅衣骷髏的後腰！

紅衣骷髏曲腰打了個後翻，自沈鷹的頭上越過，反而落在沈鷹的背後，右袖運勁，堅如鐵板，如鋼刀般切向沈鷹肩膊！

沈鷹猛吸一口氣，急運「千斤墜」飛落地上，臨落地之時右袖一揮，一股綠粉飛出，樹上的燈光也變成綠色！

沈鷹雙脚落地，一個踉蹌幾乎跌倒，却是因爲雙脚綁着一對脚骨，運用不能自如。

紅衣骷髏眼眶中的綠光大盛，瞪着沈鷹，沈鷹也瞪着他，忽地同時發出一陣「呵呵呵」的笑聲。

紅衣骷髏冷冷道：「你學得很像！」

沈鷹心中暗暗好笑，忽地童心大發，也冷聲道：「你也學得很像！」

紅衣骷髏一怔，隨即怒道：「我學你的？」

沈鷹也道：「難道是老夫學你的？」

紅衣骷髏大怒，袖管對着一盞風燈，燈內的火焰倏地飛出燈籠，冉冉落在他手骨上。剎那之間，便變成綠幽幽的鬼火。

沈鷹笑道：「雕虫小技，何足道哉？」一掌拍出，也見一團火焰飛出燈籠，再運上「吸」字訣，火焰也冉冉落在掌骨上，低頭用勁一吹，只聽「蓬」的一聲，一股火焰帶着烏烟捲向紅衣骷髏！

與此同時，紅衣骷髏也張口吹出一股火焰，兩股火焰在半空相觸，又再發出一聲「蓬」的怪响。

沈鷹笑道：「這是老夫學你的麼？」

紅衣骷髏呵呵大笑：「莫非是老夫學你的？」

四周的武士聽得全是哈哈大笑，都覺十分有趣！

沈鷹雙脚用力一震，「卜卜」連聲，紮帶掙斷，腿骨跌落地上雙脚立即落地！

紅衣骷髏依樣劃葫蘆，也弄掉腿骨，雙脚一落地，衆人才知道他身材原來不高！再一陣卜卜之聲，手骨跌落地上，沈鷹道：「這次你不是學老夫的麼？」

紅衣骷髏道：「你學了這一招看看！」左掌倏地發出一股冰冷無比的掌風！

沈鷹也急運勁拍出一掌，兩股掌風半空相觸，發出一聲暴响，紅衣骷髏上身急晃幾下，最後還是蹬退了一步，沈鷹却連退兩步，心中驚道：「這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東西內力當眞深不可測！」

心念未了，只聽紅衣骷髏吱地叫了一聲，標前兩步，雙掌如輪，向沈鷹胸膛撞了過來！沈鷹不敢攖其鋒，身子一偏，錯開兩步，左掌急切對方腰肢！

紅衣骷髏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掌直拍沈鷹臉門！這一招，距離既短，變化又速，沈鷹微微一怔之下，一股冷風已使人喘不過氣來！

沈鷹只覺臉上肌膚欲裂，急切間不暇多思，猛使一招「鳳點頭」，一彎腰反向對方懷內撞過去！

這一招更是大違常理，紅衣骷髏顯然大出意料，只得向後飄退，沈鷹却擰腰向側滑開兩步！

兩人雖只互換數招而已，但其間之兇險，招數變化之精奇，時間拿捏之準繩，已使周圍的觀衆目不暇給，喘不過氣來！

兩人同時發出一聲暴喝，各自標前一步，紅衣骷髏左掌護胸，右掌在瞬息之間已拍出七掌，每一掌都擊向對方的要害！

沈鷹左爪右掌也連使七招，把對方的

攻勢一一破去！

紅衣骷髏吱的一叫，左掌倏地印出！

沈鷹雙掌招式已老，如何擋架？只見他不慌不忙地錯開一步，紅衣骷髏更快，倏地化掌爲劈，急劈沈鷹的脊下！

沈鷹再一閃，左掌一翻，烟桿已抽握手上，接着反掃對方左臂！

紅衣骷髏武功端得厲害無比，眼看那一劈氣勢沉重威猛，可是倏忽之間已又化劈爲抓，反抓烟桿！

沈鷹手腕一落一彈，烟鍋在電光石火間已敲在對方的胸膛，只聽「篤」的一聲響起，紅衣骷髏夷然無損，那一爪一圈，改抓沈鷹頭顱！剎那，沈鷹才醒起對方的胸膛跟自己一樣，都紮着一塊木板！

說時遲，那時快，紅衣骷髏那一爪已即將抓及沈鷹的頭顱，沈鷹護架已來不及，電光石火間，手腕一沉，烟鍋急戮對方丹田。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紅衣骷髏自忖技高對方一籌，豈肯如此？

身子飛退一步，手臂暴長，仍然抓向對方頭顱，可是只這一瞬間，沈鷹已緩出手來，右掌側揮，五指反抓對方手腕！

好個紅衣骷髏倏地化爪爲掌反劈沈鷹的手臂，沈鷹一吸氣，飛身後退一步！

他一退，紅衣骷髏立進，雙掌運起九成眞力猛力擊出，兩股陰寒無比的掌風立即急湧而出！沈鷹身子機伶伶打了個冷顫，指尖竟然有僵硬感覺，連忙運氣護住心頭，不敢攖其鋒，急閃兩步。

紅衣骷髏「呵呵」一笑，又再拍出兩掌，這兩掌紅衣骷髏拚盡全力施爲，天地間的空氣幾乎凝結，地上冷凍成冰！那些武士紛紛退了開去！

沈鷹也是連退數步，身子一斜，自側發出兩掌，把對方的來勢稍阻一步！

一聲鷄啼傳來，紅衣骷髏忽然似着了瘋病似的撲將過來，手臂翻動間帶着一陣陣的冷風。沈鷹身上僵冷之感越來越盛，見狀心頭大悸，又是退了幾步。紅衣骷髏得理不饒人，再發出一掌！

沈鷹身子急掠，橫竄二丈，紅衣骷髏尖嘯一聲，突然向人羣撲去！

沈鷹忙道：「這東西又要吃人吸血了，大家小心！」硬着頭皮飛撲紅衣骷髏後背！

× × ×

古逸飄及廖承天見紅衣骷髏撲向一個武士，刹那間也明白對方的用意，一齊斷喝一聲，一刀一劍，一左一右急劈過去！

紅衣骷髏兩掌急揮，刀劍吃掌風一擊，立即盪了開去，這刹那，古逸飄及廖承天都忽然覺得兵刃冰冷如水，心頭大震，眼睜睜望着對方在旁邊掠過！

司馬城年紀雖輕，却十分鎮定，沉腰紮馬，猛地打出兩招「百步神拳」！

紅衣骷髏吃拳風一擊，身子震了兩震，却不曾受傷，怒喝一聲，改撲司馬城！

這刹那，沈鷹亦已趕到，猛喝道：「吃老夫一桿！」烟桿挾着勁風，急敲對方後背的「靈台穴」！

紅衣骷髏頭也不回，左袖向後一揮，反掃沈鷹臉門！沈鷹撐腰一閃，左手五指向上一翻，只聽「噹」的一聲，撕下對方一角衣袖下來！

紅衣骷髏走勢未盡，右掌發出一股冷風湧向司馬城！沈鷹急道：「快退開！」

司馬城凌空打了一個跟斗，飛向一棵大樹！這刹那，古逸飄及廖承天也同時趕到，刀劍齊揮把紅衣骷髏攔住！

紅衣骷髏倏地一飛而起，越過衆人的頭頂，撲向一個武士！

那武士大驚，一閃未能閃開，讓紅衣骷髏一把抓住，猛覺心房一陣寒冷，手足冰凍，接緊着頸側一痛，紅衣骷髏張開鋒利的門齒「噗」的一聲咬了下去，鮮血立即迸湧出來！

沈鷹看得眥眦欲裂，兩掌提起九成眞力拍出兩股凌厲的掌風！

紅衣骷髏抓着武士，牙齒仍不離頸側，猛地閃開兩步，左袖待對方掌風稍止，倏地飛出一團淡淡的白烟！

這刹那，沈鷹腦中靈光一閃，裝作中了迷魂烟，軟軟地癱了下去，紅衣骷髏喉頭「呵呵」亂响，態甚歡愉。

沈鷹身子將臨觸地時，右袖也是一揮，發出一團淡淡的白烟！

這一招大出紅衣骷髏的意外，待到他發覺已吸了不少迷魂烟入腹，倏地一陣昏眩，再也無法抓得住那個武士！

「砰！」武士摔落地上，紅衣骷髏伸手入懷裏要去取解藥，沈鷹那裏肯讓他如願，左爪右掌，一口氣攻出十七招！

紅衣骷髏連連後退，出手之間勁力大減。沈鷹十七招之後又是二十一招。

只聽「砰」的一聲，紅衣骷髏小腹吃了沈鷹一掌，霍地摔落地上！痛得他在地上飛猿起來，也使他頭腦一清。

沈鷹大喜，不禁哈哈大笑起來，雙手在臉上一抓，骷髏面具登時破裂，麵粉及石灰碎塊四處飛濺！

就在這刹那，地上的紅衣骷髏倏地飛撲起來，一掌拍在沈鷹的胸膛上！

沈鷹猝不及防，身子向後飛出，「噗」的一聲跌倒地上！

紅衣骷髏口角突然湧出一絲鮮血，喘着氣道：「你懂得使詐，難道老夫不懂？可惜老夫功敗垂成，假如再過三天，老夫的『寒心玄冰掌』大功告成，便是天下無敵了！不過，現在……」

沈鷹身子伏在地上，腰間烟桿上的烟鍋忽然脫桿飛出，「噗！」烟鍋竟然射入紅衣骷髏的麻穴內！

紅衣骷髏身子猛震，口角鮮血泉湧，喃喃道：「你中了老夫一掌怎地不死？」

沈鷹猛吸一口氣，坐直起來，撕開胸前的紅袍，露出那塊包着鐵皮的木板來。冷冷地道：「你能刀槍不入，難道老夫不懂？」

紅衣骷髏大叫一聲：「天亡我也！」哇的口噴鮮血，一跤跌坐地上不能動彈。

沈鷹拭去嘴角的血跡，淡淡地道：「項百勝，老夫也很佩服你，在那不見天日的水牢內，竟然尚有求生之念！這五年，你以什麼作糧食？」

「水潭中有蛇，有水老鼠，老夫會餓死麼？而且自從老夫練了『九天玄冰心法』之後，已可半月不必進食！」

「以前你爲何不練這邪門的武功？」

項百勝倏地拿下頭上的骷髏骨，露出眞面目來。此刻東方經已泛白，衆人舉目望去，只見項百勝那顆頭顱瘦得皮包骨，

跟骷髏幾沒兩樣！

接着又把大紅袍撕開，露出骨瘦如柴的身體來，厲聲道：「若非迫不得已，誰肯練這種邪門武功？你以爲人血很好喝？呸！又腥又臭，不過，『寒心玄冰掌』共分九重，一練便得一口氣練至第九重，否則便前功盡廢；甚至會走火入魔，練至最後關頭，若不喝熱血，自己也得凍僵！老夫曾經離開水牢，可是外面氣温不同，進展極慢，須喝七七四十九日的人血才能大功告成，所以只得再返回水牢，在這裏則只需喝十天人血便可功德圓滿了！」

「你到外面殺死了樊千里？」

項百勝格格笑道：「因爲要喝人血，老夫便想出這個方法來！」

項百勝急速的喘了一口氣。續道：「老夫殺死了樊千里後，又潛入他家，把他一家殺死，然後用『化骨水』毀屍滅跡，最後又用『蝕肌散』化掉樊千里屍身上的皮肉，取走他的骨骸，回來略作改裝，使頦骨能受臉上肌肉控制，以便咬人吸血！

「老夫買齊了一切應用之物，重新潛回水牢，後來想到必須有一個人作內應，所以擊了丁南山一掌，威脅他跟老夫合作，其實老夫給他的藥，只是取自井內的泥土，他却視如拱壁，愼而重之的放在錦盒內！」

說到這裏，項百勝狂笑走來，嘴角又湧出一絲血絲，沈鷹剛才那一掌着實厲害。他笑了一陣才續道：「可笑的是他竟然一直以爲無藥便不能醫治，乖乖聽老夫的話！其實老夫雙掌尚未功德圓滿，加上根本不欲取他的生命，他受傷不重，每日迫出寒氣一次，半月便能痊癒！」

廖承天喝問道：「那夜在堡外的那羣矇臉人又是誰？」

項百勝又是格格一笑：「他們都是些中了老夫『寒心玄冰掌』的人，老夫要他們依計來鬧事，然後才給解藥他們，他們能不聽話麼？」

沈鷹長嘆一聲：「你城府深沉，手段毒辣，實在該死有餘，可惜老夫不能親手殺你！」

項百勝露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來，怪聲叫道：「你傷得很重？好極了，又多一個給老夫墊背！」

沈鷹不答，閉目盤膝運功療傷起來。

項百勝剛一怔，猛聽廖承天喝道：「他不能殺你是因爲他答應廖某，讓我親手殺死你！」長劍倏地急劈下去！

「噗！」項百勝痲穴被制，不能閃避，吃長劍一劈，身體登時變成兩片，廖承天殺死了他，猶不甘心，鋼刀如車輪般在屍身上亂砍一陣。

樊榕年大喝一聲，也使刀劈了幾下。

× × ×

太陽越過圍牆，院子內一片溫暖，沈鷹頭上突然冒起一團白霧，那白霧落在地上，忽地變成冰冷的水珠，羣衆都替沈鷹担憂起來。良久，才見沈鷹散功長身立起，青着臉，輕嘆道：「好厲害的『寒心玄冰掌』！若不是項百勝吸了迷魂霧，功力驟減，又加上胸前那塊鐵皮木板，只怕老夫還要比他早死一步了！」

羣衆見他沒事，歡呼一聲，圍了上去……

（本篇完）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環球小說多姿采
每個星期出新書
環球出版社發行

司馬紫烟著 港幣十元

馮嘉著 港幣十二元

馬雲著 港幣九元

雙煞爲報復 長安染血腥

臘月十二。

雪舞長安。

時屆歲晚，雖然天氣寒冷，仍然蓋不住人們那種年節的熱鬧氣氛，長安城內，到處可以看到在忙着的人。

飄舞的雪花如落英繽紛的梅花，飄落在屋簷上，街道上，更飄落在匆忙的行人身上。

到處可見白色。

× × ×

一個全身裹在風氅雪帽中的人，披了一身白雪，脚步匆忙中，仍然不失穩重，穿過兩條街巷，來到一座宅院門前，脚步一緩，站住，目光打量了一下這座宅院——大概是要辨認清楚，然後才舉手扣動門上的銅環。

但這人的手才觸及銅環，那兩扇緊閉的黑漆大門刹時大開來。

披了一身白雪的人先是一怔，繼之舉步跨進門內。

連身上的雪也沒有抖落。

入門是一個頗大的庭園，大門在那人跨進庭園之後，立刻又關閉了。

越過庭園是一座敞廳，憑欄坐着兩名一穿皮裘，一穿絲緞長袍的中年人，正自圍爐喝酒談笑賞雪。

一期完新派短篇故事

文圖・飛劍雲・基耀黃

雙煞

這兩個中年人的一身衣着不但是兩個極端，相貌也極之相異。

穿皮裘的中年人臉如重棗，甚至連眼白也是紅的，整張臉龐紅得有如滴出血來；但另一個身穿絲緞的中年人却恰好相反，一張臉比雪還要白，根本看不到一絲一毫的血色，慘白得有如冰雪透明。

這兩個中年人對於那位披了一身雪進來的人，似乎看不見，兀自在喝酒談笑。

那人却屹立着，一任雪花飄落在頭上身上，雙眼精光如電，直視着那兩個中年人。

× × ×

「紅白雙煞？」披了一身雪的人一字字說出來。

敞廳上靠欄而坐的兩名中年人，這時毫不驚訝地驀然將目光一齊落在那人的身上。

「你就是那位人稱紅葉公子的楓林莊主秋楓？」說話的是臉如血的那位中年人，語聲也有如熊熊的烈火般。

「正是在下！」那人說話間，渾身一抖，不但抖落一身雪花，也將頭上的風帽，身上的風氅抖脫落地！

這一個動作好瀟洒撇脫！

這位年輕瀟洒的年輕人，正是楓林莊主，人稱紅葉公子的秋楓！

秋楓爲何在這歲暮天寒的時候，來到了長安。

× × ×

「你來了，很好！」說話的是臉色有如冰雪般蒼白的中年人，語聲比冰雪還要冷，令到聽的人忍不住會打個冷顫。

秋楓一動不動地站着，一任雪花飄落在他的頭上肩上，那件皮袍胸襟上綉的那片楓葉，像要將落雪燒溶一樣醒目。「在下應約而來，你們也應該放人了！」

原來秋楓這次趕到長安來，是爲了落在紅白雙煞手上的人質。

那到底是甚麼人？

紅煞洪鍛鐵大聲說道：「放人？那有這麼輕易！」

「那你們要怎樣才放人？」秋楓語聲雖然激動，但表情却相當冷靜。

——他畢竟比初出江湖時代成熟了。

「很簡單，只要你答應咱們一個條件，咱們就立刻放人！」白煞嚴寒冰語寒如冰。

秋楓像早就料到般，緊接着問：「甚麼條件？」

白煞笑容有如冰雪，道：「你留下，他走！」

秋楓神情劇震了一下，深長地吸了一口氣，語聲有點啞澀地，說道：「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紅煞洪鍛鐵斬釘截鐵地大聲說。

「那先放在下師叔出來。」秋楓神情回復鎮定。

原來秋楓來到長安，是爲了救他的師叔！

紅白雙煞脅持了他的師叔，絕不會只是將他留下那樣簡單，因爲他與雙煞根本連一點仇怨過節也毫有，這其中一定還有更大的陰謀。

秋楓想到了這一點，不由又倒抽了一

怒殲

口冷氣。

「將那老頭兒帶出來！」白煞陰冷地一笑，接三擊掌。

掌聲語聲甫落，敞廳後面湧出三個人，一前二後，前面走着的是一名年約六旬開外的矮小老者，自後將他推出來的却是兩名虎背熊腰的關東大漢。

那老者鬚髮斑白，顯然是被人點了穴道。

秋楓一見那老者，渾身一震，脫口一聲：「師叔！」

那老者目光一抬，也看到了他，却是神色一變，不喜反憂：「楓兒，你怎會來到這裏的？」

紅煞洪鍛鐵烈火飛揚般一笑。「丁一。不要大驚小怪，咱們要他來，他敢不來嗎？」

「呸！好卑鄙！」丁一又驚又怒。「楓兒，你快走，別管我這個老骨頭！」

秋楓的師叔原來就是江湖人稱「矮叟」的丁一，他相信江湖上知道他與丁一關係的人不會太多，但紅白雙煞却知道了。

「嘿嘿，」白煞嚴寒冰冷沉地乾笑兩聲。「姓秋的，你若轉身踏出一步，老子立刻將丁一老兒的一條臂膀卸下來，到你踏出門口，丁老兒就會變成一個人球！」

秋楓沒有動一動，他既然應承了，又怎會爲了他師叔的一句話而反悔，一走了之。

矮叟丁一個子雖小，脾氣却很火爆，瞋目大呼：「楓兒，你若不走，我一頭撞死在這裏！」

秋楓聞言臉色遽變。急急說道：「師叔你老人家千萬不要衝動，就算你死了，他們也不會讓我離開，與其這樣，何不將師叔你換出去。」

略略一頓接道：「況且，他們不會這樣快就傷害我。」

說話時，連連向丁一使眼色。

矮叟丁一性情雖然火爆，但畢竟是個老江湖，他從秋楓的眼色中，猜測到紅白雙煞的眞正目的不是他師叔姪兩人，而是另有陰謀，遂吸了一口氣，有點無可奈何地說道：「楓兒，既然這樣，只好委屈你了。」

「丁老兒，還算你知機，請吧。」紅雙煞雙眉聳了聳，有如兩朵閃跳的火焰一樣。

「師叔請放心。」秋楓淡淡一笑。「也請保重。」

矮叟默默地看了秋楓一眼，無聲地嘆了口氣，走出敞廳，踏着庭園積雪，脚步沉重地離開了那宅院。

而紅白雙煞及他們的手下竟無人攔阻丁一的離去。

秋楓待到矮叟離開了好一會，才負着雙手，淡然說道：「兩位可以將在下關起來了。」

紅白雙煞各自乾了一杯酒，得意地大笑一聲，接着一揮手：「將姓秋的押到地牢。」

那兩名關東大漢轟應一聲，急步走出庭園，左右將秋楓押走。

秋楓就這樣成了紅白雙煞的階下囚。

紅白雙煞直到秋楓被押下去，才放聲狂笑不已。

「老大，姓秋的小子在咱們手上，不出十日，那小子必然找上門來。」白煞陰笑連聲。

「老二，這一着果然妙，只要那小子找上來，咱們就可一雪大仇！」

× × ×

臘月十六日，大雪紛飛，天地皆白。距長安約二十里許的侯橋鎮上，出現了一個白雪也似的人。

這雪人也似的人身材矮小，遠看有如一個孩童，但這人却一逕走進了侯橋鎮最有名氣的侯王居。

雖然是風雪塞途的天氣，侯王居內依然食客滿座。

抖落一身厚厚的雪花，矮小的人掀開棉帘跨進了爐火正旺，熱氣騰騰，暖烘烘的侯王居。

這人不是個孩童，却是個鬚髮斑白的老者。

這老者不是別人，正是矮叟丁一！

因爲有人正向他招呼。

「丁前輩，眞巧，請這裏坐。」

丁一那雙在店堂內搜看的目光立刻循聲望過去。

這一望，令到他興奮不已，目光大亮，因爲出聲招呼他的人正是他欲找之人！

「那五兩金子花得不寃。」丁一暗自嘀咕着，一面快步走過去，一面提高聲音道：「燕老弟，老夫終於找到你了！」

那邊靠牆角一副座頭上，正站着一位身材偉岸，相貌軒昂的年青人，腰間掛着一柄鐫刻着九條飛龍的長刀！

此人不是江湖人稱刀中龍的燕仲行還有誰？

× × ×

燕仲行聞言一怔，說道：「丁前輩在找晚輩？」

丁一是秋楓的師叔這件事，燕仲行是少數知道的其中一個，他不但與丁一有數面之緣，還頗談得來。

丁一急急脚走到燕仲行面前，急不及待地說道：「老弟眞是難找，要不是我捨得花金子，還眞不易找到你！」

燕仲行聽得心頭一動，一邊讓坐，一邊急聲說道：「前輩這樣急找晚輩，發生了甚麼事？」

丁一坐下來，也不客氣，先端燕仲行那酒杯，「骨嘟」喝落肚中，才火爆地說道：「是老夫出了事，被紅白雙煞脅持了，才急着找老弟你。」

燕仲行聽得眉頭大皺。「前輩請說清楚些。」

丁一這才恍然失聲啞笑說道：「看我眞糊塗，竟然語無倫次！」接用手一拍額頭，又憤又怒地說道：「事情是這樣的，紅白雙煞於十日前莫名其妙地向老夫突施襲擊，將我制住，囚在長安一座宅院的地牢內，四日前，楓兒接到雙煞的一封信，兼程趕到長安，他爲了救我脫險，答應了雙煞的條件，以他代我，我恢復了自由，他却成了階下囚，你是楓兒的好朋友，而我又不是雙煞的對手，爲了救他出險，所以我急急找你。」

燕仲行聞言大驚，急急說道：「前輩，紅白雙煞一向橫行關東一帶，而前輩與楓弟一向在關內，可說與雙煞風牛馬不相及，他們爲何先是挾持前輩，繼之脅持了楓弟？」

矮叟一生別無所好，唯嗜酒，這時像個久渴逢甘露的人一樣，自管自邊倒酒喝邊說道：「這一點我也是百思不解，但他們這樣做，肯定是有目的！」

燕仲行目光一轉，摸着下頷說道：「不管怎樣，目前首先要將楓弟救出來！」

矮叟丁一仰首喝了一大杯酒，一拍大腿，敞着嗓子嚷道：「老夫正是這個意思，就等你說出來！」

燕仲行不禁被他說得啼笑皆非。「前輩，救人要緊，酒隨時有得喝，咱們立刻趕去長安！」

丁一重重將酒杯放在桌面上。「對，救人要緊，酒可以慢慢喝，咱們走！」咀裏說着，却一手抓起酒壺，直往咀裏灌，直到點滴皆無，才將酒壺放下。

燕仲行搖搖頭，拋下一塊碎銀，扯着丁一就走。

× × ×

臘月十七，燕仲行與丁一出現在長安城中。

臘鼓頻催，長安城中，不論富貴貧窮，俱在趕着辦年貨過年。獨有燕仲行與丁一例外。

他們也很忙，忙着去救人——去救秋楓。

那座宅院已然在望。

丁一對這座曾經囚禁過的宅院印象深刻，是以離開老遠便一眼認出了。

燕仲行不待丁一提醒，已打醒十二分精神，戒備着。

眼前這座宅院既然是囚禁紅葉公子的地方，無異是龍潭虎穴！

丁一已暗暗捏緊了雙拳，一顆心也抽緊了。

——他在担心秋楓的安危，不知是死了還是活着。

燕仲行手按刀柄，與丁一併肩站在宅院大門前。

宅院的大門緊閉。

但就在燕仲行伸手欲推門時，兩扇緊閉的大門却驀然無聲地打開了！

兩人不禁微怔了一下。

一蓬弩箭暗器也就在大門打開的剎那猝然射向兩人！

這猝然的襲擊，實在大出兩人意料之外！

一怔之間，弩箭暗器紛紛射臨兩人身前，兩人於倉卒間，不免心驚，但却驚而不亂，燕仲行以不能再快的動作將腰間的盤龍刀抽出，但見刀光如墻，那些弩箭暗器擊在其上，叮叮墜落。

丁一却袖捲手抓，將堪堪射到身上的幾支弩箭捲落抓住，矮小的身形接一仰，貼地躺下，讓過了接踵而至的暗器弩箭。

這一陣暗器弩箭之後，洞開的大門內一點動靜也沒有，燕仲行執刀戒備着，與丁一不敢貿然闖進去。

「紅白雙煞，有種的就滾出來，別躲着暗箭傷人！」丁一拍掉身上的雪花，敞開喉嚨呼喝。

「哈哈哈，丁老一，你擺什麼威風，有胆你就闖進來！」宅院內，傳來一陣大笑聲。

丁一血往上衝，紅着臉，瞋目大叫：「你以爲老子不敢闖進來。」

話未說完，一頭衝進去。

但却給燕仲行伸手一拖攔住。「前輩，衝動不得！」

丁一全身一冷。「燕老弟，依你之見，怎辦？」

燕仲行目光一閃，說道：「既然來了，好歹也要將人救出來，但衝動救不了人，必須冷靜。」

丁一眼珠一轉，伸手抓抓頭髮，動作有如小孩子。「我就是改不了這火爆的性子，一衝動就什麼也顧不了。」

燕仲行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那洞開的宅院大門。「前輩，咱們小心點，現在闖進去。」

丁一聞言一怔，繼之恍然一笑，與燕仲行併肩往前闖！

× × ×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這是一種大無畏的精神。

燕仲行與丁一明知宅院內是龍潭虎穴，依然毫無所慮地闖進去！

他們闖進了大門內。

却沒有遇到襲擊。

站在庭院中，燕仲行與丁一沒有再往前闖。

——因爲他們看到那座傲廳內，紅白雙煞憑窓而坐，盯着他們走進來。

丁一一眼看到紅白雙煞，血氣不由往上一湧。「紅白雙煞，老子又來了，你們將老子的師姪怎樣了？」

紅煞宏烈地一笑：「丁老一，你來了又怎樣？這位是誰？」說話間，目光落在燕仲行身上。

一怒得脹紅了臉，怒吼一聲：「老子與你們拚了。」

就要衝前動手，但却被燕仲行一手執住了左臂。「前輩，你又衝動了。」

丁一全身一震，赧然說道：「老弟，還是你行！」

紅煞目光落在燕仲行腰間長刀上，立時如鐵遇磁，緊盯着。「好刀，好一把盤龍刀！」接目光一抬，盯在燕仲行的臉上。「你就是人稱刀中龍的燕仲行？」

「正是燕某？」燕仲行冷沉地打量着紅白雙煞。

「很好，很好！」白煞陰冷地笑着：「你終於來了。」

「燕老弟是老子找他來救老子師姪的，你們有什麼好？」丁一呸地吐口口水。

「他來了當然好？」紅煞霍然從椅上站起身，目光有如兩道烈焰。「老子們找的正是他！」

丁一聞言不由怔詫了，脫口道：「那你們爲何要先是把老子囚禁起來，再以老子師姪代替老子，費這樣多手脚？」

白煞依然憑欄而坐，陰陰地說道：「咱們費這樣多的手脚，全是爲了姓燕的，姓秋的是他的好朋友，不這樣，你丁老一會自動替老子們將姓燕的找來嗎？」

「啊哈哈！」丁一怒極反笑：「老子上了你們的大當！」

燕仲行一直冷靜地站着，他心裏也在暗詫不已，他雖然聽聞過紅白雙煞的大名，但却從未見過面，更談不上有何仇怨過節，如今聽了雙煞的話，令他大惑不解。

——究竟雙煞爲何不惜花費這樣多的心思與手脚，將他引來，是何企圖？

不過，他很快就得到答案。

丁一重重地哼了一聲。「兩位與燕老弟有仇怨？」

紅煞宏烈地說道：「當然有仇，不然，老子們才不會花這樣多的心思與手脚，令你這老糊塗將他帶來這裏。」

紅煞話說時，目光却盯在燕仲行身上，火焰一般烈！

燕仲行聽得驚詫不已，意念飛閃，却就是想不出他與雙煞之間，何時結下了仇怨。

丁一聽得也是一怔，隨即轉顧燕仲行：「老弟，你幾時與他們結下仇怨？」

燕仲行苦笑搖頭：「我也不清楚。」

白煞陰陰地接上說道：「你當然不清楚，因爲你在半年前殺的一個人，根本不知道他與老子們的關係！」

燕仲行眼一眨，脫口說道：「兩位說的可是花狠班海？」

——燕仲行清楚地記得，半年前他曾經手刃過一名在豫西境內橫行一時的淫賊巨盜花狠班海！

那一次，花狠班海於刼殺了一名退職官員的全家，並姦殺了兩名女眷之後，心滿意足地準備離開，却被燕仲行無巧不巧地遇上了，目睹那人神共憤的慘狀，俠義爲懷的燕仲行如何能放過那惡賊？在與花狠班海劇戰了百多個回合之後，終於將那淫惡的賊子斬殺在刀下。

只是他不知道花狠班海的出身來歷，所以也就沒有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想不到花狠班海原來與雙煞有關係。

而且一定是關係很深，否則，雙煞也不會千方百計找到他。

吸了口氣，燕仲行鎮定地掃了雙煞一眼：「兩位與花狠班海是什麼關係？」

重重地嘿了一聲，白煞陰冷得比外面雪花還要冰冷地說道：「關係可深了——」

紅煞厲烈地接說道：「不說料你也想不到，他是老子們唯一的徒弟？」

此語一出，不但是丁一吃驚不小，燕仲行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也不禁震動了一下！

丁一吸了口氣，冷笑連聲。「眞是有什麼師傅，出什麼徒弟，以花狠班海在道上的惡行，可說死有餘辜，燕老弟，你可謂殺之不枉。」

雙煞臉上勃然變色，紅煞霍地從椅上站起來，拍欄怒道：「丁老兒，莫忘了你的師姪還在老子們手上！」

丁一神色微變，閉口不語。

所謂投鼠忌器，秋楓在他們的手上，丁一只好蹙着一口氣，不敢發作。

燕仲行了解地伸手拍拍丁一的肩頭，然後昂首對雙煞說道：「兩位，既然你們已達到了將燕某引來這裏的目的，請放了秋楓，此事完全與他們無關，一切只管衝着燕某來！」

紅白雙煞四道目光有如投槍一樣射在燕仲行身上，殺機畢露，齊聲說道：「姓燕的，除非你還老子們一個公道，否則，姓秋的會先你而死！」

丁一聽得神色遽變，氣怒地戟指叱罵

：「兩位也是成名人物，想不到却這樣卑劣！」

雙煞對於丁一的喝罵充耳不聞，只注視了燕仲行。

燕仲行內心震動不已，表面上却毫不顯露出來。「兩位，怎樣才算公道？」

雙煞陰狠厲烈地接說道：「一命償一命！」

丁一聽了，驚急憤怒得直搓手跺脚，一時間想不出適當的話來說。

燕仲行雙眉聳揚了一下，依然平靜地說道：「怎樣償命法？」

白煞一張臉比雪花還要白，陰冷地一字字說道：「你還老子們徒弟一命，老子們立刻放了姓秋的！」

燕仲行目光有如刀鋒一樣，眼皮眨也不眨。「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紅煞暴烈地接說。

長吸一口氣，燕仲行沉緩地說道：「好，燕某就還兩位一命！」

說完，鏘然抽出了腰間的盤龍刀！

刀鋒映雪，泛射出比冰雪還要森冷的刀芒！

丁一這時已顧不了師姪秋楓的生死，伸手一把抓住燕仲行執刀的右手，急聲說道：「老弟，你千萬別上當，你還他們一命，怎知他們不會殺了楓兒，他們可不是守信諾的人！」

燕仲行聞言神色微變，刀鋒向外一翻，冷然說道：「兩位，秋楓如今何在？」

雙煞在一見燕仲行抽刀準備自裁的剎那，目中閃過一抹狂喜狡詐之色，及至聽了丁一的話，不禁暗罵一聲：「死老鬼，待會，定不會讓你走着出去！」

「姓秋的當然在這裏！」白煞急急說道。

「請將秋楓帶出來讓燕某見一見，不然，燕某怎知他是死是活？」燕仲行可說是被丁一言提醒了。

雙煞互相快速地交換了一眼，白煞陰沉地說道：「好，爲了讓你放心地死，就讓你在死前見見姓秋的！」

接轉對身後肅立的一名漢子，揮了揮手。

那名漢子一躬腰，疾步走出做廳，轉入一條走廊。

燕仲行執刀而立，靜得有如一座山。

但丁一却急壞了，若燕仲行眞的自刎，那無異是他害了他。「燕老弟，你千萬不能這樣傻，你若不死，他們斷不敢將楓兒殺害，你若自裁，他們不但不會將楓兒釋放，爲了免除後患，他們一定會將楓兒殺死？」

「住口，丁老頭，你若不安份，老子們先將你趕出去！」紅煞吼喝如雷。

丁一雙眼一睜，亦怒聲大罵：「你以爲老子是紙扎的？老子才不怕你們，有種的就出來與老子拚個死活！」

紅煞被丁一氣得紅臉膛有如豬肝色，暴吼一聲，就要衝出與丁一動手。「姓丁的，莫忘了你曾經是老子們的階下囚！」

白煞却一拉扯住了紅煞：「別上了那老鬼的當。」

暴怒如狂的紅煞立時像怒火一歛，悻悻然地坐下來。

丁一的目的正是想激怒雙煞，與他動手，說不定有機可乘，可以救出秋楓，那麼，燕仲行就不會受脅而自刎，這時見白煞不上當，一時急怒攻心，不由破口大罵起來。

紅白雙煞忍耐着，充耳不聞。

燕仲行很了解丁一這時的心情，本來想勸他兩句，却沒有出聲，覺得還是讓丁一發洩一下好。

× × ×

怒罵不已的丁一却忽然閉口噤聲，一雙眼却睜得老大，直盯着從走廊上轉出來的一羣人。

那羣人共有四個，走在前面的正是受命去帶秋楓出來的那名漢子，緊跟在那漢子後面的正是秋楓！在秋楓後面，左右緊跟着兩名押着他的紅白雙色衣服的大漢！

丁一就是忽然看到了被押出來的秋楓，自動停止了怒罵的。

燕仲行也看到了被押出來的秋楓，神色微顯激動。秋楓這時也看到了燕仲行丁一，神情一震，繼之狂喜不已。「燕大哥，師叔！」

「楓弟，你沒什麼吧？」燕仲行提高語聲，向秋楓叫。

「小弟沒有什麼——」秋楓的語聲，忽然戛然而止。

燕仲行目光一凜，看到白煞閃到秋楓的背後，不由怒道：「你將他怎樣了？」

白煞陰陰一笑。「沒什麼，你放心，老子不過點了他的啞穴。」

「你這是什麼意思？」丁一大叫。

「沒什麼意思，只不過不想姓秋的說話太多，令到姓燕的改變了主意。」白煞陰笑連聲。

秋楓這時可謂有口難言，他從白煞的話中，猜到燕仲行必然是爲了他而承諾了雙煞什麼，一顆心不由抽緊，却苦於說不出話，身上穴道被封，急得他不斷拿眼瞧着燕仲行，目光滿是詢問之色。

「姓燕的，你已見到姓秋的安然無恙，現在你可以動手了吧？」紅煞威脅地盯着燕仲行！

「燕老弟，你不能這樣傻！」丁一情急之下，一把箍住了燕仲行的雙臂！

「丁老兒，難道你眼睜睜看着姓秋的死在你面前？」白煞語聲冷酷。

丁一渾身抖震了一下，却沒有放開箍着燕仲行雙臂的手，瞋目怒喝道：「只要燕老弟不死，諒你們也不敢殺他！」

這時秋楓已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他怎能眼睜睜看着燕仲行爲了救他而自裁，但由於口不能講，全身又受制於人，急得他全身抖個不了，心如火焚，目光如赤，只差一點沒有昏暈過去。

燕仲行也看到了秋楓的神色表情，明白秋楓的意思，但他已別無抉擇，他又怎忍心眼見摯友爲他受到傷害，何況，這本就是他與雙煞之間的仇怨，爲了摯友，他一死何足惜。

「姓燕的，還不動手？」紅煞目光如火焰噴射。

丁一箍着燕仲行的雙臂，嘶聲大叫：「老弟，你若自裁，得先殺了我！」

燕仲行苦笑一聲，平靜地說道：「老哥哥，這又何苦呢？難道你忍心讓我做一個不義之人？」

丁一聞言不由震怔了一下。

燕仲行乘這剎那，一掙掙脫了丁一的箍抱，接一指點出。

丁一渾身一震，整個人忽然像脫了力般，呆呆地站着。

燕仲行充滿歉意地對被他點了軟麻穴的丁一說：「老哥哥，請原諒。」

丁一沒有說話，目中滿是懇求之色。

燕仲行一咬牙，轉對雙煞說：「兩位，燕某若還你們一個公道，兩位眞的不會食言？」

「當然不會！」白煞緊接說：「再說，他們兩位跟老子們素無仇怨，老子們殺他倆幹嗎？」

燕仲行深看了焦急得快要發瘋的秋楓一眼，接毅然決然地昂首說道：「好！燕某還兩位一個公道！」

雙煞聞言，臉上泛起一抹獰笑。

丁一忽然栽倒在地上。

他是驚急攻心之下，閉了氣。

燕仲行執刀，手腕一翻，舉刀抹向咽喉。

× × ×

鋒利的刀鋒沾肉，比飄飛的雪花還要寒冷幾分！

只要燕仲行執刀手一拖，就會血染白雪。

雙煞喜得一顆心蹦跳起來。

燕仲行閉上了雙眼。

突變也就在這時發生！

× × ×

雪花紛飛中，幾道白光閃射！

一道擊向燕仲行執刀手腕脈。

三道白光疾射向白煞雙目咽喉！

三道白光分射向三名站在秋楓身前及身後左右的漢子！

這七道白光，幾乎是同時射向幾個目標！

由於七道疾射的白光與紛飛的白雪同色，加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橫刀自刎的燕仲行身上，所以幾乎是在暗器射至各人身前，才驀然驚覺！

「噗」一响，燕仲行執刀手腕首先被擊中！

手腕一麻，已經抹破咽喉皮肉的盤龍刀脫手墜在地上！

燕仲行雙目暴睜！

他立刻看到了手忙脚亂，倉促閃避封擋暗器的白煞正身形閃退，左封右抓，狠狽得很！

而那三名漢子已無聲地倒在地上。

——他們皆各自中了一枚暗器！

這剎那的變化，快得令人難以接受！

紅煞最先驚覺過來，暴吼一聲，撲向身上穴道被封，口不能言的秋楓！

——只要仍然控制住秋楓，就仍然穩佔上風，威脅燕仲行。

只是，他想得到，出手偷襲的人也自然顧及到這點。

一蓬暗器像一面網般，在紅煞身形一動的剎那，罩射向紅煞全身！

紅煞暴吼連聲，身形變換不迭，手抓袖捲，硬是將射向他全身的暗器抓接住，捲擊落地。

只是這一來，他的身形難免受阻。

而就這剎那間，一名白衣人像從天而降般，出現在秋楓身旁，伸手一帶秋楓，將秋楓護在身後！

白煞狠怒中擊向秋楓的一掌，被那白衣人將秋楓一帶，堪堪避讓過了。

紅煞暴吼聲中，有如狂飆一樣衝撲向前的身形亦被一怔之下，馬上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的燕仲行阻截住了。

情急之下，燕仲行也來不及拾回墜地的盤龍刀，長身飛掠，恰好截住了紅煞！

這一切變化，快得比眨眼還要快。

這剎那的變化，令到優劣之勢互易。

× × ×

白衣人一把將秋楓帶到身後，立刻拍開了他身上被封的穴道。

秋楓却不認識這位救了他的白衣人！

「姓燕的，想不到你竟然使詐！」白煞氣得一張臉煞白得可怕。

燕仲行聞言不由一怔，因爲他也不認識這位及時救了他的白衣人。

他不由側身瞥了那白衣人一眼。

白衣人年約三十五六歲，相貌端正，眼神充盈，表情冷木，燕仲行想遍了也想不出這白衣人是誰。

「他沒有使詐，某家也不是他們的朋友，某家出手救這位朋友，純屬敵愾同仇！」白衣人語氣中充滿了仇恨！

紅白雙煞聽得錯愕不已，直眨眼。

因爲他們也不認識這位白衣中年人。

他們弄不清楚與白衣中年人之間有何仇怨。

「這位朋友，相救之恩，不敢言謝，請教高姓大名。」秋楓運氣一周天之後，向那白衣中年人感激地一抱拳。

白衣中年人側顧秋楓道：「客氣了，某家楚仲謀。」

紅白雙煞臉色微變，脫口說道：「原來是一身暗器，殺人於丈外，外號奪命無影的楚仲謀。」

接着又怒道：「老子們與你素未謀面，河井不犯，何來仇怨？」

奪命無影楚仲謀充滿怨毒地說道：「兩位雖然與某家素無仇怨，但與兩位的那位惡徒却有殺妻之仇！」

黑白雙煞聽得愕了愕，紅煞厲烈地道：「老子們的徒兒已死，這關老子們什麼事！」

楚仲謀仇恨地道：「怎麼不關你兩位的事？兩位若不是教出那樣的惡徒，某家妻子又怎會被你那惡徒先姦後殺！」

雙煞被楚仲謀說得呆住了，被對方那番似是而非的話窒得一時無詞以對。

燕仲行與秋楓也曾聽聞過奪命無影楚仲謀的大名，其人以一身出神入化的暗器聞名江湖武林，行事但憑好惡，是一位介於正邪之間的人物，兩人還是第一次見過這位仁兄！

兩人因爲不明究竟，雖然楚仲謀對他們有援手之恩，一時間，也不便幫着他說話。

× × ×

這眞是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雙煞氣恨得直咬牙。

「姓楚的，老子才不信你所說的！」紅煞衝口怪叫起來。「就算是眞的，一人作事一人當，你怎不去地府找？却來找老子們？」

「人死恩仇了，難道連這一點也不懂？」白煞陰側側地說。

「兩位說某家不懂，難道兩位又懂？」楚仲謀冷厲地說道：「那兩位又爲何找上了燕朋友與秋朋友？班海的死只不過是他們之間的事！」

雙煞被楚仲謀說得氣爲之結，說不出話！

燕仲行與秋楓聽得直點頭，咸認爲楚仲謀駁得妙！

紅煞咻地呼了口氣，目中焰光大盛，吼聲道：「老子不與你囉嚇，你既然找上了老子們，一併歸去西天！」

說話之間，欺身掠前，一掌拍向楚仲謀！

別看輕了紅煞這一掌，掌風過處，飄飛的雪花爲之消融，化作水滴落下！

攔在楚仲謀與紅煞之間的燕仲行身形一閃，迎着對方的掌勢也發出一掌！

兩股掌風撞擊在一起，發出「轟」然聲響，形成一道氣漩，漩湧向燕仲行！

兩人對了這一掌，明顯的，燕仲行的功力不及紅煞！

燕仲行身形橫閃，接着掠向紅煞，拳掌齊施，攻向對方！

紅煞目中殺機大盛，暴嘯一聲，拳拳掌揮，與燕仲行剎那激鬥成一團！

這時，楚仲謀與白煞也動上了手。

楚仲謀一身暗器隨着身形變動而射出，有時一蓬，有時一枚，令人防不勝防，其發射暗器的手法眞是出神入化！

白煞身形變化多端，掌擊袖捲，那些暗器硬是被他擊落捲飛，傷不到他，而他也追不了楚仲謀。

秋楓也沒有閑着，紅白雙煞的手下一見主子動了手，立刻向秋楓與丁一展開了攻擊！

秋楓不由大驚，他倒沒有什麼，丁一可就危險了，因爲丁一被燕仲行點了軟麻穴，動彈不得，而三名大漢正撲向丁一！

秋楓不敢怠慢，出手也不再留情，一矮身避過一名漢子斬向他頭頸的一刀，一腳橫踹，踹歪了一名漢子疾刺向他腰側的長槍，一拳重擊在舉刀欲劈的漢子小腹上。那名漢子張口發出一聲痛叫，整個人被擊得離地朝後倒飛，秋楓身形一標，從那倒飛的漢子身上掠過，掠向撲擊丁一的三名漢子！

一名執刀漢子惡狠狠地舉刀砍劈向倒在地上的丁一，目中兇光閃閃，冷不防背上重重地挨了一腳，張口慘叫聲中噴出大口鮮血，撲倒在雪地上。

另一名手執長槍的漢子大驚之下，原本刺向丁一咽喉的槍尖一起，戳向凌空掠至的秋楓小腹！

剛才那名執刀漢子就是被秋楓凌空一腳踢在背心上，倒地不起的。

秋楓身形在空中一變，那桿長槍從他腰間戳過，秋楓左手一抄，抄握住槍桿，接身形一沉，「拍勒」聲中，槍桿硬生生被他拗斷！

秋楓身形隨着槍桿拗斷疾墜，雙腳蹬踢而出，另一名執刀力劈向丁一的漢子慘叫出聲，身形倒飛出去，摔跌在丈外地上，撞得地上雪花四濺！

身形一沉，脚才沾地，秋楓手中斷槍脫手射出，一名疾衝前來的漢子身形一窒一仰，雙手一張，慘叫聲中，仰跌在地上，那桿斷槍自他腹中貫入，兀自在風雪中顫擺不定。

槍擲出的剎那，秋楓疾變腰一把將地上的丁一抄起，迅快地拍開了丁一被封的軟麻穴。

「師叔，你沒有什麼吧？」

丁一雙目一睜，吸了口氣，邊伸展手脚，邊怪叫道：「一點事也沒有，剛才好險！」

接着脚一挑，將燕仲行棄在地上的盤龍刀挑起，伸手抄住，反臂一刀，將自背後偸撲上來的一名漢子一刀揮爲兩截。「果然是柄好刀！」

秋楓目光一掃，脫口說道：「師叔，快將盤龍刀擲給燕大哥！」

丁一目光急轉，看到燕仲行正被紅煞迫得連連退後，險象環生，不由大急，身形一衝而前，急道：「楓兒，那些兔崽子交給你了！」

× × ×

燕仲行確實是險象環生，因爲紅煞手上已多了一柄鋸齒大刀，刀光霍霍，比雪花還要白，將燕仲行的身形圈在緊密的刀光中。

若是空手對空手，燕仲行雖然功力稍遜紅煞，但仗着身法靈捷，只要不硬拚，仍能與之戰個平手，但紅煞一刀在手，威力何止倍增？燕仲行一雙肉掌又怎能與之相抗？是以被迫得只好連連後退。

紅煞佔盡優勢，自然步步緊迫，刀勢更加猛烈兇狠，恨不得將燕仲行一刀劈爲兩爿！怎肯讓他有喘息的機會？

但突地側後勁銳之風驀然襲至，令到紅煞心頭一驚，不得不反臂迴刀。

「鏗」然撞擊聲中，火星飛濺，自側後出刀的丁一被震得倒退了一步！

這紅煞果然厲害！

但這一來，却給了燕仲行一個喘息的機會，乘紅煞迴刀的剎那身形斜飄五尺！

紅煞一刀震退丁一，吼聲道：「好個丁老兒，老子先送你落黃泉！」

身形側旋，鋸齒刀嘶風急响，斜斬丁一脅門！

丁一曾經領教過紅煞的厲害，而他也不是志在與紅煞拚命，見解了燕仲行之險，怪笑一聲，身形斜退盈丈！

紅煞那一刀劈了個空，將飄飛的雪花激得四外疾射不已！

燕仲行看得心頭一懍。

丁一斜退的剎那，朝燕仲行呼喝一聲：「燕老弟，接刀！」

他手上拿着的正是燕仲行的盤龍刀，呼喝聲出口，手臂一揚，盤龍刀化作一道白光，飛向燕仲行！

燕仲行聞言大喜，身形掠前，迎向那道刀光，伸臂抄接！

紅煞對丁一恨怒至極，一刀劈空，身形隨勢有如一股旋風捲向丁一，刀光如輪，刀風嘶嘶，旋斬向丁一！

丁一吸口氣，身形急退！

紅煞暴嘯一聲，追斬丁一不捨！

丁一疾退中身形速變，仍然擺脫不了紅煞的追斬，臉色不由變了！

丁一只要再退丈許，就退無可退，而

他却不知道，終於，他退到圍牆前，被堵住了！

而紅煞疾旋斬至的刀輪在丁一身形被堵停的剎那，急斬而至！

這一次，丁一的臉色終於大變！

——他自忖這一次怎也逃不出紅煞刀下的厄運！

紅煞目中已閃出一抹獰喜之色。

——如無意外，丁一這隻煮熟的鴨子怎也逃不了！

那知道，就在刀芒觸到丁一的衣服上的剎那，意外發生了！

一道燦亮如虹，迅逾驚電的刀芒，如雷擊般截擊在紅煞那團刀芒沾上！

「鏗鏘」連串撞擊聲中，紅煞的那團刀輪竟被擊散，斬不下去！

紅煞不由暴吼連聲，揮刀再斬！

但一人已擋在丁一身前，揮刀急擋！

擋在丁一身前的不是別人，正是燕仲行！

燕仲行連接紅煞十一刀！

兩刀相擊，發出十一下撞擊聲！

燕仲行盤龍刀在手，整個人有如天神！凜凜然！

而且，身形站得穩穩的，脚下連一分一寸也沒有移動。

紅煞雙目盡赤，暴吼如雷，運驟全身之力，劈出了一刀！

這一刀之威勢，令到飄飛的雪花爲之凝窒，天地變色，彷彿天地爲之崩裂！

退掠在一旁的丁一看得心頭大驚，脫口呼叫：「燕老弟小心！」

燕仲行看到紅煞劈出那一刀，亦不由丁一心頭一緊，大叫：「燕老弟，老哥哥助你一臂，收拾這兇煞！」呼叫中，掠撲向紅煞！

燕仲行一見，心頭大急，知道阻止不了，疾忙大喝一聲，這一聲有如天雷驟發，震得飄飛的雪花在空中凝窒了一下，丁一也被震得身形微微一窒！

燕仲行這剎那已搶先迎上了紅煞！

但紅煞的身形却在這剎那間陡然向上拔起，斷刀脫手擲射向丁一，其勢有如電閃！

紅煞這一着出乎燕仲行與丁一意料之外，正欲騰身截擊紅煞的燕仲行心頭一懍，目光瞥到丁一臉色遽變，知道丁一絕難閃躲封擋得了紅煞射出的那一刀，急切間，他來不及多想，盤龍刀亦脫手擲出！

擲出的盤龍刀不是射向紅煞，而是截擊射向丁一的斷刀！

盤龍刀有如神龍經天，撞擊在疾射向丁一的斷刀上，「鏗」然聲中，竟將斷刀擊斬爲兩截，激射向兩個方向！

燕仲行在脫手擲刀的剎那，騰起的身形亦一折，恰好避過，紅煞凌空劈下的一掌！

而他的身形亦追在射出的盤龍刀之後！盤龍刀與斷刀相撞擊，去勢一窒，恰好被燕仲行伸臂一把抄住！接身形飄墜，恰好落在丁一身前！

紅煞凌空擊落的那一掌，威猛絕倫，擊在地上，轟然聲中，地爲之陷，塵土挾着雪花激濺，迷漫一片！

而紅煞亦藉那反震之力，身形倒射，掠向與白煞激鬥的楚仲謀！

臉色微變，來不及回答丁一，身形閃錯，避其鋒銳，手中盤龍刀倏地化作一道飛虹，切入紅煞的刀芒中。

但聽一聲金鐵大震聲激响，紅煞的刀芒竟然被燕仲行的刀虹切斷！

而燕仲行的身形亦被震退兩步！

紅煞却屹立不動，但手上那柄鋸齒大刀却少了一截！

滿臉震驚之色的紅煞瞥了手中斷刀一眼，吼道：「盤龍刀果然是刀中神品，毀了老子成名兵刃，老子與你拚了！」

身形如雷驟發，鋸齒刀雖然斷了一截，施展起來仍然刀光霍霍，威猛無儔！

燕仲行神色凝重，緊抿着嘴唇，迎着紅煞的身形刀光，施展出「盤龍刀法」！

才緩過一口氣來的丁一，立刻又被燕、洪兩人那兇險威猛的拚鬥逼得一顆心又收緊了。

但見兩道刀光交纏迸出，一道刀芒恍似「掘尾龍」，另一道刀虹却宛如神龍騰舞，看得丁一這個老江湖也傻了眼！連氣也忘了喘。

終於，丁一重重地喘了一口氣。而激鬥的兩條「龍」也分開了！

丁一脫口歡叫一聲！

因爲他看到分開的兩人中，燕仲行雖然有點氣喘，但却完好無缺，但紅煞却青白着一張臉，胸側及左臂右腿均多了一道裂口，血跡殷然！

紅煞目光厲然如火，從齒縫中迸出語聲：「姓燕的，老子豁出去與你拚盡！」

看也不看身上刀口中沁湧出的血水，掠向與白煞激鬥的楚仲謀！

× × ×

奪命無影楚仲謀以暗器成名，一身暗器出神入化，也不知他身上帶了多少暗器，而且種類繁多，鐵蒺藜，透骨釘，喪門釘，鋼針，子母梭，袖箭，背弩等，不下數十種之多！

白煞空有一身上乘功力，竟然奈何他不得，被他的暗器迫得近身不得，有幾次還差點着了道兒，幸虧他反應敏捷，身手了得，才沒有被暗器射中，但一襲白袍袖却多了四個破孔！

楚仲謀也盡量發揮己長，不與白煞短兵相接，將雙方的距離拉開，方便自己發出暗器。

——因爲距離一近，就很難發揮暗器的威力，發射也比較困難！

白煞幾次欺近楚仲謀，依然被對方連續發射的暗器逼得閃退不迭，怒恨得他一張白臉泛青，磨牙有聲！

而楚仲謀就伏着一身暗器，與白煞周旋。

想不到紅煞却乘燕仲行向他倒射而來人未至，身形凌空一擰，雙掌全力劈出！

兩股强勁的掌勁如巨木一樣撞向楚仲謀！

楚仲謀正全心全意應付白煞，那想到紅煞猝然殺到，驚覺時，閃避已無及，驚急中只好咬牙翻掌，迎着撞來的兩股掌勁，運勁劈出！

這一來，他就很難阻擋得住白煞的撲擊了。

而白煞爲人陰毒，怎肯錯過這個大好機會？

白煞悶聲不响，陡然閃身欺進，左爪右掌，撲擊楚仲謀！

兩股掌力相撞，發出嘭然一聲大响，氣流漩湧中，楚仲謀內力不及紅煞，被震得蹬蹬蹬連退幾步。

這一退，正好撞向白煞攻向他的一爪一掌！

楚仲謀不由大驚失色咬牙一脚蹬出！而紅煞又凌空撲擊至，其勢有如老鷹搏兔！

楚仲謀這一次連眼色也變了，厲吼一聲，雙掌劈向紅煞！

紅煞不禁得意地發出一聲獰烈的笑聲，迎着楚仲謀的雙掌，劈出了雙掌！

自後追掠紅煞的燕仲行瞥見楚仲謀刹那陷於紅白雙煞合擊的險境中，不由發出一聲長嘯，掠射的身形去勢更急，希冀能解救楚仲謀之厄！

但他仍慢了那麼一點點。

白煞那一爪一掌擊在楚仲謀的身上，那一爪竟然將楚仲謀的肩胛骨抓裂，那一掌就印在楚仲謀的背心上！

一擊得手的白煞發出陰笑聲，身形急閃，避開楚仲謀那一脚！

避是避開了楚仲謀那一脚，但却避不過從靴尖激射出的一蓬暗器！

楚仲謀竟然連靴尖也藏了暗器，這實在大出白煞意料之外！

「卜卜卜」，一連幾下急响，白煞痛叫出聲，身形倒翻出丈外，但腰側仍然中了幾枚暗器！

楚仲謀挨了白煞一爪一掌，狂吼聲中，噴出一口熱血，身形亦被擊得向前猛衝，劈出的雙掌正好迎上了紅煞凌空劈落的雙掌！

四掌雙擊，發出兩聲激响，楚仲謀慘吼聲中，又噴出一大口熱血，整個人被震得倒飛開去，摔跌在二丈過外的地上，身形抽搐了幾下，便不動了，但一雙眼却暴瞪着。

四掌擊實的刹那，紅煞亦發出一聲痛叫，一甩雙掌，身形一擰，飄掠向負痛察看腰側傷勢的白煞。

援救不及的燕仲行眼見楚仲謀震飛倒地，不禁大驚失色，急射的身形一折，掠向倒地的楚仲謀！

還未落地，燕仲行已倒吸了口氣，因爲他楚仲謀凝而無光的雙眼中，已看出他氣絕身亡了。

不過他仍然飄墜下去，一把扶起楚仲謀，加以察看。畢竟，楚仲謀也算得上在他毫無選擇之下，解救了他。

這時丁一也掠至，一眼看到楚仲謀那樣子，神情震懍脫口驚叫：「燕老弟，他已死了！」

燕仲行目光一凜，射向紅白雙煞立身之處！

白煞腰側白袍血漬點點，紅白雙映，分外觸目。至於紅煞，則雙掌一片血漬，痛得他攢眉扭臉。

看來，紅煞也着了楚仲謀的道兒，在與楚仲謀雙掌擊實的刹那，中了楚仲謀暗藏在掌中的暗器！

楚仲謀雖然死在紅白雙煞掌下，但他那令人防不勝防，出神入化的暗器，也令到雙煞受創！

弟子在想，難道江湖眞的沒一塊靜土？」

「江湖波譎雲詭，暗流洶湧，當然沒有一塊靜土了，不然，江湖也就不成爲江湖了。」丁一目光一遠，望向燕仲行追沒的方向。「咱們也該趕去看看燕老弟有無危險。」

秋楓霍然道：「弟子立刻趕去！」

語聲才落，正欲騰身掠射，一條人影在漫天雪花飛舞中驚電一樣劃空射至，秋楓一眼看到，喜呼出聲：「燕大哥——」

丁一亦看清楚了，揚手大叫：「燕老弟——」

語聲未落，燕仲行身如飄雲一樣飄落在兩人面前，一抖，抖落一身雪花，噓了口氣，關切地目注秋楓：「楓弟，他們沒有給你苦頭吃吧？」

秋楓一笑搖頭：「他們目的是大哥你，故此對小弟倒沒有什麼，只是被關在地牢內，這樣冷的天氣，穴道又被封閉，那滋味可不好受。」

燕仲行苦笑說道：「這眞是意料不到的事，令到老哥哥楓弟無端端牽涉入這宗仇怨中。」

丁一搶着說道：「燕老弟，這件事怎能怪你，怪只怪那兩個老魔頭爲了報仇，竟然不擇手段，目前最緊要是找到那兩個老魔頭，作個了斷，不然，以那兩個老頭的心性，不知又會要出什麼陰毒的手段，那才危險兼麻煩。」

秋楓點點頭。「師叔說得對，合咱們三人之力，足以對付兩個老魔頭！」接轉對燕仲行道：「燕大哥，那兩個老魔頭可是逃了？」

「老哥哥，煩你將楚仲謀的遺體抱入廳中放置好，待我去爲楚兄報仇！」

話說中，抱起楚仲謀的屍體，交給丁一，緊一緊手中盤龍刀，身形一掠，射向雙煞！

雙煞臉色微變，相顧一眼，身形陡然騰射起，掠射向宅院裏面。

燕仲行振吭長嘯，身形去勢急疾如矢，緊追在雙煞後面！

雙煞的身形如流星閃逝一樣閃沒在宅院後面。

燕仲行的身形亦緊接閃沒。

丁一抬眼望了一下，移步走入那座敞廳。

他才將燕仲謀的屍體放在一張舖了布墊的敞椅上，背後風聲一响，他心頭一驚，霍然回身，一掌掃出！

「師叔，是我！」

丁一一聽，猛然收掌卸勁，目光一掃，原來是秋楓。

「那些魔崽子殺光了？」丁一目光從秋楓身邊掃向外面的庭院。

外面雪花依舊飄飛，雪白的地上躺着七八具屍體，點點雪花，殷紅的血漬分外觸目，淒冷詭寂，一個活人也不見。

「弟子不忍多所殺傷，讓他們逃了。」秋楓語聲哀寂。「楚兄死了？」

丁一無言點頭。

秋楓目光掃向廳外庭院，目注飄飛的雪花，有點怔怔的。

丁一目光一迴，落在秋楓臉上，詫然說道：「楓兒，你在想些什麼？」

秋楓微喟一聲，有點感慨地歎道：「燕仲行舒口氣，說道：「逃得比兔子還要快，我追到後面，已失去了他們的影踪，搜索了一會，發現不到什麼，爲免你們担心，立刻趕回來。」

丁一目光落在楚仲謀的屍體上，黯然地說道：「咱們怎樣處置這位楚朋友的後事？」

燕仲行語聲有點哀沉地道：「不管怎樣，他畢竟在危急關頭解救了咱們，他現在已身亡，說什麼也要好好地安葬他。」

「燕大哥說得有理，人死入土爲安，咱們立刻就爲他辦理後事。」秋楓抬眼瞥望一下外面飄飛的雪花，一股哀感悠然湧上心頭。

丁一立刻道：「咱們離開這裏吧！」

燕仲行點點頭，上前抄抱起楚仲謀的屍體，三人冒着風雪，離開了宅院。

× × ×

臘月二十。

這一天竟是大晴天，雖然寒冷依舊，但却雪停風止，確是個難得的好天氣。

這樣難得的好天氣，又臨近歲晚，趕辦年貨的人，塞滿了大街上的店舖，眞可以說得上人如潮湧，熱鬧非常。

長安城內所有的店舖幾乎都生意興隆，忙得喘不過氣來，獨有一種店舖生意冷清得很。

——這就是酒舖。

由於所有人皆忙着過年，所以平時座上經常客滿的酒舖，只有少得可憐的酒客在喝酒。

樂醉居是長安上百家酒舖中，最有名氣的一家，在平時，早已坐無虛席，店伙計也忙得喘不過氣來，但今日，却冷清得連伙計也抵受不住寒冷，站在店舖外面晒太陽，順便招攬人客。

× × ×

丁一生平不好賭不好色，連娶妻也不好，所以至今還是孤家寡人一個，唯是却無酒不歡，是個不折不扣的酒客。

難得今日是個大晴天，加上連日追查紅白雙煞的下落又沒有結果，這幾日爲了不致誤事，他幾乎涵酒不沾，眞可謂淡出鳥來，今日他再也忍不住，乘燕、秋兩人不注意，偷偷溜出來，欲喝他個痛快！

恰好樂醉居就在他們居住的那家悅隆客棧附近，所以丁一很自然就找到去。

站在外面晒太陽的店伙一見有客人上門，立刻殷勤地趨前招呼：「這位老人家，喝酒麼？快請進。」

丁一被熱情地招呼在店堂內左邊靠窗一副坐頭上坐下來。

店堂內雖然酒客寥寥無幾，但酒香却充溢，丁一深深地嗅吸了一口，咽了口饞涎。「伙計，快拿三斤酒來！」

「客官要些什些酒菜？」伙計一迭聲應諾。

「有好的隨便拿幾樣來，酒先拿來。」丁一但覺肚內酒虫在作怪，有點急不及待！

伙計見了丁一那猴急的樣子，不禁莞爾一笑，連聲應是，急急去取酒來。

三斤酒取來後，丁一饞得連將酒斟落杯內才喝也嫌慢，一手抓起酒壺，湊在咀邊，「骨嘟骨嘟」，一口氣喝了大半壺，直到喘不過氣來，才滿足地將酒壺放下，半閉着眼，舒暢地長長噓了口氣。

——難怪樂醉居在長安城這樣出名，賣的酒够香够勁，怪不得光顧樂醉居的酒客樂「醉」不疲了。

丁一半壺酒落肚，半閉的雙眼矇矓一片，整個人也有一種飄飄然的舒暢感覺。

也所以，他連有兩位客人走進店內，不理會店伙的殷勤招呼，逕直走到他坐的那張桌子前，也不知覺！

直到他咂咂咀巴，回味無窮地張開眼睛，想提壺再喝的時候，才赫然發覺到桌子前站了兩個人。

他先是一怔，繼之目光一抬，落在那兩人臉上，立時神情一震，臉色遽變，脫口驚叫出聲：「紅白雙煞！」

站在他面前的，正是紅白雙煞！

不過，今天他們穿的衣服不是紅白兩色，而是穿一身黑袍，但臉膛的顏色依舊，一個紅彤似火，一個比雪還要煞白！

「丁老兒，你們這幾天不是四出找老子們麼？」白煞陰陰發笑。「老子們現在不用你們找得那樣辛苦，自動找上你，應該高興才是，爲何驚得連酒也不敢喝？」

原來丁一在驟然發覺紅白雙煞出現在身前的刹那，神情驚愕，是以連到口的酒壺也忘了往咀裏倒。

丁一臉色微變之後，隨即回復原先的樣子，打了個哈哈，將壺中的酒一古腦兒傾入喉嚨中。

紅白雙煞目中殺機閃閃，紅煞暴聲道：「丁老兒，你死到臨頭，還笑什麼？」

白煞陰惻惻地接道：「這一次，老子們絕不會再放過你了！」

丁一却神色自若，舒暢地長長舒了口氣，放下酒壺，咂着咀巴。「老子這一次也不會怕你們！」

說話時，一雙眼不住往雙煞身後瞧！

雙煞心頭跳動了一下，以爲背後來了什麼人——燕仲行或秋楓，兩人互打了個眼色，紅煞霍地朝後劈出一掌，身形亦隨着掌勢疾轉向後！

白煞在紅煞動作的同時，亦猝然探臂抓向丁一，但却抓了個空！

却原來丁一在雙煞互打眼色的刹那，身形猝然一矮，鑽入了桌子底下，難怪白煞抓了個空。

而紅煞的背後也沒有人。

明顯地，雙煞上了丁一的大當！

白煞陰沉地哼了一聲，抓空的一只手化爪爲掌，曲臂一沉，猛擊落桌面。

「嘭」然巨响聲中，桌面應掌「拍啦」四分五裂！強猛的掌勁直擊落地面，連方磚也碎裂四濺！

若是丁一仍在桌底下，就算不死，也必然被擊傷趴在地上。

幸虧丁一已不在桌下。原來他一縮入桌下，立刻斜竄出去，竄出去的那面牆上，恰好有一扇大開的窗子。

丁一竄掠的身形凌空一個大翻身，穿窗而出。他的身形才穿出窗外，立時又倒飛回來。

他爲何會這樣？

却原來是紅煞將他的後脚跟一把抓住，倒扯回來的。

——紅煞在發覺上當之後，霍然轉回身，恰好瞥到丁一從桌底下竄掠出來，心

裏暗哼一聲，身形如紅雲捲掠，恰好伸手及時抓住了丁一的後脚跟。

丁一也不是省油的燈，脚跟被抓，身形被扯回的剎那，另一脚狠命向後踹去。

紅煞見一把將丁一扯回來，不禁宏笑出聲：「看你還逃得了！」那知話未說完，肩頭上重重地挨了一脚，直痛得他忍不住叫出聲，抓住了丁一的手不由一鬆。

丁一拚力一掙，掙脫了被紅煞抓握住的脚踝，仍然欲穿出窻外。

那知窻前白影一晃一暗，丁一不由倒抽了口冷氣，慌不迭卸勁墜落地上。

「丁老兒，任你奸似鬼，只怕這一次也逃不出鬼門關！」白煞陰森森地站在窻前，目射煞光，盯着丁一。

丁一心裏叫苦不迭，表面上却若無其事，嘻嘻一笑。「這可未必，只怕逃不過鬼門關的是你們兩位。」

丁一在雙煞夾擊之下，可謂成了甕中之鼈。

「老子先送你去鬼門關！」紅煞目中火焰飛揚，咬牙迸聲大喝，一掌猝然擊向丁一後心。

丁一心中一懍，不敢硬接，身形一矮，避過紅煞那剛猛無儔的一掌，並趁機撐出一記虎尾脚。

他一脚才撐出一半，接着身形倒地疾滾！

原來在他矮身撐出一脚的剎那，白煞悶聲不响，抬脚飛踢他的腦袋。

「那裏走！」紅煞喝聲如霹靂，雙袖猛揚！

但見大片紅光閃閃自紅煞袖中暴射出，罩射向丁一！

丁一在這樣短促的距離之下，加上又是猝然之下，欲閃避根本不可能，情急之下，亦猛喝一聲，雙袖一陣急揮疾舞。

那片紅光在他雙袖揮舞之下，大部分被揮擊捲落，但由於數量太多，還是有一小部分射在丁一的身上。

丁一怪叫一聲，身形猛然挺起，可是只挺起了三尺左右，便死魚一樣重重地摔回地上。

「教你見識一下雙煞針的厲害！」白煞目光落在寂然不動，臉上泛現紅白兩色的丁一身上。

「師叔——」門口有人狂叫一聲。

雙煞心頭一震，齊射向門口。

門口赫然站着燕仲行與秋楓！

秋楓神態悲憤如狂，却被燕仲行一把扯住。

× × ×

燕仲行與秋楓原本在客棧中圍爐閒談，却又不見丁一的影子，秋楓不禁有點奇怪，起身到他房中瞧瞧，房中却不見人影，於是回來告訴燕仲行。

燕仲行不禁有點着急，因爲丁一一個人出外，若遇到紅白雙煞，那就大大的不妙了。

兩人那裏還坐得住，急忙出房，來到店堂，向店伙一問，恰好那店伙看到丁一走出客棧，朝着樂醉居那頭走了，告知了兩人。

兩人一聽那店伙所說，立刻猜到了丁一是去了喝酒，急急出房，趕往樂醉居。

可惜他們來遲一步，到他們趕到樂醉居，丁一已魂歸地府，長醉不醒。

秋楓眼見師叔死在雙煞的獨門暗器雙煞針之下，悲憤得差點失了理性，不顧一切便要衝去與雙煞拚命，却被燕仲行一把拉住，强抑心中悲憤，低聲道：「楓弟，千萬冷靜。」

秋楓目皆欲裂，怒視着雙煞，長吸了口氣，令自己冷靜下來。

× × ×

樂醉居內稀疏的酒客在紅煞朝後劈出一掌之後，那裏還喝得下去，慌不迭倉皇結賬離去，連店伙與掌櫃見勢色不對，也躲匿起來，剎那間，寬大的店堂內就只剩下紅白雙煞與站在店門前的燕、秋兩人。

外面天清氣朗，店堂內却殺氣凝霜，雙方互相凝視着。

「很好！」白煞陰沉地吐出一句話。

「好什麼？」燕仲行的語氣出奇地平靜。

「咱們終於可以作個了斷，豈不是很好嗎？」白煞臉色白中透青。

「如此說來確是很好。」燕仲行接道：「因爲燕某早就想找兩位作個了斷！」

「既然這一戰勢在必行，那還說什麼，動手吧！」紅煞語聲如熊熊烈火。

袍袖一翻，紅煞亮出了兵刃，仍是鋸齒大刀！

白煞亦緊接亮出了兵刃，却是一柄喪門劍。

燕仲行鬆開了抓住秋楓的手，目光一閃，「鏘」然抽出了盤龍刀。

秋楓長吸了口氣，努力使自己冷靜下來，抽出了腰間長劍。

——面對强敵，若是衝動，難免出錯，那就一成勝算也佔不到了。

剎那之間，從四人身上湧出的殺氣，恍如無形的兵刃在空中交擊一樣。

雙方皆感受到强大的壓力。

「殺——」紅煞火爆地倏然吼喝一聲，衝殺向燕仲行！

白煞亦冷嘿一聲，作勢衝向秋楓！

燕、秋兩人蓄勢以待。

如旋風一樣衝撲向燕仲行的紅煞身形一動即止，左袖一揚，射出大片紅光——雙煞針。

燕、秋兩人見紅煞雷聲大雨點小，忽然收勢，不由微愕了愕，那蓬雙煞針倏忽罩射到兩人身前！

燕、秋兩人心中一凜，急不迭各展刀劍，護住全身上下。

但一陣急激的「叮叮」聲响成一片，地上多了百數十根色作暗紅的牛毛細針。

「嗤」地一聲急响，白煞陰狠地自側欺進，喪門劍斜刺秋楓腰股。

秋楓在猝然之下，不禁有點慌亂，急不迭退後。

紅煞亦在射出雙煞針之後，倏止的身形又動，其勢快逾奔馬，鋸齒刀疾斬燕仲行。

燕仲行一口氣才將雙煞針封擋撥落，瞥見刀光急閃，不敢與之硬拚，形側轉，讓過紅煞挾雷霆之威斬出的一刀！

側轉的同時，盤龍刀一帶，削向紅煞腰間。

紅煞悶吼一聲，一個風車大翻身，乘勢連劈五刀！

環球小說介紹

狙擊手

馬雲著

富家子胡子仲被劫時，因被擊中腦部而受傷，患上了失憶症。而其母不幸被殺。警方及胡之女朋友姜美媚，多方設法，希望可以幫助他恢復記憶力，協助調查誰是兇手。

可惜，多番努力仍是白廢的，後來此案更將記者徐風牽涉其中，浪子畢基眼見好友被牽連，迫使挺身而出，闖龍潭，入虎穴，安排妙計擒兇。胡子仲的失憶症，却原來有一段時間是僞裝的，所爲何事？屢次突襲狙擊的人却原來是與他認識的，事情更複雜了，兇手又是誰呢？

（每本$7.00）

燕仲行盤龍刀急抬，連接五刀！接刀勢一引，貼着紅煞的刀背疾朝向其咽喉。

紅煞身形凌空一翻，越過燕仲行頭頂，鋸齒刀嘶風作响，反手拖斬其肩背！

燕仲行身形一矮，旋風疾轉，盤龍刀疾斬紅煞雙脚！

紅煞縮脚不迭，凌空打了個沒頭跟斗，腰一挺，射向與白煞激鬥的秋楓！

燕仲行清叱一聲，人刀化作一道飛龍，截擊紅煞！

「鏗」然大响聲中，盤龍刀與鋸齒刀在空中交擊，紅煞的去勢頓時一窒，只好飄墜落地。

燕仲行亦飄落地上。

紅煞目光一瞥手握的鋸齒大刀，面色不由一變！原來他的鋸齒大刀又被盤龍刀斬斷了一截。

「好小子，仗着刀利，以爲佔到便宜？老子與你拚了！」紅煞臉色比火還紅，握着斷刀發狂一樣衝向燕仲行！

燕仲行冷靜地執刀以待，毫不爲所動。紅煞在衝到離燕仲行身前不到半丈時，左袖急揚，故技重施，射出大蓬雙煞針，接又將斷刀脫手疾射出去！

身形一頓一仰，雙脚一蹬，倒掠出去，掠向白煞那邊。

燕仲行有了上一次的經驗，毫不慌亂，盤龍刀急展疾絞的同時，左手疾探，兩指一挾，於絞擊落雙煞針的同時，亦挾住了那柄挾勁疾射向他胸膛的斷刀！

接目光一瞥，挾着的斷刀運勁擲射出，身形亦緊接衝掠前去！

紅煞發夢也料不到燕仲行身手這樣高明，只不過電光石火間，便接刀擲刀，反擲向他，待到他發覺時，已然遲了！

但他不愧是有數的高手，危急間，腰一縮，接一掌拍出。

那一掌恰好拍在貼着他小腹射向他胸膛斷刀刀身上，將其拍歪，折射出去！

但緊接着，他發出了一聲慘嚎！

他的雙脚被緊隨在斷刀之後掠射至的燕仲行一刀齊膝斬斷！

斷口處血如噴泉，劇痛攻心，眼前一黑，差點沒有閉過氣來，身形急墜中，兇性大發，拚着一口氣，雙袖急揚，將雙煞針盡數射出。

但他的雙袖才揚起，「嗖」地急响，刀光一閃中，雙袖連同雙手齊斷，欲發未發的雙煞針連同斷了的雙袖雙手一齊拋上了空中。

紅煞張口再發出一聲慘嚎，身形重重地摔跌在地上。滾了滾，便不動了，雙手雙脚湧噴出大股大股血泉。

燕仲行看也不看紅煞一眼，急射向白煞！

原來秋楓與白煞交手不到十招，已落在下風，只好不攻，改採守勢，盡量拖下去，希望燕仲行能盡快解決紅煞，助他一臂之力。

白煞彷彿窺透秋楓的心意般，攻勢有如狂風驟雨，一招兇猛過一招，逼得秋楓險象環生，身上也負了兩處傷！

燕仲行趕到來，可謂及時得很，因爲秋楓已被白煞逼退至牆角，已退無可退！

燕仲行趕到時，白煞正一劍逼開秋楓的長劍，左手疾探，駢指插向其咽喉！

秋楓招架無從，自問必死，乾脆閉起眼睛。

燕仲行一眼瞥到，這一驚非同小可，舌綻春雷，迸出一聲巨喝！

這一聲巨喝有如平地起了一記焦雷，震得樑上積塵簌簌落下！

秋楓亦被震得陡然將雙眼睜開。

白煞却被震得插向秋楓的五指去勢一窒這，一窒，不但令他殺不了秋楓，也令他後悔終生！

因爲燕仲行在發出巨喝的同時，情急之下，將盤龍刀擲向白煞！

白煞心神受震之下，驚覺稍慢，盤龍刀如飛龍一樣，只一閃，便「卜」地一聲，射插入他的後心，透胸而出！

秋楓看得眞切，飛起一脚，踏在白煞的小腹上，將其踹飛出去！

白煞發出一聲悠長的慘叫聲，重重摔跌在丈外的地上，叫聲亦戛然而止，雙脚一蹬，便寂然不動了！

「楓弟，你沒事吧？」燕仲行一步掠到秋楓面前。

秋楓長長噓了口氣，感激地道：「幸好大哥及時出手。」

燕仲行長長嘆口氣，掃了地上的屍體一眼。「想不到，連累你師叔他老人家送了一命！」

秋楓悲痛地將頭垂下。

重重地吐了口氣，燕仲行沉重地說道：「這段仇怨是結束了，但却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文・鷹黃
圖・基耀黃

風雲十七劍

前文提要：

鴻暗殺，却給三大世家的司徒直截獲信鴿，紙條寫着用一千兩黃金擊殺葉孤鴻，當即被鬼書生——沈歸愚擊殺至重傷，司徒直仍能逃脫返司馬山莊，將事情告知才死去。三大世家的人才知道沈歸愚是具有兩種臉譜的人，既是名俠，又是一個冷血殺手，大衆商量派南宮素去通知萬劍山莊主公孫無畏，這位莊主由於平息一場武林浩刼，深得武林中人愛戴，他暗中培訓一名高徒葉孤鴻，學成之後派他下山闖一闖，見識一下武林中的事……

殺手採主動　截殺報訊人

公孫無畏以相同的劍法迎擊，年紀雖然已這麼老，劍勢比葉孤鴻只强不弱。

師徒二人的劍勢由慢而快，迅速化成兩道白光般，聲勢有若電閃雷霆。

他們都全心全意，人與劍合而爲一，並沒有留意周圍的情形，即使留意了，也會發現山谷之上，密林之中，藏着的那個人。

那個人整個身子都藏在黑暗中，發亮的一雙眼睛有如豺狼般盯着山谷下的兩個人，殺機畢露。

葉孤鴻價值一千兩黃金，徒弟這樣值錢，師父當然不會太少。

那個人要殺的，到底是葉孤鴻還是公孫無畏。

葉孤鴻公孫無畏完全都不知道有這件事，送消息的人這時候仍然在五里外。

× × ×

夜已深，南宮素歐陽昌與歐陽世家四個弟子在一幢破廟內停下來。

南宮素與歐陽昌都到過萬劍山莊，都是禮貌上的拜訪。

三大世家都承認萬劍山莊的地位，但却都沒有派太多的弟子前去學藝，事實三大世家的武功繁複，終他們一生亦未必能够將之練好，所以派去萬劍山莊的弟子，都是被認爲不大適宜練習本門的武功。

同行的四個歐陽世家弟子也沒有一個從萬劍山莊出來，可是也都曾到過。

他們却都不能够準確算出到萬劍山莊的行程，所以才會在這座破廟歇下來。

坐騎事實亦俱都已疲倦不堪。

破廟很寬敞，部份地方仍然很完整，他們執拾了一些枯枝，在石鼎中生起了一堆火，便準備去休息，那知道就在這時候，火突然變了。

金黃色的火焰突然變成碧綠色。

南宮素第一個發覺，脫口一聲：「小心。」

六個人立即散開，兵器在手。

火焰繼續變化，越來越熾烈，仍然是碧綠色，碧烟接迷漫。

歐陽昌一聲：「小心碧烟中有毒。」隨即將呼吸閉上。

「咪嗚」一聲貓叫同時响起來，六人循聲望去，只見一隻黑貓從壇上那個沒有了頭的佛像頸上冒起來，閃亮的一雙眼凝望着六人。

南宮素心念一動，揮手，六人向廟門退開。

第一個接近廟門的是一個歐陽世家的弟子，他看着那隻貓，却沒有留意廟門外一側已等着一個黑衣人，一支偏狹而尖長的劍。

黑衣人長髮披肩，面貌美麗而峻冷，正是那個黑羅刹。

她握劍壓着眉心，一雙眼睛也是貓一般的閃亮，突然一轉，一劍刺出。

劍光一閃，奪地刺入那個弟子的後心，南宮素一眼瞥見，要救已不及。

那個弟子慘叫着身子撲前，鮮血一支箭也似從後心接射出來。

黑羅刹緊接欺入，劍刺向南宮素，與之同時南宮素的劍亦向她刺到。

雙劍交擊，南宮素一劍七變，黑羅刹接下了六變，身形急拔而起，讓開最後一變，上了橫樑，一翻而下，當頭一劍疾插向南宮素。

南宮素揚劍擋開，黑羅刹也就雙脚勾着橫樑交替移動，長劍連連襲擊。

南宮素接了七劍，歐陽昌一鞭旁來，鞭梢三抖，猛攻向黑羅刹要害。

黑羅刹一聲冷笑，身子一滑，便翻上了樑上，歐陽昌鍊子鞭接連三擊都擊在樑上。

南宮素身子旋即拔起，手往樑上一搭，人劍貼着橫樑斜刺向黑羅刹。

二枚十字形的暗器旋即迎面向他襲來，南宮素揮劍一擋，眼前一蓬烟霧爆開，黑羅刹也就在烟霧中消失不見。

南宮素只恐烟霧中有毒，身形倒翻而下，一聲慘叫，即時入耳。

她應聲望去，一幅扇面正托着一夥人頭飛插在牆壁上。

歐陽世家那個被刺下頭來的弟子仍然行前一步，無頭的屍體才倒下來。

一個戴着鬼面具的書生接在廟門處現身。

「鬼書生！」歐陽昌脫口一聲，鍊子鞭一旋揮出，攻向鬼書生沈歸愚。

兩個歐陽世家的弟子雙刀齊動，掩殺上前。

沈歸愚手中扇骨一抹，擋開攻來的鍊子鞭，鬼面具火光照耀下寒光閃閃，扇骨在手上亦一樣閃動着寒光，冷笑聲中，左右雙刀，迫向歐陽昌。

歐陽昌叱喝着鍊子鞭抖開，迎着沈歸愚，瘋狂搶攻，那兩個弟子左右撲上，亦揮刀亂斬。

他們都知道來人武功高强，要求生就必須拚命。

沈歸愚看出他們在拚命，却並不在乎，他做的工作，原就是拚命的工作，拚命的技巧他已經完全能够控制，滾瓜爛熟。

歐陽昌等人拚命的動作在他看來甚至是一種可笑的舉動。

南宮素這時候，處境亦非常兇險。

烟霧散開，黑羅刹已經不在樑上，周圍亦不見，南宮素方自奇怪，那座無頭的佛像突然爆開，黑羅刹竟然是藏身其中，夾着飛揚泥土，一劍刺來。

南宮素反應也不慢，伏地急滾，閃開了這一劍，一排暗器同時插在他滾過的地方。

黑羅刹身形着地，亦自一滾，劍追刺南宮素。

南宮素耳聽風聲，滾身避開，回劍反擊，黑羅刹一劍亦刺過來。

雙劍貼着地面相擊三次，二人身形同時彈起來，南宮素出劍稍快，連接七劍將黑羅刹迫退，引劍再追擊。

黑羅刹一退再退，已到了牆壁之前，也竟就踏着牆壁疾往上走去。

南宮素一呆，黑羅刹已到了屋頂，連人帶劍突然當頭撲刺而下。

南宮素手急眼快，一劍架開，黑羅刹身形一彈而起，蝙蝠般凌空掠過，消失在神壇之後。

冷風從破牆缺口吹進，火焰一陣閃動，南宮素眼神一眩，黑羅刹又已蝙蝠般掠至。

這一次她手脚一沾牆壁地面橫樑立即回射，蝙蝠般漫空飛舞。

南宮素連接十六劍，黑羅刹又消失不見，這一次她竟然連黑羅刹消失在何處也看不見。

她仗劍左顧右盼，毫無發現，不覺退到石鼎的旁邊，即時「通」一聲，石鼎中的火焰突然撲起丈高。

南宮素一驚，一支劍已然從鼎後轉出來，她封擋已經來不及，一閃不開，左肩已挨了一劍。

黑羅刹劍一刺一抖，又在南宮素的身上劃了三道口子。

南宮素雙脚交替，逆走五行，終於避開了黑羅刹的劍鋒，那知道也就在這時候「咪嗚」一聲，一隻黑貓從後面撲上，撲在他的肩頭上。

南宮素早已經忘記了這隻黑貓的存在，到她省起來的時候，貓爪已向他的眼睛抓來，她左手及時撥開，貓爪仍然在她的手背上留下幾條血溝。

黑羅刹的劍乘隙刺到，又在南宮素的身上刺了兩劍，南宮素雖然及時閃開要害，可是銳氣已然大挫，一下被黑羅刹迫退丈外，後背一緊，已然撞上了牆壁，不由一呆。

黑羅刹長劍把握機會，緊接刺至，南宮素劍一擋，只覺一股內力排山倒海般壓來。

她實在有些奇怪，好像黑羅刹這樣看來弱質纖纖的女孩子竟然有這麼深厚的內力。

那隻黑貓同時躍上了黑羅刹的肩頭，發亮的眼瞳盯着南宮素。

黑貓若是撲前，南宮素不阻擋倒還罷了，否則黑羅刹一定會乘機下殺手。

「貓——」南宮素不覺脫口一聲。

「就是那天夜裏你們看到的，只是你們並沒有發現我這個貓主人。」黑羅刹嬌笑。

這種笑容在南宮素看來，却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那隻黑貓半身一弓，眼看便要撲前，

歐陽昌鍊子鞭突然從旁捲至。

黑羅剎不由不閃避，這一個閃避，南宮素人劍便脫出，回攻幾劍，將黑羅剎迫回去。

歐陽昌亦一鞭攻出，一面道：「素姑娘，你快走。」

南宮素一怔。「什麼。」

歐陽昌道：「這兩個人來了，說不定紅縷錦衣俠亦會殺到來。」

南宮素道：「那你們走。」

歐陽昌道：「你路熟，萬劍山莊那邊也容易說話。」

「可是……」

歐陽昌截道：「這不是逞強的時候。」鞭一揚，一陣鞭花罩住了黑羅剎。

南宮素心頭一陣熱血沸騰，道：「要走大家走。」

黑羅剎冷笑。「誰都走不了！」

語聲一落，一個歐陽世家的弟子咽喉已然被扇骨割開，倒在沈歸愚脚下。

另一個弟子並沒有後退，反而更勇悍，一刀亂劈，將沈歸愚擋在門外。

南宮素看在眼，探囊取出了一個圓球，猛擲在地上。

霹靂聲響，圓球片片碎裂，濃烟從地面飛捲開來，整個破廟迅速白烟迷漫。

南宮素接喝一聲：「走！」

語聲一落，又是霹靂一聲，白烟更迷漫了，南宮素同時一劍刺出，刺向黑羅剎方才立足的地方。

劍刺空，黑羅剎的笑聲從上空傳來：「彫虫小技，也敢獻醜？」

南宮素沒有回答，隨着在風中飛捲的白烟倒退了出去，在擲出烟丸之前，她已經看得清楚，身形一動，便從一角缺口竄出去。

那道缺口的後面就是一個林子，一進林子，便應該安全的了。

她也應知道黑羅剎沈歸愚絕不會罷休，但她更知道，他們必須有一個人逃回去報訊。

她只希望沈歸愚黑羅剎都向她追來，她沒有失望。

一入樹林她立即看見了黑羅剎，匹練也似的劍光接向她刺來。

黑羅剎的劍與人有如一支箭，快而準，南宮素可也不慢。

雙劍交擊，黑羅剎身形橫移，閃進了一株樹後，突然又從那株樹的後面轉出來，再向南宮素攻擊。

南宮素一劍架開，黑羅剎已到了另一株樹後，南宮素不等她轉出來，人劍已轉向那邊，那知道頭頂風聲急响，黑羅剎竟然從樹上襲下來。

南宮素也算手急眼快，劍及時擋開，那邊風聲一响，歐陽昌如飛掠入，鍊子鞭直取黑羅剎一面大叫：「素姑娘快走！」

南宮素正要說什麼，歐陽昌已接道：「再不走，難道要歐陽弟子一個個死不瞑目？」

語聲未已，一聲慘叫已傳來。

歐陽昌同時長嘯，一條鍊子鞭奮不顧身纏住了黑羅剎。

南宮素眼中淚光一閃，道：「好，我走！」手一揚，又是一顆圓球擲在地上。

圓球爆開，白烟迷漫，本來陰暗的樹林，更就伸手不見。

歐陽昌很明白南宮素雖然要走，却仍然給自己製造逃生的機會，可是他也知道，鬼書生黑羅剎雖然看不到他們，却能够聽得到，他一走，二人說不定而找上南宮素。

而最後，他結果也得給他們截下，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武功比不上南宮素，輕功尤其相差得更遠，所以他還是決定將黑羅剎沈歸愚截下來，讓南宮素能够安全離開。他的鍊子鞭所以更急勁，纏着黑羅剎，左手同時抽出了一支匕首，貼身即往黑羅剎扎去。

這匕首在歐陽世家又叫生死匕，一出手，非生則死，別無選擇。

黑羅剎武功雖然在他之上，但在他這樣拚命之下，一時間也拿他沒辦法，也擺脫不開他的糾纏。

可是她的左手仍然抽空射出了一個火摺子。

那個火摺子與一般的顯然不同，半空中「刷」的亮着，劃起一道耀目的火光，一飛三丈釘在一株樹上。

沈歸愚同時鬼魅般掠進來，黑羅剎不用開口，他已轉往火摺子的方向追去。

歐陽昌即時長嘯一聲，身形「鯉魚倒穿波」，鍊子鞭飛捲向沈歸愚，匕首却向黑羅剎迎面飛去。

那柄匕首赫然有一條銀綫連在柄端，長逾兩丈，銀綫的另一端則扣在他左手中指的一隻戒指上。

他兩種兵器同時攻向兩人，力道控制得恰到好處，這甚至連他自己也奇怪，竟然能够將這一招施展到如此的靈巧。

黑羅剎有些意外，但仍然及時將劍擋在面前，將匕首擋開，身形隨即一滾，竄入旁邊樹叢中，伏地聽去，却是什麼也聽不到。

沈歸愚亦給歐陽昌那一鞭截下，他摺扇一封，歐陽昌身形已下，左手匕首一收一放插向沈歸愚，完全是不要命的招式。

沈歸愚摺扇在掌中一旋，反撞刺來匕首，接連三招，反刺歐陽昌咽喉。

歐陽昌倒躍開去，沈歸愚摺扇一抖，扇骨一條條緊接射出，連成一支鍊子槍也似追刺歐陽昌！

歐陽昌身形一長，左臂立中一槍，身子仍然倒翻，脫出槍尖。

沈歸愚一抖，扇骨再飛刺，歐陽昌匕首一擋，身形已着地，一脚正好踩在一個繩圈內。

那個繩圈突然從樹叢中貼地飛出來，歐陽昌發覺的時候，一脚已踏下，一聲驚呼出口，繩圈已收縮勒住了他右脚足踝，將他拉上了半天。

那條繩子赫然是已穿過一條橫枝，黑羅剎一拉，便將歐陽昌倒吊起來。

歐陽昌匕首忙擲出，削向繩子，他的匕首才出手，寒光一閃，左手已齊腕給削下來。

將他的手削斷的是一柄月牙形的飛刀，發自黑羅剎的手。

歐陽昌知道沒有生望，鍊子鞭拚盡全力，飛射向沈歸愚，才飛到一半，沈歸愚鍊子槍也似的扇骨已射到，正射在鍊子鞭之上。

那條鍊子鞭「錚」的毒蛇般飛回，捲住了歐陽昌的咽喉，「刷」地將他的頭顱捲飛了出去。

血洒下，發出了一陣陣令人心寒的聲响。

黑羅剎這才將繩子放下，沈歸愚扇骨一收，道：「我們追下去，追得到，追不到，萬劍山莊東相會。」

黑羅剎點頭，將繩子收回，沈歸愚身形已然箭矢般消失在林中深處。

黑羅剎隨亦動身，他們都是一流的殺手，對於追踪獵殺都經驗豐富，要擺脫他們，並不是一件易事。

到目前爲止，南宮素的運氣，仍然不錯。

一個人的運氣是不是永遠都這麼好？

× × ×

破曉時分，黑羅剎沈歸愚都來到了萬劍山莊東面的竹林裏。

他們差不多同時到達，只是方向不同，到了林中的空地，已經有一個人在那裏等着他們。

——紅縷錦衣俠。

他仍然是那一身裝束，縷槍都沒有在手，背着身，到黑羅剎沈歸愚到了兩丈附近，才轉過身來，外露的一雙眼睛看不出絲毫的感情。

「你們來得比我預算的還要快。」錦衣俠的聲音也一樣平淡。「很好。」

沈歸愚手揮摺扇，搖頭應一聲：「不好。」

黑羅剎接道：「他眞的很不好，要到萬劍山莊殺葉孤鴻的消息非獨已洩漏，而且本來的身份也給人發現了。」

錦衣俠眼神出現疑惑之色。「怎會這樣的？」

沈歸愚道：「他們早已經懷疑到我的頭上，叫了人在莊院外看着，而且將我通訊用的鴿子截下來。」

錦衣俠歎息道：「看來他們早已經準備對付我們，只是等掌握了充份的證據才採取行動。」

沈歸愚道「這所以他們解決了我們十七個的十三個，我們仍然一些消息也沒有，說險，這實在太險了，幸好，我們的運氣還不錯。」

錦衣俠道：「應該是的。」

沈歸愚道：「想不到三大世家聯合起來，實力竟然如此驚人。」

錦衣俠目注沈歸愚道：「他們一向甚少來往，否則，我們應該會考慮到這方面的。」

沈歸愚道：「不錯，他們也絕無疑問，是拋開一切成見，衷誠合作，才會弄得這麼成功。」

錦衣俠道：「正如我們最初的時候一樣。」

沈歸愚道：「我們現在也很不錯。」

錦衣俠道：「若是眞的很不錯，保持一定的連繫，又何致於落到如今地步。」

沈歸愚道：「這也是，這些年來，大家錢都賺得差不多了，自然就沒有最初的積極。」

錦衣俠道：「相信就只有我們三個是例外。」

黑羅剎道：「他們派了五個人去萬劍山莊，我們追下去，追得到，追不到，萬劍山莊東相會。」

錦衣俠道：「三大世家的人若是懷疑到萬劍山莊，司馬世家的人總會給司馬青娥打一個招呼。」

沈歸愚插口道：「不管怎樣，我們都不能够坐視不管。」

錦衣俠道：「當然。」

沈歸愚道：「其實我們早就該採取行動，現在反客爲主……」

錦衣俠道：「殺幾個三大世家的人，並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

沈歸愚道：「之前我們不錯也只是因利乘便，但由我們來開始對我們來說總是好一些。」

錦衣俠道：「我以爲差不多，只要三大世家考慮到可能與我們有關，他們還是一樣會聯合起來，只要他們那樣做，我們所能够做的，便沒有多少的了。」

沈歸愚道：「以你的意思……」

錦衣俠道：「你們看看今夜，能否將葉孤鴻殺掉，不管成功與否，這都要試一試。」

沈歸愚道：「這個人武功眞的如此高麼？」

錦衣俠道：「公孫無畏那個老不死已經將一身本領盡傳給他，這時候不動手，到他將所學融合貫通，就更麻煩了。」

沈歸愚道：「也是。」

錦衣俠接問：「跑了的那個女的叫做南宮什麼？」

「南宮素！」黑羅剎沉吟着。「這時候怕已到了。」

錦衣俠道：「萬劍山莊內可是一些消息也沒有。」

黑羅剎一怔。「難道昨夜我們追前的時候，她根本就沒有跑，反而留在那附近麼？」

沈歸愚點頭。「顯然就是這樣了，否則以我們的輕功怎會追不上。」

錦衣俠冷冷地道：「上萬劍山莊只有兩條路。」

沈歸愚道：「我們這就去等着，在她踏進萬劍山莊之前將她殺掉。」

錦衣俠接道：「入夜之前我一定有消息給你們，以決定行止。」隨又歎息道：「其實先解決三大世家，未嘗就不是一件好事，我們與他們原就是世仇，何況現在他們已經直接威脅到我們的安全？」

沈歸愚道：「你考慮一下，看我們應該先採取什麼行動。」

錦衣俠點頭，轉問：「老大那兒有什麼消息？」

沈歸愚道：「一些也沒有，若不是認爲已賺得足够，那就是一心要置身事外的

了。」

錦衣侯道：「他的確有這個條件，到現在爲止，莫說死了的十三個，就是我們三個，也仍然不知道他是什麼來頭。」

沈歸愚微喟道：「這個人也的確是做首領的人才，我們十六個既非善男信女，消息也都靈通得很，他却是有本領將我們散消滅？而且我們一直合作得很好，並沒有發生任何意見。」

錦衣侯領首道：「這惟一的解釋就是，三大世家的行動實在非常秘密，以他的能力，也一樣得不到任何的消息。」

「但現在……」

錦衣侯截道：「現在換轉你，相信也不會現身。」

黑羅刹又是一怔。「不錯，他的行動一直是這麼秘密，我們倒下一兩個倒還罷了，倒下了十三個他怎肯來冒這個險？」

錦衣侯道：「若我是他，現在也不會藏起來，到事情了結。」

黑羅刹道：「反正我們死光了，很快就會有新的人冒起來。」

錦衣侯點頭道：「殺手到底是一個賺錢的行業。」

「也是一種古老的行業，能够流傳到現在，當然有它存在的條件。」黑羅刹仰首天望，好像突然問有些感慨，却沒有出口。

錦衣侯彷彿看到黑羅刹心深處，道：「我們是比較特別，但類似這種情形，在這種行業之中，相信亦已發生過，成爲將這種行業延續下去的許多個原因之一。」

黑羅刹沒有作聲，沈歸愚看看二人，道：「你們談談，我先走一步。」隨即轉身掠出去。

黑羅刹移步走到錦衣侯身旁，也沒有多說什麼，反是埋首在錦衣侯胸膛上。

錦衣侯不覺伸手，輕擁着黑羅刹的肩膀。

曉風吹冷，黑羅刹似乎一點也不覺得，蒼白的臉龐逐漸抹上了兩片紅暈，眼蓋低垂，彷彿經已熟睡。

錦衣侯的目光却彷彿已經冰結，雖然矇着面，從他的眼睛看來，已知道現在他想的與黑羅刹的完全是兩回事。

× ×

辰末刻。

葉孤鴻一如往日，挑着兩籠蔬菜來到河邊，方待將之倒進水裏洗乾淨，眼角就瞥見了一個人。

那是個少女，俏麗的容顏才帶着一些兒憨稚，令人一見就發生好感，無論男女也一樣。

事實在萬劍山莊，每一個人都對她視之如珠如寶，處處讓着她，愛護她。

一個少女能够做到人見人愛，除了她的美麗，當然還有其他很多令人發生好感的地方，譬如善良的性情，待人接物的和藹親切。

對師兄弟姊妹她是那樣，對下人亦不例外，也所以，葉孤鴻爲什麼看見她這樣高興。

她先後很多次替葉孤鴻解圍，免遭同門的挺弄，除了師父，在葉孤鴻的心目中，沒有人比她更重要的了。

葉孤鴻也不明白對她是怎樣的一種感情，更不敢奢望什麼。

在萬劍山莊他暗裏雖然說是公孫無畏的入室弟子，但明裏仍然只是一個下人，而司馬青娥却非獨是公孫無畏的入室弟子，還是武林三大世家司馬世家當家司馬如龍的掌上明珠。

他雖然心胸廣闊，看見司馬青娥，却仍然有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但由於青娥的平易近人，使他亦很想接近她。

眼前當然是一個機會。

他立即將菜放下，雙手往水裏搓洗幾下在衣服上擦乾淨，才踮脚往那邊走去。

附近都是矮樹叢，又隔着一條河，青娥在那邊更就是垂着頭，心事重重的，並沒有發現葉孤鴻的接近。

過了矮樹叢，便是幾塊平坦的大石，將兩岸連接起來。

葉孤鴻才來到矮樹叢盡頭，便聽到青娥一聲：「你來了——」

語聲充滿了喜悅，葉孤鴻不由脚步一頓，反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打從心底笑出來，探手便要分開枝葉走出去。

他從枝葉縫中看見青娥，也以爲青娥一定能够透過枝葉看到他。

却就在那刹那，一個聲音突然傳來：「有些事，遲來了，你不要生氣。」

葉孤鴻當場呆住，那種感覺就像給一盤冷水迎頭淋下，然後他看到了杭春華，萬劍山莊公孫無畏座下的大弟子，他們的大師兄。

杭春華原是棲霞劍先生的傳人，劍先生死後，才拿着劍先生的信物與及推薦書到來萬劍山莊拜在公孫無畏門下。

他入門不是最早，武功却是萬劍山莊弟子中最好一個，也一直在萬劍山莊，代替公孫無畏教導各人萬劍山莊的武功，近這幾年有時也會到外面走走，行俠仗義，贏得「俠劍」的美號。

他不過二十七八年紀，相貌英俊得來不帶一絲脂粉味，雖然對師弟妹從來都沒有惡言厲色，自然有一種威勢，令各人由心敬服。

各人甚至已將他當做萬劍山莊未來的繼承人，也認爲他與青娥，是最配合的一對。

事實他們二人也已經相互愛上。

看見杭春華，青娥即迎前去，非獨沒有生氣，反而埋首在杭春華的懷抱。

葉孤鴻看得眞切，傻了臉。

青娥與杭春華都沒有發覺葉孤鴻在對岸樹叢中，青娥隨即問：「那件事……」

杭春華截道：「我已經考慮清楚。」

「這兩天，我便要回去。」青娥仰首望着杭春華。

杭春華緩緩道：「我與你一塊兒。」

「是眞的？」青娥喜極而呼。「你眞的願意伴我回去？」

杭春華點頭，青娥「嚶嚀」一聲，一個頭不住往杭春華懷抱轉，說不出的嬌憨，說不出的惹人憐愛。

葉孤鴻都看在眼內，很是沒趣，悄然倒退下來，他不知道自己其實就是在暗戀着青娥，也沒有嫉妒的感覺，一直以來，他也都是認爲青娥配杭春華最適合，但現在看見他們這樣親熱，亦難免有些酸溜溜，有些難受。

他只怕被人察覺，不住的後退，不覺已遠離河邊，退進了一個小林子。

過了這個林子，是片谷地，疏落有些樹木，一間小茅屋建在谷中樹木間，到處都棲息着鴿子。

葉孤鴻倒退進來，差一點就一脚踩在其中的一隻鴿子上。

一個陰森的聲音即時傳來。「走錯地方了。」

葉孤鴻如夢初覺，脚步一頓，循聲望去，就看見一個錦衣青年手抓纓槍在一株樹後轉出。

一隻鴿子棲止在青年肩上，不住發出「咕咕」的叫聲，青年的一雙眼睛亦鴿子般冷睨着葉孤鴻。

「二師兄——」葉孤鴻脫口一聲。

青年就是公孫無畏的第二個入室弟子高永，與杭春華完全是兩類人，非獨很少與其他師兄弟在一起，而且獨居在這個谷地之內，却養了一大羣鴿子，惟一的嗜好，也似乎就是餵養這些鴿子。

除了公孫無畏與萬劍山莊歷代祖師的生辰死忌，高永甚少出現在莊院之內，奇怪公孫無畏竟然沒有怪責他，也沒有干預他的行動。

他對葉孤鴻與對其他人並沒有分別，冷應道：「這時候你跑來這裏幹什麼？」

葉孤鴻苦笑。「我也不知道怎會跑到這裏來。」

高永悶哼一聲，把手一揮，一羣鴿子「拍拍」地展翅飛起來。

葉孤鴻目光一轉，詫異道：「二師兄，你養這麼多鴿子，是不是養來吃的？」

高永冷冷道：「你喜歡吃鴿子？」

「沒吃過——」葉孤鴻笑笑。「只是聽人說，紅燒鴿子的味道很是不錯。」

「是不是想試試？」高永寒着臉。

葉孤鴻沖口而出道：「想——」

高永一張臉發青，冷酷地說道：「你吃我這些鴿子我就吃掉你！」

葉孤鴻一怔，高永也沒有再說什麼，轉身向茅屋那邊走去。

目送高永走進茅屋內，葉孤鴻才如夢初覺，抓抓頭，嘟喃一聲：「奇怪。」

也就在這時候，那些鴿子突然又一齊飛起來，「拔刺」兩翼聲响，又嚇了葉孤鴻一跳，然後他突然省起那兩籮蔬菜，慌忙奔回。

× × ×

回到河邊，杭春華青娥已不知所踪，葉孤鴻心頭一陣茫然，還是趕快將兩籮蔬菜洗乾淨，挑回山莊去。

菜地在河邊，距離山莊不過短短一段路。也很易走，只是今天在葉孤鴻的眼中看來，非獨長了很多，而且崎嶇。

他扛着兩籮蔬菜跌跌撞撞走來，險些就撞在一騎之上，幸而及時收住勢子。

鞍上的騎士也這才看葉孤鴻一眼。

是個青年，很英俊，面色却稍嫌蒼白，金冠束髮，衣飾華麗，腰懸明珠寶劍，錦衣之外另罩一件金紅披風，迎風招展，風流倜儻。

葉孤鴻正好抬頭，與青年目光接觸，不由得一呆：「你……」

青年即時冷冷道：「你也認識我？」

葉孤鴻搖頭。

「劍公子龍天遊這個人你相信也不會陌生？」

葉孤鴻又搖頭，道：「這附近沒有聽說這個人。」

青年道：「我只是問你聽過沒有？」

葉孤鴻毫不考慮的道：「沒有，到底什麼人？」

青年道：「當今武林最負盛名的劍客，也就是我！」

葉孤鴻怔在那裏，青年龍天遊接道：「看你是一個下人，不知道也不奇怪。」

葉孤鴻點頭，道：「武林中的事情我的確不大清楚。」

龍天遊道：「那萬劍山莊裏的事情，你是一定清楚的了。」

葉孤鴻道：「這當然，我在這裏長大，有什麼不知道？」

龍天遊於是道：「那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葉孤鴻興奮的道：「這裏的人沒有一個我是不認識的。」

龍天遊接問：「你們當中，有沒有一個叫做司馬青娥的女孩子？」

葉孤鴻點頭，奇怪的望着龍天遊。

「是不是很美？」龍天遊再問。

葉孤鴻不覺又點頭，龍天遊隨即手摸着下巴，得意已極的打了一個哈哈。

葉孤鴻看見奇怪，忍不住問道：「你這位莫非就是來找青娥姑娘？」

龍天遊道：「否則又怎會跑這麼遠的路，跑到這裏來？」接一掠披風，催騎前行。

葉孤鴻目光及處，大叫起來。「等一等——」

龍天遊將坐騎一勒，詫異地回頭。「什麼事？」

葉孤鴻目光一轉，道：「青娥姑娘在那邊。」

龍天遊循着葉孤鴻的視綫望去，果然就看見司馬青娥與杭春華並肩從那邊小路走來。

「那個就是了？」他睜大眼睛，盯穩了司馬青娥，語氣神態都顯得有些緊張。

葉孤鴻詫異的道：「你以前沒有見過青娥姑娘？」

龍天遊喃喃道：「現在總算見到了，果然秋水爲神玉爲骨，美麗得天仙般。」

葉孤鴻脫口道：「我也是這樣說。」

龍天遊好像這才省起葉孤鴻的存在，目光一垂忽然問：「你又是什麼東西？」

葉孤鴻一些也聽不出龍天遊的說話充滿了譏誚，笑應道：「我叫葉孤鴻，是這兒……」

「的下人，對不對？」

葉孤鴻接道：「他們都叫我總管。」

「總管？」龍天遊目光又回到青娥面上。

葉孤鴻道：「有事『總』得要做，無事不得不『管』。」

他說得興緻勃勃，龍天遊却完全沒有反應，一雙眼睛直勾勾的只望着那邊走來的青娥。

（未完）

俠情中篇倫理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龍堡的「金龍七英」遇上王烈和白牡丹，七英誤認白牡丹爲師素貞，非要王烈和她同回金龍堡不可，王烈心急要去救黑牡丹，沒有答應，雙方相持不下，引起對搏，七英不是王烈和白牡丹的對手，受挫後只得讓王烈和白牡丹離開……王烈和白牡丹來到洞庭湖畔，找到一位船家，他們向船家詢問了「洞庭君」的去向，並要船家沿那方向駛去？不久，船駛到鬼風港，王烈和白牡丹上岸探查，忽見前面一片燈光，竟是一個夜市，他們以爲那是黑道幫會在該處聚會，因此小心慢慢向前查看……

查探洞庭湖　荒島遇棋仙

王烈驚異間，又聽一個男人的聲音道：「馬八進七！」

隨着喝聲，岩石林中人影幌動了幾下。

白牡丹顯然也聽得滿頭霧水，伸手碰碰王烈，目露徵詢之色。

王烈搖搖頭，表示攪不清楚，然後一指數丈外的一座高大的岩石，向她耳語道：「咱們到那岩石上去！」

兩人悄悄的繞上那座高大的岩石，居高鳥瞰，這才看清了岩石林中的情景，也頓時爲之目瞪口呆，駭異萬分！

原來，有人在那岩石林中下棋！

岩石林中，是個長方型的平坦地面，長約三丈餘，寬約一丈多，以地爲棋盤，在地面上劃出一個巨大無比的象棋盤形！

棋盤的中央橫綫上，刻着「楚河漢界」四個斗大的字。

但最令王烈和白牡丹吃驚不已的是，雙方所用的「棋子」竟是人！

黑方是一個老媼和十五個黑衣姑娘，每人的胸口和背心都綉着一個大字，即是「將士象車馬炮」和五個「卒」，此時除了右炮那個黑衣姑娘已移位到「平五」的位置之外，餘者均按各人所屬的位置挺立着！

反過來看，紅方是一個中年人和十五個紅衣青年，每人的胸口和背心也綉着代表「帥仕相車馬炮」個「兵」，而左邊的紅馬已移到「進七」的位置！

黑方的主將是白髮老媼。

紅方的主帥是中年儒士。

那白髮老媼看樣子已八十歲以上，但臉上沒有多少皺紋，也無一點老態，衣飾則極爲華麗，此刻臉上籠罩着一片嚴霜，正在思考一下步棋。

中年儒士的相貌極爲英俊，一派儒雅之風，分明是個飽學之士，此刻臉上掛着一絲雍容微笑。

看清了岩石林中的整個情景之後，玉烈心中又是驚異又是好笑，暗忖道：「天底下眞是無奇不有，居然有人以活人來當作棋子，但不知他們雙方如何來解決被吃掉的棋子？」

正思忖間，那主將白髮老媼已開口了，大聲道：「馬二進三！」

於是，右邊那個「黑馬姑娘」跨步而出，走到「進三」的位置站定。

十五個黑衣姑娘和十五個紅衣青年，一個個面無表情，就如傀儡一般！

主帥中年儒士不加思索，立刻大聲道：「車九平八！」

左邊那個「紅車青年」便默默的橫移兩步，站到「平八」之位。

白髮老媼似已擬定了開局的陣式，也很快的叫道：「車一平二！」

「馬二進三！」

「卒三進一！」

「兵三進一！」

「馬八進九！」

「相七進五！」

此後雙方走棋極快，各走四步棋後，黑炮首先吃了一個紅兵，只見那黑炮姑娘橫跨五條綫，伸手在那紅兵的胸口按了一下，那紅兵立刻倒了下去，黑炮姑娘抓起他扔出場外，自己便佔了他的位置。

白牡丹看到這裏，不禁花容失色，別臉向身邊的玉烈駭聲道：「那『紅兵』被殺了？」

王烈雖然早已看出這不是一局普通的棋戰，也料到可能有這種情形，這時見那「紅兵」被殺，全身仍不禁泛起一層冷悚悚的鷄皮疙瘩，心中震驚已極。

他覺得這種以活人來當作棋子的棋戰實在太殘酷太不可思議了，但是他看不出那「紅兵」是否已死了，見那「紅兵」被扔出場外時，倒在地上未起，心想可能只是昏厥而已，故對於白牡丹的發問，他沒有回答，只向她搖頭示意不要說話。

「兵五進一！」

「車二進四！」

「炮八平九！」

王烈和白牡丹看到這裏，兩人的心弦又一陣緊張，因爲紅方「炮八平九」之後，便形成了「車紅車相對的局面。

換言之，黑方如不讓步，馬上又要死人了！

白髮老媼略一思忖，冷冷開聲道：「車二進五！」

她終於採取「兌車」的戰略，於是黑車姑娘向前五步，一掌按上那紅車青年的胸口！

紅車青年面容一慘，倒了下去。

黑車姑娘將他扔出場外，自己隨亦佔踞紅車青年原先的位置。

「馬七退八！」

紅馬青年斜退一步，轉身一掌按上黑車姑娘的胸口，於是剛剛殺了人的黑車姑娘也步上了黃泉，被紅馬青年踢出場外。

再走三步棋，黑方送三路卒給紅方吃，之後炮打中間的紅兵將紅方一軍，紅方以炮移中綫化解，接着黑方使出了激烈的手段——

「炮五進一！」

雙疊炮吃紅車，而以一馬護雙炮，逼紅方攤牌，攻勢凌厲無比！

中年儒士皺眉苦思了一會，才報道：「馬七進五！」

吃去黑炮。

「炮三平九！」

吃去紅車。

「馬五進六！」

再吃黑方之馬。

至此，黑方死了一卒和車馬炮四個姑娘，紅方死了雙車雙兵也是四個人，局勢優劣難分。

白髮老媼冷靜的做了一次通盤思考之後，才又冷冷地報出下一步棋：「象七進五！」

中年儒士立刻「馬二退三」，要吃黑炮，白髮老媼應之「炮九平八」，不讓被吃，雙方快速走了三步棋，紅方中炮吃下黑方中卒，又走兩步棋，紅方中炮再吃黑方邊卒，然後黑將的白髮老媼被迫「將五平六」離開了原位，形勢對黑方漸漸不利了。

白牡丹看不太懂，便向王烈附耳問道：「黑方多死了兩個卒子，是不是快要輸了？」

王烈也向她附耳答道：「還沒有，不過紅方陣勢較爲堅強，黑方沒有攻擊的手段，形勢略顯不利。」

白牡丹又問道：「咱們要這樣看完他們下完這盤棋麼？」

王烈心情沉重地道：「以活人來當作棋子使用實在太過殘酷，我想現身阻止他們走下去，妳看如何？」

白牡丹尚未有何表示之際，黑方已「炮八平五」將了紅方一軍，紅方以「炮七平五」對抗，這時黑方最佳策略是「炮五進三」吃掉紅方的中炮，王烈料到黑方一定會這樣下，他實在也不忍再見那羣青年男女一個個死去，忍不住衝口道：「不要再下了！」

此語一出，那大棋盤上立起巨變，只聽「轟！」的一聲震天巨响，似有一顆炮彈落到那場上，一瞬間迸起一大團的濃烟，將十幾丈範圍之內的岩石林全部籠罩在白色的濃烟之中！

王烈和白牡丹不防有此劇烈的變化，一時驚得呆住了。

白色的濃烟迅速向他們藏身之處撲過來，王烈怕硝烟有毒，急忙拉着白牡丹往後縱退，一連退出數十丈外，才在一處岩壁下隱伏下來。

何？」

王烈點點頭道：「好吧，先去島邊看看！」

語畢，騰身撲向西方……

這座名爲「鬼風港」的小島的確很小，從東到西不及半里，島上全是嶙峋岩石，他們只費了一盞熱茶工夫便已趕到西面島邊，縱目四矚，但見湖水起伏，不見一隻舟船，於是他們再沿着島邊一路往北搜索，然後由北而東，再由東而南……不久已將全島轉了一圈，結果依然沒有任何發現。

白牡丹快快然說道：「他們逃得眞快啊！」

王烈與她尋個地方坐下來，說道：「那個中年儒士是不是妳那夜所見過的白衣人？」

白牡丹搖頭道：「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天晚上我只見到他穿着一身白衣，沒看見他的相貌——你看會是同一人麼？」

王烈道：「應該是同一人。」

白牡丹道：「這件事好奇怪，那中年儒士和白髮老媼不知是何關係？他們如是朋友，爲何以活人來當作棋子？如是仇敵，爲何不以武力決定勝負，却用這種別開生面的棋戰來決定勝負呢？」

王烈苦笑道：「白姑娘，今夜所見情形，是我活了二十多歲第一次見到的最奇怪的事情，我和妳一樣完全不了解。」

白牡丹說道：「最奇怪的是那十五個黑衣姑娘和十五個紅衣男子，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爲甚麼願意被當作棋子，碰到要被吃掉的時候，他們怎麼能够那樣從容赴死？」

王烈雙眉緊鎖道：「正是，這實在太不可思議，古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士，但那是爲國家爲義氣而犧牲，那有情願被人當作棋子而死的！」

白牡丹道：「那被吃掉的十個人，好像是被掌力震碎心房而死的，你看是不是呢？」

王烈點頭道：「好像是的。」

白牡丹道：「若是如此，那些青年男女個個都有一身驚人的武功啊？」

王烈又點點頭。

他是太原名捕，在任職四年多的日子裏，曾經見聞過許多千奇百怪的事，然而今夜所見之事，確實使他如墜入五里霧中，絞盡腦汁也理不出一點頭緒來。

白牡丹忽然面露驚怒之色，一把握住王烈的手道：「王捕頭，你看我那位義姊……她會不會是被擄去當作棋子了？」

王烈點了點頭，滿面嚴肅地道：「有此可能，不過那中年儒士所使用的『棋子』是青年男子，而妳那夜在湖上見到的白衣人似非白髮老媼。」

白牡丹似乎愈想愈害怕，身子盡量靠近王烈，顫聲道：「他們會不會是鬼怪？那船家說以前曾有船隻在此避風，結果船上的人全都神秘失踪了。」

王烈聽了這話，忽然哈哈笑道：「我甚麼都肯相信，就只不相信那中年儒士和白髮老媼是鬼怪——妳想想看，鬼怪會打出有形的烟幕彈麼？」

白牡丹嘆道：「你說得對，可是我看那中年儒士和白髮老媼的行爲實在不像是人，他們把活人當作棋子來決定勝負實在比鬼怪還可怕。」

王烈道：「不錯，但有一種情形妳有沒有想到，他們雙方如有一方被將死，主將或主帥也得被殺呢！」

白牡丹一怔道：「會麼？」

王烈道：「一方棋敗被將死，主將或主帥若不死那還下甚麼棋？」

白牡丹吃驚道：「這麼說，那中年儒士和白髮老媼竟是在做生死之戰嘛？」

王烈點頭道：「是的。」

白牡丹倒抽一口冷氣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說……他們是不是傳說中的『洞庭君』和『龍女』？」

王烈道：「傳說中的『洞庭君』和『龍女』是一對恩愛夫妻，他們有何理由反目成仇而要以棋戰來作生死之鬥，再說那白髮老媼年已八十以上，而那中年儒士才只四十多歲，怎麼可能是『洞庭君』和『龍女』呢？」

白牡丹點頭同意他的看法，嘆了口氣道：「剛才我沒有仔細去看那十五個黑衣姑娘，不知那裏面是否有我義姊……」

王烈無法回答她這個問題，只得說道：「我剛才仔細看過那大棋盤的綫條，好像那大棋盤不是剛剛刻畫上去的，而是存在已久的東西，由此看來，那中年儒士和白髮老媼進行殘酷的遊戲可能已不只一次了。」

白牡丹懷疑道：「若是如此，他們兩人怎麼還能活到今天呢？」

王烈道：「妳是說：假如他們曾以這種方式下了很多盤棋，其中必有分出勝負的棋局，他們中的一個應該已經死了，是麼？」

白牡丹道：「是啊，總不致於盤盤和棋吧？」

王烈道：「不錯，不過以剛才那一盤棋來看，他們雙方的棋力都十分高强，黑方雖然多死了兩個卒子，棋勢仍佳，並未露出敗象，至少求和是可能的。」

語聲微頓，又說道：「假定他們兩人棋力相同，正所謂棋逢對手的話，那麼由於這是死亡遊戲，雙方對每一盤棋一定會竭盡智慧全力以赴，故盤盤和棋並非不可能。」

白牡丹問道：「你會下棋麼？」

王烈點頭道：「會，圍棋象棋都懂得一些。」

白牡丹再問道：「你說他們雙方棋力十分高强，是不是已有國手之技。」

王烈道：「是的，而且是我所見過的棋力最高的一對。」

白牡丹道：「如果你跟他們下，會贏還是會輸？」

王烈聳聳肩道：「可能會慘敗。」

白牡丹嘆道：「我實在想不通他們爲何要拿活人來當作棋子，這是毫無人性的行爲呀？」

王烈也嘆道：「我想他們這樣做可能有原因……」

白牡丹望望黑暗的四周，畏怯地道：「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王烈道：「等待。」

白牡丹道：「等待甚麼？」

王烈道：「等待天亮，等天亮之後，姑娘一樣小，這時嚇得花容失色，全身震抖，惶聲道：「嚇死人了，那是甚麼東西呀？」

王烈低聲道：「那是烟幕彈。」

白牡丹問道：「是誰打出的？」

王烈搖搖頭表示不知，又低聲說道：「不要說話，我看那中年儒士和白髮老媼都是非常可怕的人物，咱們倆只怕遠非其敵……」

白牡丹同意他的看法，故噤若寒蟬，不敢再開腔。

兩人屏息靜氣的隱伏了好一會，聽不見有人尋過來的聲音，王烈覺得反常，便示意白牡丹伏着不要動，他自己則悄悄爬上高處，運目望去。

一看，數十丈外那處棋戰場上的濃烟已散，原有的幾十個燈籠也已不見，但因夜黑距離太遠，且有一座一座的岩石擋住視綫，故無法看清棋戰雙方是否仍在那「棋盤」上。

王烈再擺頭四望，亦不見附近有人行動，心中納罕，決定過去看個明白，當即退回岩壁下，向白牡丹低聲說道：「他們雙方好像走了，咱們過去看看。」

於是，兩人提輕脚步矮身向前挺進，步步爲營，隨時準備應付狙擊，一路挺進到距離棋戰場只有七八丈之近，仍聽不到一點聲响，王烈忖度那雙方之人如果尚在島上，自己二人怎麼隱藏身形都沒用，倒不如大大方方的現身與他們相見爲佳……此念一生，當即長身而起向前飛撲過去。

白牡丹見他撲出去，也緊跟着縱撲而上。

兩人都有一身高明的輕功提縱術，只兩個起落便已飄落到「棋盤」上，視綫掃處，但見「棋盤」上空蕩蕩的已不見一個人影——紅黑雙方果然全都遁去無踪了，就連那十個被「吃掉」的「棋子」的屍體也已一個不見！

王烈和白牡丹相顧愕然，要不是脚下的「棋盤」赫然在目，他們眞要以爲剛才所見的乃是一場怪誕不經的惡夢。

白牡丹不勝駭異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王烈無法回答，只沉聲道：「咱們四下搜一搜看吧！」

當下，兩人刀劍在手，一起在「棋盤」外的四周搜索了一遍，結果甚麼也沒發現，活人死人全都好像被剛才那顆烟幕彈炸得屍骨無存，化爲硝烟而消散了！

王烈飛身登上一座數丈高的岩石，居高四望，也看不見甚麼，便向白牡丹說道：「看樣子，剛才那顆烟幕彈是他們自己打出的，他們利用烟幕彈掩護身形，很快撤走了。」

白牡丹仍是滿面驚異道：「這又爲甚麼呢？」

王烈神色凝重已極，道：「我不知道，目前只能解釋爲他們不願被人看見他們的棋戰……」

白牡丹道：「那船家說這是一座孤島，四面環水，他們往哪裏跑呢？」

王烈道：「如果他們已離開這座小島，那當然是乘船走了。」

白牡丹說道：「咱們把全島找一找如

咱們再去那棋場上仔細找一找，我相信一定有蛛絲馬跡可尋。」

夜風呼嘯。

湖水拍岸的聲音不斷的傳來，他們由於經歷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奇事，無形中便成了「患難之交」，兩人原有的隔閡不知不覺消除了，不知不覺便偎依在一起。

× × ×

一點金星在東方的水面上出現，然後很快變成萬道光芒，一輪朝陽升起了。

王烈輕輕拍醒睡在自己懷中的白牡丹，說道：「白姑娘，該起床了。」

白牡丹一醒，發現自己倒在他的懷中，登時滿臉飛紅，趕緊脫離了他的懷抱，不勝嬌羞地說道：「對不起，我竟然睡着了。」

王烈笑道：「不要緊。」

白牡丹看看那旭日東升的景象，精神一振道：「天亮了。」

王烈起立道：「走吧。」

兩人先去湖邊洗了一把臉，隨即動身往島上跑，不久到達棋場上，一看不禁呆了。

因爲，昨夜所見到的大棋盤，此刻已失了踪跡，舉目所見盡是一堆一堆的岩石塊！

白牡丹大奇道：「是這裏麼？」

王烈打量一下四周的地勢，點頭道：「沒錯，就是這地方。」

白牡丹驚訝道：「可是大棋盤怎麼不見了？」

王烈看着眼前堆積如山的岩石塊，微微一笑，說道：「他們將地上的棋盤掩埋起來了。」

白牡丹滿臉迷惑道：「這……這是甚麼意思？」

王烈含笑道：「大概他們不希望有人見到這裏有個古怪的棋盤，不過這是欲蓋彌彰，十分的可笑。」

他說了這話後，神情轉爲嚴肅，眉頭深鎖道：「奇怪，昨晚咱們幾乎已踏遍全島，並未發現一人，他們是怎麼返回此處掩埋棋盤的呢？」

白牡丹道：「必是趁咱們睡覺的時候，悄悄回來掩埋的。」

王烈道：「可是我昨夜一夜未眠，咱們歇息之處距此不過一兩百丈遠，他們搬這麼多石塊掩埋棋盤，我怎麼沒聽到一點聲音？」

白牡丹道：「他們搬運時一定很小心，沒有弄出很大的聲音，所以你才沒聽見嘛。」

王烈飛上一座高大的岩石，舉目四望，但見島上處處是嶙峋怪石，就是看不見一個人影，隨即跳回地面道：「跟我來，咱們再去四面的島邊看看。」

他們越過島上最高處，來到西面湖邊，然後沿島再轉了一圈，結果仍無任何發現。

不，他們見到了一艘船。

那是他們昨天搭乘前來鬼風港的漁船，那船家倒很守信，一直停泊在附近的湖上等候。

王烈便向那漁船揮手大叫道：「船家！船家！我們還要停留半日，麻煩你多等一等，待回去時多給你船錢便了。」

於是，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努力使自己激盪的心情平靜下來。

他看看剛才白牡丹站立之處，那地上放着自己的衣鞋和那口七星寶刀，所有的東西原封不動，地上也沒有一點掙扎搏鬥的痕跡，更不見一個脚印，就好像白牡丹是被妖魔鬼怪攝去，毫無痕跡可尋。

這種情形，眞使他百思不得其解，剛才他與白牡丹看過全島四周的湖邊，也沒發現一個脚印，這證明昨夜棋戰雙方仍在島上，沒有乘船離開，但是這個鬼風港只是個蕞爾小島，面積僅及半里寬大，那些人怎能躲得不見一點踪跡呢？

他以快速的動作穿上衣鞋，抓起七星寶刀，拔步便向島上奔去。

一路飛奔到小島中央最高處，舉目四望，全島景象盡收眼底，但所見盡是嵯峨怪石看不見一幢房子，也看不見一個人。

他當然不死心，繼續四處奔馳搜索，一邊搜索一邊呼叫，希望白牡丹能够聽見自己的呼叫而開聲回答……

這場搜索，他持續了整整兩個時辰，踏遍了全島每一寸地方，翻開了每一塊可疑的岩石，結果仍然毫無所獲。

這時正是晌午時分，半天的奔馳勞累已使他身心皆疲，飢腸轆轆，他只好坐下來歇息，一面盤算着該怎麼再採取行動。

他肯定白牡丹和老船家必是落入中年儒士或白髮老媼之手不錯，而且認定他們一定尚在島上，很可能藏身在地下，只要能找到那個出入口，就一定可以見到他們。問題是：那中年儒士和白髮老媼分明是極之出類拔萃的武林奇人，而且他們還有許多身懷驚人武功的「棋子」，自己單身一人如何能够從他們手中救出白牡丹、黑牡丹和那個老船家呢？

一念及此，他不禁心煩意亂，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不覺長嘆一聲道：「王烈啊，你該怎麼辦？」

那天離開金龍堡，他原是打算直奔百劍堡去調查追究趙南星的死亡眞相，沒想到會在途中遇上白牡丹，當他答允白牡丹的要求時，只道協助她救回黑牡丹並非難事，頂多耽擱一兩天就行了，却不料事情的發展越來越離奇，如今竟連白牡丹也失踪了，她雖是萍水相逢的一個姑娘，然而她是在和自己在一起的時候被人刼走的，自己可以撇下不管一走了之麼？

「不，我一定要設法救出她們二人，和那位老船家，即使把命丟在這裏也在所不惜！」

他心中做了這個決定之後，便起身跑到湖邊，泅水回到船上，從艙中找出一些食物吃下，肚子一飽，體力恢復，當即爬出艙外，準備再去島上搜索。

就在這時，忽然瞥見船上靜靜坐着一個人。

赫然竟是那個中年儒士。

他含笑趺坐於艙上，身上不沾一滴水，面前擺着一塊棋盤，上面擺好了紅黑三十二顆棋子！

看見王烈從艙下爬出，他立刻招手笑道：「王烈，咱們來下一盤棋。」

態度從容悠閒，口氣很親切，就好像王烈是他的老朋友似的！

王烈不禁呆住了。

在這一刻，他的心弦起了劇烈的震盪，感覺就似要吐血一般，因爲他是名滿天下的快刀翁的長孫，他的一身武功無疑的是第一流的，自任太原捕頭以來會過的武林高手可說不計其數，也曾以其刀法和智計將許多武林高手玩於股掌之上，但是今天，情況好像完全轉變過來了，他變成了被玩弄的對象，這叫他怎麼能够忍受？

但是，眼前所見情形，使他不得不承認「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句話，他已經看出眼前的中年儒士的一身武功非但超過自己很多，甚至也超過自己的祖父及師抱眞、仇元凱、趙池等人，碰上這樣一位「神仙」般的高人，他不能忍受又待如何呢？

所以，他只有竭力的鎭靜自己，努力壓抑動盪不安的心情，順從對方之意，含笑上前坐下來。

中年儒士臉上掛着一絲莫測高深的微笑，開口道：「你先走。」

王烈含笑道：「不。」

中年儒士登時面現不悅道：「難道你想讓我先走麼？」

王烈仍然含笑道：「不。」

中年儒士微微一怔道：「你是說：你不想跟我下棋？」

王烈依然含笑道：「不。」

中年儒士不高興了，臉色一沉道：「小子，你甚麼意思？」

王烈道：「要下棋，先把一切講清楚再下不遲。」

中年儒士面上恢復那種莫測高深的笑容，兩眼似刀般釘在王烈臉上，緩緩問道：「你想知道甚麼？」

王烈道：「首先是姓名字號。」

中年儒士道：「我是棋王！」

王烈道：「棋王也是人，人都應該有姓名。」

中年儒士道：「我不是人，所以我沒有姓名。」

王烈道：「爲甚麼你不是人？」

中年儒士道：「因爲我是神仙。」

王烈道：「如果你是神仙，爲甚麼你在凡間？」

中年儒士道：「因爲我喜歡下棋，我的棋癮大得連天上的羣仙都受不了。」

王烈聳聳肩道：「如果你要這樣跟我說話，我們的交談就無法繼續下去了。」

中年儒士微微一笑道：「我本來不是來跟你談話的，我是來跟你下棋的。」

王烈道：「爲甚麼要跟我下棋？」

中年儒士說道：「因爲你說過你會下棋。」

王烈說道：「可是我不是來下棋的，我來此救人，救一個名叫『黑牡丹』的姑娘。」

中年儒士道：「要想救人，唯一的方法就是跟我下棋。」

王烈心頭一動道：「你是說，如果我贏了，我就可以帶走我要救的人？」

中年儒士頷首道：「不錯。」

王烈道：「除了下棋之外，沒有別的方法麼？」

中年儒士道：「有，還有一種方法是武力解決……」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

李璟·文
黃耀基·圖

馬國風雲

賽事出意外　馬伕猝倒斃

正當香港馬季歇暑的時候，世界另一角落的馬場正進入極之熱鬧的境況。

當地的賽馬公司乃一間私人公司，却屬專利性質，所以每年必須納給政府一筆數目可觀的專利稅。

可能由於當地人口密度太高，市民可以消遣的地方又少，故此賽馬公司主辦的跑馬節目，編排得密密麻麻，依舊生意滔滔。由此可見當地人仕對賭馬的熱愛程度已達到了沸點。也正因爲這樣，太平市的「賽馬公司投注分店」也越開越多，注碼亦越來越大。

不知道是賽馬公司的心理戰術，還是政府合約中的規定，總之表面上就是堂而皇之的「爲表公正起見」，由政府和賽馬公司方面，各派若干名政府官員，以及賽馬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組成了所謂「賽事監督委員會」。千萬別小睹這機構，許多投注者就是百份之百的相信那些「德高望重」的政府高官，所以才賭得「心安理得」，所以才會注碼越下越大，大到接近瘋狂的程度。

儘管已不祇一次地有人提出「禁賭」，但政府認爲「寓徵於禁」，比「禁而不絕」更爲有用。

這一天又是賽馬的日子，市民們又陷於「半昏迷狀態」，對正常的工作幾乎不知所謂；但見各投注分店其門如市，人來人往，鈔票滾滾，既熱鬧，又刺激。

西區一間投注分店門外，人頭湧湧之際，忽然傳來一陣陣女人的啼哭聲。

那女子三十未到，却顯得面色蒼白，瘦骨嶙峋，拉拉扯扯的，糾纏着一名三十餘歲的男子；那男子手持一叠彩票，顯然想趕緊進入投注分店去投注，因爲賽馬公司今日安排的第一場投注即將截止了。

跟在那滿面淚痕的女子後面，是一個八歲大的男孩，他雖然也面帶淚痕，但他却表現得比他母親更爲堅強；他沒有哭出聲音來，只咬着下唇，鼓起了腮兒，亦步亦趨的，跟在那女子的後面。

那女子是他母親，那男子是他父親。八歲大的孩子，他已知道一個「賭」字害苦了他們一家三口，因爲就像眼前這情形，他已經不祇一次的目睹耳聞。

不久之前，他才將妻子留作家用的錢搶走，拿到投注分店來下注。夫婦二人就是因此吵吵鬧鬧的，糾纏到這兒來。他很生氣，因爲時間實在非常急迫。再不下注，就會截止；萬一輸了還好，贏了怎麼辦？他肯花錢下注，當然希望贏；如果個個肯認一句「自己眼光拙劣」，賽馬公司早就關門大吉了，又怎麼會投注分店開得如雨後春筍呢。

「他媽的！」她扯着他的衣袖，所以他生氣地用力一推，就把他的妻子推倒地上。然後不顧一切地，竄過人叢，進入投注分店之內！

母親哭得呼天搶地的，八歲的孩子只會伏在她的懷抱中跟着她哭；假如那是一

名刼匪，他還會替他母親呼救，甚至叫警察來協助捉賊。可惜那是他父親；他應該怎麼辦呢？他不懂！

突然之間，人叢中起了一陣哄動。

一名男子阻着那賭徒的去路，令他非常生氣！因爲他不知費了多大的氣力才擺脫了他的妻子的糾纏，現在又給一名年青人「阻頭阻勢」，不生氣才是假的。

賭徒用力去推那年青人，豈料用力推了一下、兩下、三下，竟然無法把他推得開。

別說把對方推開，想移動他一分一毫也難。那年青人渾身硬蹦蹦的，像石頭做的石人一樣；賭徒無可奈何，怕了他，於是由他的腋窩下攢過去，除此之外，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因爲對方似乎存心與他搗蛋，伸開了雙臂，故意不讓他進入投注分店裏去。

就當那賭徒想衝過去時，那年青人已一手攔腰把他抱起，情形就像時裝店店員一樣，腋下抱着一具模特兒偶像似的；不過這賭徒當然不可能像是木頭模特兒，因爲他還會動，還會掙扎。

不過掙扎也沒有用，那年青人不費吹灰之力，已將他帶回到他妻子的面前來。

那做妻子的，在這刹那間，好不驚奇！因爲剛才她那可憐相，見到的人不知凡幾，就是沒有那一個人肯爲她出頭，助她一臂之力；偏偏就是連警察也不見一個。

年青人把賭徒放下來，賭徒又想衝進投注分店去！

年青人一手抓着他：「先向你妻子道歉，然後把家用留下，否則，你休想再走半步！」

賭徒被年青人摟得腰部隱隱作痛，仍然忍不住破口大罵：「他媽的！你這算是什麼？老子的事，又不關你的事。嘿！」

「好！不關我事，就請你跟我去見警察吧！」年青人口到手到，一把抓住他的衣襟就走。

賭徒明知鬥不過他，軟足下跪：「請你放過我，求求你，讓我進去贏一筆吧！否則我死定了！」

「我只見過癮君子這麼樣，從未見過賭徒像你這般傻氣的。」年青人說：「我想先問你：你有什麼把握必勝不敗的？」

「剛好今天第一場我有必勝的心水馬，所以我才會傾囊以赴……」他話未說得完。

他妻子已哽咽流淚道：「以前他也這麼說過不祇一次了，弄得我母子連飯也吃不飽，還要給二房東迫遷！」

「如果我給高利貸的打手殺死了，你恐怕連迫遷的機會也沒有呢！」賭徒這時候也哭了起來。

男兒流血不流淚。那賭徒那麼一哭，就連這個硬漢子的年青人，也爲之軟化下來。

那年青人，並非別人，正是超人韋日明。

超人韋日明剛巧路過此地，看見那婦人哭哭啼啼的，也不難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不值賭徒的所爲，所以才會出頭。

「你叫什麼名字？」超人忍不住問。

「張浩。」那賭徒說，「先生，放過我吧！時間差不多了，我還要排隊，再遲恐怕來不及了。」

「如果我讓你進去，你的死期也差不多到了。」超人一手把他手上的彩票搶了過來：「先把你身上的錢留給你妻子，有話我們慢慢再說好嗎？」

豈料張浩回頭一看，面色大變！「你害死我啦！」說着，他又想竄進投注分店的人叢中去。

可惜他的脚慢，超人反而手快，一手抓住他的手臂：「萬大事情有我，你怕什麼？無論如何，今天我也不會讓你進入投注店去。」

這時候，那邊却來了二名大漢：「咦！張浩，好極了，我們正找你算舊賬呢。好哇！他媽的，你有錢到投注店來光顧，却沒有錢還給我們，這算是什麼？」

張浩一邊賠上笑臉，一邊從口袋一摸，包括他的妻子和超人在內，都以爲他害怕二名虎背熊腰的大漢，急於由口袋裏掏出鈔票來還債。

怎知道他摸出來的，却是一叠彩票的存根，笑嘻嘻地說：「請兩位再寬限一天好嗎？瞧吧！我已下注了，明天就有錢收啦。」

「他媽的！瞧你這樣兒，要贏的早就贏了！」說着，一手把那叠彩票存根奪了過去。

豈料當那二名大漢定神一看：「嘿！你眞有種！竟敢欺騙我們？這些彩票根本沒有投注店的機印，你從那兒檢來的？當我們是傻瓜麼？」

超人和他妻子張太太看得眞的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他們的孩子小泉，更看得目定口呆。

「噢！對不起！」張浩一邊從另一口袋取出另一叠有機印的彩票存根，一邊苦笑道：「忙中有錯，其實這一叠才是我剛買好的內幕貼士——必勝的馬啊！」

那大漢又一手搶了過去。看看彩票存根的機印日期，再核對一下他的電子手錶，又是怒吼一聲：「去你媽的！三天前的彩票，如果贏了你怎會留在口袋裏？當我倆是傻瓜麼？」

四隻拳頭，兩條身形，齊齊撲了過來！張浩固然嚇得魂不附體，而更加害怕得渾身發抖的，應該是張太太和她的兒子小泉。

超人看準算準，及時上前一攔，二名大漢那四隻斗大的拳頭都打在他的身上。

張浩一家三口看見了這情形，也替超人担心，却想不到痛得叫將起來的，却是那二名大漢。

「好哇！你這小子敢做架樑！」其中一名大漢把他的拳頭收回，手往口袋一探，「卡察」一聲，利刀一把已制在手中。

另一名黑社會打手原來也是「能征慣戰」之士，只見他伸手往腰間一摸，「錚」一聲，已抖出了一條可以用作新潮皮帶的軟鞭來。

超人看也未曾看得清楚那是什麼東西，「虎」一聲，軟鞭首先揮打過來，然後又是「錚」一聲，結結實實的打向超人的身上。

這時候，投注分店門外的人頗多，賭得七暈八倒的賭徒們，亦已開始注意到這

件事了。他們紛紛圍觀：連店內的賭徒亦不少湧了出來。

超人反手一抓，捉住了那條軟鞭——那是一條金屬環構成的軟鞭，剛才衆目睽睽之下，人們都替超人十分担心，因爲那一鞭實在打得十分有力。

但是超人抓住鋼鞭，順勢一扯，只見那大漢却有如失了重心的木人一樣，被拖得整個人飛了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利刀亦接踵而至。

許多賭徒嚇得驚叫起來，因爲他們都可以看見那把彈簧刀鋒利無比，如果一般人被利刀刺腹，相信非死即傷。難怪有些女人嚇得當堂暈倒過去。

相反當事人的超人，却若無其事地挨了那一刀：衣服破了，人却依舊。

「拍」一聲！超人一掌拍向持刀大漢的面頰之上，只見他歪歪斜斜的倒向一旁，滿嘴鮮血中，吐出了兩隻門牙。

二名大漢彷彿見了鬼一樣，頭也不敢回，急急地朝街口那邊逃去無踪。

張浩一家三口，呆立一旁，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圍看熱鬧的人，都懷疑超人的胸腹之間鑽了鋼板，否則爲什麼剛才刺了一刀，他仍然若無其事？只有聽過超人傳奇故事的人才知道：超人是刀槍不入的。

張浩至此不敢再惹怒超人了。但是他却哭喪着臉，對超人道：「你害死我啦，他們遲早總會找上門來的。」

超人道：「你這樣子，只有害死你的家人才是眞的。走吧！」超人一手抱起了受驚的孩子，又向張太太示意：「我先送你們回家去，其他事情，慢慢再商量。」

張浩却賴着不走：「可否讓我下注之後再跟你走？我今天是眞的有些必勝的貼士啊！」

超人笑道：「賭博賭博，博彩純屬運氣，我看你今天的運氣不大好。聽我說，省回這些錢，別再傷你妻子的心。否則，你再被人欺負，我就不會再理會了。」

張浩也看得清楚，剛才那二名大漢來勢兇兇，結果也不敵超人。但是他心裏另有想法：「我不賭，永遠也沒有那麼多的錢還給他們。」張浩在對超人說出這番說話時，幾乎忍不住又想哭了。

超人忍不住問：「你究竟欠了人家多少錢？」

「本來只借他們二千元，但現在利疊利，他們竟然要我還過萬元。」張浩哭喪似的嘆了一口氣：「試想想，這些數目，是否我一輩子也無法還得完？」

超人想了想，道：「這樣吧！你先帶你太太和兒子返家去。這些場外投注的彩票交給我，讓我代你去買，中了是你的，輸了是我的。但只限這一次。」

張浩半信半疑，他不相信這世間會有這麼好心腸的好人。所以他在猶疑中，將彩票遞給超人時，忍不住又問道：「贏了我如何找到你？」

「你找我有兩個方法。」超人說：「第一，你可以致電警局先找泰萊警司，自然可以找到我。萬一警司不在辦公室，你可以找他的助手或秘書。第二個方法，就是我給你一個傳呼號碼。」

超人於是遞上了一張咭片。

那張名咭之上，印有超人本來的名字：章日明，以及他身上配戴的傳呼機編號，當然還有傳呼台的電話號碼等等。然後，超人又對張浩說：「你也要留給我地址，因爲中彩之後，我也會找你。」

張浩身上有紙筆，那是場外投注不可缺少之物，於是他抄了一個地址給超人。到此，超人才與他分手。

超人根本沒有再回投注分店去。因爲在他的想像中，進去投注的人，十份之九以上是輸的：能够贏錢的，可以稱得上是鳳毛麟角。

超人儘管不是我們地球上的人類，但是在地球上生存了一段日子之後，對這裏的一切生活方式，也逐漸知得越來越多了。所以，他也明白到一些數理上的計算方法。

他知道投注賽馬的注碼分配方法，馬會抽佣，政府抽稅之外，派到贏家手上的，僅及三分之二而已。單從這點分析，已是「賭不過」。既然賭不過，爲什麼每次賽馬，人們又會如此狂熱，賭得如痴如醉呢？

說穿了，除了娛樂之外，賭徒們大都好勝，除了考考自己眼光之外，也等如買了一個希望回來。

超人獨自走向附近一處停車場時，後面已有一輛車子，載着好幾名大漢，正在亦步亦趨的，跟在他的背後。可惜超人身在險境却一點也未發覺。

當超人走進那座停車場時，後面那輛載着六名彪形大漢的汽車，加速衝了過來，超人聽到馬達聲，這才警覺地回頭張望，但車子已衝到了眼前。

超人會飛，許多人都知道了，無奈那兒停車場樓底很矮，矮到伸手就可以摸到樓底了，所以對會飛天的超人來說，簡直就是無所施其技，惟有加速腳步，以跑步的方式跑進停車場裏面去。因爲那入口處太狹窄，窄到僅可容納一輛大型房車開入來，所以超人根本無法抉擇。

那輛大型房車如影隨形地，疾衝而來，超人左閃右避，險象環生：由於停車場內，柱位太多，房車車身又闊又長，轉彎抹角，縱然駕駛技術更精，在高速衝撞之下，亦會出錯。驀地「隆」然一聲，車子撞柱，隨即停了下來。

車內六名大漢，分別由四扇車門竄出，他們全未受傷，立刻有五個人一湧衝前，去勢急似星火！留在後面的一名中年人可能是這班人的頭目，只見他兩手叉腰，怒目而視，指揮若定。

超人看見車子撞柱後停在一旁，他才鎖定下來：他沒有再逃，反而攔住各人去路，冷然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五名大漢却不跟他打話，「哼」一聲，掄拳揮刀，狂衝而上：超人在吃驚中倒退了幾步。

停車場很大，停在這裏的汽車也多，但人影却罕見：除了眼前這六個人之外，似乎就只有超人。那些車子停在一旁，却動也不動的。

超人絕非貪生怕死之輩，他要逃出重圍，單單就以他的飛行術便足以應付有餘。但是他並不打算就此一走了之：相反，他要明白這班人的來龍去脈。

五名大漢之中最少有三人持刀，當距離拉近時，超人終於認出了其中二名大漢，他們就是當街攔住張浩去路的高利貸打手。似乎毫無疑問，這班人就是屬於一個專放高利貸集團裏面的人了。

超人故意示弱，步步後退：五名大漢却步步緊迫！

當退無可退時，超人已倚住一幅牆壁！三名持刀大漢一聲呌喝，二柄閃閃生光的利刀齊齊殺上；其他三人根本無須動手，他們估計超人勢難憑住赤手空拳抵禦得住兩柄鋒利的西瓜刀。

「錚錚」連聲之中，只見二名大漢刀如雨下，眞的就有如斬瓜切菜一樣，朝住超人的頭手等處亂斬狂劈。

超人揮拳踢腿，在手無寸鐵的情況底下，就憑住赤手空拳去與對方對抗。

任何人看見了這種情形也會暗自替超人担心不已，只有超人自己心裏明白，他不但具有令人驚奇的飛行術，還擁有一副銅皮鐵骨，刀槍不入的身手，早已令到不少歹徒聞風喪胆。可惜眼前這班人一點也不知道。

直至到那兩柄利刀在二名大漢的手中出現了缺口，而經過一番狂斬亂砍之下，超人依舊表現得生龍活虎，全無受傷的跡象，他們才如夢初覺地吃驚起來。尤其是最早與超人交過手的那二名大漢，這一次他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後面三名大漢正待一湧趨上助陣之際，後面突然傳來一陣汽車馬達聲，然而包圍着超人的五名大漢仍然一無所覺的，把超人糾纏得喘不過氣來。

那輛有人的汽車突然一掠而過，隨即有一支利箭自汽車中射出，那名中年頭目立即應聲倒地。

五名圍攻超人的大漢聽到背後傳來一聲慘叫，急忙回顧。只見那名中年人已倒在地上，背上插有一支利箭。不但那五名大漢嚇呆了，就是超人也莫名其妙的，呆住了好一陣。

五名大漢一聲暗號，齊齊奔回中年人的身邊，把他連人帶箭，一齊抬回車上，絕塵而去。

超人急步衝出那幢多層停車場時，那房車已失所踪。

超人無可奈何，惟有回到停車場之內，開走他的汽車。

當超人來到泰萊警司的辦公室時，只見到警司的一名助手麥力帮辦。泰萊警司却不知去了那裏。

超人知道麥力帮辦也是一名馬迷，想起口袋裏的幾張彩票，忍不住向麥力請教：「請你給我一些意見，這些場外投注的機會如何？」

麥力帮辦一邊出奇地問：「怎麼？你也學人賭馬？」

超人苦笑：「不！我對跑馬，只抱着欣賞競技的態度，根本不會投注。」

「這些馬很冷！」麥力帮辦一邊檢閱場外投注彩票，一邊看看那枱上放着攤開了的一份馬經報紙。「如果眞的跑了出來，一定很好派彩。」他又問超人：「誰給你的貼士？嗯——怎麼還未下注呢？」

超人於是把不久之前在一處投注分店門外遇見的情形，告知麥力。麥力帮辦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賭徒十之八九都非常好勝。今次輸了，下次他們發誓要贏，萬一又輸了，仍寄望下一次。於是越輸越多，惟有舉債。但是，也有人抱住娛樂性質，小注可以怡情，我就是抱此宗旨玩馬。」

超人看看腕表：「今天是跑馬的日子，其中是否有些場次已經開跑了？」

「是的。」麥力也看看辦公室一角的電鐘，「不過我們在這裏不敢聽收音機，否則電台的即場轉播，最少第一場和第二場就應該有彩金的報導了。」

這是辦公時間，警察又是紀律部隊，所以麥力雖然身爲帮辦，仍不敢在這裏收聽電台的跑馬即場報導。

這是一間較小的辦公室，旁邊可以通往另一間較大的辦公室，那才是泰萊警司的辦公室。但是泰萊和他的手下們都出去了。只留下麥力帮辦一個人在這裏。

超人道：「那個叫張浩的傢伙，輸到要借高利貸，要不是遇上我，他不死也重傷。但是我不明白，那高利貸集團的人，爲什麼會被人襲擊？」

「凡是做這門生意的，多數是黑社會人物，有仇家乃無可奈何的事……」麥力帮辦剛說到這裏，抬頭上面的電話就响了起來。他只聽了一句，就將聽筒交給身邊的超人：「是警司，他急於要找你呢。」

超人接過電話筒，只「喂」了一聲就聽到泰萊警司的聲音：「請你以最迅速的方法趕到馬場來，這裏發生了極不尋常的事情，我就在天台等你。」

超人想再追問下去，但是泰萊警司可能正在事發現場，很嘈吵，幾乎聽不清楚他說些什麼。而且泰萊警司很快就把電話掛斷了。

麥力帮辦在旁說道：「是不是馬場出了事？」

超人道：「是的，警司要我立刻趕到那兒去。」

超人說完，立刻就走：不過他並沒有走出警局的大門口，只是跑到後面花園的空地去。雙臂一伸，屈膝輕彈，已見一條身形升空而去。

× × ×

馬場之內，一片混亂。

較早時，這兒發生了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一匹被人認爲絕無機會的馬「灰鼠」，突然在競賽途中發狂似的，疾馳狂衝，去勢如電。當時馬迷無不爲之嘩然。

在場的人都可以見到，「灰鼠」那匹馬一反常態，跑姿絕不規矩，所以坐在牠上面的騎師胡明，當堂嚇得手忙脚亂。由於當時「灰鼠」正處於馬羣中，所以橫衝直撞之際，騎師胡明身子一歪，頓失重心，墮落馬下，在馬羣中被馬匹活活踏死。

以往他曾試過發生騎師墮馬的事，但情形與今次不同。

以往凡有這種不幸意外發生時，出事馬匹最多溜走一圈半圈，即被工作人員截停。

但是這一次，「灰鼠」狂性大發，牠並未沿住跑道奔跑，反而越欄而去。因此伏在欄邊觀看賽馬的人已有幾個被踢死踏傷。情況於是變得更加混亂不堪。

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務人員，見狀立即拔槍戒備，有些警員甚至想開槍將「灰鼠」射殺。當時竟然有人告訴那警員：一匹馬的身價動輒數十萬元以上，小心有人會要求他賠償，那就麻煩了。

那警員想想，自己只得二三千元月薪，如何賠得起？因此機會稍縱即逝，馬兒「灰鼠」轉眼已衝到街上去了。有關方面至此才知道事態嚴重；在場的警方人員惟有一邊致電總部求援，一邊派人到街上去兜截。

泰萊警司帶同他的助手們，當時剛巧在馬場之內調查一宗命案，聞訊急謀補救，可惜馬兒已衝出街外，正在附近一帶街道上狂奔疾馳，勢如雷電，嚇得途人紛紛走避，大小汽車都被迫停了下來，商店關門，以免遭池魚之殃。一時之間，秩序大亂。

泰萊警司與一班高級警方人員紛紛登上馬場大廈的天台，利用無綫電指揮警方人員與馬場的工作人員設法截停「灰鼠」，可惜「灰鼠」當時已失去了常性，見人撞人，見車踢車，瘋狂情形，令人難以置信。

泰萊警司一邊指揮現場上警方人員工作，一邊仰首望向天空之上。不知道內幕的人都以為警司可能調來了直升機，却不知道他急於等待着超人。

泰萊知道超人是個名符其實的奇人，他有超乎常人的體力；他可以做常人無能為力的事。他不但會飛，還會做出許多令人費解所思的事。因此許多時警方極之須要超人出動，事實上他也協助警方做過不少事。

天空中終於出現了一個小黑點，那正是警察總部所處的方向。泰萊警司心裏暗喜，身邊一名警官正向他報告：「那匹野馬又闖出了圍圈，正朝着鬧市中心飛奔而去！」

泰萊警司這一驚非同小可，鬧市中心不但是該市的心臟，也是交通最繁忙的地方，因此，如果讓「灰鼠」闖入該區，後果很難想像。

這一邊，超人已輕巧地在天台一角降落；在泰萊警司身畔的助手們，一邊陪伴住超人過來，一邊把現場的情形，向他交代。

泰萊警司當時正在生氣：「我早就主張開槍殺死那畜牲，那班蠢才偏不聽我的話。」

泰萊警司含怒指責的「蠢才」，正是一些比他更高一級的警方人員，以及賽會的高級負責人；原來他們一直反對警方開槍射殺「灰鼠」，主要是因為「灰鼠」乃一匹價值百多萬元的良駒，而且馬主乃當地名流崔仕信。

崔仕信不但有錢有面，還是賽會主委之一。

因此，各方面都希望不傷害「灰鼠」，平平安安的將牠制服。否則，只要早早地送牠一枚子彈，事情就不致鬧得這麼大了。也難怪泰萊警司越想越光火。

超人來到警司身邊報到，泰萊立刻對他說：「用你的方法把那畜牲殺死，好過讓牠四處為患！」

超人剛才已從警司助手的口中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了，所以他一邊答應警司，一邊已朝住天台邊緣走去。陪伴住他的助手却悄悄警告他：「警司只是生氣才叫你殺死那匹馬，但熟悉本市情形的人一定都明白：這是有錢人的世界，連市長也忌崔仕信三分，他的愛駒怎麼可以被人活活殺死？」

然而超人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他，便凌空飛翔而去。

超人根據助手較早的說話，朝住市中心區飛去，找尋野馬「灰鼠」的行踪。

「灰鼠」這時已突破重圍，大批警方人員和馴馬師投鼠忌器，無從攔阻，惟有眼巴巴的，看着牠逃去。

「灰鼠」雖然身價很高，而且據講「系出名門」，但馴馬師並不急進，所以換句話說，仍未成熟。

街道上的途人與車子，紛紛迴避，但仍有不少車子毀在牠的蹄下，同時亦傷及無數途人。現在牠正狂奔於馬路之上，朝住市中心區進發！

警方派出的神槍手隊伍，正駕駛電單車越過馬路上所有的車輛，風馳電掣地追踪而去。

街道上的交通情況，一片混亂，電視外景隊也出動作現場直播，因此這件由馬場開始的大新聞，也就更加變得轟動。市民們都在電台廣播中留意到事態的發展。

直升機凌空飛翔，但最惹人注目的，還是那天空中的「飛人」；他當然就是超人。

超人居高臨下俯視，發覺那匹灰馬不但活力充沛，也好像失去了野性似的，狂奔亂闖，把路旁的汽車攤檔等等撞毀，正全速飛奔，跑向市中心區。

那是太平市的心臟地帶，人們都在担心，當這匹野馬闖入那兒去之後，後果將會變成怎麼樣？

超人在凌空高飛時，由於市區目標廣泛，所以一下子仍找不到「灰鼠」之所在。直至到看見警方的直升機作出了指示，他才追踪到市中心區去。

警方的直升機比超人優越的地方，就是機上裝有無綫電通訊系統，可以隨時接收警方無綫電台的指示，知道地面上的情形，但超人只可以憑他的直覺。

當超人飛臨市中心區時，野性未馴的「灰鼠」竟然失去了踪跡。

其實失去了踪跡，只是超人在高空上面的感覺而已。街道上却見湧出了一股人潮！

原來「灰鼠」當時正闖進一間超級市場。

那間位於市中心區的超級市場，規模宏大，貨品齊全，所以顧客亦多。當時裏面正人頭湧湧之際，剎那間，聽到一個女子的尖叫聲，原來「灰鼠」已闖了入來，將她撞倒地上。其他顧客見狀，亦紛紛走避。

「灰鼠」狂性依舊，在超級市場之內，撞翻撞倒一排排的貨架，罐頭食品、玻璃瓶、洋酒以及日用百貨等等，被撞得亂七八糟。

超人看見一股人潮在街上走避，已猜測得到「灰鼠」那畜牲就在市場之內。於是立即下降。

當時警方的神槍手隊伍，已分別乘坐電單車匆匆趕到；他們所以奉命騎電單車，當然是為了當時街道上的交通過於擠迫、混亂，同時也是為了速度問題，因為電單車不但可以開得極快，還可以駛上行人道，甚至從汽車的罅縫之間竄過。

神槍手奉命必要時射殺「灰鼠」，但超人却知道這度命令是泰萊警司發出的；不過超人却也明白，如果神槍手眞的執行泰萊警司的命令，後果將很難想像；因為「灰鼠」身價不但很高，而且馬主又是名流崔仕信的。同時超人也想到：如果要殺死「灰鼠」，泰萊早該命令他的手下動手了，又何必急急召來超人呢？所以立即進入超級市場之內，希望盡他所能將「灰鼠」制服。

當超人進入超級市場時，突然顯得沉寂。

一名嚇得攀上貨架高處的男職員，哭喪着臉，指指那邊。超人和神槍手們，循勢望過去，只見「灰鼠」正站在一堆翻倒的食物前面，俯首吃得津津有味。

超人正悄悄地，從後面走向「灰鼠」那邊！突然之間「砰」然一聲槍响！聲震屋瓦，尤其是在這屋子裏面，更顯得陣陣回聲，份外响亮而刺耳！

「灰鼠」受驚，又再度狂性大發！

超人不知道牠是否已中槍，但他本人則十分生氣，難怪他氣的呱呱大叫：「誰叫你們開槍？不准開槍啊！蠢才！」

超人生氣是有理由的，因為他當時正接近那兒，指揮神槍手隊伍的警官應該看得清楚，再加上馬兒難得安靜下來，為什麼要選這個時候開槍？

時間上，環境上和形勢上都不容許超人再猶疑了，因為「灰鼠」受驚後正衝出街外；超人和站立門口的人紛紛迴避。街上又是混亂！

超人立即縱跳出去！

「灰鼠」正跨越一輛名貴房車，把車內的一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仕，嚇得花容失色。

超人平時不輕易在人前展示他的飛行本領，無奈如今却是為勢所迫。

只見一條人影凌空飛起，急急飛向「灰鼠」奔馳的方向；剎那間，「灰鼠」的馬背上却多了一個人。

他，正是超人。

超人從未習騎，但他氣力一向驚人，而且身手也敏捷得很，所以「灰鼠」儘管狂跳亂躍，也未能將超人由馬背上摔下。只是在外人眼中看來，驚險萬狀而已。

由於有超人在馬背之上，神槍手當然不敢開槍。

超人雙手緊緊摟住馬頸，頭腦却保持清醒，因為他從未習騎，自然不知道如何策騎，所以足部既沒有辦法踏上馬蹬，手部也找不到韁繩。於是就惟有摟住馬頸，以免被馬兒摔落馬下。

豈料如此一來，反而令馬兒感到有些窒息，狂性頓然收斂下來。

原來超人本來就不是一般人類，他的體力高度發揮時，可達到驚人的程度，所以剛才那情急之下所運的勁力，足以令到體重千多磅的馬兒，也感覺得到有一股驚人的壓力，令到牠不得不暫時馴服下來。

因為如果牠仍在發狂的話，那股勁力一定更可怕的，更加加大，馬兒就更加感到窒息。

由馬房方面派來的馴馬師，這時也乘汽車匆匆趕到現場，看見超人這種原始的騎姿，也不禁替超人担心起來。於是立刻從旁指點他用手去執韁繩。

超人從來未騎過馬，只有一次在電視的訪問見習騎士訓練過程的節目中，見過策騎馬匹的情形。

他當時聽了馴馬師的提示後，很快就想起了電視節目中見過的一幕。

因為當他發覺馬匹較為馴服時，就試將雙手放開；下一步當然就是手執韁繩，脚踏脚蹬，與此同時，馴馬師亦過去，準備將馬匹拉住。

豈料就當超人雙手放開時，那匹灰馬「灰鼠」突然怒嘶一聲，雙足前擧，首先把馬背上的超人摔了下來。那位正準備趨前的馴馬師，也給牠嚇得急急倒後。

「灰鼠」狂嘶一聲之後，又狂性大發，以雷霆萬鈞之勢，飛奔而去！

在場上的每一個人都看得呆住了，因為沒有人想像得到，經過一段頗長時間的狂奔急騎，剛才又經過一番掙扎的「灰鼠」，居然還有氣力再度疾馳而去！

街道上再度顯得混亂非常，人們紛紛走避。

市中心的交通情況，本來就已經够混亂，因為這一帶不但街道狹窄，人多車擠，現在被「灰鼠」橫衝直撞就連在場戒備的神槍手隊伍，亦為之束手無策。他們在當時的環境下，根本就不敢開槍，否則好容易誤傷途人，那就更加麻煩。

看「灰鼠」疾馳的去勢之勁，令人懷疑剛才牠在超級市場內，被神槍手所射擊的一槍，根本就沒有射中牠，否則牠又怎麼還會有氣力急馳狂衝？

超人被「灰鼠」重重地摔了一跤，恐怕也會重傷。然而超人却不是一般地球人；他只不過是外星球人的化身。我們地球上的地心吸力，對他根本就沒有多大的影响。

本來在原則上，超人不想當衆展示他的身手，但如今情勢危急，如果他不設法制服「灰鼠」，可能有人被踏死踢傷，亦可能產生另一種後果：就是警方派來的神槍手會把牠射殺。結果，泰萊警司說不定會被追究，因為下令神槍手射殺「灰鼠」的，正是泰萊。

「灰鼠」身價過百萬元。但問題不是錢，而是牠的主人崔仕信愛馬如命，許多人都知道崔名流有錢有面，連市長也要看他的面色。因此難怪高級的警方負責人也不敢隨便下令對「灰鼠」格殺勿論。

一架私人直升機現在市中心的上空，那標誌顯示出，這正是崔仕信的座駕機，可惜當時人人的注意力只集中於地面上，根本沒有人有閒心去理會頭頂上的直升機。因為這時候「灰鼠」那匹野性復發的灰馬，又闖進了一間珠寶金飾行去！

「嘩啦嘩啦」的亂响一陣，金飾行內的玻璃飾櫃盡被踢毀，嚇得職員們急忙按响了警鐘。

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因為當地的治安實在太壞了。在此沙塵滾滾的情況下，好

容易會被人趁火打刼。

因此，當金飾行的警鐘响起之後，在場的警方人員又是一陣緊張。紛紛趕來，展開戒備。

其實警方的神槍手隊伍一直在沿途跟隨住「灰鼠」，只不過當那位馴馬師出現之後，他們已被勒不可開槍，於是「灰鼠」這畜牲也就更加變得有恃無恐。

牠在那間珠寶金飾行搗亂一番之後，活像一個頑皮的小孩子，跳跳蹦蹦的，又跑到街上去。

圍觀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根本沒有担心到這件事的後果，只是覺得好玩。因此，當馬匹跑到街上的時候，又是一陣噓聲。

噓聲令到馬匹受驚，「灰鼠」又像離絃之箭，拚命地急急竄去。

超人担心牠再闖禍，凌空低飛，追了上去！

眼看「灰鼠」就要跑進一間規模宏大的百貨公司，超人這時已經追到了。

只見一條身形飛越「灰鼠」，降落時「灰鼠」正好衝前，那條身形立即伏在「灰鼠」的馬背之上。

「灰鼠」雙足高擧，一度掙扎，但是在牠背上的並非別人，却是超人。

超人以雙臂環抱住牠的頸項，「灰鼠」三番四次企圖把他摔下來，但每次都失敗了。

終於，牠狂奔一程之後，只好乖乖的馴服下來。

超人這一次所用的方法很特別，因爲他會飛，所以他只在馬背上飛行，「灰鼠」已無法擺脫他。何況經過馴馬師的指點後，超人已明白那些鞍轡的用處。

他令到「灰鼠」無法離開他的胯下，所以馬兒惟有乖乖的就範。

一干人一湧而上，但被在場的馴馬人員阻止；因爲他們不想馬兒再受驚！

超人騎着「灰鼠」慢慢地沿住馬路旁邊踱步；一輛專用作載運馬匹的車輛開到現場，將牠載走。

經過一番擾攘，街道上的秩序也逐漸恢復正常。被搗毀的地方，只待整理。

馬場之內，賽事一度中斷，因爲警方認爲事有蹊蹺，暫時禁止賽事進行。

以泰萊警司爲首的一個調查小組，當日本來正在進行調查一宗投訴；馬房內有人發現一名馬伕倒臥地上。於是立刻通知有關人員，送院急救。可惜，當該馬伕送到醫院時，已氣絕身亡。至於眞正死因，雖然仍在等待剖驗結果。但有件事却令人震驚，那就是該死者——馬伕何樂，正是料理「灰鼠」的人。

此中是否巧合？正是警方要追查的焦點。

太平市的賽馬運動，一向受市民注目，以其說是熱愛運動，倒不如說是該市市民嗜賭成狂。因此每次跑馬的日子，下注數以億計。現在一旦中途宣佈取銷其餘各場賽事，自然是大新聞。

馬迷固然十分醒目，甚至有不少人埋怨警方「越權」，就是一般市民也知道「灰鼠」大鬧市區的事，因而議論紛紛，現在再取銷賽事，人們已意味到可能有些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

泰萊警司從無綫電聯絡中，早已知道超人制服了失去常性的「灰鼠」。他始終沒有離開馬場半步，因爲他的注意力仍集中在那宗神秘命案之上。

當初「灰鼠」還未狂性大發之前，曾經有幾件事引起賽會和警方的注意：第一，有人傳出「灰鼠」必勝的消息。第二，有人說料理「灰鼠」的馬伕何樂，未遇害之前，已在外面下了注，買重「灰鼠」的獨贏。當然，那是指非法外圍。因此在合法彩池之上，「灰鼠」的賠率仍然相當的冷落。第三，有人傳出馬伕何樂是個相當有經驗的「相馬專家」，他看得出那一匹馬可以贏。但另一方面，又有人說他會做「手足」——那是十分玄妙，而又被列爲非法的「谷馬」方法。

泰萊警司率領着他的助手們，仍在馬場內調查何樂的死因，以及他在生前接觸過的人。

超人把「灰鼠」交回給馴馬師之後，也急急飛返泰萊警司的身邊。

泰萊警司道：「我們仍然封鎖命案現場，雖然那些喜愛賽馬的名流紳士們紛紛提出指責，認爲我們警方越權，但我不理會他們。」

超人道：「我有什麼可以帮得你？」

「能替我捉回癲馬灰鼠，你已經帮了我一個大忙。」泰萊警司於是把死者何樂就是管理「灰鼠」的馬伕，告訴了超人。

「我們也許可以在灰鼠的身上找出一些綫索！」

超人因爲會飛，所以他自然比其他人更早回到馬場。

至於負責押運「灰鼠」的大隊人馬，除了警方人員之外，還有賽會的獸醫，以及負責訓練「灰鼠」的馴馬師和助手等，好一大堆人。

泰萊警司十分重視這宗案，更加重視「灰鼠」的安全。因爲「灰鼠」雖然不懂說人語，却由於牠狂性大發，相信勢必有若干綫索留下，供警方調查。所以泰萊不但透過警方的無綫電系統，叫警方人員小心保護「灰鼠」，也叫在場的警方人員小心等一會兒當「灰鼠」抵埗時的安全措施問題。

泰萊警司的緊張，令人想起他下令殺死「灰鼠」的生氣情形。這種轉變，到底又意味到一些什麼？是否警探已在馬場內另有發現？

原來泰萊警司當時下令殺死「灰鼠」，是爲了不希望再有人給牠踢死踏傷，但現在他却知道馬場命案的死者，竟然就是「灰鼠」的馬伕，因此泰萊的想法又不同了。

太平市賽馬公司是另有保安隊的，他們的保安人員都配有槍械，自然也是經警方批准的。

現在那輛運馬車正在該公司的保安隊人員護送下，駛回馬場方面來，警方人員從旁協助。

大批記者沿途採訪，主要還是因爲這件事已引起市民們的廣泛注意。

就在將近到達馬場的時候，一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就在一處的十字路口發生了。

形容那兒是一處十字路口，只因爲那兒有紅綠燈；其實那是縱橫交錯的交通要道，幾條交通幹道都在這兒滙集：一條馬路可供進入馬場，一條駛向西區，一條可以駛向市中心區，此外更有天橋供車輛駛往東區和市郊。總之看得人眼花繚亂。因此這兒不僅限於一個「十」字，而是幾個「十」字擺在一處，令人看得頭都爲之暈了。

忽然間，那輛體積頗大的運馬車冒出一股濃烟；前面的燈號剛剛已轉爲綠色，但運馬車却開不動。

一輛由交通警員駕駛的電單車，就在運馬車一旁。彼此併肩而行。

當那警員發覺，燈號已轉綠，大卡車仍不開動，他忍不住仰首問司機：「怎麼啦？」

運馬卡車的司機十分焦急，一邊盡他最大的努力，一邊說道：「奇怪，怎麼會壞了？」

他說壞了，當然是指車子壞了。

尾隨其他車輛，看見轉了燈號，車子仍不開動，十分驚奇，紛紛响號催促。

其實，跟隨在運馬後面的，除了其他車輛之外，還有賽馬公司的車輛及警車等等。

他們的目標自然盡在運馬車身上。但是一般市民的車輛，却不理會這一切，尤其是當地市民習慣了生活緊張，管你什麼運馬車運牛車，總之前面的車子阻住他們的去路，他們就按號按得震天價响！

在場的警方人員立刻落車，指揮後面的車輛越過運馬車，繼續前行。而運馬車却阻在前面路口，動也不能動了。

車廂內的「灰鼠」，顯然因爲外面的車子响號，影响了牠的情緒，「砰砰彭彭」的在裏面起飛脚，嚇得在場的馬伕大爲焦急。

賽馬公司的保安隊人員，立即採取嚴密的戒備行動：有些武裝人員已携備槍械到天橋上面，有些則在附近街道戒備，以防不測。

這一隊人馬也相當可觀，單單是賽馬公司的人員，已算得上「陣容鼎盛」，因爲除了身爲「主角」的運馬大卡車之外，還有護衞的保安隊人員十多名，分乘三輛私家車，分別在前前後後押運。

現在最少已有一輛私家車的保安人員，開到可以俯覽現場的天橋之上，數名荷槍實彈的武裝保安人員，則持槍到天橋邊緣的欄桿一旁，俯視下面現場一帶的街道。這種緊張的情形，令人想到：那運馬車內載住的並非一匹馬，而是數以千萬計的金磚。

此外，交通警員的電單車，警方人員所乘坐的其他車輛。此中又包括了馴馬師以及馬房中工作人員，賽馬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等等好一大堆。還有電台，電視台以及各大報章的記者採訪隊伍等等，差不多已佔去了半條街道。他們的目標盡在運馬車，所以當那大卡車開不動之時，記者們又紛紛落車採訪，攝影等，展開了一連串的活動。

如此一來，本來已陷於混亂的交通，就當堂變得更加混亂不堪。

現場上雖然有一批交通警員，但場面依舊無可避免地陷於混亂，因爲那一帶路旁，分別停了記者們的採訪車輛。而前面路口又有一輛「死了火」的大卡車！——運馬的大卡車。

這輛大卡車的司機已向在場的警方人員表示：機器壞了。車子無法開動，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於是警方立刻透過他們的無綫電系統，通知賽馬公司方面，另派一輛運馬卡車前來，將「灰鼠」運回馬房去。因爲這一輛暫時無法修理。

但是，「灰鼠」在倘促的大卡車之內，十分暴燥，嘶叫、跳躍，吵個不休！

馴馬師立刻過去問司機：「空氣調節系統是否也關掉了？」

「是的。」司機道：「馬達熄了，空氣調節系統自然也要關熄。因爲這車子根本就無法可以再發電，勉强開動的話，隨時會發生火警。」

馴馬師自然最了解馬性：「這樣子好容易焗死灰鼠的，怪不得牠這麼暴燥。」

於是他叫人把卡車門打開，讓空氣透入車內。

但是，在場的警方人員想起市中心區那一幕，担心歷史重演。一位警官首先反對：「難道沒有其他方法嗎？」他問馴馬師。

馴馬師道：「有的，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找來一把電鋸，將卡車車廂鋸開一個洞，否則，灰鼠就只有活活的焗至窒息爲止。」

毫無疑問，馴馬師不過是爲賭氣才會這麼說：事實上怎麼可能用電鋸將運馬車鋸開一個洞呢？

一般馴馬師都是愛馬如命的，除非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

警方無可奈何，他們惟有將車門開了一條裂縫，目的是讓馬兒可以呼吸更多的空氣。豈料突然之間，怒嘶一聲，負責打開車門的一名馬伕，首當其衝，被撞倒在地上！

廂內的「灰鼠」野性復發，勢如雷電，狂衝而出！

蕩地「砰」然一聲，天橋上面有人開了一槍！目標明顯地是針對「灰鼠」，無奈「灰鼠」狂衝疾馳，去勢如電，那一槍竟告落空。但現場之上，却由於這一槍的槍聲，造成了更大的混亂。同時，「灰鼠」也被槍聲嚇了一跳，於是跑得更快，更勁！

在場戒備的警方人員，以及賽馬公司派來的人，無不嚇呆，急急設法兜截！自然又是亂得七手八腳的。

天橋上一名屬於賽馬公司保安隊的隊目，不滿他率領下的一名保安隊員隨便開槍，非常生氣，正想責備那突然開槍的人，豈料他竟然跨上了路旁一輛電單車，帶着那支發射過的來福槍，絕塵而去！

際此電光石火之間，不但保安隊人員大感驚愕，就是與他們一齊在場戒備的警方人員也嚇得手足無措；原來那輛電單車却是一名交通警員的座駕。

警方人員和賽馬公司的保安隊人員紛紛在呌喝聲中拔鎗，但是，那名開槍的保安隊隊員轉眼之間已去遠。

（未完）

前文提要：

艾可參加長江鏢局五人小組的決策會議，邀請浙省總捕頭衞遠參加監證，討論鏢局的生意爲何每況愈下，總結是因爲改變了徐龍飛的硬派作風，以和爲貴，不論官府或黑白兩道，都面面俱圓，而黑道方面乘此弱點，凡是長江鏢局談過承鏢的生意？近兩年來全國發生大案十二宗，其中八宗事前事主向鏢局接洽生意都告吹了，而事主也被殺死，而艾可本人也親身遇到事件的發生，故對徐龍飛的硬派主持長江鏢局的做法頗爲欽佩，徐龍飛因此派她接管鏢局，恢復當年聲譽，以行動懾服黑道，不是靠交際應酬手段……

寶刀殺勁侶　退隱歸園林

門秋月泛起平生罕得一見的微笑，道：「你眞有一流高手的胆色，以及一流高手風度。見面勝似聞名，我很佩服。」

阮十全冷冷道：「別誇獎他，這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好辦法，對咱們沒有益處。」

徐龍飛拍拍腋下「夜鳴刀」，道：「我的確想不到你們並不是冷冰冰惡騰騰的人。這回竟要跟你們幹上，要跟你們分出生死存亡，可眞有點遺憾。」

門秋月輕歎一聲：「幾十年來只有你敢這樣對我們說話，從前我們鬥過少林寺武當派的主腦人物，連他們都不能像你揮洒自如。看來你比他們好像還難惹些。」

阮十全道：「你又誇讚他了。」

徐龍飛道：「我們可不可以改個時間改個地點？」

門秋月微訝道：「爲甚麼？你帶我們到此。而我們亦覺得此地很適宜，爲何要改時改地？」

徐龍飛心中閃掠過王小怡的朱唇玉齒，一點不錯，是爲了她而說出另改時改地決戰的要求。因爲他若是不敵而死，自是一了百了，世上之事任甚麼都不必亦不能担心了。但若是奏凱得勝，便只等如一個風暴才平而另一風暴又起了。

他忽然有點迷惘，究竟他內心深處是不是眞正想改期？抑或只是聊以自慰的一個小小掙扎姿態？假如王小怡對他沒有壓力，則幾年前徐東風絮她搬出鏢局時，他都沒眞正碰上，却發出金石交鳴脆响。徐龍飛身子宛如陀螺急轉了七圈。

他身子旋轉時，同時雙脚離地彈起八尺。「颼颼」「嘶嘶」之聲不絕。那如意爪和無瑕玉杖在他脚底一共攻了十七次。由於那兒只有空氣而無實體，所以他們徒勞無功。

好個徐龍飛人在半空，忽然有如飛燕斜掠，腋下寶刀仍未出鞘，五指箕張如龍爪，攫奪無瑕玉杖。手肘則像鐵鎚撞出，威脅門秋月面門咽喉及肩臂等處。

他來去如風，動作如電。那門秋月剛一仰身稍退。徐龍飛雙脚連環側踢。這一路脚法共有卅六記，而第十二脚時便已踢中如意爪。爪上傳來堅實沉厚內勁把他震飛丈許，但那如意爪也向右方空上盪開。

門秋月嬌喝道：「好內力，好脚法……」喝聲中猱身疾上，一支細長玉杖化爲二三十支，每一支杖尖都指住徐龍飛一處要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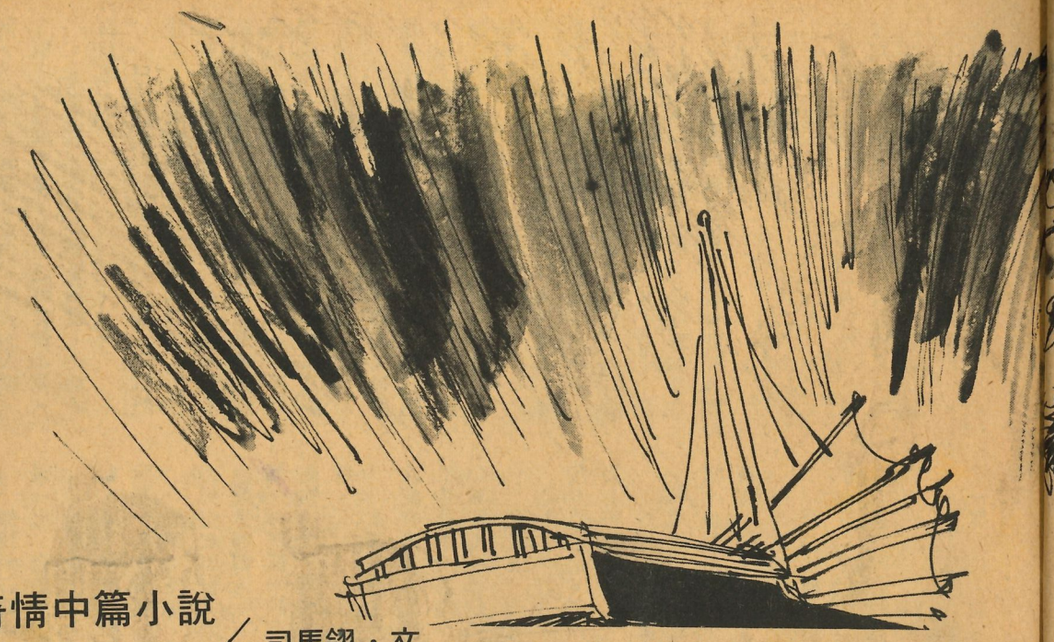
另一邊阮十全也星拋丸擲撲到，如意爪縮短得只有三尺，爪光一掠之際，扣摘鎖拏已施展了四種不同凶毒手法。

徐龍飛雄健身子向前一伏，龍吟聲中夜鳴刀出鞘，反手向背後劈出，鏘一聲劈開如意爪。左手却分光掠影奪捉門秋月脚踝。

他這一招無論是刀法、內力、擒拏以及速度，都完美得毫無瑕疵。

論刀法，那阮十全的「甕中捉鼈」恰被徐龍飛一招「義無反顧」所破，除了變招之外，再無別路可行。

論內力，刀爪相觸之時，阮十全胸口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司馬翎・文
黃耀基・圖

倚刀春夢

長之拐脚如，被形。。戰出。直銀時爪如也落期徐，怎

怎會有如釋重負之感？

阮十全冷冷道：「很多人面對死亡時，往往會緬懷憶念平生許多往事。想不到徐龍飛你也這樣。」

門秋月說道：「徐龍飛，你眞的想改期？」

徐龍飛忽下決心，豪邁大笑。笑聲一落，斷然道：「不，現在就幹，這個地方也很好。」

他們當眞說幹就幹，阮十全的「百步如意爪」倏忽間已在他眼前出現。那如意爪泛着綠色非金非玉，五支尖鈎利爪張開時，大過人類面孔一些。爪後有一條細細銀綫，既不知是何質料，亦難測知長度。

那五枚爪尖居然透射出勁銳內力，簡直有如增加長度又留着尖指甲的人手一般。而假如他這隻手可以長達百步，仍能透出內力的話，就算天下輕功最佳之人若是戰敗想逃，那一定是做夢或是發高燒了。

那如意爪在正面一現，徐龍飛退三尺。如意爪卻從左邊攻到。徐龍飛右退三尺。如意爪橫追不捨，速度好像比徐龍飛身形更快。因此徐龍飛一移再移，左耳左肩被五隻爪尖內力鑽射波及，隱隱生疼。

而現在罩住他上中下三盤七處要穴的，却是門秋月的「無瑕玉杖」。此杖粗僅如小指，長却及丈，顏色瑩白。門秋月一脚有缺憾，平時用此杖撐扶。比起平常的拐杖，當然失諸太細太長。不過變成兵器之時，可就十分不同凡响，簡直比毒蛇比長槍還可怕百倍。

她杖尖射出的內力，勁韌如同實物。

徐龍飛轉身時用刀鞘一拍，杖尖刀鞘

如被錘擊，血氣浮動，比正常時多退了一步。

論擒拿，徐龍飛左手這一出，氣定神足手法細膩，但屬有血肉有脈穴的人類，方觸之時絕無感覺，拏住之時身軟如泥。論速度則應快則快應慢則慢，全都恰到好處。

可是關於「擒拏」，這一點，却陡然發生了大大問題。原來徐龍飛的招式手法雖然無懈可擊完美之至。可是門秋月的右脚却比正常之人細短一些。徐龍飛若是擒拏她大腿，還不至於有甚麼出入。但抓她脚踝時，尺寸便差了那麼一點，最多只能碰擦到她鞋底而已。

門秋月面色大變中，手中無瑕玉杖像掃帚一樣貼地抽掃。她的心幾乎恨得裂開，這天殺的徐龍飛明知她一隻脚畸形，還用這種方法，如此侮辱若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她寧可逆運招式又逆運眞氣，硬是把不可能沉杖抽掃的招式變成可能。

「拍」一聲徐龍飛身子橫飛丈半有餘，脅肋間中杖之處痛的好像挨了刀子。他本以爲肋骨一定斷了幾根，但還來不及察看，那阮十全門秋月兩件兵器復如狂風驟雨攻到。

徐龍飛一手拍地，身軀呼地彈起七尺。此時一運眞氣，肋骨中杖處劇疼稍減，全身四肢仍無窒碍。因此他身在空中，還能用像獅子搖頭一樣的動作連避四爪。每一爪都從他面頰邊擦過，眞眞是險過剃頭。另外門秋月的玉杖嘶風，「叮叮叮」一連三下點中夜鳴刀。假如不是點中寶刀，那就是徐龍飛身上三處要穴遭殃了。

門秋月身爲當代頂尖高手，又是含憤迫攻，杖尖內力銳如刀劍重逾山岳。

徐龍飛心臟「咚咚咚」大跳三下，喉頭一甜，自知內臟受傷出血。

他借敵杖之力飄開尋丈，一口眞氣轉處，壓下湧噴欲出的鮮血。這時「百步如意爪」碧影乍現，已追到了他胸前。

他開口長嘯，手中夜鳴刀精光倏閃，刀鋒忽然已嵌入如意爪的姆指食指之間，也就是等如人手的虎口部位。刀爪雖已相觸，却不聞一點聲音。原來敵爪勁逸忽然變的陰柔，宛如無底深淵可以容受任何衝擊。

當然無瑕玉杖決不會閒着，事實上簡直配合得天衣無縫，疾射他小腹要害。由於徐龍飛身在空中，離地尚有六七尺，故此無瑕玉杖乃是仰攻而角度刁鑽無比。

她以五十年生死搏鬥經驗，全力以赴。心知這一杖攻得實是精妙絕倫。不論徐龍飛想招架，想反擊，或是想閃避，全都沒有可能。

她這一杖簡直十拿九穩。此時那阮十全明明感到徐龍飛寶刀上雄渾內勁猛不可當，也强自以五十年修爲作孤注一擲式的硬撐。只求撐得下去，縱然事後也活不成，但起碼徐龍飛一定比他早死一步。

至於這種下場對他阮十全和門秋月有沒有好處？阮十全却已完全不加攷慮。

徐龍飛心中怒罵一聲「愚蠢」，丹田眞氣一緊，雙腿拳曲如蝦。內力佈滿雙膝，一雙膝蓋堅逾鋼鐵，亦快逾閃電。「砰」一聲夾住「無瑕玉杖」。

他的確既不能回刀招架，也不能出手反擊以攻代守，更不能閃避。

可是他却還能出奇制勝，不用手不用刀而用雙膝夾住敵杖。

門秋月五指一震，但覺敵人內勁威猛如大鐵錘，鋒利又如刀劍，登時虎口裂開。現在她才知道徐龍飛不但能够封擋，還可以反擊。

只是這時已經太慢了，實在已太慢了一點。徐龍飛刀勢抽閃之際，門秋月那顆仍然相當美麗的頭顱，忽又離開身體飛開十二三尺。

然而阮十全自是絕對不肯袖手旁觀。他雖是爲了硬拚夜鳴刀的內力而五臟翻騰，此時却那有時間運功調息？尤其是一見門秋月身首異處，更是五內皆裂。

他的一聲狂吼已顯示他不惜一死之心，代價是徐龍飛也填命。若是公平而論，他們兩條命換徐龍飛一命已是大大虧本。

那如意爪抓住徐龍飛後背，這是徐龍飛揮刀斬下門秋月腦袋時之事。銳爪刺入肌肉之剎那間，徐龍飛一則先以全力對付阮十全如意爪，雖然在內力拚鬥上稍佔上風，却已一口氣未緩得過來。二則接着强運餘力做了兩件事，一是以雙膝怪招夾住無瑕玉杖，仍然傳出內力以壓制對方，二是抽回刀勢斬下門秋月首級。

只是這麼一來連餘力都幾已用盡，一口氣亦仍未有機會換過，那如意爪已抓到後背。這時候徐龍飛雖然使盡畢生功力行功運氣護住後背，却也自知無法阻得住尖爪撕裂肌肉之厄，弄不好可能連內臟也被抓出一些。

他顯然很不贊成也不情願地被如意爪硬是扯落地上。當他雙足碰到堅實泥土時，如意爪離開了他後背，除了扯走了一大片衣服之外，還有就是他鋼鐵般的肌肉，這使他鮮血淋漓疼痛難當。

而簡直連眨眼的時間都沒有，那碧瑩瑩的如意爪又到了他面門。這次五枚尖爪箕張，有如無常老爺駕到，要勾走魂魄。

徐龍飛脚板一碰到地面，新力已生。他再也不是一刹之前在空中那個脆弱的生命。

這一點阮十全必定做夢也沒想到，否則他那時定然把徐龍飛盪向更高的空中，決不會讓他落地。

只是一切已成定局，任何人都免不了不知不覺中犯錯。縱然是稱爲當世最可怕無敵的一對超級殺手，亦不例外。

徐龍飛又使出獅子搖頭的奇異武功，尖爪從他右頰間不容髮擦過。那五隻尖爪合攏時所發出的聲音，實足以使人魂飛魄散。

阮十全此時却看見一道刀光，宛如旭日初昇時第一道光綫掃遍大地。

那刀光既不强烈，亦不匆促急驟。但却足以照耀大地每一角落，每一株花草。

幾乎直到他腦袋離開身體飛開之時，才聽得見夜鳴刀鳴金裂石般的龍吟聲……

× × ×

王小怡看見了拚鬥時一切經過情形。當她熱血急昇心跳尚急之時，徐龍飛已經回到樓中。

她用他特製金創藥替他裹傷，身上纏上幾層白布之後不覺在寬慰中有點失望。

想那徐龍飛就算是鐵打的人，現在又能够怎樣呢？而她又爲何不能忘記那些呻吟叫喊的女人？爲何不能忘記他巨大的身體？

正想之時，徐龍飛忽然伸手把她摟入懷中。她看見他眼中閃耀着原始的野獸般的光芒。但她仍然心有懷疑，他現在還行嗎？

× × ×

直到王小怡已確定自己懷孕之時，才下決心把徐龍飛找來。

徐龍飛面有不悅之色，道：「屋子裏除了我孫子徐慕龍睡着了的呼吸聲，便沒有任何人聲，妳是不是忘記我們不再見面的約定？」

王小怡柔柔道：「還有一個人，只不過你看不見聽不見而已！」

徐龍飛默然地運功查聽好一陣，才皺眉道：「不可能，那人是誰？

王小怡笑得像花朵般美麗奪目。她拍拍小肚，道：「在這兒，你當然查聽不出來。」

徐龍飛愣一下，她又道：「別胡思亂想，我只是認爲你有權知道才告訴你。」

「一定是我的？」

「當然，你也知道的，你兒子徐東風已變成女人，他好幾年沒有碰過我了。」

徐龍飛表情憂喜交集，道：「既然是我的，那很好，他知不知道？」

「知道，」王小怡說：「我第一次嘔吐，他就瞧出來了，而且他只猜一個人，那就是你。」

徐龍飛濃眉皺起，搖頭道：「很不好不必再說甚麼了。

徐龍飛又道：「我退隱之後，相信天下沒有人找得到我。我會作一種特別安排，你永遠可以得到我那一份利潤，所以到了你忍不住離開東風的話，你決不須愁慮生活，你只須把慕龍留下還給東風，把我的現在還未出世的孩子，交給無錫太湖邊艾家就可以。」

王小怡訝道：「艾家？他們會善待我們的孩子？」

「一定會。」徐龍飛說：「我也會交待東風絕不可留難妳，最好還是找個堂皇理由休掉你，這樣你就可完全自由了。」

意外天色，不知何時暗淡下來，秋風淒緊呼嘯，飄墮飛舞的黃葉，宛如人生中的悲歡離合，又宛如幸福或痛苦，既無定向，一去亦永無影踪，也不曾留下甚麼痕跡。

× × ×

螳螂是甚麼東西，衞遠身爲浙省總捕頭，當然知道。

可是他師父「神鍊」王禹說：「我有五隻螳螂，現在只剩下三隻，我決定交給你。」

這時衞遠可就變成傻瓜一樣，完全不能斷定那究竟是甚麼東西？是昆虫？是金子鑄的？是上好翡翠琢的？

熱鬧已經過去，這個房間雖不華麗却很舒適暖和。

王禹撇開螳螂話題，舒口氣跌坐軟軟躺椅，道：「其實我退休有甚麼值得慶祝的？該來慶賀我的，應該是我想抓而至今抓不到的巨奸大惡，今天這一大羣自稱是，爲甚麼他猜我呢？」

王小怡眼睛裏蕩漾着萬斛柔情，輕輕道：「他說，天下只有你敢，也只有你，我才肯。他爲了此事，醉了三日三夜，後來却好像完全忘記了。」

他用健壯長大的雙臂將她擁在懷裏，却陷入沉思中。

一些好久已沒有出現心頭的面孔現在都出現了，像張哲侯和柳媚便是。他們因他而無辜枉死，這也罷了，但他們唯一的兒子，却一直在屈辱折磨中……

雖然王小怡長得很像柳媚，但這簡直是狗屁不通的理由。

可是老天爺，何以在自譴自責沉重心情中，生理上却呈現異態？是不是一旦抱着女性肉體，就不能抑壓不能自制？

× × ×

王小怡動作溫柔而大有乏意，她用毛巾替那壯健的鋼鐵似的男人揩去身上汗水，又揩拭自己身體，之後，衣服遮蓋起她白嫩如脂玉的肌膚，也掩藏了那挺如尖筍的乳房。

徐龍飛亦穿好衣服，沉聲道：「你家裏一個人都沒有，我猜這是使我不能自制原因之一。」

王小怡道：「我喜歡你這樣做。」

徐龍飛決然道：「你喜歡也不行，我告訴你，我會把鏢局完全交給東風。老實告訴你，我最近的頭痛老毛病時時發作，視力也隨着頭痛而模糊好一會才恢復，我知道這是很不好的徵兆，所以趕緊退休不失爲好辦法，而且我還可以遠離你們。」

王小怡一聽他的聲音，就知道自己已朋友的人，他們起甚麼鬨呢？」

衞遠聳聳肩，道：「師父，你才六十不到，爲甚麼退休？是不是爲了那些不抓到的巨奸大惡？」

「唉！」王禹假裝沉重地歎口氣。他只是假裝而已，誰都看得出，衞遠當然更看得出。

「你眞有想抓而抓不到的人？」

「當然有啦！」王禹說：「而且有七八個之多。例如『鐵胆神刀』除龍飛，『第一惡棍』官同，武當掌門靜虛子等！」

衞遠駭然道：「等一等，第一點，徐龍飛靜虛子怎會是巨奸大惡？第二點，『第一惡棍』官同雖然薄有虛名，却怎能與徐龍飛靜虛子他們相提並論？」

王禹笑一笑，道：「徐龍飛靜虛子雖然不是大奸大惡，可是他們都犯過殺人案，在咱們的立場看，應該都抓了他們，讓他們打人命官司。」

衞遠鬆口大氣，道：「當然，當然，咱們有時間有機會一定嚴辦他們。但那個官同呢？」

「這個傢伙可眞是天下第一等惡棍，你切莫小覷他，事實上你全力重視他，也不一定能辦得了他。」

衞遠答得飛快，道：「遵命，弟子忘記這個名字就是了！」

王禹笑容反而收斂，道：「你小心聽着，我收你爲徒之前，已經着手訓練五隻螳螂。」

算時間至少有十八九年了，世上最長壽的螳螂也活不了這麼久，可見得他口中所謂「螳螂」絕對不是昆虫。

王禹又道：「那是因爲『第一惡棍』官同仍然逍遙法外之故。這五隻螳螂現在只剩下三隻。我有理由相信忽然失去音訊那兩隻也是爲了官同之故。這個秘密，世上現在只有你我兩個知道了。」

衞遠苦笑道：「弟子好奇心一向不大，這秘密師父你實在不必告訴我。」

王禹不理他微弱又近乎哀鳴似的抗議，道：「剩下三隻螳螂交給你了。他們雖然武功遠比不上你，但論輕功、頭腦，機智，忍耐，跟踪，竊聽以及欺詐詐騙等等，都不在你之下。」

衞遠忙道：「既然他們如此得力，師父大可以以退休身份，暗中主持一切。弟子若能插一脚，爲你跑跑腿，自是大感榮幸。」

王禹道：「跑腿？跑你的大頭鬼。我已經退休了，還煩這個心幹嗎？」

他看着衞遠的苦笑，心中十分滿意。這個青出於藍的徒弟，已經絕不會小看「第一惡棍」官同。這是制敵致勝的第一步，因爲官同心中大概只有「王禹」，至於王禹年輕的徒弟，當然不怎麼放在眼內。

唉，假如不是另有原因，非得退休不可，那還是要辦了官同才肯退休的……

× × ×

這個地洞比起王禹府中那個暖廳，眞有天淵之別。

空氣潮濕混濁，黑漆無光。衞遠一隻眼睛湊在一根管子上，眼睛所見是華燈已上的一間屋子內部。

這根管子像一把曲尺，鑲嵌得有幾塊玻璃。據王禹說天下只有這麼一具，稱爲「秘眼」。它的作用就像潛艇突出水面的瞭望鏡一樣。

眼前這間屋子是一座大宅院內，正中心位置的一間。能看得見的窻門，都有兒臂粗的鋼枝。

那個美麗得令人心跳的白衣女人，把玉頰靠在鋼枝向外眺望之時，衞遠便已肯定這間屋子，必是神仙難逃的巨大鐵籠。

半年前螳螂一號才發現這個地方，以及顯然是被「第一惡棍」官同幽禁在此的白衣美婦。

而這時王禹親自訓練的五隻螳螂，只剩下這隻螳螂一號了。

所以衞遠暫時解除了跟監視官同的任務，以免這隻唯一螳螂也失去。

他親自出馬，弄了這麼一個地洞，利用「秘眼」，作守株待兔式的監視。

說來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因爲那間屋子雖然有臥室，浴室和厠所。但長年被幽禁在此而又從來看不見室外有人的情形下，任何最小心的女人也會鬆懈。

所以她的裸體被秘眼看見很多次。衞遠不是沒有見過世面之人，看個把女人的裸體決不認爲有甚麼好大驚小怪的。他之所以不好意思，竟是由於那女人的身段肌膚以及不自覺發散出的醉人風情，使他慾火熊熊極之衝動？

那女人應是徐娘年紀了，可是她還是那麼艷麗，肌肉結實，皮膚白嫩，雙峯挺尖如玉筍。由肩頭胸脯大腿到脚尖，無一寸不充滿性感。

這樣的一個女人固然值得像養金絲鳥一樣收藏在金屋，可是「幽禁」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男人怎能這麼狠心？有的，這人肯定是官同。如果他辦不到的話，他就當不上「第一惡棍」的外號了。

衞遠每隔幾天總要來此使用一下「秘眼」，雖說這種守株待兔方法仍有「碰運氣」意味，却比買獎券或買馬票的或然率大上千萬倍了。

果然理論是實行之母，衞遠親眼看見「第一惡棍」官同出現過。那一次既無聊又刺激。只見官同嬉皮笑臉講一大堆哄騙女人的話，其中還加上發誓等等，然後把那尤物弄上床。那扇敞開的房門恰好讓衞遠看得見綉床，故此人家在顚鸞倒鳳抵死纏綿之時，衞遠却只差一點沒有爆血管。

現在這一次他又守着「兔」了。

官同在屋子裏出現。這個天下無雙的惡棍，外表看還蠻瀟洒，五十多歲的人，看來仍然年輕充滿青春活力。個子中等，體型很棒，不肥不瘦，肩寬腰細，皮膚相當白皙。

他先以甜言蜜語，溫柔聲音和動作，使那美婦尤物投懷送抱。良久，爆血管的景象雲散雨收了。他只穿一條短褲，裸露出精壯緊彈的肌肉，坐在一張高靠背椅中想事情。

美婦尤物身上只披一件透明薄紗外衣，來到他椅邊，挨坐椅子把手上。

官同起先沒有反應，可能是深陷沉思中。稍後忽然轉眼望望她，隨即泛起奸狡惡毒笑容，手起一拳打中那美婦後背。美婦登時飛開七八尺摔扒地上，慘叫之聲自不能免。

她狼狽爬起，又悲又哀又驚懼，道：「你老毛病又發作了麼？」聲如杜鵑，凄厲而又動人心弦。

衞遠不但看得見，也聽得到。這是因爲他實際上是處身於室戶下的地洞中。他藉以呼吸的通風管，除了透入空氣，還可以透入聲音。以他在聽覺上的修爲造詣，屋子裏一切聲音，簡直有如在他耳邊發出一樣。

他已經查明那個惹火尤物來歷，竟是徐東風以前的妻子王小怡。後來離開徐東風，竟嫁給「第一號惡棍」官同。

後來誰也不知道他們（官同和王小怡）的情況。誰知王小怡不但變成官同性虐待的對象，又還是籠中之鳥失去了自由。

官同冷笑起身，將她逼到角落，像拳師打沙包那樣子一輪快拳至少二三十下。

「砰砰蓬蓬」聲中，夾着王小怡哀啼嬌吟。然後但見王小怡跌倒癱臥地上。

官同一把提起她，像抓一隻小鷄一樣，將她放在太師椅中，道：「你得承認你是又淫又賤的女人。」

王小怡哀鳴道：「我不是。很多時候我只是想討你歡喜而已！」

「你絕對是個淫賤的女人。」官同咆哮道：「妳勾引一萬個男人都不要緊，但妳却勾引上徐龍飛。那時候你們是甚麼關係？哼，他是你的公公，妳是他的媳婦。妳可能忘記了這件事，但徐龍飛告訴過我，他忘不了，我也忘不了！」

王小怡哀哀道：「這話你已講了一萬次啦，我求求你不要再提行不行？」

官同哼一聲，刮她兩個大耳光。

王小怡忽然站起，身子一搖，身上的

那件薄紗外衣褪落地上。

她白皙眩目的肌膚，以及特別尖挺的乳房，放射出妖艷光芒。

官同的拳脚動得極快，尤其是當王小怡掙扎爬起身時，他一拳或一脚又把她打翻於數尺之外。照理他這時不該出手，但他就是偏偏於這時出拳出脚的。

然而最使正在偸窺的衞遠最噁心的是，那美麗風情極之惹火尤物，居然對於這種虐待十分享受，全無怨懟不滿之意。

衞遠絕不會弄錯這一點，他不是普通人，千奇百怪罪犯的心理他都看過都懂得。像這類屬於性變態之事，在他來說只算是小兒科而已。

但懂得和了解是一回事，而噁不噁心又是另一回事。在個人觀感上，他希望官同是被虐待者，但不幸的是剛好相反，因此他覺得噁心和不滿。

他又知道雖然王小怡表面上被打踢得滿地亂滾，而實際上却正是十分享受十分過癮之時，有人以護花使者姿態出現阻止，可說不定甚麼時候會被她暗暗插上一刀。有一次衞遠以爲王小怡一定會吐血，但結果沒有，她慢慢爬起身，眼中閃耀着說不出滿足光芒。

他們終於停止這種虐待狂的被虐待的把戲。兩個人赤條條的對面落坐，互相注視。

他們的眼光已少去了激情，却出現互相了解而又仇恨的深意。

王小怡道：「我已被你幽禁了十五年了。」

官同接道：「我知道，我不會忘記妳的。」

王小怡撇撇咀角不屑地道：「假如徐龍飛還在江湖，你敢這樣對我麼？」

官同道：「他老早已退出江湖，還提他作甚麼？但照我看法，他那間長江鏢局一兩年內就得關門大吉。」

王小怡搖頭道：「我不信，你雖然是天下第一惡棍，但不可能使長江鏢局垮台。你跟徐龍飛還差得遠呢！」

她稍後又補充說道：「連床上那件事也是的。徐龍飛好偉大，你只像小孩子而已。」

官同沉思好一會，才笑道：「你老是用徐龍飛來氣我，爲甚麼？照理說妳絕不會想長江鏢局垮台，但妳却一直激我使我想法子對付長江鏢局，爲甚麼？」

王小怡道：「那你得用點腦筋了。」

官同道：「不必，我老早就要鬥鬥徐龍飛，也要弄垮長江鏢局。不過自從十年前妳露出這種意思，我就改變手法。我讓徐東風穩穩當他的局主。不過，我經常修理他，我最喜歡當着他的女人面前跟他上床。因此他不得不殺死那個女人，以免醜事傳出外面。但前兩年，他終於忍不住自殺了。」

王小怡也不驚訝，道：「我早該猜到你就是他的男人。唉，如果我早知道而又告訴徐龍飛，你一定老早就變成一堆白骨了。」

官同得意洋洋大笑數聲，道：「他從前豈敢告訴妳？我也敢打賭，過一兩個月後我來找妳，妳仍然會趕快張開大腿。妳有怎麼辦法呢？妳是天生淫婦，你要男人的，也要被男人踢打才舒服。妳除非死了才可以拒絕我！」

王小怡歎口氣，道：「我也許眞是淫婦。不過你教我死的辦法還不錯。」

官同道：「你去死吧，反正你每個月從泰順錢莊領的銀子，簽名連押我都可以假冒了。況且再過一兩年，長江鏢局垮台，那時妳那一份進賬變爲烏有，妳還有怎麼用處？」

王小怡居然還很沉着，問道：「你想整垮長江鏢局，刦兩趟鏢就可以了，爲何還要一兩年之久？」

官同打個哈哈，道：「假如長江鏢局是因爲沒有生意不堪賠累而垮掉，徐龍飛就算佈下十萬八千個伏兵，也沒有用。何況我的進賬比刦鏢還多十倍？你若有機會，不妨去看看我的寶庫，我担保你連眼珠都突出來。」

王小怡瞠目說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官同第一次伸手碰她，揑搓一陣她的乳房。

這種動作饒是遠不及剛才那麼使人爆血管，可是對衞遠來說，仍然刺激得渾身冒汗。

官同沒有再向尤物解釋，尤物本來就不是用來談話，而是最適合動作的。

古人說「自古紅顏多薄命」，這話在別人身上不一定對，可是在王小怡身上，她是紅顏，她所遭遇的，當眞可以稱爲「薄命」。

× × ×

我眼光在夏珪那幅山水畫旁邊的一幅對聯上，停留了好一會。

那幅對聯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

好大的口氣，我夜鳴刀的光芒連一個村莊也寒不了。一個州多麼大？十四個州當然更是大不可當。文人向來多大話，看看這幅對聯就知道了。

我眼光收回來，在方少眉、徐慕龍、寇澤之和公孫偉意面上掃過，最後看看那好像老實忠厚其實不然的衞遠。

我說：「徐爺爺昔年威震天下，長江鏢局旗幟所到之處，海晏河清，羣魔懾服。那時候，我們從不花一文錢向那些魑魅魍魎乞憐。我們寧可用那些錢廣收眼綫，我們的聯絡網是最好的，調查工夫也是第一流的。諸位對於本局昔年的盛況，認爲我有沒有太過驕矜自誇？」

人人都精神一振，連方少眉眼中也迅快閃耀過光采。長江鏢局當年的威風盛況，誰能忘記？

我等一下，才又道：「我希望能够恢復那種局面。如果不行，我寧可早一點關店拆夥。何必等到虧蝕纍纍不能支持下去才關門？」

大家默然一陣，徐慕龍用手指敲敲桌子，引起大家注意。他最先要發表意見，我便知道這一仗不容易打了。

他說：「本人認爲若無充份把握，若無充份準備，不宜採取强硬作風。歸根結底，那是因爲本局目前的地位，與爺爺當年草創伊始有極大距離之故。」

我連望都不望他一眼，徐家怎可能有這種懦弱怕事的後代？

徐慕龍又道：「我眞正意思是，如果爲了名譽，便不妨攷慮艾姑娘主張，但如果是爲了財富爲了賺錢，我們爲何不選擇比較容易比較有把握而又避免許多危險的途徑？」

衆人也爲之變色默然尋思。

我稍等一下，才冷笑道：「只爲了賺錢，那是年紀已經老大想安享餘生的人想法。我當然不願作此想，而徐爺爺居然也鼓勵我這樣做。他說，假如一個人像蜜蜂像螞蟻一樣，勞勞碌碌做完本份之事，然後無聲無息地死掉，那麼活着又有怎麼意思？」

那寇澤之和公孫偉意突然露出激動的神情，方少眉也連連眨眼尋思。

只有徐慕龍，冷靜而又斯文地微微而笑。

我覺得此人大有深不可測的內涵，因此稍稍對他多了一份敬意。

我特地向他笑笑，道：「我猜想這一回合，恐怕我會稍稍領先，因爲徐爺爺的心願，大家都想爲他做到，連你亦不會例外。」

徐慕龍輕輕頷首，道：「你講得不錯。問題只在名譽和金錢，我們要選擇那一樣。但個人感情方面，我還是傾向於名譽的。」

我以一個笑容，表達了我眞心佩服他的心意。然後道：「不爲利而爲名，也許有點愚蠢，但你們至少要給我一個機會。我意思說外面的强敵，是我的事。但內部的安全，你們自己負責。」

方少眉吃驚似地喃喃道：「外面强敵是你的事？是你的事？」

我傲然一笑，拍拍腋下的寶刀，道：「當然是我的事。你們那一位認爲徐爺爺會看錯人？會輕易把夜鳴刀傳給他？誰有懷疑，不妨一試！」

寇澤之霍地站起身，眼眶中隱隱泛現淚光，他已經是中年人了，竟然還如此衝動。他道：「我絕對不試，我也絕對相信徐老爺子。而假如我們這些個人，竟也維護不了自身安全，那就通通死掉好了，我們活着有何用處？」

公孫偉意握拳砰一聲敲在桌上，眼中亦是水氣迷濛大聲道：「對，如果我們連自己都顧不了，活着跟死掉有何分別？」

他兩個人一開口，就表示我已經贏了。因爲五票之中，連我一共三票，任何決議都可以通過。

方少眉也同意了，但他那俊秀的臉上，忽然出現淒嚴追憶的表情。

徐慕龍冷冷道：「我還有一個要求，就是這半年時間應該已經足够證明了。」

徐慕龍冷靜如故，看過衆人神情之後，才慢慢道：「我投贊成票，不過爲了大局着想，我要求有一個期限。由今天開始，如果半年之內，本局仍然沒有起色，而又闖不出字號，我們再開會表決，看看這種硬橋硬馬的方式還要不要繼續。」

我衷心感激地向他點點頭，道：「半年時間應該已經足够證明了。」

徐慕龍冷冷道：「我還有一個要求，就是這半年時間之內，讓我也進行全國性的糧棧計劃。反正本局全國各地人手閒着也是閒着，趁這機會弄點事情讓他們忙碌一下也好。」

我從他聲音中聽出他的決心，知道如果不贊成的話那麼他鐵定變成我的敵人。

於是我立刻道：「好極了，這是最最穩妥的方法。假如我們兩路都失敗，我看不出還有甚麼方法可以使本局不關門。」

我目光轉向方少眉，堅定而不凶狠，道：「剛才你向我解釋過慕龍兄的計劃，並且親口說你已改變主意，決定支持他，只不知你現在怎麼說？」

方少眉好像有點狼狽，哼哈了一陣，才道：「我當然支持他。」

我拍一下手，道：「原則上既已經決定，我們這個會議很成功很圓滿。從現在開始，我負責外面一切行動，慕龍兄負責他的計劃。方叔叔除了內部安全之外，當然是內外主要負責人。」

大家看來沒有異議，我又說道：「但我却必須請求會議通過，准許我調用寇和公孫兩位叔台，暫時屈充我的助手。」

衞遠那個王八蛋有點沉不住氣，居然大有擊節讚歎意思，這回我可眞的狠狠瞪他一眼，使他納悶地閉起咀巴。

寇澤之和公孫偉意兩張寬闊厚重臉孔上，都泛起興奮的不易描述的神情光采。

我猜那是因爲他們終於有了眞正可以爲鏢局出力機會，將來不至於有尸位素餐的終身遺恨而歡欣。

方少眉這次沒有遲疑，立刻批准，道：「他們應該全力協助你。無論如何你對鏢行之事還不太熟悉，有了他們襄助就沒有問題了。」

會議解散時，我看見徐慕龍感激的眼光。他眞的很漂亮，也極之高傲，我想。

× × ×

「絕後劍」這門詭毒武功，在武林中並未享有盛名。但事實上都是極之厲害可怕的絕藝。尤其由於沒有甚麼聲名，更是加倍難防。

冀南名家「月環星芒」申公超經過十五年來闖蕩歷練以及磨礪淬練，總算有了一番局面。黑白兩道固然結下許多恩恩怨怨，但終於也已開宗立派卓然成家了。

他雖然稍現醉態，可是頭腦之清醒，心志之冷毅，其實仍在巔峯狀態。

對於任何挑戰者，不論是名震一方的高手，抑是初出茅廬的年輕武士，他決不肯有絲毫輕視。想當年他何嘗不是藉藉無名的年輕人？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一點務必記住，決計輕忽大意不得的。

杏花閣仍然燈燭如晝，絲竹笙歌以及鶯鶯燕燕還有猜枚轟飲種種聲音，使得這座寬大幽靜的後花園頗不寂寞。

除了「月環星芒」申公超以及一個佩劍年輕人之外，却又沒有其他人了。所以其實四下寂靜得很。

他們對峙挺立，相隔不及一丈，所以彼此都看得很清楚。

申公超從未見過這年輕人，也沒有聽過官同這個名字。但這都不要緊，要緊的是他武功如何？是一般的印證武功只求成名？抑是懷有殺機？

官同看來大概廿五六歲，中等身材，五官端秀，全身上下以及佩劍，都沒有特色。這種人走在街上人羣中，沒有人能看得見他。

官同神情平靜態度謙和，可是申公超却嗅到危險味道。至於這官同那一點有危

險味道？一時却找不出來。

申公超道：「咱們以前有沒有結下什麼怨仇？」

官同搖頭：「沒有。我也沒有任何親戚朋友跟你結過怨。」

「你只爲了印證武功？」

「對。」

「你是修習劍道的，只不知有沒有門派？」

「有，」官同徐徐回答：「可是我希望你自己看出來，請不要見怪。」

「沒有問題，昔年我初入江湖，也像你這樣不願提到別人。」申公超微笑說：「只不過我運氣沒有你好而已。」

官同聲音中稍有訝意：「我運氣好？好在那裏？」

「昔年我想邀約一個值得印證武功，甚至決鬥的人，必須千方百計用盡心思才辦得通。但你却毫不費力，寫個字條就把我從筵席和美女中弄到這兒來了！」

「這只是你藝高人胆大之故，所以也許我運氣不好，才會找上你。」

申公超笑了一聲，身子一搖長衫飛開一旁。胸口掛着一個徑尺圓形皮套，左腹另有個革囊，上面帶子繫縛腰間，下面的帶子縛住大腿。

他既不客氣也不多言，右手忽然就從圓皮袋拿出一個銀光閃閃的大鋼環，此環內外各有七枚逾寸的刃牙，是一種極可怕的奇門兵刃。

官同掣出長劍，丟掉劍鞘，却把脫下來的長衣裹在左手。

申公超可眞不怎麼明白他左手裹着一件長衫幹甚麼？但也不多問，左手拍拍腰腿間的革囊，道：「這裏面有一百零八粒金星芒，右手的是冷月環。我相信你對我已調查得很清楚，大概不必多費唇舌。我雖然不認識你，但我年紀較大，人見得多。咱們算是扯平，好不好？」

官同道：「乾脆之至，就這麼辦。我們雖是印證武功，但如果你留不住手而殺死我，我沒得好抱怨的。申前輩，請。」

申公超也應一聲「請」，立即邁步繞圈，伺機出擊。

他深信十招八招一定可以解決此事，可以回到杏花閣裏繼續擁嬌娘飲美酒。不過他平生出手從不大意，所以，一上來仍然全力施爲。

冷月環突然爆散出幾十團冰魄光影，層層疊疊當頭壓落，而一眨眼間，冷月環由於對方猛退而變爲急進，仍然幻化爲五團燦燦銀光，電急追殺。

官同劍尖一顫，「叮叮」之聲不絕於耳，每團銀光都吃他劍尖點中一下。

冷月環化爲直推之勢急撞敵胸。這是因爲官同劍上內力冷銳柔綿兼而有之，那是天下四大劍派中峨嵋派劍功心法。申公超九年前有過經驗，那次他力戰峨嵋著名高手魏離，苦拚三百招之後，終於靠這一招「大金輪勢」排闥破門直入，以犂庭掃穴之威，硬是迫得魏離身不由己連退二十步而棄劍認輸！

九年前那峨嵋著名高手魏離擋不住的「大金輪勢」，官同果然亦受不了。雖然他健腕一振劍刺如風，上盤六劍下盤七劍，却空自激起無數眩目劍影，其實脚下步步後退。

官同强運一口氣又刺劈絞削了十八劍。那宛如旭日的大金輪仍然迎面迫到。官同身形忽然彈起九尺，脚板幾乎是擦着環刃而過的。速度若是慢了一綫，起碼有一隻脚會離開身體掉落地上。

他能够抓住以及利用一絲空隙間不容髮逃出「大金輪勢」凌厲攻殺，自是證明他武功精卓，這種敵手當然十分可怕。可是申公超咀角的冷笑却又似乎表示並不如此。

九年前峨嵋高手魏離亦有足够功力，可以找到冷月環「大金輪勢」這絲空隙。可是魏離却不敢利用。他寧可多退幾步棄劍認輸，當然是大有理由的。

魏離的理由是寧可認輸，也不願死亡。他深信以這麼驚險的方法脫身，身子在空中時，一定會馬上變成死人。因爲那申公超的金星芒漫空電射時，他實在連半分把握都沒有。

那魏離老練而又精確的攷慮，使他活着離開。

這也就等如說，申公超果然左手起處，三股細碎金光閃閃的「金星芒」飛出，每一股離手五尺便突然爆散，大有瀰天漫地無孔不入之勢。

官同劍光電掣漩絞，同時一片白影也如雲龍忽現，往來翻滾，恰恰填住劍光封不住的空隙。

他身子一側斜掠七尺，完全脫出金星芒威脅。那片白影，原來是他裹在左手的長衫。

申公超冷笑聲，尚未出口，手中冷月環已經脫手啣尾追斬。環刃發出刺耳驚心的破空聲，倏忽追及官同。

申公超這撤手一招，絕對不是暗器手法，而是正式招數。

那寒閃閃追魂奪命銀環，從官同劍衫俱已不及封擋的空隙斬入。官同連回頭機會都沒有，更休想閃避了。

申公超冷笑聲此時才出口，却見官同雙脚一縮，以脚跟代替尾椎骨被襲部位。

官同的構想連申公超也不能不佩服。人體中脊椎骨當然比脚跟重要百倍，用脚跟代替脊椎骨，無疑划算之極。

但申公超依然冷笑，眼中殺氣更盛。他深知環刃必定能透過任何脚跟而接着又斬開任何最堅硬的脊椎骨。換言之，官同只是白白多賠上一對脚而已。

「鏘」一聲傳來，居然不是肉拆骨裂之聲，申公超心中一凜，伸手抓住颼轉疾飛回來的冷月環。他銳利的眼力已看見官同鞋跟伸出五寸尖刃，刃身喑啞無光，却極之離奇有效，震退了他的冷月環。

官同飄身落地，立刻把劍丟掉，抱拳道：「申前輩，且慢出手。」

申公超剎住攻出環式，但殺氣洶湧並未稍減。

「神鍊王禹王大人對我說，」官同又道：「別惹『月環星芒』申公超，他的地位是用眞工夫打出來的。」

天下公認第一的名捕「神鍊」王禹，聲名赫赫，申公超焉能不知。他們也見過面，算得上是相識。申公超微楞，道：「王大人要你來抓我？」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惡人船

血蝶殺人 改裝現場

馮嘉・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司馬洛和毛明在到船上的三個惡人，這三人是神槍手、快刀手、神鞭手，都是殺害吉帝斯的兇手，其中也有殺害傳教士的人，這三人還擄來夜總會的女郎在這裏強姦，司馬洛把她救出親自送回家去，這三個惡人就由毛明把他們分別處決了。這命案消息很快從報紙上登載，洛活和孩子也知道是司馬洛幹的，他們都很高興，但更爲自己的安全着想，命案發生不久，他們住的小村子來了一個漂亮女郎，借故要求住在他們家裏，洛活初時不允，但英雄難過美人關，結果被這女郎用刀片將手腕血管和筋都割斷了。簡直已經完全失去了抵抗力，而他相信他不易捱到抵抗力恢復的時候，因爲血流得太快了，他祇會逐漸軟弱下去。他沙嗄着聲音叫道：「殺我好了！割我好了！我不會告訴你什麼的！」

也許安娜雖然是一個高手，她對於心理戰術的運用遠是未够功力。洛活在想，也許她並沒有想到，假如讓孩子活着，而劍擱在孩子的喉嚨上，那洛活就非要屈服不可了，現在這樣則，更使洛活寧死不屈。

但是，安娜其實並沒有把孩子殺死。她並不知道孩子有一套那麼厲害的本領，她以爲這是一個普通的孩子，擊暈就够了，當她從洛活的口中問出了口供之後，她遠可以再去問孩子，對證一下，就可以知道洛活說的是不是眞話。

而此刻孩子已經醒過了。他拿着刀子

這當然亦是一個對洛活自身十分危險的動作，因爲以安娜的動作之迅速，她祇要一揮那軟劍，就可以取他性命了。但洛活這樣做又未當是不對的，因爲他知道他假如不拚死抵抗，他就會給安娜制服，那時他遠是要死定的。以安娜這樣的來頭，這樣的出手，她決不可能會讓他活着與她分手。不過安娜却又暫時打算讓他活着的，所以安娜並沒有動刀，而是一側身閃過了，洛活撲了一個空，仆同地上，本能地伸手同地板扶去，馬上又痛苦地大叫一聲。因爲兩隻手已經失去了用力的機能，蠻強地一用力，不能使他爬得起身，反而使他痛不可當。

安娜一轉身，伸出腿子在他的腿下一挑，洛活在地上滾了一轉身，安娜就一脚同他的腹部踏下去。

洛活的反應已失去了靈活，無法來得及閃避，給重踏了一下，又痛得大叫一聲。安娜的脚收回了，洛活的身子縮作一團。洛活果然看錯了，安娜眞的是一個高手，這樣一踏，不是普通人的一踏，使洛活痛得痙攣着，一段時間內再也沒有能力伸直身子，因此也再進一步失去抵抗力了。

安娜一手執住他的衣領，一拉，洛活又整個人跌同床上去。此時他的血流得一地都是，一身都是，也一床都是，他的身子痛苦地拗曲着，而眼睛則是恐怖地圓睜着，樣子是十分可怕的。

安娜的軟劍伸到他的臉前，大聲喝道：「你聽着，你要乖乖地招供！不然我會把你逐塊割下來！我不會馬上殺死你那麼便宜的！」

洛活的眼睛更加恐怖地睜得更大，但此時則不是爲了自己而恐怖，乃是爲了孩子而恐怖。安娜叫得那樣大聲，爲什麼不怕孩子聽到呢？除非——

「孩子！」他吶吶着說，「孩子！」

「孩子不會聽到，亦不會看到的！」安娜說，「你放心好了！你遠是担心你自己吧！現在你告訴我，你是什麼人？司馬洛在什麼地方？」

洛活仍然要奮力跳起來同她襲擊，但是她的手掌一揮，擊在他的肩上，使他半邊身子亦麻痹了。他抖個不停，無法控制

，蹣跚地走出他的房門。洛活房中傳來的叫聲使他不必遲疑亦知道應該同何處找。

而他現在雖然頭還是在痛而不免渾渾噩噩的，他亦知道是正在發生什麼。

他聽見安娜在尖聲大叫說：「講吖！你還剩下多少可以割的？」

洛活的聲音却在軟弱地咒罵着。

孩子推開了房門。他就看到了那裸着上身的安娜背向着他，而洛活一身一臉都是血，到處都是血。

孩子舉起刀子就擲過去。

這個安娜果然是大出洛活的意料之外那麼高的高手。她聽見門開並不是馬上轉身，而是立即向旁一跳才轉身，於是孩子的刀子便擲了一個空。

安娜好像會飛似的一躍而起，直向孩子飛過去，一脚踢出，踢中了孩子的喉嚨。孩子的頸子好像牙簽似地斷了，還沒有跌到地之前已經死去。但這一次安娜不敢再疏忽了。她走前去看清楚。

沒有錯，孩子果然是已經死去了。

而洛活却靜得使她感到出奇，她便轉過去看看，雖然她並不担心，因爲她肯定洛活是已經失去了抵抗的能力的了。她看見洛活現在不但已經失去了抵抗的能力，而且亦已失去了生命。孩子的刀被她閃過了，便刺中了洛活的喉嚨。

孩子已殺死了最後一個人。

安娜恨恨地走到洛活的身邊。不過她不論如何神通廣大，她亦祇是能够多殺幾個人而已，却是沒有辦法可以令一個死去了的人活過來。

她恨恨地咬着牙說：「你死得太便宜了！」

不過在洛活本身來說，則死得合時，因爲他是沒有希望的了，安娜反正是不打算讓他活下去的，多活一些時間，他也是祇會多受一些痛苦而已。

安娜看了他一會，嘆一口氣，便轉身出去。

她洗了一個澡，洗去身上的血漬，然後穿上衣服離開了。

大約一小時之後，安娜又回來了，這一次則是把周漢也帶回來了。到了屋子的門口，周漢遲疑着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他是半夜三更給安娜從床上拉了起身，說這裏出了事而叫他過來的。而安娜又顯得慌慌張張的，不肯講淸楚究竟是發生了什麼。於是周漢祇好以護花使者的身份陪她到這裏來。不過周漢到底亦不是一個懂得使用暴力的人，他自忖假如要跟洛活打架的話，他是不敵居多，所以他到了門口就畏縮起來了。

他當然不知道安娜是不需要他的保護的。他對安娜一直都言聽計從，安娜要搬到這屋子來住他其實也不捨得，不過爲了將來的銷魂之夜，他也祇好贊成，還要裝出眞是他對她非禮而致把她逼走了的。

「進去看看再說吧！」安娜說。

周漢踏入了門口，安娜把他推在前面，推到洛活的房門口，周漢踏了進去，登時全身都汗毛直豎，人也搖搖欲倒，胃裏悶得很。他一生從未見過那麼多血。

安娜在後面說：「我殺了他們！」

周漢立時感到混身冰冷。他一直都是笨，受到利用，但到了這個時候，他亦自然地聰明起來了，他知道情形對他很不妙。一時之間，他亦不敢轉過身來。

不過他轉不轉身都是沒有分別的了，既然連洛活都敵不住安娜，他是更沒有可能抵敵的。

他也不知道是一件什麼東西擊中他的後腦，總之眼前一黑，他便暈過去了。

× × ×

兩天之後，這件命案就出現在報紙上了。

報紙上所報導的情形，與事實却有很大的出入。

現場沒有了那片安娜用以殺人的劍片，却有了一把鋒利的刀子，乃是周漢的店裏切麵飽用的那把利刀，看刀子上染滿了血漬，似乎洛活身上的傷痕就是這把刀子留下來的。而刀子上有周漢的指紋，刀子亦是握在周漢的屍體的手上。周漢是給洛活的鳥槍射死的，而鳥槍則是拿在孩子的手中。似乎是孩子放槍把周漢打死的。刺在洛活喉嚨上的那把刀子亦有孩子的指紋。這三具屍體的狀況令人感到撲朔迷離，初步的推測就是，周漢是爲了他那個美麗的姪女安娜而與洛活爭執起來的。安娜避到洛活的屋子去住，周漢拿了麵飽刀去找，與洛活爭執起來，揮刀劏劈，洛活不及防備給刀劈倒了，孩子要救洛活，擲出飛刀，沒有擲中周漢，却反而把周漢刺死了，周漢也向孩子襲擊，把孩子的頸子也擊斷了，不過孩子在死前還有機會用鳥槍把周漢轟死。

究竟實情是不是如此，周漢那個姪女安娜應該是最淸楚的，可惜安娜却沒有留在現場，已經不知所踪了，而警方與周漢的親戚們對證一下，却發現周漢根本就沒有這樣一個姪女。這就使爭風呷醋而引致仇殺的可能性更大了。安娜根本不是姪女，而是周漢不知從什麼地方勾同來的。兩個人同住在店裏，安娜却給洛活勾了去而住到洛活的屋子去，周漢就更有理由拿把刀子去尋仇了。而既然已經出事，安娜自然就認爲她還是不要留下來爲妙，於是便走爲上着。安娜這個人連姓名都沒有，很難找尋，也許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

假如是當晚看着出事情形的人，當然就知道開槍的事情是安娜在事後擺佈，把一切都推在周漢的身上的。但是沒有人目擊。

司馬洛亦是沒有在場目擊的，但是他可以猜到這是一個假局。他一拳擊在報紙上，把報紙擊穿了一個洞。他恨恨地說：「他們找到了洛活和孩子！」

毛明搖搖頭：「不應該把孩子也殺掉！我一向都是愛護孩子的，我就做不出這樣的事情！」

「他們有一個女人！」司馬洛說着又用手指一戳那已經破了的報紙，「這個女人！洛活不可能敵不過這個周漢！一個開了一輩子店，平時不打架的人有這樣的本領？是那個女人，是她把他們殺掉的！」

「一個能够殺死洛活的女人，」毛明那鈍鈍的臉上現出迷惑的神情，「還能閃過飛刀？她的本領一定很了不起！」

「她在我們的名單上是第幾號？」司馬洛問。

「我們的名單，並沒有女人。」毛明說。

「但她一定是一個有名單的人物。」司馬洛說。

「也許，」毛明說，「她是殺死黑船的人那一路的，而不是黑船上的人。黑船上那活着的一半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剩下在船上的那一半人的命運及下落如何。但殺死了船上那一半人的人，則不想他們查出來，亦不想知道的人宣揚出去，於是那些兇手就要把知道的人消滅，以防這些人把所知的洩漏出去。同時他們還要拷問一番，弄清楚那些知道的人知道多少，以及告訴過什麽人才殺掉。因此我們不容易弄清楚哪一件事情是兇手幹的，而那一件事情是那些生還者幹的，因爲他們都會用相同的手段——先拷問，然後殺掉！不過這一次我們知道是那幫兇手幹的了，因爲是一個女人！」

「有人替我們做工作，」司馬洛說，「本來我們是可以袖手旁觀，等他們互相殺個兩敗俱傷的！」因爲可以料想，那些兇手殺了黑船上的一半人是不會滿足的，他們一定要把黑船上的全部都殺掉了才肯收手。

「不過這樣做，」毛明說，「最後我們就會把那些兇手放走了！」

「你不是替黑船上的人報仇，」司馬洛說，「是黑船上的人把你的老板殺掉的，你要黑船上的人的命，兇手是誰，你管得着嗎？」

「祇怕我不去管他們，他們却會來管我！」毛明說，「他們即使把黑船上餘下那些活着的人全部都殺掉了，還是不放心讓我們活下去的。而且，這是一件我要做的工作，我不能讓人代做！」

「我祇是忽發奇想吧了，」司馬洛說，「當然我們是不能够放棄的。尤其是現在，那些兇手又殺死了孩子和洛活，我更不能放過他們了。兩方面都不能放過！」

「看情形，」毛明說，「這個女人並未有機會拷問洛活。孩子使他沒有機會這樣做！」

「眞可惜，」司馬洛嘆一口氣，「洛活是一位好朋友，而那孩子也是個好孩子。女人向來是洛活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我猜凡是男人，都有女人的缺點的，」毛明說，「甚至像我這樣笨的一個人有時亦會有。」

「你的樣子不像會上這樣的當。」司馬洛說。

「以前上過一次，」毛明說，「以後不會再上當了。」

司馬洛沒有問毛明是怎麽上當的。也許，凡是男人，都總是上過女人的當的。或遲或早。他站起來說：「我出去散步一下！」

他走出了他們匿居的屋子。他們這間屋子的環境與洛活的屋子差不多，也是在荒僻的地方，面對着海。司馬洛與毛明此時是盡量避免在人多的地方出現了，因爲毛明這個人的外表太特別，他走過的地方很難不受人注意，而人家亦很難會記不起他。

司馬洛開了車子，向市區駛去。

他一面在想着，他與毛明兩個出動以來，成績雖然不見得太差，但亦算得是很好。

他們在那座荒廢的花園屋子中解決了飛刀手神槍和神鞭手之後，就沒有機會做過什麽事情，祇是躲在這個地方等消息。有了消息才能採取下一步的行動。雖然，日子亦並不是過了很久。不過，那些人現在却把孩子和洛活都殺掉了。

洛活並沒有招供出什麽，一如那個神槍手及神鞭手亦是並沒有招出什麽。在給毛明殺死之前，他們是給逼供過的。有毛明在場逼供的工作做起來是容易之至了。

那二個人亦並不是不想招供，而是他們能够供出來的有限。他們並沒有否認他們是來自黑船上的人，他們是離開黑船到陸地上去活動的。黑船上的人甚少是全部都留在船上，多數時間都是有一半人在岸上，因爲這些幾乎全部都是本來不喜歡航海的人，長期留在船上與坐牢沒有什麽大分別，所以他們輪着上岸，有些是有事做，有些是去享受岸上的生活，一離開就可以離開幾個月之久。不錯他們都是受到緊密的追緝的，沒有什麽陸地適宜他們出沒，不過，當他們有了一個地方可以逃的時候，胆子就壯了，而且亦方便得多了。以前一給發覺就忙於逃走，沒有什麽好逃的地方，並不易掩飾自己的行藏。但是有了黑船之後，他們可以一逃就逃回船上，而且一逃上船，行踪就斷了，追緝的人想重新開始再追亦無從着手，並無頭緒。同時他們已經聯合了起來，就亦比以前更容易逃和更容易藏匿了。他們一直就是過着這樣的生活，直至必然發生了黑船沉沒這件事情。他們這些留在岸上的人實在不知道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事情，所以無從向司馬洛與毛明招供。事實司馬洛與毛明比他們知道得還要多。他們在黑船沉沒了之後，一時手足無措，好不容易才在岸上聯絡上了。

他們是由一個叫李覺的人負責領導而聯絡上了的。李覺乃是名單上的第三號。而李覺雖然設盡辦法，還是聯絡不到全部人。他當然還未知道，死在船上那一半是已經無法聯絡到了，但他是知道有多少人在船上而有多少人不在船上的，他就連不在船上的那一半亦未完全聯絡到，祇是聯絡得七七八八。這實在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他們本來是以黑船作爲聯絡中心，而黑船已經失去了。不過照那二個人的供述，李覺亦已經懷疑黑船上那一半的人是已經死了，因爲李覺聯絡得到的那些人之中，沒有一個是留在船上的人。

李覺並沒有召集全部人一起會議，因爲這是一件更困難而且危險的事情，於是他祇是以他作爲中心，與各人保持聯絡。他們這些本來不易團結的人，在黑船上倒學會了團結的精神，而且他們亦是非團結不可的，因爲很可能是有人要把他們全部消滅；他們必須把這件事情澈底弄清楚。於是暫時就由李覺指揮，他們盡其全力要查出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這二個人與那個死去了的飛刀手亦是奉李覺之命而去向吉帝斯下手。他們成功了，但是並沒有問出什麽。吉帝斯不肯招供。

吉帝斯硬起來時也可以很硬，他明知道無論如何，自己也是會殺死的了，因此他拚死也不肯招供。

那二個人，倒不能如吉帝斯那麽硬，在毛明的壓逼之下，他們把一切都供出來了。

他們也供出如何與李覺聯絡。他們會打長途電話到A市的一間電話報務社，留下口訊，服務社就會用無綫電傳呼機找尋李覺，把口訊轉告，李覺就會覆電話回來。這果然是一個巧妙的辦法，他們供出來了，司馬洛與毛明亦是沒有辦法找到李覺的，而且當李覺發現失去了這二個人的踪跡，他也很快就不會再在A市了。他那個電話號碼亦不會再用，他會通知其他的人，改換電話號碼。

這二個人招供完畢了之後，司馬洛就首先離開，而由毛明留下來處置他們。

毛明就是用他們自己最愛用的方法把他們解決了。

這之後，司馬洛與毛明就繼續找尋其他人的下落。飛刀手，神槍手與神鞭手三個人，司馬洛是憑他們的習慣以及一貫的行踪推測，再加上一些綫報而找到他們的下落的。但這三個人的下場揭露了之後，其他的人就顯然更加小心了。司馬洛與毛明到此地來，就是撲了一個空。他們預算會在此地再找到兩個人，但是來到時發覺他們已經走掉了。

而其他的人，一下子還沒有綫索。

於是司馬洛與毛明就留在那座小屋子裏，等下一步的消息。

司馬洛現在就是到市區來探一探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以及買一份當天的晚報。住在偏僻的地方就是有這些地方不方便，要多看一份報紙都不容易。

司馬洛在路邊買了一份晚報，隨便進入一家咖啡室裏，叫了一杯咖啡，打開來看了一遍。他不是毛明，沒有那麽惹人注目，而這樣大一座城市，即使有人正在找他，亦不可能在每一個地方都佈下綫眼，因此他在這裏喝咖啡應該是安全的。

他把報紙看了一遍之後，便用餐廳裏的電話打回屋子去給毛明。打電話回去是安全的，從屋子裏打電話出來，則未必是打到處處都安全的了，因爲可能是打到一個受到監視的地方。

他對毛明說：「我剛剛買了一份晚報看。」

「有什麽大新聞呢？」毛明問。

「我們的號碼，有兩個在C城開了。」司馬洛說。

報紙上的新聞就是報導這個。有兩個人在C城給用殘酷的手段殺掉了，這兩個就是他們名單上的其中兩個人。司馬洛把新聞的報導向毛明略講了一遍。

「很有趣，」毛明說，「這兩個號碼却不是我們開的。有人也正在殺他們！」

「那批是殺死黑船上的人。」司馬洛說。

「他們的處境眞可憐，」毛明說，「受到兩面夾攻，眞是防不勝防，不過我們當然不可憐他們，我們的事情還是會繼續幹下去的。」

「當然了，」司馬洛說，「世事眞奇怪，現在我們是等於正在與敵人合作，其實二方面都是敵人，大家都想消滅另外兩方面！」

「不過的確是李覺那一方最可憐，」毛明說，「他們是在光，人家是在黑！」

「我們則是其次可憐的了！」司馬洛說，「我們所知的也不多。」

「幸而我們的目標小，祇有兩個人，」毛明說，「李覺那裏的目標大却而分散，那許多人，無法全部兼顧。不過，這對我們的計劃也並沒有很大的影響，情形也是差不多如我們所料的。」

「這當然了，」司馬洛說，「我不過是這樣談起來吧了。」

「有什麽新的情報嗎？」毛明問。

「我還沒有打電話，」司馬洛說，「讓我先聽一下吧，遲一些再跟你聯絡！」

司馬洛收了綫，又再打了一個電話，那邊一個男人的聲音接電話，司馬洛說：「是恒安公司嗎？」

「搭錯綫！」那人說。

「對不起，」司馬洛說，「這裏不是七〇一一九二三嗎？」

「不是！」那人不耐煩地說着，便摔下了電話。

司馬洛不慌不忙地回到座位去。幾分鐘之後，餐廳中的電話便响起來了，司馬洛立即過去接聽。他知道這是剛才那人打回來的。他並沒有搭錯綫，他說的七〇一一九二三這個號碼實在是餐廳中的電話號碼。那人出外找另一個電話打回來。這是最小心謹慎和保密的方法了。

那邊果然是剛才那個人。司馬洛說：

「我是司馬洛！」

「我正急着要跟你聯絡！」那人說。

「有什麽有價值的情報嗎？」司馬洛問。

「你有看報紙嗎？」那人問。

「報紙上有的新聞，」司馬洛說，「似乎也用不着由你來通知我了，我們有兩個號碼已經開了。但——除非還有什麽補充。」

「我不是講那個，」那人說，「是另一段。有一個女人在街上差點給人拉了上車。幸而有途人干涉，把她救了回來。」

「這種事情是到處都有發生的！」司馬洛說。

「但是你有一個女朋友在這裏。」那人說。

司馬洛忽然感覺到毛骨悚然。「是嘉麗？」

「是的！」那人說。

「你怎麽知道？」司馬洛問。

「你知道！」那人說，「這種事情我是我有辦法查出來的。」

「老天！」司馬洛說，「假如他們找到她的頭上去，那他們也會找到你的身上來了。」

「我不怕，」那人說，「別忘記，我有兩個兄弟是高級警官，兒子是當警探的，在這個地方，我就是不怕人碰我！我担心的是嘉麗。你去找過她？」

「沒有，」司馬洛說，「我根本沒有跟她聯絡過。我到什麽地方去，沒有必要我也不會跟什麽人聯絡的。不過，這一次我却得去找找她了！」

「不要！」那人說，「不要中計！這是他們逼你出現的詭計，你難道看不出來

嗎？」

「我知道，」司馬洛說道，「但我亦同樣是很想他們出現的。假如這是他們的詭計，那他們是也非要在附近不可的，是嗎？」

那人沉默了好一陣。他也覺得司馬洛所講的很有道理的，他終於說：「需要我的幫忙嗎？」

「不必了，」司馬洛說，「你還是不要太明顯地牽進這件事情裏面的好。這些人，報復起來是會使你很狼狽的。」

「好吧，」那人說，「不過你得小心點！」

「我會的了，」司馬洛說，「多謝了，你是一位好朋友，幸而我有的是朋友，到處都有朋友！」

他收了綫，想一想。旁邊一個少女正呶着咀站在那裏看着他。司馬洛微笑揮揮手：「來吧，你先打好了！」

借人家電話用有這樣不好，多講一陣，也會有人向你投以敵視的眼光的。

他回到座位去，等那個女郎用過了電話之後才再去打。這一次，他打出了兩個電話。

× × ×

司馬洛在這個地方果然是有個女朋友嘉麗的。嘉麗與他有過一段情緣！司馬洛的男性朋友很多，女性朋友亦不少，而像嘉麗這樣的女性朋友亦是不少。他這個人是到處留情的。嘉麗就是這樣一個女朋友。假如司馬洛是爲了別的普通事情經過這裏，他當然會去探嘉麗一探，但是他今次是爲了這樣的事情而來，探任何人都不適宜，因爲都是會把災禍帶到別人身上的。

他沒有去探嘉麗，但他還是把災禍帶到了嘉麗的身上來了。

看來他找的人早已知機逃掉了，但就因爲知機逃掉，所以猜到司馬洛會來，司馬洛來了，他們找不到，便向嘉麗的身上想辦法。

嘉麗的確是很幸運的，她沒有給那些人捉去。

「也許，」司馬洛說，「你並不是那麼幸運。他們把你捉去了並沒有用處，他們把你殺死了也是並沒有用處，因爲這都不是能够把我引來的。你逃了一次險而脫險，我就會來了。」

「那你還要來這裏上當？」嘉麗圓睜着眼睛看着他。

「你還是担心你自己的安全吧！」司馬洛說。

「我也是在担心我的安全，」嘉麗說，「他們用我做餌，你也用我做餌，你們不能不碰我嗎？」

「你生氣的時候眞美麗！」司馬洛微笑着，「還是跟以前一樣！」

「已經老了！」嘉麗畧帶自嘲地說。

「女人都是在怕老，」司馬洛說，「不過偏偏有些女人却就是不肯承認自己是已經老了的。」

「噢，你！」嘉麗撲進他的懷中，揮動拳頭搥他。

司馬洛吃吃笑地把她抱住，吻她的嘴唇。她連忙避開了，說：「別這樣吧，你現在有很緊要的事情做，是與你的性命有關的。你不害怕嗎？」

「剛才你說我把你做餌——」

「算了吧！」嘉麗說，「我實在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還是要講清楚的，」司馬洛說，「我來這裏的時候亦沒有找過你，就是爲了不想連累你。但是既然他們已經碰過了你，我就是不找你也不行了。」

「但是……」嘉麗說，「這對你是有很大的危險性的呀！其實你不應該出現——你大可以不出現——」

「我已經出現了，」司馬洛說，「就是現在離開也沒有用了！」

「噢！」嘉麗伏在他懷中，「你實不應該來的，明知會上當，你還是要來！」

「我並不是那麼容易上當的！」司馬洛說，「我這個人，你也不是不知道的。你這個家的門戶很牢固，他們要來，一定要由大門口進來。他們敢進來，那是他們的不幸了。」

「但你還是要走的！」她說。

「我不方便在這裏留下來嗎？」司馬洛問。

「不是，」嘉麗說，「我是說，你是終於有離開的時候的呀。」

「我不在現在這樣夜深人靜的時候離開就行了，」司馬洛說道，「在光天化日之下，人多的時候離開，他們能够奈何我嗎？」

嘉麗聳聳肩：「當你剛剛來的時候，我很生氣你來了，這樣久也不探探我，甚至不給我一個電話，不過現在我又覺得——」她矛盾地嘆一口氣，很難找到適當的語句表達心中的意思。

司馬洛吃吃笑：「我還担心你已經忘記了我呢，現在我知道不是了！」

嘉麗在他的手臂上一捏，幽怨地說：「我忘記了你？是你自己跑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的。還是住在這裏，你要找我隨時都可以找到，我要找你就難了！」

「那即是說我可以繼續在這裏留下來了？」司馬洛說。

「當然可以，」嘉麗說，「你——天亮才走？」

「現在出去，你也說是很危險的呀。」司馬洛說。

嘉麗斜眼睨着他：「好吧，但你現在要不要吃些什麼東西？我替你弄。」

有些女人美麗而與厨房無緣，弄出來的東西自己也無法下咽，有些女人則是既美麗又善烹飪，嘉麗則是屬於後者。嘉麗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說：「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要離開我呢？」

其實，太好的東西，多了亦是會膩的，司馬洛就是這樣一個男人。他不能够在一個地方或者一個人的身邊被困得太久。但他當然不能這樣說。事實上嘉麗是如此。太好的太多，也開始膩了，不然他當日也未必能够在友善的氣氛之下離開。他覺得濃的已經開始淡下來，就知道他應該離開了，以免淡的變成酸的。但是這一點，他亦是不方便對嘉麗指出的。他說：「爲什麼別的男人吃過這樣的好東西也離開了呢？」

「什麼別的男人？」嘉麗瞪着他。

「哦，」司馬洛說，「原來在我走了之後，你就一直過着純潔的生活？」

「你——不准討論這個問題？」嘉麗發嗔地說。

司馬洛微笑。嘉麗這樣講，他就明白了。嘉麗是有過別的男人的，但也許合不來，又分開了。嘉麗這個人對各種事情都相當苛求，對男人當然亦是不例外的。因此男人與她並不容易相處得來。不過，司馬洛與她分手之後，她有過別的男人，這亦是人之常情了，一如司馬洛亦有過別的女人，因此這是不應該吃醋的，而且亦是以不提爲佳。

司馬洛沒有再跟她提，祇是吃他的。

後來，她就把他推進浴室，讓他洗一個澡，她則利用這段時間把碗碟收進厨房去，洗得乾乾淨淨。

她的習慣是這樣的，一切都要弄得妥妥當當。

司馬洛知道她的習慣，因此在浴室裏也是不慌不忙，多用一些時間。

後來，他出來的時候她已經把廳中的燈熄了，睡房中也祇剩下了一盞床頭燈亮着，吐着柔和的光綫，這也是她的習慣。

她已經把衣服都脫去了，在床上等着他。圓潤的身體透着逼人的魅力。她的身體仍然是一樣的，好像時間並沒有過去。但時間是已經過去了，但過了一段時間的分別，她的吸引力就大爲增加，就像一張久壓的墊褥，一個時期不用之後又恢復了彈性。小別的確是有好處的。

司馬洛又有了驟然的反應。

他在她的身邊坐下來，伸出手在她的身上輕撫着。

她的眼睛半閉着看着他說：「這一次，你可能不會停留很久，隨時都會離開的，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一段身不由主的時間，有許多事情趕着要做。」

「那麼，」她說，「我們就應該盡量利用了！」

司馬洛點點頭，輕輕吻她的臉頰，然後吻她的咀唇，然後吻那暗紅色的尖峯。跟着他就推開她的腿子。

嘉麗發出長長的「呀」一聲，感覺到那美妙強勁而又順骨的侵略。她馬上就配合他的動作。

她是這樣的，在事前用不着浪費多少時間，但是在事後却必須給她很多時間。他們的動作被從容和緩慢慢變成了急促，後來就像暴風雨一樣，一陣一陣，每一陣她就登上一次高峯。

司馬洛仍然記得她需要多少次高峯。

後來，在適當的時候，他也登上了自己的高峯。

一段靜止之後，就是退却和分開。

「仰着不要動！」她仍然是老習慣。

她匆匆起床去洗了一下，然後拿來幾條濕毛巾，替他抹得乾乾淨淨。她是很嚴格要求乾淨的。而司馬洛亦並不反對。祇要她不要他在這懶洋洋的時間走動就是。

乾淨了之後人的確更清爽。

後來她又躺下來，在他的懷中蜷作一團。司馬洛溫柔地撫了一陣她的頭髮。她終於說：「這一次，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司馬洛搖搖頭：「不便討論。」

「但是，」嘉麗說，「你以前總是告訴我的呀！」

「是的，」司馬洛說，「但以前的情形不同，以前我是告訴你一些我所做過的事情，已經過去了的事情，現在這件事情則並未過去，還是在進行之中。就是不方便！」

她聳聳肩：「那麼算了吧！」

司馬洛並沒有告訴嘉麗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他祇是告訴她有人正在追他吧了。他沉默着躺在那裏，想着，覺得即使她不知道詳細情形，亦已經是相當頭痛的了。即使他解決了這些正在追踪他的人，他還是要想辦法處置嘉麗的，因爲他離開了之後，嘉麗的安全又會可慮了，那些人很可能會來向嘉麗報復，而他又不能够帶着她走。假如讓她知道這些人是那麼窮兇極惡，她很難安心。

嘉麗在他的懷中扭動着身子，嬌嗔地說：「怎麼了？你又不睬我！」

司馬洛祇好擁着她，繼續輕撫着她的頭髮和輕吻着她。她又滿足地微笑了。她就是喜歡他對她做這些小動作。她以前的男人很可能不懂得這樣做。

後來，她又幽幽地笑：「你打算怎麼辦呢？就躺在這裏等他們進來捉你嗎？」

「我正在想辦法，」司馬洛說，「用不着焦急的，讓他們多等一些時間好了。他們越等越急，情形對我也越是有利，現在，你睡吧！」

嘉麗果然在他的懷中漸漸入睡了。

其實，司馬洛也並不是要對方等得焦急，他現在祇是在使用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戰略。他就是蟬，而毛明則是黃雀。他在這裏作餌，讓對方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毛明就乘機從後掩殺。

他是已經在電話中與毛明商量好了他的計劃的了。

毛明此時已經來了。

而且毛明亦已經看清楚了形勢。毛明果然是一個好手，用不着司馬洛替他担心。在深夜，要看清楚形勢亦是特別容易的，因爲這個時間街上沒有多少人。街口就有部汽車停着，車子裏有一個人坐着，監視着嘉麗所住的這座大厦的進口。

這個人又有另一個人在對面掩護着，這另一個則是躲在一層舊式樓宇的樓梯間之內。

互相照應，應該是相當有把握的。但是毛明却不是從街上來。毛明是從天台上下來的。他首先要對付這個躲在樓梯間照應的人。

這個人聽見毛明的脚步聲從樓梯上下來。

毛明做得很好；做得最好的地方就是並非是悄然而來，而是把樓梯踏得很响，一面咳嗽着，好像喉嚨有很多痰似的。這樣，這個人就反而不懷疑了，他以爲是樓上有人下來出街。於是他把拿在手中的槍亦暫時收進衣服下面，站在那裏。

毛明來到了，在黑暗之中，大家都是互相看得不大清楚。似乎毛明看那人還會看清楚些。毛明說：「你在這裏幹什麼？這是私家地方！」

「朋友，」那人作兇狠狀說道：「你管你自己的事情吧！別阻着我辦案！」

在他的處境，冒稱正在「辦案」倒也

是一個相當好的辦法，普通人給他這樣一講，通常就會遠而避之了。可惜毛明却並不是一個普通人。

毛明來到很貼近他的時候，他才發現毛明那特殊高大的身軀顯然是並不尋常的，却已經遲了。他連忙伸手進懷中，毛明亦伸出手，就這樣隔着衣服執住他的手。毛明的手力可以把一枚硬幣扭曲，因此亦可以像一隻鐵鉗那樣把這個人的手拑住。

這個人的手給捏得就像要與槍柄的金屬揉合似的，痛得張開咀巴要叫喊，但是毛明的另一隻手此時亦已伸過來掩住他的咀巴，而且所用的氣力也就像要把他的牙床捏歪似的。他要想叫喊却叫不出聲來。而不管他本來是有些什麽本領的，現在亦是無法施展出來了。

毛明就這樣一隻手執着此人的手，另一隻手執着他的牙床，就把這人整個提了起來，在牆壁上一撞。這個人的後腦與牆壁相碰，不但腦部受震，而且牙床上也因此而痛得更加厲害，眼前一黑，就這樣暈了過去。毛明把他發軟的身子放下來，取走了他懷中的槍，又登上天台走掉了。

那人的同伴仍然坐在街口的車子，對這件事情毫無所覺，而毛明又不是從這屋子的門口出來，他也更不會懷疑了毛明來時從他的後面來的。

毛明來到車子的旁邊時這個人才察覺，而毛明的特殊高大亦使他毫不猶疑，馬上就伸手把放在車子的雜物架內的槍取出來。

毛明的特殊高大的確是頗爲吃虧的，然而，毛明的特殊靈活的動作却也能補足這個缺點。尤其是他的大力。

那人伸手拿槍，毛明亦伸手了。毛明一手伸進車窗之內，執住那人的一條手臂，就把那人拉出來。

但車窗那麽小，那人又是坐着的，並不是那麽容易拉出來，尤其是不順拉，而是順橫拉。除非人身上的骨頭都斷掉了才可以硬拉出來。

不過毛明也不是在把這個人拉出來，他祇是用這一拉作爲武器吧了。那人出不來，而毛明却力拉，他痛得尖叫起來，頭壓在車頂，頸子被壓得因此而快要折斷了。他的槍亦從手中掉了下來。

毛明可以清楚地聽到「咯」的一聲。

他放手，那人跌回座位上，軟軟地伏在方向盤上，呻吟着，臉上汗出得像淋了水似的。因爲這樣猛的硬扯一下，他肩膊上的關節已脫了臼。

槍雖然祇是跌在車中，一伸手仍可拿到，他却已沒有這樣做的氣力了。

毛明打開車門，把他提到客座上去。那人軟弱地叫：「不要……」因爲關節脫了的人一移動就更是痛不可當。但他才一叫，毛明的巨大氣力已經把他搬了過去。他也因爲這一搬而痛得暈了過去。

毛明毫不憐惜，瞥了他一眼，便爬入車中，坐上了司機位。幸而這也是一部相當大的車子，毛明坐得下。假如是那些袖珍型的車子，可就要把毛明難倒了。

毛明一手拾了那人丟下的槍便開動車子了。車子到了那個樓梯口，停下來，毛明下車走上樓梯，那個人仍然暈在那裏，毛明輕如無物地把他提了起來，携下樓梯，放進了車子的後座，隨即又把車子開動了，離開了那裏。

現在，樓下的街上變成沒有人在監視着司馬洛了。

大約在半小時之後，樓上，嘉麗的睡房中的電話响起來了。此時嘉麗已經睡着了。她在矇矓中聽到電話响也不大願意醒過來，而到她張開眼睛的時候，司馬洛已經講完而把電話放下來了。她惺忪地看着司馬洛。「怎麽了？誰打電話來給——給你？」

「一位朋友！」司馬洛嚴肅地說。

嘉麗看見司馬洛動手穿上衣服。她問道：「你現在要到什麽地方去？」

「工作的時候到了。」司馬洛說。

「現在？在這個時間？」嘉麗詫異地看着他。

「是的，現在！」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時間。」他執住嘉麗的手臂：「聽着，我也許不會回來了！我是說我把這件事情辦妥之前不會回來了。我會有一位朋友來接你，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不——不要！」嘉麗哀鳴着，忽然流出眼淚來。

她就是覺得這樣是分別得太突然了。

「用不着担心，」司馬洛說，「你知道我是非要這樣做不可的。你也知道，我是一定會把事情辦好的！」

他在嘉麗的臉上吻一下，嘉麗用雙手掩着自己的臉，垂下頭，小聲地說：「好吧，但是小心一點！」

司馬洛三分鏡之後就已經開門出去。

他等到升降機的門開了，就一脚踏進去，而吹着的口哨亦停止了，但是他的人却並並不是進去，而是把脚再收回來。升降機是不等他的，門自動關上又離去了。

假如有人看着燈號，就會以爲他是下樓而去了。

那個人就是以爲如此。他就在下一層的地方，當升降機升到司馬洛那一層時，他便按了這一層的掣。如此，升降機在下來的時候就會在他這一層也停一停，讓他也走進去了。

他聽見司馬洛的口哨聲停止了，亦以爲司馬洛是已經踏進了升降機內。

他的一隻手伸在衣袋，緊握着一件東西。

但是，升降機門在他的面前打開來，他却發覺升降機內並無人在。這使他大吃一驚。

他一時也不知所措，不敢踏入去。升降機門又閉上，自動降下去了。這時司馬洛就在樓梯口出現。他不過是下了一層樓梯到這裏來，所以也來得很快。

這個人連忙把袋裏的東西拉出來。那却是兩隻木板，中間有一條鋼綫連着。他本來的計劃就是與司馬洛一起乘升降機下去，用這鋼綫在司馬洛的頸子上一繞的。這樣他可以把司馬洛一下子勒死，可以把司馬洛勒暈，亦可以勒着司馬洛的頸子把他威脅着。

不過這東西却祇是在近距離之內能够使用，而且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對方沒有提防的時候才能够用得好，距離遠了，就無所施其技。

一時，那人就像變成了一個傻瓜似的

了。

司馬洛冷笑：「我猜你可能是在等我，有什麽話用不着害羞的，你講好了！」

這個人低低地怒吼一聲，一跳而前。他知道司馬洛身上很可能有槍，而他則是沒有的，所以他要趁司馬洛沒有把槍拿出來之前發動攻勢。

他似乎亦很够快，一跳到司馬洛的面前，那東西就舉了起來，向司馬洛頭上套下去。

但他的快是因爲司馬洛站在那裏沒有動而讓他過來，現在司馬洛就動了。司馬洛退了一步，拿在背後的一把掃把柄一閃前去，代替了自己的頸子。

那人的動作也的確是快如閃電，並不打算停止或收回的。那鋼綫繞住了掃把柄，一勒，發出了「拍」的一聲。假如那是人的頸子，可能會給他勒斷，連頭顱亦掉下來了，但是掃把柄却是竹製的，沒有那麽容易，鋼綫不但勒不進去，而且震得他的手腕發痛。

司馬洛緊執住那竹子一挑，那人連忙用力拉回頭，以免自己的人給拉近司馬洛。但竹子是有兩頭的，上面一頭拉不動，司馬洛就把下面的一頭順勢向那人一擊過去，也擊中了那人下面的一頭，亦即是兩腿之間。那人痛得腦子也差點爆炸了似的，把他的武器丟掉，軟軟地蹲了下來。

司馬洛一手執住他的頭髮把他拉轉身，使他背向着自己，而伸手在他的身上摸了一遍，摸不到其他武器。

那人並沒有抵抗，事實上一時亦失去了抵抗能力。

司馬洛此時才有槍出現在手中，槍嘴在他的脊下一抵，低聲說：「聰明的就跟我走！」

「我……我跟你走！」那人哀鳴地道：「不要——開槍。」

司馬洛把升降機召回上來，把那人押入去，再向樓下降回去。那人服從地讓他押出門口，最困難的還是腰不易伸直，而一走路兩腿之間那個地方就痛得要命。

那人沒有了抵抗的能力，但亦不打算抵抗，因爲他知道走出去對他是有利的。他有兩個同伴在外面照應着。

踏到街上，他看見街口那部車子在，才吃了一驚。

不過，他想，也許是車上的同伴已經知道出事，就開走了，不再停在那麽顯眼的地方。

跟着他果然看見那部車從另一個方向駛來，直駛到他們的身邊。

車子停下來，他才看見開車的並非他的同伴，而是毛明。司馬洛打開車門，把他推了上車。

× × ×

嘉麗說：「我要看今天的報紙！」

那個人好像沒有聽見，繼續吃他的早餐。

「怎麽了？」嘉麗說，「難道我是監犯嗎？我連報紙也不準看……我還以爲是司馬洛的朋友！」

這個人就是受司馬洛的指示而招待她的。這個人就是與司馬洛通電話的人。他亦並不是把嘉麗收藏在什麽秘密的地方，他不過是把嘉麗安置在他自己的家中而已。也許這亦算得是一個很好的安排，假如嘉麗有難，他自己亦會有難，而正如他自己所講的，他有這許多親人都是警界中人，要碰他是很不容易的。

現在，兩天之後的早上，他與嘉麗在他的家中一起吃早餐。他說：「我並沒有不准你看報紙，你昨天早上不是就看過報紙了嗎？」

「那是昨天的報紙，」嘉麗說：「報紙是天天不同的。你不捨得讓我看，我自己出去買好了！」

「不是這個意思，」他說：「我祇是想等你吃完了之後——一面吃一面看報紙，對消化是不大好的。」

「哦！」嘉麗放下餐具，「報紙上有什麽不好讓我看的新聞？我偏偏現在就要看！」

那人嘆一口氣，祇好起身去把報紙拿來。他奇怪司馬洛有什麽法寶應付種種式式的女人，而且還能說服這個女人到他家裏來暫住，每一種女人都是有一些很難很難，幾乎是不可能應付的地方的。

嘉麗把報紙打開來，果然看到上面，是有些不適宜她看的新聞：那三個人的死訊。

當然報紙上是沒有指明那三個就是司馬洛的敵人的，不？這三個人死得離奇，而且報紙上說他們來頭不少，而且他們的死訊又是剛剛在這個時間出來的，那就可以猜到了，尤其是這位主人家又不願意讓她看到了這新聞。

那人慢慢地吃着，注意着她的反應。

嘉麗看完了那些新聞，三個人的確是死得很奇特的，其中一個就是給用他自己那根鋼綫勒斷了頸子。其餘三個人可能亦是給他們自己最擅長的殺手手法殺掉了。

嘉麗放下報紙，那人關心地看着她。

嘉麗說：「這個——還有嗎？我想再要一點。我的肚子很餓！」

那人的嘴巴張得大大的。

× × ×

司馬洛開着車子，在黑夜之中駛到那座樹林邊，毛明從林中出來，那特殊高大的身裁就像一隻什麽畫伏夜出的妖怪，尤其這是一個霧夜。

他開門上了車，車子又開動了。司馬洛想着毛明這個人，嘴角斜成一個淡淡的微笑。毛明這個人也是眞怪的，他的特殊外貌使他不便在城市中露面，司馬洛需要把他放在樹林中，事情辦好了之後才回來接他。

這樣一個人不能够像常人一樣生活，他的愛情生活又如何呢？也許還是會有認爲他是有對眼的女人的，他也說他有過經驗。不過依常理推測，他還是比較困難的。也許這就是爲什麽他跟着吉帝斯過日子最適合。也因此他可以這樣冷酷地殺死那些有份取吉帝斯之命的人。

毛明說：「你探到了一些什麽情報？我還以爲我暫時已經有了足够的情報。」

「關於那個殺死洛活的女人安娜。」司馬洛說。

「哦，」毛明說，「有了關於她的情報？」

「她就是曹敏茜，」司馬洛說，「有人稱她爲血蝴蝶！」

「噢，她！」毛明說。

「你認識她？」司馬洛問。

毛明搖搖頭：「不，但是聽過了。她也是一流的人物。我看你的朋友洛活一定太輕敵了，以爲她不過是一個被派來探消息的女人。」

「不錯，」司馬洛說，「但那主要是因爲血蝴蝶並不是在我們的名單上的。」

「是呀，」毛明說，「不過，我希望你不會認爲這是我的錯。」

「當然不會，」司馬洛說，「你怎能保證每一個危險人物都是在你的名單上的呢？我看她就是殺死黑船上的人的其中之一，所以她的名字不是在名單上。」

「看來是如此的了，」毛明說，「情形是一如我們所猜的。不過，你的情報來源，是憑什麼知道這個女人，就是曹敏茜呢？」

「訪問過村中的人，」司馬洛說，「他們可以形容出這個女人的模樣的。根據他們的形容砌出一張圖像來——好處就是她在那個地方出現時是並未化粧的。再加上她行事時的手法——」

「唔，」毛明說，「砌圖像，那麼，你這個情報來源也絕對不是等閒的情報來源了！」

「絕對不是。」司馬洛說。

「你那位朋友莫先生？」毛明問。

「是的。」司馬洛說。

「居然攪到這些人的頭上來。」毛明說。

「你也明白我是跟他們有聯絡的。」司馬洛說，「而且，我用什麼辦法取得情報，那是我的事情，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取得情報。」

「但是你這位朋友莫先生對我是並無好感的。」毛明說。

因爲莫先生是主持一個國際性的反罪惡情報組織，司馬洛雖然與莫先生有很良好的關係，亦常爲莫先生工作，但是毛明却可能是莫先生這個組織要得到的人。

司馬洛說：「你少担心吧，假如他要碰你，他早已經碰了。你與你的老板羅然也有值得碰的地方，但是亦有值得將功抵過的地方，所以他們沒有理會你們。現在，他們更不會碰你了，因爲你會有更大的功勞，黑船是他們更想碰的。」

「唔，曹敏茜，」毛明說，「那即是說，我們的計劃可能改變了！」

「當然不是，」司馬洛說，「我們今天晚上的計劃是已經定好了，不應該再改變。而且，爲什麼要捨近圖遠呢？」

「唔，很好，」毛明說，「那麼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吧。」

「我們並沒有浪費時間，」司馬洛說，「我們要去的地方太早去是不行的！」

他們又找到了幾個從黑船上岸的人的下落。

他們的車子再駛了一段路，霧忽然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狂勁的風，今天晚上的天氣相當之差。

不過，風是比霧好的，因爲有霧開車很不方便，風中開車則是並無什麼大碍。

「這風眞厲害！」毛明說。

「這是對他們的一個不祥的預兆，」司馬洛說，「即使說他們的前途不大有希望。」

風有時很奇怪的，當風暴訊號高懸的時候，風似乎顯得不大勁，但是有時並沒有風暴，風亦會吹得像一切都反轉過來了似的。風在他們的車身旁邊擦過，就是發出很勁的呼呼之聲。路邊的樹也給吹得彎下腰來。

他們的車子終於在一處山坡上停了下來，而在未停車時那一段路，司馬洛亦是早已把車頭燈熄掉了。

前頭很遠很遠有一點燈光，司馬洛與毛明都取出望遠鏡來望過去。

有望遠鏡把視綫拉近了之後，他們就可以看到這點燈光，實在乃是一座屋子窗口發出來的光綫。

那是一座用木板搭成的屋子，屋頂是斜的，屋旁有好幾棵大樹，都是給風吹得搖搖擺擺，用不着說，那樹上的枝葉是會發出很嘈吵的沙沙之聲的。

「天助我們，」毛明說，「有這樹在吵着，我們可以靜靜地接近屋子！」

「你看清楚再講吧，」司馬洛說，「他們全部都在裏面，三個。」

「全部在裏面更好了，」毛明說，「齊齊全全，用不着我，等呀！」

不過，隨即，毛明便又明白司馬洛的意思了，因爲他看見了屋裏那些人的裝扮，他不由得大聲咒罵起來。「怎麼，他們是軍隊嗎？」

屋中那三個人並不是要出外，他們祇是正在賭紙牌，然而却是全副武裝，有兩個是用槍袋在身上掛着雙槍，有一個祇有一把槍，另一邊腋下却是掛着一隻手榴彈，而椅子的旁邊就豎着一挺輕機槍。

「唔，」司馬洛說，「即使是在遊戲之中，祇是玩牌，他們亦是如臨大敵，毫不放鬆的。我看他們在屋中還會用其他的武器！」

「我們就是能够到達窗外亦不易指嚇他們的，」毛明說，「他們決不會就範，一定要與我們同歸於盡。」

「這就是困難的地方了，」司馬洛說，「我們當然不要與他們同歸於盡，而且亦不要他們死得那麼快！」

毛明沉吟起來。當然，他們潛到窗外，一輛亂槍把這些人轟斃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這並不是他們來這裏的目的。他們來，是打算跟這些人好好地談一談。

他終於說：「那我們現在怎辦好？」

「這天氣，」司馬洛抬頭說，「還是天助我們！」

他們在二十分鐘之後就潛到屋外，大樹的那沙沙之聲把屋中人賭博中的呼喝聲也幾乎完全遮去了，因此，屋中人亦同樣是不會聽到屋外有些什麼異聲的。於是，司馬洛一面監視着屋子的窗子門口，毛明一面就可以很順利地用小刀在那些樹身上挖洞。

這件工作大概在一小時之後完成，司馬洛與毛明便又撤退了。

那屋子的三個人還是混無所覺，在那裏賭博着。

他們是在這裏躲藏和待命的，目前並不是正在負担什麼任務，也因此他們無所事事，祇好用賭博消磨時間了。

風還是吹得很勁，屋旁的大樹有時會

給風吹得像要折斷似的。但實在即使是颱風到來，亦未必會使之倒下來。

司馬洛和毛明已經到了較遠的樹林之中，隔遠看着那屋子，仍然是用望遠鏡。這時遠處電閃，有雷聲。

毛明得意地格格笑着：「聽他們講其中有一個人大贏。但是這並沒有用處。到了現在，贏多少都是假的了！」

「你來主持開幕禮吧，」司馬洛說着，把一隻小型電子計算機般的電器交給毛明。電光又閃，一陣雷鳴。

毛明好像一個孩子得到了一件很新奇的玩具那樣微笑着說：「祇要按了全部的按鈕就行了嗎？」

「當然了！」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也是很明白的！」

毛明伸出舌頭來舐一下唇皮，好像感到十分滋味似的，然後他那粗大的手掌就按着那電器的按鈕，祇要一掌按下去，就可以把那些按鈕全部一齊按了下去。

他現在祇是在等着雷响。

電光又閃了，這一次雷聲响得相當近。毛明亦把那些按鈕按了下去。

屋子旁邊的樹的樹身閃出火光，爆炸的聲音則是幾乎與雷聲混在一起。

三棵大樹的樹身斷了一大半。

那是因爲毛明在樹身上挖了洞，把炸藥塞進去，而那強大炸藥的安放方式是使炸力會炸向樹身的內部的。

風不能把這些樹的樹身吹斷，炸藥則是可以的。

樹身的中段斷了一大半，就不够支持着以上那麼高而重，又承受着風力的大部份。於是三棵樹都是隨着風勢而倒下來。

風是由樹的後面向屋子吹，裝炸藥的位置亦是遷就着這個方向的，於是，那三棵大樹便壓倒那屋子的屋頂上。

那屋子差不多像是一隻火柴匣給人的脚踏着了似的，雖然沒有完全壓扁，亦是塌了下去。屋子結構是沒有預算支持那麼大的重量的。

屋中的人根本無法知道眞正發生了什麼。他們聽見過許多次雷响，因此就以爲這是雷電造成的不幸意外吧了

毛明得意地吃吃笑着：「我看電影看過這樣的場面，但眞正的則還祇是頭一次，我希望他們不會死！」

那却並不是善意的希望。

那些人不死就可以活着到了毛明的手中，讓毛明來加工泡製。

司馬洛用望遠鏡望過去。毛明亦是一樣。

屋子的燈光此時是已經熄滅掉了，看不見什麼。

過了好一陣，他們就看見有一個人從屋子爬裏出來了，這個人是從一個牆壁的破洞中爬出來的。

他出來了之後還是在爬，顯然受了傷不便行走。他離開了屋子遠一些，然後回頭叫嚷着什麼。

另有一個人亦出來了。

這個人也是從那個破洞爬出來的，顯然是那第一人在外面叫喊着，作出指示，使他知道有這個洞可以逃出來。

這個人逃出來了之後可以步行，然而他的一條手臂却是困難地垂着不好動，而且還要由另一隻手扶着。他與他的同伴似乎是剛好想反，腿子還可以用，手臂的用途則是暫時失去了。他們兩個人都看着那塌下了屋子，以及那兩棵把屋子壓塌了的大樹，也許是正在奇怪何以上天對他們如此留難，這樣的事情偏偏要發生在他們的身上，使他們現在連一個躲藏的地方都沒有了。

這時風吹得更加勁，空中電光一閃，跟着就是一聲震耳的雷聲。這一响雷聲使他們更加深信不疑，那些樹是被雷劈斷了而被風吹到的。至於太過巧合這個問題，他們則是一時還未曾想到。

他們兩個人都在向屋裏叫喊着，因爲還有第三個人還在裏面再沒有出來。他們也是要指點他們這個同伴從同一個出口出來。」

那最後一個人要出來則似乎是有點困難的，因爲久久都不見他出現。後來，屋內忽然火光一閃，傳來一聲爆炸。這不是雷响了。

兩個人都在屋外呆了一陣，顯然這情形是由於屋內那個同伴不知如何誤觸了身上那枚手榴彈，而引起了爆炸，因爲留在屋內的人，也即是腋下携着一隻手榴彈的那一個。跟着，這兩個人不大聲叫喊，雖然司馬洛與毛明祇是從望遠鏡中看到而聽不到，亦猜得出他們是正在叫喊什麼的。

他們是在叫着問他們那個同伴有沒有事，現在情形如何。不過看來，情形則是已凶多吉少了。手榴彈就放在他的腋下，一爆炸就是貼身而炸的，還會有什麼剩下來的嗎？

這兩個人很快就決定放棄，一個爬而一個步行，走向他們停在屋子旁邊的一部汽車。他們住在這樣荒僻的地方，當然是需要有一部車子作爲交通工具的。

司馬洛吃吃笑着說：「沒有用的，他們就是上了車，亦是不會走得遠！」

這是因爲一個雙手能動而雙腿已幾乎失效了，另一個則是雙脚能動而雙手失效。假如是兩個人合而爲一，那則是可以手脚並用，單獨一個人就不行。而開車是必須一個人負責，不能够兩個人一起來的。

果然，他們到了車子的旁邊之後，就斷定了他們是不能够開車離去的了。不過，傷了腿子的一個則仍然打開車門爬進了車中。餘下的一個步行離開。

「唔，」毛明說，「這個能够走路的現在去設法求救，那個走不動的就祇好留在車子裏等着了！」

「他正在向我們這邊走來！」司馬洛說。

「正好，」毛明說，「自投羅網！」

「他的身上還是插着雙槍，」司馬洛說。

「但是起碼手邊已經沒有輕機槍了！」毛明說。

而此時，大雨就開始傾盆而下，把那人淋濕。司馬洛的計劃是利用天的幫助，而現在天似乎是正在繼續幫助他們。

這個人本來亦是要經過這樹林才能够到達公路的了，現在下起雨來，他更加心急。加快脚步向樹林走過來。

他簡直是正正撞進司馬洛與毛明的懷中。

（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一紙催命符　兩魔門生死

前文提要：

內，不知怎的天山三義等人把神醫施修德押到賭子的豆腐店了，杜門秀才等人輕易地把神醫救回，途中見金花魔戚本禹向他們走來，要求神醫醫治他兒子的病，神醫答應了，但要金花魔和杜門秀才等人同回君山，金花魔愛子心切，立即答應……逍遙老人的義孫女金素蓮被杜門秀才的手下擄獲，帶到君山？而杜門秀才見獲得如此主要的人質十分高興，神醫更以藥丸讓金素蓮服下，使金素蓮全身抖索，不斷痛苦呻吟，接着又把金素蓮送回逍遙老人那裏……

杜門秀才本人的「毛病」，預定要服五帖藥，三天換一次方子，半個月後藥停病除。

這天早上，當杜門秀才喝下第八碗藥汁後，神醫見屋中無人悄聲問道：「近來感覺如何？」

杜門秀才訕訕然笑着點了點頭道：「有點意思了……」

神醫低低接着道：「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頭，希望教主能够把持得住，不要操之過急才好，萬一功虧一簣……」

杜門秀才連忙點頭道：「這個小弟知道。」正在說着，神行無影蔡公明忽然拿着一封信走進來。

杜門秀才問道：「是不是岳陽那邊送過來的？」

神行無影答道：「是的。」

杜門秀才道：「傳書人走了沒有？」

神行無影道：「傳書之人未見露面，是一名巡岸武師，在湖邊檢來的！」

杜門秀才皺皺眉頭，似因所佈椿卡鬆懈，顯得甚不開心，當下也沒有再說什麼，接過那封書信，撕去封口，開始閱讀。

只見來函上寫的是：

「書奉溫大教主：據悉大教主空具鬚眉，却非丈夫，杜門自號，允稱得宜；茲者，魔道不兩立，吾教已傾全教之衆，駐師岳陽，以備一戰，大教主盍興乎來？僅限期三日，屆時不見法駕，當以君徂廣佈天下，幸勿自誤。天魔教主韋士雷，尚雲笙，巫馬五郎同啓。」

杜門秀才看完信，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暗暗切齒不已！

他恨的不是九宮三狐，而是火姬那個淫賤的女人。

他萬沒有料想到，這女人臉皮會有如此之厚，竟連這種不入耳的曖昧事，也會在三狐面前抖露出來！

想到這裏，這位大教主不由得深深後悔。

他後悔沒有在抓到這女人時，馬上交給長白六絕！

神行無影眨着眼皮問道：「信上怎麼說？」

杜門秀才順手將信撕得粉碎，冷笑着道：「除了那些定期約戰的老套，能有什麼新花樣？」

神行無影又問道：「約什麼時候？」

杜門秀才道：「三天內。」

神行無影道：「在什麼地方？」

杜門秀才道：「岳陽。」

神行無影道：「教主不打算如何答覆他們？」

杜門秀才道：「不理！」

神行無影怔了怔，但隨即點頭道：「是的，以不變應萬變，他們要是有種，他們就殺過來好了！」

杜門秀才抬頭道：「這封信是什麼地方檢到的，你去查一查，然後將昨夜值更之人，拿交執法武師，仔細拷問一下，看有無串通情節。」

神行無影點點頭，轉身退出。

三天很快的就過去了，等在岳陽的九宮三狐見君山這邊毫無反應，第四天中午，又差人送來一封信。

這一次的送信使者，是明着來的，其所乘之小船，以及一身裝束，均與天道教派在岳陽那邊之漁民無異。

這邊守望之武師接下來書，發覺情形不對，來船業已掉頭如飛而去。

這第二封信寫的是：

「杜門秀才姓溫的：閣下『龜縮不出』，其『心有餘，力不足』乎？徒有其表，艮堪浩嘆！證之此函送達方式，閣下應知君山已非獨善之地；茲再限期三日，伏維好生自處，一旦『天道』改爲『天閣』，美名轟傳兩道，非余等之過也。切切！

知名不具。」

杜門秀才看完這第二封信後，寒着面孔，沉忖良久，唇角忽然浮起一抹獰猙的笑意。

他向送信來的那名武師揮手道：「去請多肉殭屍申日斌申師父來！」

不一會，那位曾是天魔教峨嵋刀堂黃旗護法，如今則是天道教這邊黃衣武師的多肉殭屍申日斌應召來到。

杜門秀才問道：「天狐韋士雷是不是有一名尤秋華的義女？」

多肉殭屍答道：「是的。」

杜門秀才道：「天狐對此女疼惜不疼惜？」

多肉殭屍道：「非常疼惜。」

杜門秀才道：「你看這丫頭這次會不會隨三狐前來岳陽？」

多肉殭屍道：「大約會來。」

杜門秀才道：「何以見得？」

多肉殭屍道：「這丫頭一身武功不弱，且是教中碩果僅存之黃旗護教，如今之三旗護教，已剩下沒有幾人，自無不來之理。」

杜門秀才道：「丫頭姿色如何？」

多肉殭屍道：「不錯。」

杜門秀才道：「德性呢？」

多肉殭屍道：「對男女間事，甚是冷淡。」

杜門秀才道：「哦？」

多肉殭屍申日斌道：「但另外却有個相當特別的毛病。」

杜門秀才道：「什麼毛病？」

多肉殭屍道：「喜食人心！」

杜門秀才一呆道：「一個年紀輕輕的黃毛丫頭，這種毛病是打那兒染來的？」

多肉殭屍微笑道：「這個小的不清楚。小的只知道，這丫頭每月至少要吃兩次人心，而且每次吃法不同！」

杜門秀才道：「不吃便怎樣？」

多肉殭屍道：「不吃便感渾身乏力，容易發脾氣，久了便會眞的生起病來。」

杜門秀才道：「一個月要吃兩次，那來的這麼多人心？」

多肉殭屍道：「所以，教中便派了她一個總巡察的職銜，誰要犯了過失，當場剖腹取心，一舉兩得……」

杜門秀才連連搖頭道：「可怕。」

多肉殭屍笑了笑道：「但蟄三狐來說，這丫頭却是個難得的幫手，她只要每半年出巡一次，各分壇之規銀，經常一文不短……」

杜門秀才思索了片刻，又問道：「依申師父看來，這丫頭若是已經來了岳陽，她會不會跟三狐住在一個地方？」

多肉殭屍道：「不大可能。」

杜門秀才道：「爲什麼？」

多肉殭屍道：「因爲這丫頭生有潔癖，平常除了公務，甚少與男人打交道，就是天狐亦不例外，她說男人都有一種難聞的氣味。」

杜門秀才溫思廣點點頭，道：「這樣就好辦多了！」

多肉殭屍露出一個曖昧的笑容，壓低聲音道：「教主是不是對這個丫頭發生了興趣？」

杜門秀才從衣袖中取出一面小黃旗，點頭道：「是的，你拿着這面令旗去城陵磯一家布莊，找一名姓歐的伙計，他便會帶你去見四金剛。你只須找出那丫頭的落脚之處，便可以回來覆命，拿人是他們四個的事。告訴他們四個，人非拿着不可，不許加以傷害，期限五日，愈快愈好！」

多肉殭屍欣然領命而去。

杜門秀才又着人去找來副教主神行無影蔡公明，問了一會加强椿卡的情形，接着便向金花魔父子住處走來。

金花魔室中，除了袖手神醫在座，尚站着兩名武師。

兩人是由華容四海鏢局撤回來的黃衣武師「左手神劍」朱子銘和白衣武師「八手人猿」孔義揚。

袖手神醫施德修似乎正在向兩人交代什麼，看到杜門秀子走進來，忙向後者招呼道：「教主！你來得正好……」

杜門秀才輕哦道：「什麼事？」

袖手神醫道：「戚公子的病，尚差兩味藥引，老夫打算派他們兩個人跑一趟，正想叫人去請教主來商量……」

杜門秀才道：「爲什麼要派他們兩個人，派兩名黑衣武師不可以麼？」

袖手神醫道：「老夫剛才打聽過了，只有他們兩人，一個來自華山，一個來自龍門，地理方面比較熟悉。」

杜門秀才點頭道：「既是如此，就叫他們兩個去吧。」

倏忽間，又過去三天。四金剛不負杜門秀才之期望，在第四天夜裏，竟眞的將

那名天狐義女冷月仙子尤秋華押來君山！

杜門秀才溫思廣興奮之餘，忙去會見袖手神醫施德修。

正副兩名教主不知低聲談了一些什麼，最後只見袖手神醫捋鬚沉吟了片刻，終於點點頭道：「該不碍事了，只要……」

杜門秀才忙接着道：「這個小弟知道，小弟又不是眞對這丫頭發生興趣，你瞧，小弟連覆函，都已經寫好了！」

袖手神醫接過一看，只見函上寫道：「書奉三狐：稽延作覆，殊感歉疚。溫某人是否眞丈夫，貴教尤姑娘，當可代爲證明，此事如蒙廣佈兩道，溫某人感激不盡。俗云：一夜夫妻百夜恩。尤姑娘並未受到傷害，活開穴道即可無事，謹此附筆。」

袖手神醫施德修看完點頭道：「也許這正是這丫頭嗜食人心的報應，既然明天便放她回去，那當然更好。」

杜門秀才喜孜孜地離去後，袖手神醫托腮沉思了片刻，忽然從床下取出一隻籐箱，將幾部藥經藥典，和一些名貴藥材，通統放入箱中，然後匆匆向神行無影蔡公明住處走去。

神行無影見後者忽於深夜到訪，不禁吃了一驚道：「出了事情麼？」

袖手神醫低聲道：「蔡兄知不知道，兩怪那名徒弟，又給我們抓回來了？」

神行無影一哦，問道：「眞的？人在哪裏？」

袖手神醫匆促地道：「當然眞的了，在城陵磯，是四金剛抓到的。因爲那位鐵杵金剛下手時重了一點，小子受傷不輕，教主要我們兩個人過去，一方面爲小子診察，一方面將小子順便接來君山。」

神行無影道：「教主呢？」

袖手神醫道：「尹師父他們不知從那裏弄來一個小娘兒，看樣子有成爲新娘的希望——喂，快一點好不好？」

神行無影道：「好了，好了，我拿副棋子！」

兩位副教主要出門，自然通行無阻。不過，話雖如此，仍有一名值更武師，於兩人通過第一道暗卡後，悄悄奔回地下秘室，準備向杜門秀才提出警告。

可是，這名武師最後却在杜門秀才的室外，被另一名武師擋了駕。

那名武師告訴他：「教主服了藥，剛剛入睡，不論什麼事明天再說，那怕天魔教帶人殺過來了，也不例外。」

這邊，袖手神醫和神行無影順利的坐上一條小船，後者立即取出棋盤，要求殺一局，以消永夜。

奕至中途，袖手神醫抬頭笑道：「有一件事，老夫很早便想向蔡兄請教，不知蔡兄能否見告？」

神行無影信口道：「什麼事？」

袖手神醫微微一笑道：「就是蔡兄與天山三義之間，到底爲了什麼，這般勢不兩立？」

神行無影揮手道：「下棋！下棋！」

袖手神醫又笑了一下道：「其實，蔡兄即使不說，老夫也已知道，如今不過是向蔡兄證實一番罷了。」

神行無影瞪大眼睛道：「是誰告訴你的？」

袖手神醫道：「教主。」

神行無影說道：「哦？他——他怎麼說？」

袖手神醫道：「他說蔡兄本是三義師父天山老人家裏的一名書僮，後來因爲跟府中的一個使女不乾不淨，受了天山老人一頓責罰，蔡兄懷恨在心，有一天夜裏，趁三義不在，偷偷放了一把火，臨走之前且拿跑一部有關輕功方面的秘笈，所以三義在拳掌方面成就雖高，輕功一道，却遠不及蔡兄，同時因爲天山老人那時年事已高，竟被當日那一把火，活活燒死，因此三義立定心願，有生之年，必欲手刃蔡兄，以謝恩師於地下，教主還說，這些年來，蔡兄之所以能逃過三義之耳目，是因爲蔡兄本姓並不姓蔡，而是姓呼延……」

神行無影臉孔脹得通紅，桌子一拍道：「幹嗎你現在要嚼這些舌根？」

袖手神醫雙手連搖，道：「好，好，不說，下棋，下棋，剛才的一子，你下在那裏？好，好，我看到了，唔，這一手厲害！」

黎明時分，船靠湖岸。

兩人登岸後，由袖手神醫帶路走向鎭頭上的一家廣貨行，神行無影有些詫異道：「四金剛不是說住在三官廟附近麼？」

袖手神醫道：「天魔教耳目之靈，並不下於本教，怎能老是住在一個地方？」

因爲天剛濛濛亮，那所廣貨行尚未開門。

袖手神醫上前曲起手指節兒，在門上長長短短的敲出暗號，敲過後，又等了一會兒，裏面仍無回應。

神行無影道：「你老兄沒有記錯？」

袖手神醫答道：「沒有錯，就是這一家！」

語音未竟，店門突然悄沒聲地一下打開。

神行無影頭一抬，臉色陡變，失聲叫道：「不好，施老兒，我們上當了！」

原來刻下當門而立者不是別人，正是天山三義中的那位老三：「百變掌」言及義！

只聽得身後有人嘻嘻一笑道：「不，蔡副教主，上當的只有你一個人，不是我們！」

神行無影扭頭一看，幾幾乎爲之魂飛魄散！

身後的那位「袖手神醫」，手上仍然提着那隻藥箱，但一張面孔却一下年輕了幾十歲！

現在的這張面孔，神行無影也並不陌生。誰？俞人杰是也！

神行無影牙一咬，目露兇光，正待捨命一拚時，百變掌言及義的一條手臂，已如毒蟒般搭上他的肩胛，要想動手，已經遲了。

將神行無影囚好後，俞人杰問道：「華山左手神劍朱俠和龍門八手人猿孔俠兩位找來這裏沒有？」

百變掌言及義點頭道：「來了，兩人都說早已看出杜門秀才的僞善面目，只苦於一時無法脫身，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袖手神醫竟是你在冒充，上船之後，看了你悄悄遞給他們的條子，眞是說不出來的歡喜和感激。」

俞人杰又問道：「素蓮呢？」

百變掌笑道：「她呀？她可將你罵慘了！」

俞人杰笑道：「罵的是『人杰哥哥』還是『那個天殺的長鬍子老賊』？」

老少兩人，全忍不住哈哈大笑！

廂房中有人帶着睡意抱怨道：「喂，伙計，天還沒有大亮聲音輕點好不好？」

俞人杰訝然失聲道：「是，是——」

百變掌向房中笑喊道：「喂，伙記，你要揍的人來了，快快出來揍人！」

房中那人一哦，接着發出通的一聲，像是從床上滾落一般，房門啓處，奔出一條粗大的漢子，正是賀大寶！

俞人杰起身笑道：「抱歉，抱歉，害賀兄白跑了一趟巴東。」

賀大寶過來在他肩上重重搥了一拳，咧嘴笑道：「揍人只是氣話，兄弟，咱一來到這裏，就明白一切了，兄弟你好，咱們這下可都是自由自在之身啦！」

經他這一嚷嚷，整座後院，全被吵醒了。

接着走過來的有逍遙老人，金羅漢、奇正手、左手神劍、八手人猿，金素蓮、楊老頭、胡瞎子、啞婦張大媽，就只缺少一個天山黑衣俠鄭壯爲。

俞人杰見所有的熟人，差不多已集在一處，心中高興萬分，一一見禮完畢，他向恩師問道：「鄭俠怎麼沒有看見？」

逍遙老人道：「去了岳陽。」

俞人杰又問道：「是去察看雙方的動靜？」

逍遙老人點點頭，然後問他這次重返君山之經過，俞人杰述說完畢後，老人頷首道：「這次你能救出蓮丫頭，請來朱俠和孔俠，並將姓蔡的押至，主要的仍得力鬍子老兒合作，可見這老兒已有悔過向善之心，只要他依約救活一千條性命，以後不再難爲他就是了！」

君山方面，杜門秀才於天亮後聽說兩位副教主在夜裏雙雙乘船走了，一時如墮五里霧中，怎也想不透其中的所以然來。

他冷靜地分析：袖手神醫是他冒險救回來的，應無再投敵人懷抱之理。最有力的證明是：如果袖手神醫別有居心，就該在他藥中做手脚。然而事實恰相反，袖手神醫非常認眞的爲他治好了多年隱疾！

袖手神醫會不會投去天魔教方面呢？這更無可能！

他已在天亮後將冷月仙子尤秋華放回岳陽，天魔教方面不問也知道他的毛病是誰治好的，投靠過去，豈非送死？

再說神行無影，情形更單純。只要一走出君山，無論遇上天魔教，或是天山三義，都是死路一條！

這位多智見稱的杜門秀才，今番終於認眞被難倒了。他問倆人之伺妾，都說不知情。

再問外面的椿卡，那些武師的描述，人人一樣：說是兩人走得從容，一路低聲談笑，誰也不像受到了對方的威脅！

最後查問載送兩人之漁船，那漁家因爲兩位都是副教主，始終未生疑心。他只知道兩人在艙中燈下對奕，有時爭執幾句，旋又融洽如初，最後是在城陵磯附近下的船，下船時亦無任何異狀。

跑掉了這兩名副教主，嚴格來說，對天道教方面的損失非常非常有限的，因爲兩人之武功，全都有限，誰也抵不上四金剛或是長白六絕中的任何一人。杜門秀才現在的難題是：「如何向金花魔威本禹交代？」

在目前金花魔父子，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除了老魔的一套血花掌，已達爐火純青之境，可派甚大用場之外，最重要的，老魔尚有一批得力班底，老魔不爲所用，這批班底也就完了！

所以，他最後決定，先扯個大謊，穩住局面再說。

於是，他一面吩咐那個叫如意的丫頭照老方子用藥，一面告訴金花魔：華容方面形勢不穩，他派兩人去了華容，大概十多天便會回來，袖手神醫臨走之前，已將藥方開好留下，無碍治療之進行。

然後，他作出另一決定：在十天之內，與天魔教決戰！

紙包不住火，謊言只能適合一時，金花魔威本禹的這股力量，他不能白白糟塌，必須儘速加以利用！

另一邊，岳陽方面的九宮三狐，在知悉冷月仙子失了踪，已經是火冒三丈，如今，人回來了，三狐看到那張條子，更是咬牙切齒，暴跳如雷，恨不得馬上殺過去，將那位杜門秀才拖出來挫骨揚灰，才稱心願！

爲了激勵士氣，三狐已將血劍飛花蕭英，銀鬚叟孫從吾，子午叟趙子彬三人由白旗護教提升爲黃旗護教。黑旗護教奪魂金鏢和分雲掌祖元堺，則分別出任金筆和血掌兩堂堂主。

七星劍吳文欲和毒針三娘楊花闢兩人，亦由藍旗護法升爲黑旗護教。

兩人負責協助水火雙姬，担任哨巡，籌備船隻等事宜。

這一天，三狐忍無可忍，正待將雙姬找來，問船隻有否準備停當，以便立即下令進攻之際，負責協助雙姬的七星劍和毒針三娘兩人，突然雙雙不召而至。

兩人向三狐送上一封密函，三狐接下打開一看之後，目光不由得全爲之微微一直！

原來函中之信箋，竟是一幅城陵磯的地形圖！

圖中特別標出了三官廟的位置，然後，以一條斜綫，引去空白處，另外註了一行小字：刻去貴教尤護教之人物經常出沒此處！

三狐相顧愕然，意外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天狐韋士雷向兩人問道：「這是那裏來的？」

毒針三娘楊花闢答道：「是桑堂主身邊那位姚姑娘在院中檢到的。」

天狐向兩人點點頭道：「知道了，你們去吧！」

兩人退去後，天狐轉向煉、淫兩狐問道：「老二和老三認爲這會不會是溫思廣那斯的圈套？」

淫狐巫馬五郎沉吟了片刻道：「有道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即使是個圈套，也不過是一場厮殺，這在我方而言

，亦屬求之不得。所以，小弟認爲事不宜遲，機會錯過可惜，應該馬上召集人手，要發動就在今夜！」

煉狐尚雲笙一頷首，接着道：「我贊成老三的意思。」

既然煉、淫兩狐全都信而不疑，天狐自無反對之理。

於是，決定由煉狐尚雲笙親自率領子午叟和銀鬚叟，以及十名三旗護法，分成三路，於當夜二更前，包抄那座三官廟。

血劍飄花蕭英另帶三十名三旗護法，伏於城外，遙作呼應。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

三官廟後，一間破落的廂房中，四金剛正在飲酒閒談。飛刀金剛柴火烈有了幾分酒意，一時興起，忍不住揑起他那本來够尖的嗓門，像被人踩着鷄腿似的，唱起刺人耳鼓的川腔來。

鐵杵金剛秦通天皺眉道：「我說，老三，你做做好事，饒了我們好不好？」

飛刀金剛又一聲高過一聲，狠命的「依……咦……咦……」了一陣，方才很「婉轉」的收了「尾音」。

跟着，回過頭去，眼一瞪道：「你他媽的聽過川戲沒有？」

鐵杵金剛搖頭道：「四川是到過，但沒有聽過戲，因爲我還想多活幾年。」

飛刀金剛尖聲叫道：「嗨，小子，你這是什麼話？」

雙戟金剛萬湯笑着排解道：「不！老三，你別聽老四的。他懂什麼？我跟老大，就愛這調調兒，來，來，老三，你繼續唱下去！」

飛刀金剛雖然沒有繼續唱下去，却顯得很高興，因爲有了知音。

他轉向雙戟金剛問道：「老二聽過川戲？」

雙戟金剛笑笑道：「聽是沒有聽過，不過，這戲的好處，我却能領略得到。」

飛刀金剛一哦道：「說來聽聽看！」

雙戟金剛向黑心金剛抬抬下巴，笑道：「這個你可以問老大！」

飛刀金剛又向黑心金剛問道：「老大也聽過川戲？」

黑心金剛古彤輕輕一咳，說道：「是的，我跟老二認爲這種戲最大的好處便是，當你廿四口飛刀用完之後，只要接着來上這麼一段，包管敵人抱頭掩耳，不戰自退……」

鐵杵金剛秦通天和雙戟金剛萬湯均忍不住放聲哈哈大笑！

飛刀金剛柴火烈氣得哇哇怪叫道：「好，好，好，你們……」

黑心金剛古彤神色一動，突將油燈一口吹熄！

飛刀金剛一楞，雙戟金剛和鐵杵金剛亦隨之收住笑聲，三人正待啓問原由時，黑心金剛古彤已然發出一聲低喝道：「散開！有好朋友來了。」

前面殿脊上有人嘿嘿冷笑道：「掃了四位朋友的興緻，眞是罪過，嘿嘿嘿！」

黑心金剛古彤低聲吩咐道：「老三揭開瓦片，從屋頂上出去，先拿飛刀放倒幾個，殺殺這些傢伙的驕氣再說！」

飛刀金剛足尖一點，欣然騰身而起。

這邊，黑心金剛接着手一擺，雙戟金剛和鐵杵金剛分別掣出兵刃，貼着門框，一閃而出。

人出廂房後，於屋簷下，背牆而立，緩緩運目四掃，打量形勢，以防中伏。

然後，黑心金剛這才從容步出廂房，走去院心中，向前面的殿脊上冷冷問道：「來的是哪一路朋友？」

殿脊上的煉狐尚雲笙正待答話之際，東廂屋頂突然傳來兩聲慘叫，跟着滾球似的自屋面上滾下兩名白旗護法！

接着便是飛刀金剛柴火烈那種尖銳刺耳的桀桀大笑聲：「頭伸出來呀，朋友們。甲甲，荷荷，切切切！」

笑聲中腔調變化之多，有如一把沒有上松香的胡琴。

煉狐尚雲笙精目電掃之下，扭頭厲喝道：「趙護教過去看住那個使刀的！」

子午叟趙子彬接得煉狐命令，立即領着兩名黃旗護法，向飛刀金剛現身之處撲去。

黑心金剛注目頷首道：「唔，榮幸之至，原來是三狐之一的尚二教主！」

煉狐身後的另一位黃旗護教，銀鬚叟孫從吾，這時不待吩咐，自殿脊上一躍而下，因爲敵人偷襲在先，已無多言客套之必要，是以雙足一踏實地面，便向黑心金剛兜胸一掌拍去！

黑心金剛一笑，身形閃處，視若無物，依然面對着殿脊上從容發話道：「今夜月色甚佳，尚教主何不自己下來玩玩？」

這對銀鬚叟孫從吾，實是一種莫大之侮辱。

這位在天魔教中，好不容易才爬上黃旗護教寶座的銀鬚叟，見敵人如此不將自己放在眼裏，自是無法忍受。

當下掌招一變，雪髯與衫角齊飛，突然展開一套奇異的身法，就像一座旋轉的車篷，將黑心金剛整個人罩入一片掌影之中！

煉狐尚雲笙看得不住點頭，似對銀鬚叟這套身法，甚表激賞。

黑心金剛微感意外，失聲一嘆道：「你老鬼原來……」

他沒有接着說下去。因爲他要是說出：「你老鬼原來也懂這套九宮迷魂步？」那將告訴對方：「我還以爲這是我古某人的絕活兒呢！」

他日前其所以不把黑天王喬半山放在心上，便是因爲黑天王雖猛，却破不了他這套九宮迷魂步。

他等於立於不敗之地，只要他高興，隨時可以下手結束爭戰。

如今，眼前這名敵人，既然亦擅此道，伎恃一旦失靈，那就得在功力和招術方面見見眞章了。

另一邊，飛刀金剛柴火烈見子午叟帶着兩名護法，從殿脊上赤手空拳的縱奔過來，不由得又是一陣桀桀怪笑。

「小心了，朋友們！」

「刷！刷！」

笑語聲中，只見兩口飛刀，脫手電射而出！

兩口飛刀帶着閃閃藍光，不過並不是打向子午叟趙子彬，而是分別奔向子午叟左右身旁那兩名黑旗議法！

子午叟大喝一聲：「低頭！」

饒得子午叟適時發出警告，右邊那名黃旗護法，仍然慢了一步。刀光一閃而過，那名護法的一隻右耳，硬生生的給齊根削飛！

子午叟定下身形，目光微轉，突然揮臂喝道：「你們退回去！」

飛刀金剛尖聲笑道：「你這位老哥子，果然要得，這該是最聰明做法了。甲甲，荷荷，切切切切！」

子午叟一抬頭，冷冷問道：「朋友可認得老夫是誰？」

飛刀金剛將一口飛刀向半空中一丟，在空中打了兩個轉，然後伸手一把接住，口裏漫不經意的答道：「不想請教……」

子午叟輕輕一嘿道：「好得很，你要是知道老夫是誰，你對你那幾口破銅爛鐵，就不會自以爲無往而不利了！」

飛刀金剛眨了眨眼皮，說道：「這話怎講？」

子午叟冷笑道：「當然要讓你朋友明白！」

手臂一揚，突然打出一蓬藍星！

原來這位子午叟會有子午叟之號，便是因爲打得一手好暗器，暗器上全淬有劇毒藥物，子午者，子不過午之謂也！

飛刀金剛以飛刀成名，所謂行家眼裏不揉沙子，他一見子午叟毒釘出手之姿式，便知道遇上了同行煞星，只是立身之處，是在屋面上，不似平地那樣利於閃躲，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念轉之間，那蓬藍星，業已撲面射至！

假如這位飛刀金剛能忍一時之氣，仰身後倒，甚至不惜在滾落之際帶點小傷，然後再圖一戰，屆時鹿死誰手，尚難定卜。可是他却認爲自己專以飛刀取人，如今陰溝裏翻船，反遭別人以暗器困住，是一種奇恥大辱，因而明知敵人暗器上可能有毒，仍在閃避之先，奮力擲出一口飛刀！

飛刀在這種情況下出手，自然難像平時那樣易於取準。

然而，世間的事往往就是那樣的難以平情衡量。飛刀金剛這一刀，就因爲投得不準，子午叟却反而因此送掉一條老命！

原來子午叟的行家眼光，已將飛刀金剛出手路數默記在心，同時他也知道對方生性陰毒，在閃躲之際，必有飛刀飛出，因而，他一見對方手腕揚起，便想也不想，就向左方挪身縱出。

結果，飛刀金剛固然未能逃過他那蓬毒釘，而他自己也不遲不早，正好迎上對方那口失去準頭的飛刀，一刀穿喉而過！

兩具屍體，雙雙滾下院心，激戰方酣的銀鬚叟和黑心金剛，均爲之大吃一驚，雙方似乎都沒有想到，對方的人物，竟會如此扎手！

院中地勢不寬，人不得不暫時罷手分開。

銀鬚叟孫從吾一時未及辨清方位，一個倒縱，恰巧退去雙戟金剛和鐵杵金剛兩人藏身之處。

試問雙戟金剛和鐵杵金剛如何肯錯過機會？

雙戟金剛沙聲一笑，雙戟脫手飛出，最後比鐵杵金剛的鐵杵搶先一步，兩支戟尖，一齊送入銀鬚叟眉心！

銀鬚叟大叫一聲，陡然翻轉身軀捨命劈出一掌，一掌正好拍在鐵杵金剛隨後遞至的那支鐵杵上。這一掌乃銀鬚叟臨死之前，一身眞力所聚，勁道自非等閒，鐵杵金剛一時持不住，鐵杵向下一沉，竟將自己一條腿骨，拍的一聲砸成兩段！

煉狐尚雲笙見一下去了兩名黃旗護教，不由得勃然大怒，一聲令下，另外的那八名三旗護法迅即各持兵刃，紛紛下撲！

煉狐本人接下黑心金剛古彤，六名三旗護法團團圍住雙戟金剛萬湯，另外兩名黑旗護法，則持刀奔去屋簷下，將受傷無法動彈的鐵杵金剛，在一陣亂刀下，剁成一堆肉醬！

煉狐尚雲笙雖然不諳九宮迷魂步，但一身渾厚的功力，却顯較黑心金剛略勝一籌，是故兩人一交上手，一時頗難分判高低。

另一邊，由於衆寡懸殊，加以今夜這批護法，又是經過精選之高手，故雙戟金剛一上來便陷於不利之局。

尚幸這位雙戟金剛在提縱術方面頗具火候，高竄低掠，閃展騰挪，施出一身小巧功夫，六名三旗護法，竟也拿他無可奈何！

不過局勢很明顯，如果時間一久，對天魔教方面，總是有利的，這一點，黑心金剛和雙戟金剛心頭全都明白異常。

因此，兩人心意相同，均想找個機會，抽身脫去。

煉狐尚雲笙以一教教主之尊，對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竟然久戰不下，心頭無名火起，掌招也隨之愈見凌厲。黑心金剛知道，此時不走就恐怕再沒有走的機會了。於是他連招呼也不打一個，驀地猛攻三掌，看上去像是情急拚命，實則是想將煉狐逼退幾步，以便開溜！

煉狐不知是計，當然不肯玉石俱焚，就在煉狐後退之際，黑心金剛一個倒縱箭一般上了東廂房，眼看即將鴻飛冥冥，可是，不知怎麼的，這位黑心金剛忽然發出一聲咒罵，身形顚得一顚又向院中撲下！

煉狐眼見幾乎上當，益發爲之怒不可遏，當下也不去多想敵人去而復返的原因何在，探掌疾攻而上，如雙刀輪轉，狂劈過去！

黑心金剛別無選擇，只得猛吸一口清氣，提足全身功力，雙掌一翻正面迎上！

砰然一聲巨震，煉狐尚雲笙倒退三步，一交跌坐在地，黑心金剛古彤則雙足離地，飛出八尺遠近撞在後面牆上！

煉狐尚雲笙張口噴出一股鮮血，顯然已經受傷不輕。

黑心金剛古彤本來只是內腑受震，因爲怕岔了眞氣，一時未敢動彈，論傷並不比煉狐爲重。

但却被另外那名天魔黑旗護法，又檢了一次便宜。

兩人揮動單刀，雙雙衝將過去，沒頭沒腦一陣亂砍，可憐這位四金剛中的老大，結果亦步鐵杵金剛之後塵，成了一堆肉醬！

四金剛中，碩果僅存的雙戟金剛萬湯，這時也已經負傷纍纍，漸成強弩之末；不過四金剛之中却數他今夜戰果最爲輝煌。因爲圍攻他的六名天魔護法，已先後被他戮斃兩名，另一名一戟穿肩而過，雖然

還沒有斷氣，但離斷氣也差不多了！

黑心金剛古彤臨死之際所發出的那一聲慘呼，它傳入雙戟金剛萬湯耳中，突然激起後者一股兇性。

他像是一下解除了所有的顧忌，忘記了一身創傷，也忘記了四金剛只剩下他一個人……

雙戟翻飛，奇招迭出。

因此，幾個照面下來，餘下的三名天魔護法，又是一死一傷，而他自己也一身鮮紅，成了個血人兒……

那兩名黑旗護法殺了黑心金剛之後，本來想去扶持煉狐，但煉狐却支撐着揮手叫他們去帮另外的那名黃旗護法。

兩人奉命加入戰圈，適值那名黑旗護法與雙戟金剛雙雙向後倒下。

那名黑旗護法胸口上插着雙戟金剛的那兩支短戟，雙戟金剛胸口上則插着一把峨嵋刀，刀柄尚在微微顫動。

一場血腥殺戮，至此暫告結束。

四金剛全軍覆沒，而天魔這邊，也只剩下兩名黑旗護法，以及一個受了重傷的煉狐……

煉狐掙扎站起身來道：「咱們回去吧！」

東廂房上突然傳來一聲朗笑道：「要能走得了，剛才那位黑心金剛早走了。回去？抱歉之至，轉世爲人差不多！」

笑語聲中，兩廂分別出現一條人影。

西廂上站的是黑衣鄭壯爲，東廂上站的則是抱筆當胸的兪人杰！

煉狐尚雲笙抬頭看到月色下抱筆屹立的兪人杰，不期然向後退一步，戟指失聲道：「你，你，你是……」

兪人杰微微一笑道：「天龍門下，逍遙傳人。四海鏢局的金筆神俠兪總鏢頭；也曾一度是貴教的黃旗公孫總護教！」

煉狐呆了一陣，輕嘆道：「完了！」

語畢，驀地揚起右手臂，一掌拍向自己的天靈蓋！

那兩名黑旗護法尚妄想僥倖逃生，眼看正面殿脊無人，一聲呼嘯，騰身而起，搶着撲向正面殿脊。

詎知，兩人脚底尚未找着瓦面，一聲斷喝已隨之傳出：「滾下去！」

劍光一閃，兩條身軀分做四截滾落！

出手的不是別人，正是左手神劍朱子銘！

兪人杰喝采道：「好快的劍！」

左手神劍哈哈一笑道：「這不過是檢人便宜者，人亦檢之罷了！」

兪人杰四下望一眼道：「血花劍率領的那批護法，可能馬上就會趕來，咱們不妨分頭散開，按照計劃行事，記住天亮之後，老地方會合——小弟先走一步了！」

翌日，在血劍飄花蕭英向天狐和淫狐報告噩耗之同時，君山方面的杜門秀才，亦自一名武師手中接到一封羽書。

書中有五個字：

「四金剛完結！」

杜門秀才寒着臉抬頭道：「來人怎麼說？」

那武師垂手回答道：「說是傳書之人，是個面目英俊的青年，持有施副教主之令旗，神情顯得很嚴肅，投下這封書信，轉身便走了。」

杜門秀才思索了片刻，點頭道：「好，去將六絕叫來！」

不一會，長白六絕應召來到。

杜門秀才向六人和悅地道：「四金剛適才派人送信過來，說是雙姬到了；這正是一大喜訊，你們六兄弟，艷福不淺。咳咳！」

他等六兄弟雀躍歡呼了一陣，接下去道：「不過，你們知道的，這兩個騷娘兒，乃淫狐之禁臠，三狐一日不去，誰也別想……」

老三公孫英和老四公孫豪搶着道：「這個，教主放心，別的咱們不行，談到殺人放火，那可是咱們六兄弟的拿手好戲。三狐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到時候教主只管派人看牢那個騷娘兒，不叫那兩個騷娘兒溜了，這邊三狐交咱們兄弟收拾就是了！」

杜門秀才想聽到的，正是這幾句話。

因爲他怕六兄弟一心惦記雙姬姊妹，對三狐等人不生興趣，現經六兄弟這樣一說自是寬心大放。

當下臉色一整，正容又說道：「四金剛眼高過頂，難成大事，本教主眞正倚靠的，還是你們兄弟六人，如今雙姬既已來到岳陽，事不宜遲，本教主打算讓你們好好休養一宵，明天便帶你們渡湖，希望大家今晚少喝點酒，早些上床！」

六兄弟轟然應諾，欣然騰躍而去！

回到住處，老五公孫俊道：「聽到這樣一個大喜訊，咱們兄弟總得想個方法，來好好祝賀一下才是道理。」

老六公孫傑，抓抓招風耳，道：「小弟提議喝一杯……」

老大公孫龍連忙攔着道：「那怎麼可以，教主剛剛交代，要咱們別喝酒，早點上床，養足精神，明天好辦事，現在又喝上了，若被教主知道，像什麼話？」

老二公孫虎嘻嘻一笑道：「老大聽錯了吧？」

老大公孫龍微怔道：「聽錯什麼？」

老二公孫虎笑道：「教主是說，希望大家少喝一點，並不是說絕對不可以喝，老六提議喝一杯，自然不在禁止之列！」

老三公孫英和老四公孫豪齊聲道：「對，對，少喝一點……」

於是，六兄弟開始斯斯文文，一點一點的喝；結果以平常雙倍長的時間，完成了爛醉如泥。

岳陽方面，天狐韋士雷責令七星劍吳文欽和毒針三娘楊花闐，於一日夜之間，集齊三十條大船。

三十條大船，分爲三隊。

天狐韋士雷和淫狐巫馬五郎自領一隊居中。

黃旗護教血劍飄花蕭英帶領毒針三娘楊花闐，七星劍吳文欽，神鷹應其昌，惡熊宣公義等四名黑旗護教爲左翼。

金筆堂主奪魂金鏢錢仲吾，血掌堂堂主分雲掌祖元培爲右翼。

另外於三旗護法中選出一百五十名擅使暗器之能手，每船分配五人，以補上水交鋒之不足。

因爲三十條船上，除幾名行船之魔徒外餘人均不諳水性，這是少不了的一着。

冷月仙子尤秋華和水火雙姬，則統率着其餘的幾百名護法和護壇，散佈沿湖各處以備救護支援。

天魔教方面雖然去了一個煉狐尚雲笙，以及好幾名護教，和無數的三旗護法，但在人數和聲勢上仍較君山方面爲優。

杜門秀才若非工於心計，可說根本不是三狐之敵手。

如今，雙方各有各的理由，均非立即動手一拚不可，在這一仗中，那一方勝了，便是今後武林中之霸主——究竟哪一方會獲勝呢？

三十條大船，浩浩蕩蕩，駛向君山。

一路上，天、淫兩狐恐杜門秀才抓住他們這邊的弱點，派人在水底下做手脚，因而凡見有船隻從附近水面上經過，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下令追殺，直到對方船破人亡爲止。

總計在駛向君山的短短數十里水程中，爲此無辜受害之男女漁民，先後竟不下百餘名之多。

× × ×

黃昏時分，君山在望。

天、淫兩狐見天色漸漸黑下來，認爲地形不熟，不宜夜戰。於是下令三十條大船，在離岸半里處，集中下碇；一面指派那少數幾名精通水性的護法，分班守望，以防偷襲。

可是，說也奇怪，往日燈火星佈的君山，入夜以後一片死寂，竟像是一座從來無人居住的荒島。

不過，這在兩狐的眼中，並不感覺意外。

如果易地而處，他們也會這樣做的。形勢很明顯，對方以有限之人手，宜守不宜攻，伏恃埋伏取勝，乃對方唯一能够採取之途徑！

一夜太平無事。第二天，兩狐爲愼重計，仍不肯冒然登岸；經過一陣計議，最後決定將三十條大船，成縱綫排開，繞岸徐行，一面察看動靜，一面覓取有利之登陸口。

兩狐定下一個原則，決不從狹谷進入，那一處視野遼闊，便在那裏上岸。

最後終於找到了這樣一處地方。

兩狐留下神鷹應其昌和惡熊宣公義兩名黑旗護教，以及那幾名精通水性，而陸上功夫平平的護法看守船隻。

另命血劍飄花蕭英，奪魂金鏢錢仲吾，分雲掌祖元培，毒針三娘楊花闐，七星劍吳文欽等人，分五路帶着那一百多名三旗護法，登岸向山中包抄推進，發現敵人藏身之處，立即放出號炮聯絡！

兩狐本人則帶了幾名暗器能手，站在一座山峯上，以令旗指揮作戰。

走在最前面的一路人手，係由血劍飄花蕭英所率領。

這一組魔徒正前行間，驀地裏沙的一聲，一支冷箭飛來，左邊一名護法，立即應聲倒地！

血劍飄花大吃一驚，連忙揚臂約衆停止前進。

他轉身撲去那名護法身旁，正俯視間，身後一聲哎唷傳來，右邊一名護法，又告中矢斃命！

「這兩箭是那裏射來的？」

衆護法面面相覷，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血劍飄花飛身掠去高處，縱目四掃，可是漫天遍野，全是自己這邊的人，附近一帶，木石寂寂，鬼影子也看不到半個！

血劍飄花向近處一名護法沉喝道：「去向教主請示，快！」

那護法應了一聲是，掉頭便朝兩狐站的那座峯頭奔去。

詎料這位奉命去向兩狐請示的護法，向前跑出沒有幾步，突然身形一滯，雙手捧心，一個踉蹌，又告悠悠栽翻！

血劍飄花又氣又恨，終於毅然喝出一聲：「放號炮！」

嗤——劈拍！

一道耀目的藍色火燄，矢矯直上。

可是，血劍飄花沒有想到，他這一邊的號炮剛剛升空，四下裏劈拍連聲，竟連着出現四道藍燄；原來另外那四路人手，也遭遇了相同的情形！

站在遠處山峯上的天狐和淫狐，瞥及五處一齊放出號炮，不由得雙雙皺起眉頭，不知道如何指揮才好。

天狐喃喃地恨聲說道：「眞沒有想到姓溫的這個傢伙，竟比令狐玄還要難纏，這次未將解副堂主帶出來，實是大大的失策！」

淫狐神色一動，忽然接着說道：「有了！」

天狐忙問道：「有了什麼？」

淫狐興奮地道：「小弟記得解副堂主好像提過，說姓溫的有一處出口，是設在一座破廟的大殿後面……」

天狐道：「出口既然不止一處，找着了又有什麼用？」

淫狐道：「這樣至少可以知道總機關的所在，然後再在附近度量地勢，於緊要處大量引發火藥，我不信姓溫的在裏面還能呆得住！」

天狐點頭道：「好主意！」

淫狐又想了一下道：「小弟記得解副堂主她好像說過，那座破廟的位置，是對着華容方面，從一條狹谷進去……」

天狐微愕道：「狹谷？」

淫狐低聲道：「去掉幾個人，不是問題。」

天狐沉吟了片刻道：「好，就這麼辦吧！」

於是，淫狐揮動令旗，示意五路人馬一齊撤退；集合之後，加以清點，已經去了三十多人！

兩狐吩咐衆人回到船上，啓碇重新繞岸而行。

最後淫狐用手一指道：「大概就是這裏了！」

天狐下令停船，他這次指派黑旗護教神鷹應其昌和惡熊宣公義兩人，帶領三十名護法入谷先打頭站。

然後指派毒針三娘楊花闐率領十名護法，分別携帶着鑿鋤和火藥，隨後跟入。

如果一路沒有阻碍，便在谷中那座破廟前面集合候命。

這次留下看船的，是血劍飄花蕭英。

神鷹應其昌和惡熊宣公義帶人入谷後，天狐和淫狐立即分領着奪魂金鏢和分雲掌兩人，各帶十數名輕功特佳者，竄上狹谷兩側之崖頂向裏谷滴進。

（未完）

威爾斯人所使用的長弓是用水松或者榆木造的，弓弦用麻。長約兩公尺，箭矢則長一公尺射程可逾二百公尺。

羅馬軍隊就是因爲不主張使用弓箭，往往給敵人乘虛而入，殺個片甲不留，使得羅馬軍隊唯有落荒而逃，無力再次整軍反攻。

西歐兵器沿革

射手稱雄戰場

雍容・譯

弓箭可以說是人類最早期較有實效的武器，在此之前，打擊敵人最大的法門不外擲石和標槍而已。

石器時代的獵人，已經了解到射箭比起擲石和標槍更有實效，跟着，弓箭便變成了一種戰爭武器。可以這樣說，全世界的人類都曾經使用過弓箭，有過好幾百年，馬背上作戰時所使用的短弓，是最普通的武器，雖然希臘人和羅馬的軍團不大喜歡使用弓箭，但中世紀歐洲的戰場上，却廣泛使用。例如在哈斯丁斯戰役中，征服英國的諾曼第人威廉便使用他的弓箭手打敗哈羅德和他的薩克遜人。當時所使用的弓的長度約一公尺半，弓弦拉後要拉到射手的胸前的。其後，在歐陸上，弓的形式有了長足的進步，發展到有所謂十字弓，這是利用機械力去拉動那弓弦，去製造更大的張力，毫無疑問，這比起當時最著名的長弓，是更具貫穿力了。長弓是十四——十五世紀英國御林軍所使用的，在戰場上曾經稱霸一時，長弓據說最先使用的是威爾斯人。這種形式的弓射出的箭要比十字弓的迅速得多，但需要較好的技術和體力，爲了維持足够的射手保家衞國，練習射箭成了一種星期日的娛樂。

圖中的就是紀元前九世紀至七世紀揚威中東的突破步兵團的亞述弓箭手，最原始的弓。

十字弓雖然是「機械化」了，但使用時殊不方便，要把弓弦拉起來，就得用脚先把脚蹬踏着，然後用鈎子把弓弦拉起，把弓弦扣好後，放在肩上瞄準，然後扳掣，射程雖然可達一百公尺，但每分鐘只能發射一次。

一三四六年，英皇愛德華三世的長弓手在克里西大敗法國的重騎兵，使長弓成爲英國軍隊裏面的一種主要武器。在主力戰中，長弓首次克敵致果。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勇闖三關

文・納唐羅

現代情侶變成荒島英雄

在一間巨型別墅裏面，加州的銀行家文南先生大規模的宴客，慶祝他的花甲大壽。

花甲年華，在別人的身上說，那是「老翁」了，但在「文南巴路域」這方面說，却非如此，他比較普通人更加强壯，雙臂如鐵，如果一定要打架，二三十歲的精壯男人絕非他的對手，故此他很自負，歡宴的時候，笑嘻嘻的說：「一個男人如果健康正常，多做各種競技式的健身運動，不單是有機會活到一百歲，即使是搭船的時候，舟覆人翻，死剩他一個，他仍可以在荒島過活，有如銀幕上多次介紹的『泰山』，我就有這種豪氣。」

在座的銀行家有十多個人，他們雖然很高興的來賀壽，但却不同意他的講法，卡里波蒙這個意大利的銀行家搖了搖頭，說：「文南先生，照我看，想在荒島過活，克服大自然的許多種困難，殊不容易，別說你已經有一把年紀了，即使是二十多歲的青年，突然之間，離開了社會，在荒島過活，也是凶多吉少，一個月也捱不到，就會喪命，在銀幕上出現的泰山和情侶珍妮，只是騙騙孩子而已。」

文南先生一向十分自負，聽了這番話，他不期而然的哼了一聲，說：「我不是因爲年紀太大，不敢接受你的挑戰，我不願意跟你展開辯論，只是，因爲我沒法抽得出空閒的時間到荒島去，住上一兩個月。」

卡里波蒙說：「我願意跟你做一個賭注，金額是五十萬美元，你自己去或者由你派一個人去，此人必須找一個女人作伴，同到一個從來沒有人跡到過的荒島居住，爲期一個月，要是他倆能够活着走回來，向你的銀行報到，不管兩人是否受傷抑或患病，只要他倆能够呼吸，我就輸給你，反之，他倆太過早離開荒島，或者走出荒島之後，超過一個月零十天，沒有到來向你報到，那就算你輸給我，你有沒有勇氣接受這個挑戰呢？」

龍橫梅麗被波士派到南美洲的地獄島，摹仿泰山和珍妮，在森林中過活，如果能夠生活一個月返美報到，波士贏了巨款之後，贈他倆二十萬元，地獄有大鱷，巨獸，還有刺客的偷襲，看看他倆如何勇闖三關，九死一生的逃出來。

文南先生只是默默地思索，正在詳細地考慮，卡里波蒙已經用嘲笑的口吻補充一句：「文南先生，你可以挑選最健康而又最勇敢的一對情侶到荒島去，他倆只是二十多歲，看來這個賭注你是必勝的，五十萬美元，垂手可得，你還考慮一些甚麼呢？」

文南先生說：「世事難以預料，如果我揀的人並非可靠，他接受你十萬元的賄賂，只是在荒島上面度過三幾天，便即擺出一副沒法忍受的模樣，走回洛杉磯，代表我向你認輸，你豈不是輕而易舉的贏了四十萬美元？」

卡里波蒙哈哈大笑，說：「座上各位同業都聽到這番話，無疑的他想打退堂鼓了，我怎樣可以輕而易舉囑咐一對完全陌生的情侶依照我的意思去做？此外，我是一個公正的人，在銀行界聲譽卓越，當然不肯賄賂別人去賺這些錢，因此之故，你不敢接受這個挑戰，是有目共睹。」

文南先生哼了一聲，說：「我當然要找到兩個稱心滿意的人，一男一女，認爲他倆有力量在荒島上面度過一個月，然後接受挑戰，如果你同意，最好給我三天的期限，讓我在這一段時間內挑選最適當的人！」

「好的，爲期三天，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們再到府上去吃一頓晚餐，到時再決定這件事情，希望各位先進以及同業到時務必駕臨。」最後，卡里波蒙很有把握的說。

從來沒有人想過用這樣子的一種賭方法，只是吃了一個早餐或晚餐，便即乘搭直升機或輪船，離開大都市，走向人跡罕到的荒島，居住一個月，因此之故，他們各有各的想法，很想這個賭注變成事實，分手之後的第三天，果然先後走進文南先生的巨型豪華別墅，看看這個賭注是否進行得很順利。

那些人聚在一起吃餐，一邊吃，一邊談，很快就把話題落在那個賭注上面，文南先生說：「卡里波蒙先生，初時我認爲不容易找到適當的人，故此我遲遲沒有決定怎樣做，現時我已經找到最有用的一對伴侶了，男的是龍橫，女的是梅麗，這兩個人都是我所經營的一間銀行裏面的職員，說來你也許覺得詫異，因爲他倆都是文南銀行的會計，並非體力超卓，我之所以特別喜歡他們二人，最重要的是因爲他倆一直都是管理錢財，如果一個人經常有三幾百萬現欵放在眼前，任意調動，他沒有利用公欵去做私幫生意，他接受了我的委托，一定不會變志，被人賄賂。」

卡里波蒙說：「除此之外，也許你還有別的理由。」

「是的，我眞眞正正有別的理由，然後決定這樣做，我懂得你向我挑戰，有些奇異的心理在內，你一向都有這個觀念，以爲意大利人的體力超勝過美國人，故此你想我派出來的一男一女，沒法在荒島上面過活，我偏要揀兩個十分普通的會計員，接受挑戰，假如他倆可以在荒島活下去，那就證明任何一個美國人都可以在荒島過活。」

卡里波蒙向座上的嘉賓望了一眼，說：「各位都聽到文南先生所講的話了，他決定接受挑戰，一切不成問題，現時唯一需要討論的只是作爲那一對情侶必須住一個月的荒島，究竟在甚麼地方選擇比較公平。」

有一個嘉賓叫做沙克杜波爾，巴西人，笑了笑，說：「我也是洛杉磯銀行公會裏面的人，很高興參加盛會，坐在一起計劃這件事，我認爲最合理想的一個地點就是在南美洲靠近加勒比海那邊選擇一個小島，事實上那邊的荒島特別多，起碼有三百個島可供選擇，假如我們把一幅十分濶大的地圖懸掛起來，由文南先生在距離十呎之遙的一處拋擲飛鏢，它插中某一個島，就讓那兩個會計員到該處過活！這樣做相信是很公平的，爲了預防兩人潛逃，離開該島，前往附近的鄉村躲起來，直到期滿，然後回到美國報告，誑稱他們已經在島上住滿了一個月，我認爲我們這些銀行家應該組織一個團體，叫做監察團，大部份人留在一艘遊艇上面，用望遠鏡向島上瞭望，他們一切活動，無所遁形，小部份人在距離小島最近的鄉村過活，監視他們的行踪，任何一天，在鄉村發覺他們二人當中任何一個，那就證實這兩個人沒有到期就離開那個島，文南先生輸掉那一個賭注。還有一點，文南先生或者卡里波蒙先生都要在兩人遠赴荒島之前，分別把五十萬美元交到我們組成的監察團，把它放在加州銀行之內，一個月後才把它拿出來，交到勝利者的手上，這個賭博必有勝負之分，到時失敗的一邊不能够口出怨言，認爲它處理不够公平。」

座上各人一致鼓掌稱善，立刻公舉他做監察團的主席。

杜波爾很高興接受這個委托，臉露微笑，看了看身邊的卡里波蒙，說：「這個賭注是你發動的，你還有甚麼意見呢？」

卡里波蒙說：「我的想法是很公平的，代表參加賭注的兩個會計員，出動之前的一晚，必須在這個地方吃一頓餐，這是他們的最後晚餐了，他們必須喝醉，即使他們不喝酒，也要在食物投下安眠藥，以便搬運，不管我們用遊艇或者直升機把他們搬運，總之，他們覺醒，已經躺在荒島上面，身上沒有手槍及尖刀，甚至沒有小刀，此外，他們沒有任何一種食物，也沒有水，如果他們能够發揮人類的潛力，可以在任何一種環境生存，他們當然可以活下去，反之，他們恐怕活五天也辦不到，因爲一個人只能在沒有食物和水的地方勉强支持四天。」

這些條件委實是相當苛刻的，文南先生的臉孔拉長，說道：「我認爲他們兩人可以携帶三幾天的糧食，如果他們不准携帶食物和水，那是不容易支持的，現在，我先要打一個電話給龍橫，問問他是否有勇氣接受如此苛刻的條件，我這樣做是很合理的，各位認爲我是否有權打這個電話呢？」

「你當然是有權這樣做的，如果你得到對方同意，最好邀請他們到這個地方喝一杯酒。」

卡里波蒙這個方臉闊口的銀行家，十分豪氣的說。

說完，他還把酒杯稍爲舉高了一點，表示他衷誠合作。

皮鞋眼鏡都是秘密武器

龍橫接獲了波士文南先生的電話，立刻驅車赴宴，不過一會，梅麗也到來，他倆雖然沒有結婚，並非住在一起，看來比較新婚夫婦更加甜蜜。

文南先生早已把這一宗冒險的舉動很詳細的告訴他們二人，他們有了準備，故此接獲電話即時抵達，十分爽快。

卡里波蒙說：「難得兩位如此合作，接獲電話，立刻駕臨，事不宜遲，索性今晚就決定冒險的地點吧，如果你們兩人同意，明天立刻啓程好不好？」

龍橫點了點頭，說：「我隨時都可以啓程，梅麗，你呢？你是否需要做些額外的準備？」

「不必做甚麼準備了，龍橫，既然你可以馬上動身，我也可以奉陪。」她很爽快的說。

卡里波蒙把視綫投向杜沙爾那邊，說：「杜先生，我已經把支票簿帶來，現時我就開出五十二萬元面額的支票，交到你的手上，希望文南先生也是這樣做，總共是一百零四萬元，多餘的四萬元供應你們組織的監察團各種開銷之用，如果你們需要遊艇，我可以借用。」

輪到文南先生發表意見了，只要他點了點頭，這件事情立刻有了決定。

文南先生很樂觀，笑了笑，說：「我早已決定接受這個挑戰，這是我的家，我當然可以立刻簽發一張五十二萬元面額的支票，至於地圖方面，我也有一幅，懸掛在書房裏，大概我的孩子有一兩枝飛鏢的，各事俱備，喝了些酒，請各位伴着我走進書房，看我怎樣拋擲飛鏢。」

三十分鐘之後，文南先生的書房密層層的擠滿了人，那幅地圖有八呎闊，相當闊大，飛鏢落點很容易看得出來，總算是合用的了，跟着各人凝神屏息去看文南先生如何拋擲飛鏢。

文南先生右手一揚，飛鏢從十呎過外的地方拋出去，插在地圖上面，各人定眼看時，只見它插在加勒比海的一角。

那邊有一連串小島，特別大的一個荒島叫做「地獄島」極度荒凉，沒有一個探險家，走到那邊去而又活着走出來，因此之故，卡里波蒙哈哈大笑，說：「眞是一個好的選擇！」

既然找到了冒險的地點，他們就進一步的研究怎樣活動。

卡里波蒙一直是很豪爽的，有了決定之後，他的態度突變，很嚴肅的說：「如果你們同意，龍橫先生以及梅麗小姐，最好喝醉之後就送上遊艇，兩人除了手巾牙刷眼鏡和小梳之外，不能携帶任何品物，以遊艇的速度計算，二十小時之後，就可以抵達南美洲的地獄島，不過，他們二人離開遊艇之前，仍可飽食一頓。」

這番話似乎有點苛刻，不過，有言在先，他是有權作出如此嚴厲的安排，免得兩人携帶武器或糧食。

文南先生聽了，有些不高興，龍橫却若無其事的點了點頭。

這是龍橫跟梅麗兩人遠征之前所發生的遭遇，他們二人快要離開遊艇走上小船之前，還要被杜波爾以及其他兩人合作搜身，認爲他們沒有武器糧食，甚至沒有香烟和打火機，很漂亮的一個鍍金烟盒却留下來，一切做妥，然後放他們走下小電船，送上地獄島的海岸。

那個荒島的面積相當大，遠望過去可以看到很密茂的樹木，甚至有資格叫做森林，樹林的背後有一座險峻的高山，靠近沙灘以及海岸，却有一大塊空地，如果他們二人辛苦一點，可以在那一塊空地上搭木屋居住的，成問題的只是食物和食水而已，把這兩種主要的東西加以衡量，食水更加重要，加勒比海是鹹水，根本上不能够喝，不過，有山有樹的地方，必有泉水，倘若他們二人找到了泉水或溪澗，就可以活下去，除非有强敵出現，否則，他們有可能捱一個月之久，僥倖那個地方已經是熱帶，靠近赤道，氣溫酷熱，即使不穿衣裳也不會受寒，故此他們的確是有機會活下去的，文南先生的臉上沒有愁容。

至於卡里波蒙，他不單是沒有皺眉，甚至很樂觀的頻頻發笑。

決鬥的雙方都是充滿了自信心的，很難在事前預測誰勝誰負。

龍橫跟梅麗被人用小電船送到地獄島，看見他們二人踏上了沙灘，小電船向遊艇那邊駛回去，很快就踪影全無，荒島上面一無所有，極度冷靜，雀鳥之聲也聽不到，從表面上看來，兩人好像是度蜜月，環境越是幽靜越妙，不過往深處想想，不能够太過樂觀，雖然他們二人已經吃得很飽，那時只是中午，儘可以支持到深夜，甚麼都不吃，立刻睡覺，可是，到了明天又怎樣呢？難道他們可以一天又一天的捱餓嗎？

女人照例是比較敏感的，梅麗嫣然一笑，催促她的情郎想辦法找尋食物。

龍橫很有把握的說：「阿麗，赤手空拳，沒法找到食物的，想吃，必須動腦筋，換句話說，我先要製造武器，變成一個獵人。」

「你沒有刀槍、弓箭，怎樣做獵人呢？」她十分困惑。

龍橫若無其事地說：「一個人如果頭腦靈活，他就有辦法製造刀槍和弓箭，現時請你看看我怎樣變戲法。」

說完，他拖着她的手，一起走進樹木較密之處，躲在大樹的背後，坐下來，脫下了雙皮鞋休息。

梅麗坐在身邊，他緩緩的說：「阿麗，你必須緊記在心，泊在海中的遊艇是卡里波蒙的財物，這傢伙詭計多端，隨時叫人用望遠鏡向荒島瞭望，故此我脫下皮鞋休息這一類的小動行，仍要躲在大樹的背後。」

她說：「龍哥，你的鞋子是否有些秘密武器收藏起來。」

「是的，我把普通皮鞋必須具備的一塊鐵片換過，使它變成兩把小刀的刀鋒，過了一會，我在樹林之中折斷了一條樹枝，再用繩子縛牢小刀，它就是兩枝標槍，你我各有一枝八呎長的標槍，便有機會打獵，夜間也可以自衛！」

「妙極了，不過，繩子在那裏？」她衝口而出的問。

「再簡單也沒有了，兩隻皮鞋用來打

結的繩子，正好用來綁住小刀。」

「你還有甚麼巧妙的安排呢？」

「我覺得我作出最巧妙的安排就是那一副眼鏡，我一向沒有近視或老花，但却戴眼鏡，當然是有另外一些巧妙安排了，右邊的眼鏡是平光的鏡片，沒有甚麼奇妙，左邊的鏡片却是放大鏡，有了它，便可獲得火光，對我們來說，火是極有用的東西，缺少了它，即使我們獵取了野兔或小鹿也沒法把牠燒烤，夜裏有火，就可以嚇走毒蛇猛獸，不敢走近。」

「眞是有趣。陽光透過放大鏡，必有焦點，把紙絨或者晒乾了的落葉放在焦點上面，晒了一會，它就燃燒起來，你這個方法實在太過奇妙了，爲甚麼你沒有在事前向我談及半句？」

「眞是對不起，現時我才把這種秘密奉告，仍然不是太遲的。」

「你還有甚麼秘密要說？」

「阿麗，時間多着呢！我們儘可以細心研究眼前的處境，慢慢的交談，有一件秘密我想告訴你，啓程之前，我買了一雙半高跨的鞋子送給你，叫你必須穿它，這種鞋是走私用的，我一講你就明白。」

「我當然明白，那種鞋子的鞋跟特別厚，可以收藏私貨，它的上層可以左旋或右旋弄開的，大概你把一些很有價值的東西收藏在內，奇怪的是卡里波蒙以及他的手下一點也看不出來。」

龍橫哈哈一笑，說：「他們對我們已經存了輕敵之心，故此沒有很嚴密的搜查，另一方面，普通私帮生意所用的空心高跨鞋是可以弄開的，我送給你的半高跨鞋，不能够用手力把它弄開，除非用鐵鎚打爆它，沒有充份可疑之處，他們決不會這樣做，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請你想想吧，我們此行並非走私，刀子不能够藏在鞋跨那麼細小的地方，即使我們眞的挖空了它，能够收藏甚麼東西？如此一想，他們就更加輕視它。」

梅麗嫣然一笑，說：「龍哥，到底你在鞋跨收藏了一些甚麼？」

龍橫說：「我只是利用它收藏兩塊餅乾。」

「眞是有趣了，你怎樣會這樣想的，餅乾有甚麼用？吃了它不過一個鐘頭就把它消化了，簡直是等於沒有吃過，你居然想倚靠它不挨餓，眞是妙想天開？」

龍橫笑嘻嘻的說：「阿麗，你有沒有聽過美國特務橫過撒哈拉沙漠的故事？這傢伙沒有餓死，能够支持七天，就靠特製的餅乾，這種餅乾是把人體所需的營養以及每天必需的熱量混和起來，加以濃縮，然後製成，一塊像梳打餅乾大小的東西，可以分做二十一餐吃，每天吃三次，三七二十一，剛剛可以支持七天，假如有人一次過把整塊餅乾吃掉，他一定飽死！」

「吃了它之後還要喝水嗎？」她再問一句。

「當然要喝水，最好吃它之前已經喝了一大杯水，使它在胃裏溶化。」他很有把握的說。

刺殺大鱷血戰三殺手

龍橫說得對，眞的在山深林密之區，很容易找到泉水，憑着「特務餅乾」的帮助，他倆可以在七天之內不吃任何一種食物，只是喝水，也可以活下去，有了自製標槍之後，當然有機會獵取野兔以及其他細小的動物，燒烤之後進食，夜間還可以在睡覺的地方用一團火去保護自己，只要他倆輪流睡覺，按時加火，天亮之前，火光沒有熄滅，那就不怕毒蛇猛獸偷襲了，故此他倆十分樂觀，閒來無事，還計劃在一個月後領取二十萬元獎金怎樣開銷，他認爲立刻結婚最有意思，她沒有反對，也不是很熱心的贊成，只是微微一笑。

她在另外一次談話當中透露，有了孕，必須結婚，肚裏沒有孩子，不必急急忙忙的舉行婚禮。

龍橫不想在兩口子當中發生岐見，說：「我們有命回到洛杉磯再談吧！」

她聽了，心上一沉，說：「龍哥，爲甚麼你說得如此悲觀呢？是否你仍然担心夜間被野獸襲擊呢？」

龍橫眉心一皺，說：「我並非担心野獸襲擊，我只是担心被人襲擊。」

「被人襲擊？你的意思是否指荒島上面可能有聚族而居的蠻族戰士呢？」

「不，我們如果不是繼續深入，未必碰上了蠻族戰士，再者，這個島叫做地獄島，傳說它是史前巨龍的巢穴，如果眞有其事，未必有蠻族的戰士出現，不必過份担心，我所担心的是人，換言之，我始終覺得卡里波蒙的目光如劍，他的遊艇仍然泊在海中，隨時派人在夜間偷襲。」

「他雖然有點邪氣，最低限度，他也是一個銀行家，怎會如此卑鄙？從另一方面想，那些銀行家已經組織了一個監察團，假如他們在我們登岸之後一個月沒有看見我們走出來，勢必走上荒島看看，發覺我們死在槍下，豈不是反映出這一宗兇案是卡里波蒙那帮人幹出來的？他不會這樣蠢吧？假如我們死在子彈或尖刀之下，他一定沒法收到作爲賭注的五十萬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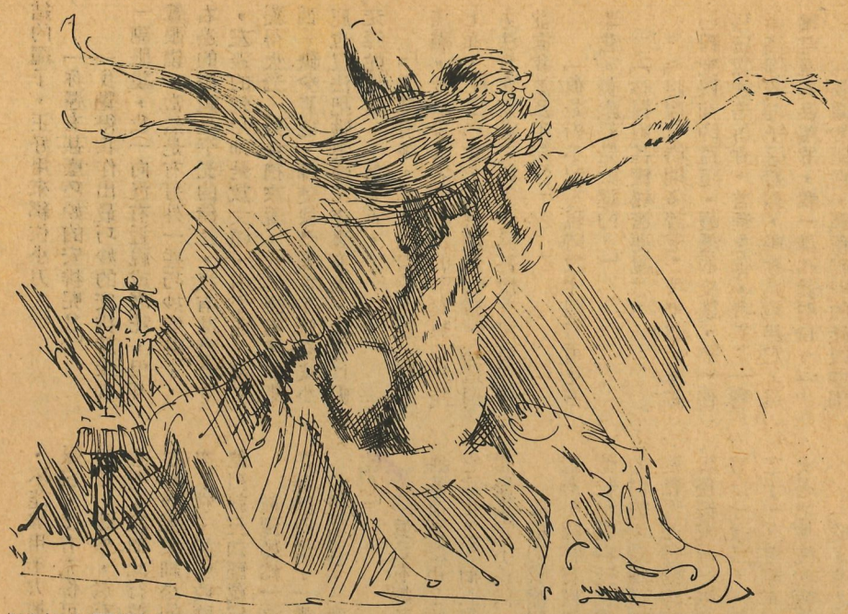
龍橫苦笑一下，說：「話雖這樣說，他們如果肯花點心思謀殺我們，不一定靠子彈，隨便說說吧，入黑之後，到處黑沉沉，我們睡覺的地方然着一團火，火光映眼，他們很容易找得到，只要淋了一桶石油，在我所歇宿的地方放火，你發覺火光四起，已經沒法逃生，如果我們葬身火窟，那就消滅了謀殺的證據。」

梅麗想了想，說：「龍哥，既然你有這種憂慮，我們不必睡在岩石上面，找到一條溪澗，睡在溪水旁邊，那就不怕歹徒縱火行兇了。」

龍橫認爲她這個主意不錯，立刻實現這個計劃，花掉一整天的時間找尋，果然在較爲深入的地方發現一條河，兩人十分高興，夜裏就在河邊睡覺，並非靠近小河的那邊，仍用火光保護。

入黑之後，他倆吃了個飽，親熱一番，輪流睡覺。

那條河很淺，河水沒有毒，看來沒有蛇或鱷魚，更加沒有河馬，故此兩人都很放心，輪流加火，兼且負責守衞，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想不到他們搬到河邊歇宿的第三晚，龍橫睡到夜半，驟然聽到她尖聲叫喊，一躍而起，竟然發覺有一條十分粗壯的南美洲鱷魚向她進攻。



天十二藏躲方地找她想則實，舞衣脫習學，邊那娘蓮人女名到送麗梅把橫龍

他拋出標槍，無濟於事，爲了勇救佳人，他只好奮勇飛躍到鱷魚的背上，纏住牠搏鬥。

他們二人已經在荒島居住了一週，除了製造標槍，還可以製造石刃，龍橫腰間携帶兩把石刃，寸步不離，故此他跟鱷魚決鬥，仍有機會取勝。

他不必殺死鱷魚，只是想牠轉移目標，讓梅麗鬆一口氣，有機會逃走，這樣想是很對的，可惜她太過驚慌，嚇到脚軟，沒法站起來，鱷魚就快從小河登岸，三幾步就爬到她的身邊，形勢危急，他沒法不纏住牠拚個你死我活。

即使是泰山，握了短刀，跟巨鱷作戰，仍是很吃力然後把刃鋒插入鱷魚的心臟，他的武器只是石刃，沒有尖銳的刀鋒，沒法刺入鱷魚體內，他想打贏牠，只有一個絕招，把石刃插入鱷魚的一雙眼睛。

他沒有時間考慮，想到就做，捉緊了鱷魚的頸子，傾盡全力出擊，插了一下，鱷魚痛得打滾，他在牠沒有力量轉身的一瞬，把另外一個石刃插進牠另外一隻眼睛上面，眼見牠整個軀體沉入河水裏面，又再冒升，只是一升一沉，河水渾濁，隱隱看見血色，他喜出望外，知道牠無能爲力，然後爬到岸上躺着休息。

他實在太過疲倦了，體力消耗殆盡，倘非如此，他必然走過去看看她，僥倖他離開鱷魚之後沒有走近她，不然的話，他可能遭遇刺客的襲擊了，因爲他躺着歇息的時候，有三個人鬼鬼祟祟的走近梅麗，拔槍指嚇。

那個金髮美人看見龍橫跟巨大的鱷魚在河中決鬥，翻江倒海，嚇暈了她，故此她沒法移動肢體，呆呆的歇在那裏，直到有人大聲喝問，抓住她的肩膊使勁搖動，她然後甦醒，剛剛覺醒，她就尖叫了一聲，顫聲說：「龍哥，你仍然活着，眞的使我喜出望外！」

料不到那個人大喝一聲，說：「我不是龍橫，龍橫躲在甚麼地方？」

她嚇呆了半截，有些迷惘，但却不至於嚇暈。

她忽然看見河裏的水變成紅色，鱷魚半浮半沉，發生錯覺，哇的一聲哭出來，說：「龍哥死了，一定是鱷魚咬死他！」

她並不理會對方握着手槍，邊走邊喊，非常逼眞，刺客初時看見鱷魚浮在河中，絕不移動，以爲龍橫殺了牠，那時看見她連聲驚呼，向小河奔走，給這種景象弄胡塗了，很想查明眞相，故此沒有開槍射擊，只是緊緊的尾隨着她。

龍橫剛剛覺醒就看見這種景象，猛吃一驚，知道那些人必然是卡里波蒙的殺手，進而推想到鱷魚可能是他們在小河上游放出來的，先行餓透了牠，然後把箍緊牠的鐵綫解開，牠從河水游泳過來，渴望找到食物，見人就咬，如果鱷魚失敗，他們就拔槍進攻。

如此一想，龍橫恍然大悟，他足智多謀，早已料到對方必有這一類的詭計，每晚睡覺之前，先把標槍收藏在附近的草叢，那時正好抓住它出擊，主意打定了，他就在草叢中盡快爬到放置在標槍的一處，抓起一枝，向最爲逼近的人拋擲過去。

在學校讀書的時期，他是很出色的運動員，擲槍也是他擅長的一項競技運動，他曾經奪取加州拋擲標槍的亞軍，獲得銀牌，那時他在生死邊緣，心狠手辣，當然更加有勁，一枝標槍拋了出去，不偏不歪的插中這傢伙的後心，一聲慘呼，手槍也拋掉，倒在地上呻吟，尾隨在後的兩個刺客，有一個人趕快走過去施救，另一個人，目光四射，找不到拋擲標槍的人，遷怒於她，正想開槍殺她，剛剛瞄準牠，另外一枝標槍已經飛射出來，也把他刺斃，只能够在地上打滾，渾身是血。

剩下來的一個刺客，發覺情形不妙，他不知道敵人是誰，也沒法估計對方的實力，橫豎同伴遲早必死，他把心一橫，趕快轉身飛奔，因此梅麗安然無恙。

龍橫殺得性起，走近她的時候，不是向她望了一眼，立刻在草地上面掉頭，一口氣找到兩柄手槍，喜極忘形，抓住它啣尾窮追。

他知道刺客必然是從遊艇走過來的，不管這傢伙划艇或使用小電船，一有些交通工具留在沙灘之上，這傢伙想逃走，先要走向沙灘找尋他在登岸之後放置的電船或小艇，憑着這一條綫索，他不必再三考慮就向沙灘那邊飛奔，及時發覺這傢伙在沙灘上面有所活動，大着胆子衝過去，不問情由的開槍。

這傢伙急於逃走，到了沙灘，四望無人，他就把小電船推到海水較深之處，他正想逃進電船，不提防龍橫追到，對準他放了一槍，把最後的一個殺手也殺了。

汽油耗盡棄船逃入荒島

龍橫殺了鱷魚，再把三個刺客消滅，仍然担心對方仍有伏兵，不敢過份顯露行跡，只是在沙灘上面俯伏蛇行，把電船扯上沙灘，免得它被海水冲走，完成了這個任務，他然後站起來，向後飛奔，一口氣走回夜間睡覺的地點。

他找到了梅麗，緊緊的擁吻，那個熱吻不單是使她恢復神志，還有一股穩定的感覺，欣喜到流下熱淚。

稍停，他鬆開了手，讓她能够呼吸，他也深深的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頭腦清醒了許多，然後跟她商量今後必須幹的活動。

她初時堅持收殮屍體，向更深的樹林走動，選擇另外一個地點過活，後來被他說服了，索性利用小電船遠走高飛。

他把兩柄手槍分了一柄給她，後來在小電船之內找到三百粒子彈，威力更强，他就更加有信心，檢查船上各種器物糧食之後，他喜出望外，說道：「阿麗，我們有足够的糧食可以支持一個月之久，還有食水，此外，又有椰子，必要時可以喝椰汁過活，那樣美妙的安排，簡直是天賜，最爲令我滿意的就是船上有打火機，手槍子彈，又有望遠鏡，我們可以利用它去遠航。」

梅麗說：「我們依約是要在地獄島住一個月的，怎可以半途而廢呢？」

龍橫說：「事情發展到這裏，還想拿二十萬美元的獎金嗎？假如我們默在那個荒島上面，遲早一定被卡里波蒙那一帮人殺掉，要走就快些走！」

「走到甚麼地方去？」

「我也不知道最理想的登陸地點在那一處，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絕對不能够駛向遊艇停泊之處，我們沿着地獄島的海岸行駛，任何時候，汽油用乾了，我們就在那個地方登陸，這樣做必然可以逃避匪帮的威脅。」

梅麗說：「我已經心亂如麻，任由你安排吧。」

龍橫很幽默的說：「地圖上面寫的地獄島，並非只是我們住過的荒島，大島與小島相連，伸展得很遠，只要我們在一個月內沒有離開這一連串的荒島，仍非違約，到時文南先生有五十萬元到手，一定不會爽約，我們仍有二十萬元！」

梅麗明知他說的這番話只是安慰她，仍然用感激的心情看他，臉露微笑，的確是「會心的微笑」。

小電船向北方駛去，遠遠的離開遊艇，這樣做計算得相當準確，小電船貯滿了汽油，他倆的確可以達到目的，越去越遠，成問題的是這一點，如果他們缺少一個目標，只是想駛到遠方去，不知道何年何月，然後回到加州，假如他倆超過一個月零十天的期限然後回到文南先生的別墅報到，等於輸了那個賭注，如此一想，龍橫不覺焦躁起來。

在一個深沉如夢的黑夜，兩人把小電船靠近岸邊停泊，徹底研究眼前局勢，他愁容滿臉的說：「由杜波爾先生主持的監察團，不分晝夜的監視島上有沒有人逃走，如果他們在一個月後登岸，到處尋找，看不見我們，宣告我們怕死，早已潛逃無踪，我們豈不是弄巧反拙？即使島上三個屍體出現，天氣這樣熱，相隔一個月，它被禿鷹吃掉，亦未可料，就算留下來，保存得相當完整，不過是三具腐屍，跟我們毫無關係，那時依約當然是卡里波蒙贏了賭注，我們實在不應該走開。」

梅麗說：「你自己說過的，卡里波蒙這個人壞透了，他可以派人把一條大鱷魚送到荒島，在小河的上游放走牠，跟着拔槍偷襲，這樣傷天害理的勾當他也幹得出來，甚麼事情做不到？船上的海員可能全部是殺手，他隨時可以派另外一批人登岸偷襲，我們冒險回去，豈非送死？」

梅麗所講的話很有道理，他眞是進退兩難！末了，他沉住氣說：「我倆不應該令到文南先生失望，還是回航吧！」

她有點驚慌，說：「你不怕匪帮找你算賬嗎？」

「我並非絕無所懼，不過，我們走開之後，匪帮必然到荒島巡視一遍，找到屍體，失去小艇，一定是發生誤會，以爲我們已經逃走，永不回去荒島，他們要是離開那個地方，帶走三個屍體，把它海葬，大概他們不再去那個島了，我們儘可以多住三十幾天，包管沒有人騷擾，最重要的是避免火光映眼，關於這點，我自問可以辦得到，只要我們每一次燒烤肉類進食都躲在洞穴之內，然後舉火，那就不會發生意外。」

雖然兩個人結合爲一個小組，仍有正副之分，龍橫等於隊長，她沒有更好的辦法應付，只好任由他處理，談妥了便即開船，向原本的航綫掉頭駛回去。

龍橫的智力很高，只就可惜小電船的汽油缸並非特別巨型，載滿了汽油只能供應航行三十小時之用，他們沒有奪船逃走之前，三個刺客把它駛向沙灘，已經消耗了一部份，加上他們二人急急忙忙的逃走，高速駛離荒島，連續航行十小時過外，然後慢駛，後來繼續航行十小時之久，一旦回航，沒有足够的電油支持，原定計劃行不通了，他倆逼於拋開它，索性走上岸去。

後來他倆還把小電船拖到有樹木的地方，用殘枝亂草遮蔽，然後走開。

梅麗說：「小電船已經被枝葉遮住，就算有直升機在空中巡視也沒法找到它了，我們當然不會留在沙灘，還是依照以前的辦法過活吧，現時我們除了放大鏡以及打火機可以取火煮食燒烤之外，還有望遠鏡和手槍，另外有麵粉、罐頭、椰子，用不着打獵也可以過活，當然是有了好轉，假如我們留在這個不知名的荒島，距離原有的登陸地點太遠，住滿了一個月，也是沒法回到遊艇的，是否我們登岸之後天天沿着沙灘走向原有的一座荒島去呢？」

龍橫說：「橫豎我們已經登岸，索性天天走一截路，相信半個月內，必然可以抵達殺鱷的小河，不過，爲了避免卡里波蒙的殺手尋仇，我們絕對不能够在沙灘之上行走，寧願辛苦一點，在樹木密茂那邊走動，比較好些。」

她同意這樣做，於是兩人再度摹仿泰山跟珍妮的生活方式，在森林中過活。

殺了猩猩王變成俘虜

他的腰間有槍，又有望遠鏡，當然是比較泰山更加有份量，只要他倆很小心的避開毒蛇出沒之處，便即安枕無憂。

不單是梅麗這樣想，龍橫也是這樣想，他倆認爲島上沒有人，也沒有巨大的野獸，故此十分樂觀，想不到走了兩天之後，突然聽到較遠之處傳出一陣陣厮殺聲，似乎有兩帮人決鬥，有些人發出垂死的哀鳴。

這一驚非同小可，龍橫吩咐她留在草地上面，切勿走開，他單獨攀登高處用望遠鏡瞭望。

那種單管望遠鏡望得很遠，他首先看到高崖下面係沼澤區，跟着看見有十多個蠻族戰士纏住一頭怪獸苦鬥，牠竟然是傳說中的「雷龍」，大驚失色，趕快走下來，抓了她一把，說：「地獄島這個名稱並非胡亂說出來的，島上果然有巨獸出現，在五里之外，有一批蠻族戰士跟一條龍搏鬥，該處是沼澤區，龍蛇混雜，我們絕對不能够向那邊走了，必須繞道前進，盡量揀乾爽的地方走！」

她一向對他十分信賴，立刻依照他的吩咐去做，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繞了一個大彎，從低處走向高處，眼見前面並非沼澤，沒有泥濘，然後放心。

那一晚他倆在較高的地方歇宿，遠遠的避開沼澤區，以爲一切風平浪靜，料不到翌日早上忽然有一件極不尋常的意外事件發生，他倆然離開她，她聽到一陣低沉的吼聲，掉頭一望，嚇得魂飛魄散，在林木中有一頭碩大無朋的黑猩猩出現，距她只有三十多米。

氣溫太熱，她穿得很少，忽然聽到野風傳出來的微細音响，似是一個人的脚步聲，初時她發生誤會，以爲附近有些蠻人垂涎美色，打她的主意，恃着腰間有槍，故此沒有做聲，驟然發覺偷窺她的一頭巨獸原來是猩猩王，她嚇到頭髮直豎，發狂般叫喊，渾身發抖，寸步難移，甚至沒有力量拔槍射擊。

這是事實，她只是女流之輩，從來沒有拔槍射擊，即使她有胆向猩猩王瞄準發射，仍是白費氣力，因此之故，她把逃生的希望放在龍橫身上，越叫越响。

假如猩猩王想毀滅她，易如反掌，只要牠伸出手臂來，向她使勁一拍，她就完了，相當奇怪，牠也許不是走出來覓食，絕對不餓，故此沒有襲擊，另一方面也許牠把她看做玩物，欣賞她的叫聲，並不急於進攻，這種情況使她有機會把危險的局勢拖延下去，直到龍橫飛奔過來。

過了十分鐘，她的臉色然後從極度灰白當中發生好轉，有輕微的血色，又過一會，她忽然尖聲叫喊，睜開了一雙眼，向他微笑。

她顯然是甦醒了，龍橫極爲欣慰，柔和地撫掃她的髮絲，給她一個小吻。

中牠的一隻眼睛仍是無法保證她不會喪命，在這種情況之下，他逼於冒險拚個你死我活，雖然有槍在手，並不開槍射擊，疾走過去，拔了她的手槍，然後雙槍齊發，分別向那一頭碩大無比的猩猩王射擊。

牠沒有殺機，兼且牠沒有跟人類交過手，不知道手槍的厲害，直到龍橫兩柄手槍一齊射擊，打中牠的一雙眼，然後懂得它的威力，已經遲了，牠只是向前仆下來，便即發出一連串的呻吟聲，很快就寂然不動。

雖然牠跟梅麗仍有相當遠的距離，仆倒的時候沒有直接傷害她，可是，那副兇相使她在受驚之後加倍驚慌，沒法支持，猝然暈倒，令到龍橫十分狠狽。

他當然是忙於拯救她的，猩猩王的死活，不會擺在他的心上，因此他急急忙忙的收了手槍，把她整個抱起來，後退幾步，盡可能的設法使她甦醒。

他發覺猩猩王沒有動彈，放心了些，索性坐下來，搓熱了自己左右兩邊的掌心，分別壓在她兩隻耳朵上面了，緩緩地旋轉，利用掌心的熱力使她的腦穴受到輕微的刺激，恢復神志。

他看見過拳師在繩圈裏面被人打暈採取這個方法急救，確實有效，既然眼前沒有藥物使用，他只好碰碰運氣。

過了十分鐘，她的臉色然後從極度灰白當中發生好轉，有輕微的血色，又過一會，她忽然尖聲叫喊，睜開了一雙眼，向他微笑。

她顯然是甦醒了，龍橫極爲欣慰，柔和地撫掃她的髮絲，給她一個小吻。

梅麗已經被他橫放在膝頭上面，只要他吻下去，即時可以達到目的，他越是吻得起勁，她的腦袋越加清醒，那時猩猩王已經逐漸變僵，再也不會傷害她了，本來她可以安枕無憂，殊不料一連串的怒吼聲，驚呼聲，以及震耳欲聾的槍聲，驚動了蠻王，下令戰士火速奔往响聲發生之處查看，他們凑巧在附近休息，隨時出擊，於是他倆的身上發生另外一場災難。

龍橫跟她仍是很熱烈的擁吻，難分難捨，忽然覺察情形不妙，抬頭看時，首先接觸視綫的是一陣刀鋒，定神一望，然後知道他倆已經被二十多的戰士包圍，對方有的是短刀長矛，他只有兩柄手槍，槍膛之內本來有十二粒子彈，發射了兩粒，兩柄手槍現在共有十粒子彈而已，即使他奮勇作戰，殺了十個人，他就毫無力量應戰，百忙中，他還要傾全力保護一朵嬌花似的梅麗，顯然他不是對方的敵手，不敢輕舉妄動。

他沉住氣把她放在地上，跟着放下他的手槍，兩人不約而同的把一雙手高高的舉起來，希望那些戰士知道他倆絕無惡意，最低限度，不會立刻動手加害。

此外，他還用眼色表示他殺了一頭黑猩猩，牠是他的禮物，用以奉贈，希望對方讓他倆恢復自由。

任由他怎樣做，俱是多餘的，戰士奪取他倆的手槍之後，就依照蠻族的傳統習慣去做，把他倆看做俘虜，用長矛押到蠻王的眼前，任由蠻王處理。

蠻王的膚色很黑，身型特別粗壯，揮手示意，立刻有人抬了兩個用樹枝做的籠

子進來，打開籠門，又再向他倆打手勢，表示他倆的身份是俘虜，不是賓客，必須走進籠子裏面，他倆沒法可想，只好照做了。

龍橫跟梅麗分別囚禁在籠子裏面，變成「籠中獸」，他認爲眼前的形勢對他極端不利，簡直沒有機會逃生，索性摒除腦中雜念，迷迷惘惘的跌進夢鄉。

世事難料，他在迷惘中突然被刺眼的燈光弄醒，睜開眼睛看看，竟然發覺有一個中年人穿了很薄的衣裳，齊齊整整，站在籠子外面，點頭跟他打招呼，跟着問他是否「龍橫」。

這傢伙看來絕無惡意，他只是點了點頭，那個人就揮手表示他的意思，兩個蠻族戰士一齊動手，把籠子門打開，很快就把他釋放，而且被帶到另外一個地方，比較乾淨，大概是客廳。

最爲使他感到興奮的就是梅麗，她比較他釋放得更快。

梅麗走過去，跟他緊緊的擁抱，稍停，她喘息着說：「那位先生眞好，他是文南先生派來的，我們有了救星。」

龍橫喜出望外，那個不速之客走過去，跟他握手，說：「我想自我介紹，我叫做林江，美國人，一向跟隨文南先生，也許他在你們的面前提及我，你們忘記了，文南先生從一個十分重要的幾人口中獲悉，卡里波蒙爲了樹立他的威信，一定要壓倒文南先生，派人到地獄島行刺，你們能够活着，眞是奇蹟！我乘搭直升機在這個山頭降落，有人傳話，我的意思本來想送出價值一萬美元的日用品，叫蠻王方剛設法把你們找出來，盡快離開這一連串的荒島，眞是出乎意外，你們二人竟然做了他的嘉賓，不管你們是俘虜或是有型有款的賓客，我把你們帶走，他同意這樣做，那就算了，你們是否急於要離開荒島呢？」

龍橫毫不考慮的說：「林先生，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我們必然依照你的吩咐去做。」

「你們衷誠合作，再好也沒有了，也許你們已經餓了，就在這一間木屋裏面吃一頓餐好嗎？」他很誠懇的說。

直升機停放在距離不遠的山頭，三個人吃飽之後，走向停機的地點，蠻王方剛還在背後護送。

林江不在身邊的時候，龍橫向梅麗望了一眼，低聲說：「俗語有云，財可通神，確實如此，並非賭說一頓。假如沒有林江到來，把一批日用品贈送蠻王，恐怕我們會變成烤肉，被蠻族戰士吃掉！」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救星凌空而下，眞是出乎意外。」

× × ×

地獄島是南美洲最爲接近中美洲的一些荒島，一共有十二個島，大大小小，俱是極度荒凉的，有的是蠻人、巨獸，此外，還有地震或火山爆發之類的天災，故此獵人或探險家一向不敢走近，其實它跟南美洲叫做「千里達」的一個小國，十分接近，從千里達乘搭直升機到那些荒島，不過兩個鐘頭，因此之故，林江把他們從死神的手上搶救之後，認爲他們二人必須找個地方歇脚，買一兩套衣裳，甚至內衣褲也要換過，更加重要的是好好的沐浴，盡量把任何一種從蠻荒帶來的腥臭氣味掃除，就要到「千里達酒店」停留。

這一項建議當然是龍橫梅麗兩人很樂意接受的，再進一步，兩人就在千里達酒店暫時居住。

林江很够朋友，除了無條件的奉送衣服日用品之外，還各贈一千美元，他還很客氣的說：「這一點錢只是我孝敬你們的，小小意思，不必記掛在心！」

到遠方旅行，難得碰上了如此豪爽的一個朋友，他還是從天而降的救星呢！不消說，龍橫以及梅麗都十分敬重他了，他對他倆說知，自稱是文南先生派去蠻荒相救的，這番話他倆深信不疑，至於賭注方面，他却茫無所知，既然他沒有提及文南先生跟卡里波蒙這個意大利銀行家打賭，他倆不想多生枝節，向他查問此事，不過，林江曾經說過文南先生獲悉卡里波蒙派人行刺他們，那個秘密挑起他倆的好奇心，不能不問。

談到卡里波蒙，照林江稱述，這傢伙雖然是銀行家，心狠手辣，經常貸款給匪幫販毒走私，可以說是賊阿爸，兩人聽了，心上一震。

跟着他又說道：「文南先生叫我對你們二人說知，獲救之後，留在千里達，叫我把你們居住的酒店房間號數告訴他，那就算了，三幾天之內，他就會到來相見，你們切勿打電話到他的辦公廳或者到他的豪華別墅，假如那個電話被人偷聽，知道你們置身於甚麼地方，匪幫隨時派人行刺，最好是盡量隱藏自己的行踪，爲期一個月。」

說完，他的眉心一皺，問：「龍先生，爲甚麼波士認爲你們在四月份最危險，進入五月就輕鬆了些，到了六月，不用担心？」

龍橫不想他知道得太多，含糊着說：「我一向只是依照他的吩咐去做，從來沒有查問爲甚麼叫我這樣做，既然他叫我切勿打電話給他，我當然是遵守的，我甚至可以跟梅麗整天留在房間裏面，到了五月，然後走出來！」

林江哈哈大笑，說？「龍先生，你太過多疑多慮了，即使卡里波蒙眞的是賊阿爸，他的勢力怎能够伸展到千里達呢？若你們認爲在這裏居住不很安全，我們可以搬到委內瑞拉，至於波士方面，由我負責通知他！」

龍橫十分感激，說：「林先生，你對待我們這樣好，我們不知道怎樣報答你才好，看見文南先生的時候，我一定把你的大恩大德，歌頌一番！」

看來他們三個人很快就建立友情，夜裏三個人仍是睡在套房之內的，他倆睡的是寢室，林江睡在客廳的長榻化，腰間有一柄手槍，等於他們二人的保鏢。

有了這樣堅强有力的一個朋友，他倆一切放心！

在另外的一晚，林江不在身邊，龍橫跟梅麗談及前程，說：「文南先生跟卡里波蒙打賭，由他派我們二人到荒島居住，爲期一月，現時除了林江之外，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們的行踪，照情形看，我們只要去千里達躲起來，甚至白天不到街上走動，也不打電話到加州洛杉磯找波士交談，

住滿了一個月，然後搭航機返美，那就贏了賭注，我眞是快樂得心花怒放！」

她有些困惑，說：「爲甚麼你不打個長途電話向他報告我們的行踪呢？他知道我們遇救，比較放心，我認爲我們應該打電話給他！」

龍橫說：「不，假如有人截獲這個電話，錄了音，就可以證實我們在四月份已經離開地獄島，可能影响到波士輸了五十萬元的賭注，我們分文沒有賞賜，這樣做十分危險，至於我們遇救，根本上不必由我們報告波士，林江自己會打長途電話或者拍電報向他述職！」

她聽了，恍然大悟，說：「你眞是足智多謀！」

龍橫是否足智多謀呢？不得而知，不過，多才多藝這句話，他却當之無愧，他除了是文南銀行的會計員，還是科學家，在加州大學讀物理化學，天文地理，無所不知，甚至特務這一科他也懂得多少，倘非如此，他跟梅麗早已死在地獄島內！

梅麗百份之百的信任他，理該如此！

爲甚麼文南先生只是派出心腹的林江前往地獄島救人，甚至叫他在千里達租一架巨型的直升機，把日用品帶到地獄島換人，却沒有把打賭這件事向林江說個明白呢？這個問題，龍橫苦苦的思索，始終弄不清楚，只得把它放在心上，盡量保守秘密。

從林江的談話中，他隱約地懂得這一點，文南先生以及卡里波蒙這兩個人都是很有地位的銀行家，五十萬元的賭注，對他們來說不是很大的數目，如果這件事情沒有更大的秘密，卡里波蒙決不會派出三個刺客到荒島追殺，還想得如此週密，預先在遊艇的最底的船艙養活一頭鱷魚，帶牠到地獄島偷襲，希望他贏了賭注，在荒島上面過活的人死於意外，由此可以反映出這個打賭並非五十萬美元那麼簡單。

關於這點，林江說過一句，他認爲卡里波蒙要樹立威信，然後如此心狠手辣，從這句話推想得到，文南先生不單是在正當生意上和他拗手瓜，可能在邪路方面也有很大的磨擦，換句話說，文南先生贏了賭注，可能在黑帮方面稱霸，反之，卡里波蒙戰勝了，不止是贏了五十萬元，那一邊的黑帮活動以他爲首，那個賭注的勝負，決定了這兩個人在黑帮的地位，誰佔上風！想到這裏，龍橫不覺倒抽了一口氣。

是否他想得太深？抑或文南先生眞的是邪門裏面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

沒有足够的證據去決定一件事情是否屬實之前，不適宜胡亂的加以判斷，故此龍橫三番四次仍然沒有答案之際，只是在心裏寫下一個問號，他沒有把這種猜想對任何人說知，甚至沒有對梅麗講述，他隱約地感覺到，不出一個月，必然揭曉，他用不着瞎想一頓。

靈機一觸闖過最後一關

在千里達酒店住了四天，安然無恙，可是，第五天的深夜，忽然有一宗意外事件發生，一連串的槍聲把龍橫兩人從夢中吵醒，猛吃一驚，打開房門看看，本來睡在客廳長梳化的林江，竟然失了踪，定神一望，才知道他已經走出露台，由於他握着一柄曲尺手槍，兼且離開客廳，不必追問也知道他是向一個企圖潛入客廳的人追擊了，他還沒有走回客廳，已經聽到敲門聲响，他疾忙走入客廳，開門讓外邊的人進來，果然不出所料，酒店裏面的人聽到槍聲，報告管房，遂個房間查問，很快就查到他們居住的一個房間。

林江的手槍有「槍照」，是用來自衞的，他在夜半覺醒，發覺露台外邊有人，他連聲喝問，那個人逃走，他追出去拔槍射擊，沒有甚麼不對，只消幾句話就把管房以及酒店的高級職員打發走了，可是，那些人走開之後，他却沉住氣告訴他們，企圖走進房間的人，不止一個，看來不是小偷，是刺客，千里達酒店並不安全，快些搬走爲妙。

龍橫說：「我們二人都聽命於你，你想搬到甚麼地方去都可以！」

「那麼，索性搬到委內瑞拉那邊好不好？最低限度，它比較千里達大得多，人海茫茫，不易追尋，一定可以逃過刺客的追踪，我認爲不必留在千里達，假如你們沒有更好的辦法，決定這樣做，我就打長途電話報告波士，叫他暫時不要動身，我們抵達委內瑞拉的大埠，找個地方歇宿，打另外一個電話給他，他然後到那邊去，對他來說，毫無困難，你們是否同意這樣做？」

「我完全同意。」龍橫很爽快回答。

翌日早上，林江付了賬，便即推房，購買機票飛往委內瑞拉。

雖然它不是現代化的國家，面積比較千里達大得多，起碼有三個大城，最有名氣的加拉加斯，係它的首都，居民十萬，林江認爲在該處過活，必然可以逃過對方的耳目，他想得太過天眞了，在首都的「野玫瑰酒店」居住了三天，便又發生一件奇事，三人在晚上看電影，回到酒店房間，發覺衣物凌亂，顯然有人走進去秘密搜索，第二天，他們沒有外出，但却見到窗外有人影閃過，清清楚楚的印在磨紗玻璃窗上面，那晚他們在夜半覺醒，發覺房門有人撬過，凡此種種，都反映出一件事情，他們的行踪已經敗露。

林江經過深長的思索之後，說道：「有些不妙了，可能是我們離開千里達的時候，對方人多勢衆，有人在機場看見我們登機，目的地是委內瑞拉，他們即使啣尾窮追，仍然慢了一步，故此要過幾天然後查得出我們住在甚麼地方。事情發展到這裏，我們必須當機立斷，要就回到美國去，不然的話，走向委內瑞拉的鑽石谷躲起來！」

龍橫說：「林先生，你說的鑽石谷是否經常有人在谷中找尋鑽石的那一座山谷呢？」

「是的，正是如此！只有亡命之徒才到那邊去，相信他們離開了委內瑞拉的首都也沒法找到我們的行踪。」

「它是否離開首都很遠？」

「是的，搭公共巴士去，也要走十二個鐘頭，我打算乘坐一種專門爲了方便遊客而設的旅遊車，那種車有六十四個座位，沒有人想像到我們只有三個人就包一輛大車。」

勇闖三關彩圖之二說明：

龍橫雖然跟她形影不離，她仍有機會碰上了巨獸，嚇得心驚胆破，她被一萬磅重的黑猩猩追逐，龍橫不在身邊，九死一生，兩人怎樣勇闖三關贏了這個賭注呢？請細心參閱本文。

「好的，就這樣辦，沿途花掉的錢，我負責向波士追討。」龍橫說。

他們眞的包車駛往鑽石谷，初時他們以爲那種地方極端落後，一定瞞得過匪幫的耳目，怎料卡里波蒙那幫人，神通廣大，簡直是無孔不入，他們即使位在深幽險峻的荒谷，遍地毒蛇，仍然追踪而來。

僥倖林江有槍，兼且有三百粒子彈，發生一場混戰之後，匪幫被擊退，他們有驚無險。

那一場混戰結束之後，林江眉心緊皺，說：「南美洲不是很安全的，在大城居住，很易被人追踪，走到荒山，又因我們全是陌生人，不容易瞞過他們，眼前的情況簡直是山窮水盡，還是回到美國吧。」

龍橫勉强答應，說：「林先生，我們二人一直是在銀行內部工作的，沒有跟匪幫交過手，相信你的經驗遠遠超過我們，既然你主張回到美國去，然後找個地方躲起來，這樣做也好。」

他們有了決定，當然是急急忙忙的搭飛機回到美國了，因爲這一次航程目的地由林江決定，林江認爲要到洛杉磯，龍橫以及梅麗沒有提出異議，於是三個人一起搭航機飛回洛杉磯。

由於航機上面只有無綫電通話，除非機員，別人無權使用，龍橫想打電話跟文南先生聯絡也辦不到，只好聽其自然。

落機後，他們踏出機場，已經有一輛私家車恭候，龍橫跟梅麗走進了車廂，立刻開駛。

看來一切風平浪靜，可是，龍橫在車廂之內却另有別的想法，他很冷靜的把最近所發生的一切奇怪遭遇，放在一起，默默的思索，又把視綫投在那一輛汽車行駛的路綫，突然有所懷疑。

車行的路綫反映出它正在駛向文南先生的豪華別墅，假如他沒有辦法制止這一項活動，十分危險，萬一卡里波蒙在座，還有別人在場，他闖入客廳，所有人都看見，證實他在四月份的中旬就從地獄島走回來，文南先生的賭注豈不是輸實？

他此行的目的是想獲得二十萬元的獎金，文南先生輸了，他就沒有希望，甚至有可能失去原有的職位，此念一起，他就下了重大決心，憑着一雙手去扭轉局勢。

他想到就即做，一聲不响的伸出一雙手來，從林江的背後襲擊。

汽車在黑暗中疾駛，剛剛駛入百老滙區，從燈光明亮之處轉入比較陰暗之處，他做出偷襲的舉動，車上沒有人覺察得到，在路旁走動的人，更加不會注意到，駕駛私家車的司機聽到喫喫的聲响，掉頭看時，林江已經被龍橫用掌刀劈在左右兩邊頸上的動脈，猝然暈倒，還因龍橫奪取了林江的手槍，更加驚慌，受制於龍橫，一切聽從命運的安排。

當時林江坐在車廂的前排，不提防有人在背後偷襲，暈倒在座位上面，腰間的佩槍也落在龍橫手上，他是沒法抵抗的了，龍橫憑着這一招奪去手槍，叫司機停車，他打開車門，叫梅麗一起走出去，臨行的時候對司機說：「林江的傷勢，可大可小，你不想他喪命，趕快把他送到醫院急救？」

他說完這些話，便即拖着梅麗的手，向黑暗中飛奔。

這一場戰鬥很快就結束，梅麗不知道他想幹些甚麼，只好任由他的支配，他把梅麗帶着狂奔了一程，喘息着說：「我們的處境十分危險，快些到叔父的麵包店躲起來。」

三十分鐘之後，兩人已經進入龍橫麵包店，那個地方並非餐廳，只是烘麵包，況且是夜深，停止一切工作，更加幽靜，他得到叔父龍歷的庇護，坐在電話機旁休息，喝了一杯酒，才有輕鬆的心情跟梅麗交談，龍橫除了把他在車廂臨時透過推理去推測到林江是卡里波蒙的人馬，必須出其不意的出擊，打暈這傢伙，找個地方躲避，還很鄭重的補充幾句：「阿麗，我並非把全部計劃對你說個詳細的，我曾經跟文南先生講過，任何時候，他有所懷疑，可以打電話到叔父的麵包店查問，故此我有足够的信心去證實林江的身份，假如他一定是文南先生的人，覺醒之後，一定打電話給波士，到時文南先生就會打電話到龍氏麵包店找我，即使他死去，司機仍會通知文南先生的，反之，整夜沒有人打電話到這間麵包店找我，必然是林江冒充文南先生的心腹，誘我自投羅網。」

梅麗恍然大悟，說：「龍哥，你眞是機警！」

那晚沒有人打電話到了龍氏麵包店，反映出林江係卡里波蒙的爪牙，不過，他們二人雖然脫險，仍要找一個地方躲起來的，不能在麵包店停留二十天那麼久。

龍橫苦苦的思索，終於決定把梅麗送到一個名女人那邊去，投靠於她，學習脫衣舞，打算在一個月後登台，在二三十天之內，她的生活費由名女人蓮娘支持，她還住在蓮娘屋內。

至於他自己，另有地方躲藏，因爲蓮娘想她一鳴驚人，不會讓她到處走動，故此她可以躲藏得十分週密，他找一間私家醫院住頭等房，二十天之內，沒有離開醫院半步，憑着這一招，他跟梅麗都是很安全的，直到五月三日，他倆然後乘坐一輛重金租賃的「護衛鐵甲車」，駛到文南先生戶外，走出來的時候，還有人負責持槍護送。

他倆十分興奮的走進文南先生的豪華別墅，不單看見波士，還看見卡里波蒙。

卡里波蒙不愧是老奸巨猾，雖然失敗，他仍滿臉笑容的站起來，走前幾步，跟龍橫握手，又向他倆道賀。

這一場龍虎鬥在很寧靜的狀態之下結束，沒有人知道龍橫跟梅麗的性命是檢回來的，他簡直是一個賣命的賭徒「過三關」，第一關是鱷魚和刺客，他闖過了，第二關是猩猩王以及蠻族戰士的長矛，他也闖過了，最危險的人物林江，扮演救命恩人，實際上想破壞他應得的勝利，佈局誘他提前返美報到，希望文南先生輸了賭注，這一關，也是最後的一關，他居然闖過，值得自豪。

文南先生沒有爽約，眞的贈給他二十萬美元，還問他有甚麼計劃，他很興奮的說：「波士，有了這些錢，我可以把梅麗帶走，到加拿大定居，還有希望在那邊尋找進一步的發展，請你原諒，今天我就向你辭職！」

（全文完）

註册商標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